

隋唐演义

清 褚人获 著

(中)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隋唐演义

(中)

(清) 褚人获 编著

目 录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325)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334)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345)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354)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365)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375)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384)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392)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403)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414)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426)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殉义	(436)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447)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	(459)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470)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480)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489)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502)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515)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525)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535)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啗服军心	(546)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灿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561)

第五十七回	改书柬窦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571)
第五十八回	窦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583)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犴牢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594)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607)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窦线娘飞章弄美	(621)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634)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剪寇建功	(648)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661)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671)
第六十六回	丹青宫嫔妃交讐 玄武门兄弟相残	(681)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婉真心报宠

词曰：

芳菲尽已，簌簌香何细。桃片片，随蘋起。光摇碧水远，梦绕长松翠。情难摆，荡舟瞥见心堪醉。魑魅何足异，魂魄凭谁寄？香如篆，烛成泪。银河良夜静，星斗光衣袂。惊看处，清凉一帖痊人快。

右调《千秋岁》

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自醉之，则天亦难自醒矣；况许多金枷套颈，玉素缠身，眼前无数快乐风光，谁肯清心寡欲，看破尘迷？

且说炀帝见这些美人个个鲜妍娇媚，淫荡之心愈觉有兴。不论黄昏白昼，就像狂蜂浪蝶，日在花丛中游戏。众美人亦因炀帝国心裙带。便个求新立异蛊惑他，博片刻之欢。

一日炀帝在清修院与秦夫人微微的吃了几杯酒，因天气炎热，携着手走出院来，沿着那条长渠看流水耍子。原来这清修院，四围都是乱石，垒断出路，唯容小舟委委曲曲摇得入去。里面许多桃树，仿佛是武陵桃源的光景。二人正赏玩这些幽致，忽见细渠中飘出几片桃花瓣来。炀帝指着说道：“有趣，有趣。”见几片流出院去，上边又有一阵浮来，许多胡麻饭夹杂在中间。秦夫人看了骇道：“是那个做的？”炀帝笑道：“就是妃子妙制，再有何人？”秦夫人道：“妾实不知。”忙叫宫人将竹竿去捞起来看，却

不是剪彩做的，瓣瓣都是真桃花，还微有香气。炀帝方才吃惊道：“这又作怪了。”秦夫人道：“莫非这条渠与那仙源相接？”炀帝道：“这渠是朕新挖，与西京太液池水接，那里甚么仙源？”秦夫人道：“既如此说，如今这时候，怎得有桃花流出？”二人你看我看，没理会处。秦夫人道：“妾与陛下撑一只小舟，沿渠找寻上去，自然有个源头。”炀帝道：“妃子说得有理。”遂同上了一只小龙船，叫宫人撑了篙，穿花拂柳，沿着那条渠儿，弯弯曲曲，寻将进去；只见水面上或一朵，或两瓣，断断续续，皆有桃花。过了一条小石桥，转过几株大柳树，远望见一个女子，穿一领紫绢衫儿，蹲踞水边。连忙撑近看时，却是妥娘，在那里洒桃花入水。正是：

娇羞十五小宫娃，慧性灵心实可夸。

欲向天台赚刘阮，沿渠细细散桃花。

炀帝看见大笑道：“我道是那个，原来又是你这小妮子在此弄巧！”妥娘笑吟吟的说道：“若不是这几片桃花，万岁此时不知在那里受用去了，肯撑这小船儿来寻妾？”炀帝笑道：“偏你这小妮子晓得这般玩耍，还不快上船来！”妥娘上了船，秦夫人问道：“别的都罢了，这桃花你从何处得来？”妥娘笑道：“还是三月间树上采的，妾将蜡盒儿盛了耍子，不意留到如今，犹是鲜的。”炀帝道：“留花还是偶然，你这等小小年纪，又不读书识字，如何晓得桃源故事，又将胡麻饭夹在中间。”

妥娘带笑话道：“妾女子书虽不能多读，桃源记也曾看来。”秦夫人对炀帝道：“妾观《汉书》、《晋书》，丕猷谟烈，事多可采；至若秦史记事，唯以奸诈而霸天下，毫无足取，即如桃源一事，其说亦甚幻。”炀帝笑道：“是何言欤？朕览始皇本纪，见他巡行天下，封禅泰山，赫然震压一时。不要说别事，即如一道长城，

至今七八百年，外寇不能长驱而入，皆此城保障之功也。”秦夫人道：“秦至今七八百年，长城恐都坏了，若不修补，难免后日之患。”炀帝道：“这个自然。况当朕之世不为修葺，更有谁人肯兴此工？只在早晚，要差人干这节事了。秦史上还有始皇起建阿房宫一段，好看得紧，也算一代豪杰之主。此书在景明院殿中，我们撑到景明院去取来看。”

不一时，撑过了龙鳞渠，向南就是景明院。炀帝与秦夫人、妥娘齐上岸来，见景明院门首有宝辇停在外。原来萧后因天气炎蒸，晓得景明院大殿窗户宏敞，遂拉袁紫烟到此纳凉，正与院主梁夫人在股上下棋。炀帝忙止住宫人，不许进去通报，同秦夫人悄悄走来，听见帘内棋子敲响。要进殿庭，袁贵人在帘内瞥眼看见，忙说道：“娘娘，陛下下来了。”萧后见说，忙起身同梁夫人、袁紫烟出来迎接。炀帝笑道：“御妻为何不与朕说声，私自到此？”萧后笑道：“陛下不见妾的招纸么？”秦夫人忙问道：“娘娘，什么叫做招纸？”萧后道：“妾因宵来不见陛下进宫，就写一张招纸，差宫奴各宫院找寻。”炀帝笑道：“御妻且说招纸上怎么样写法？”萧后道：“招纸上么，写道：‘妾自不小心，失去风流天子一个，身边并无别物，倘有收留者，赏银五百，报信者谢银五十。’”炀帝听了大笑道：“难道朕一千也不值，止值得五百两？”引得众夫人都大笑起来。

炀帝坐在上面，看着棋枰说道：“你们可赌什么？”梁夫人道：“赌是赌一件东西，停回与陛下说。”炀帝又道：“白的要输了呢！御妻快在东角上，点了他那一只的眼；若是弄得他死，还可以扯直。”萧后笑道：“点眼是陛下的长技，只怕陛下就用气力，也未必弄得他死。”

大家正在那里说说笑笑，忽听得笛声隐隐而起。袁紫烟道：“笛声从何处来？”炀帝正要侧耳而听，忽一阵荷风，从帘外吹来，吹得满殿皆香。萧后道：“香又从何处来？”炀帝忙叫卷起帘子，同萧后走出殿外，只见二三十只小船，满载荷花，许多美人坐在中间，齐唱采莲歌。雅娘、贵儿各吹凤笛酬和，众人飞也似往北海中摇来。炀帝一望，乃是十六院美人宫女，见日斜风起，故一齐回掉，因大笑道：“这些宫女们到会耍子。”萧后道：“皆赖陛下教养之功。”炀帝又笑道：“还亏御妻不妒之力。”笑说未了，那些船早望见炀帝在景明院，便不收入渠中，都一齐争先赶快，乱纷纷的望殿边摇来。摇到面前看时，大家的红罗绿绮都被水溅湿了。炀帝与萧后鼓掌大笑了一回。

梁夫人已分付摆宴在殿，请炀帝与萧后进内上坐了，秦夫人、梁夫人与袁贵人打横。炀帝叫这些美人都上殿来，把十来条龙草细席铺地，安放上矮桌果盒，叫众美人席地而坐，每人先赏酒三杯，然后传花击鼓，纵横畅饮。炀帝见殿中薰风拂拂，全无半点暑气，又见萧后与众夫人美人各各娇艳，打趣说笑，不觉吃的烂醉，遂起身携着萧后，到碧纱殿中去睡。众夫人起身出殿，四散消遣。

萧后睡了一回，见炀帝沉沉的睡去，便轻轻的抽身起来，与秦夫人、梁夫人、袁紫烟抹牌耍子。不上一个时辰，忽听得炀帝在碧纱厨内，山摇地震的吆喝起来，萧后与众夫人大惊，忙走近前，看见炀帝睡在床上，昏迷不醒，紧紧儿将两手抱住头，口中不住的喊道：“打杀我也，打杀我也！”萧后着了忙，急传懿旨，宣太医巢元方火速到西院来，诊了脉，用了一剂安神止痛汤。萧后亲自煎好，轻轻的灌与炀帝服下，未能苏醒。各院夫人晓得了，

如飞的又到景明院来看问。大家守在床前，一昼夜还自昏迷不醒。

时朱贵儿见这光景，饮食也不吃，坐在厢房里，只顾悲泣。韩俊娥对贵儿说道：“酸孩子，万岁爷的病体，料想你替不得的，为什么这般光景？”朱贵儿拭了泪，说：“你们众姊妹都在这里，静听我说：大凡人做了个女身，已是不幸的了；而又弃父母，抛亲戚，点入宫来，只道红颜薄命，如同腐草，即填沟壑。谁想遇得这个仁德之君，使我们时傍天颜，朝夕燕乐。莫谓我等真有无双国色，逞着容貌，该如此宠眷，设或遇着强暴之主，不是轻贱凌辱，即是冷宫守死，晓得什么怜香惜玉，怎能如当今万岁情深，个个体贴得心安意乐。所以侯夫人恨薄命而自缢身亡，王义念洪恩而思捐下体，这都是万岁感入人心处。不想于今遇着这个病症，看来十分沉重，设有不讳，我辈作何结局，不为悍卒妻，定作骄兵妇。”如何如何，说到伤心处，众美人亦各呜呜的涕泣起来。

袁宝儿道：“我想世间为人子者，尽有父母有难，愿以身代。我们天伦之情虽绝，而君父之恩难忘，何不今夜大家对天祷告，情愿减奴辈阳寿十年，烧一炷心香，或者感动天心，转凶为吉，使万岁即时苏醒，调理痊愈，也不枉万岁平昔间把我们爱惜。”众美人听见宝儿说了，便齐声赞道：“袁家妹子说得有理。”齐到后院中，摆设香案。

朱贵儿心中想道：“我们虽是虔诚叩褥，怎能够就感格得天心显应。我想为子女者，往往有割股救亲，反享年有永。我今此身已属朝廷，即杀身亦所不惜；何况体上一块肉。”遂打算停当，袖了一把佩刀，走到庭中来。那时韩俊娥、杏娘、朱贵儿、妥娘、

雅娘、袁宝儿等，齐齐当天跪下，各人先告了年庚日时，后告愿减众人阳寿，保求君王病体安宁。祷毕，大家起来，正欲收拾香案，只见朱贵儿双眸带泪，把衣袖卷起，露出一只雪白的玉腕，右手持刀，咬着臂上一块肉，狠的一刀割将下来，鲜血淋漓，放在一只银碗内。众人多吃了一惊。雅娘忙在炉中，撮些香灰掩上，用绢扎好。正是：

须眉男子无为，柔脆佳人偏异。

今朝割股酬恩，他年殉身香史。

贵儿将割下来的那块肉悄悄藏着，转到殿上来。恰好萧后要煎第二剂药，贵儿去承任了，私把肉和药细细的煎好，拿进去。萧后与炀帝吃了，不上一个时辰，便徐徐的醒将转来，看见萧后与众夫人、美人多在床前，因说道：“朕好苦也，几乎与御妻等不得相见。”萧后问道：“陛下好好饮酒而睡，为何忽然疼痛起来？”炀帝道：“朕因酒醉，昏昏睡去。梦见一个武士，生得相貌凶恶，手执大棍，蓦地里将朕照脑门一下，打得朕昏晕几死，至今头脑之中，如劈破的一般，痛不可忍。”萧后与众夫人各各安慰了一番。早惊动了文武百官，一个个都到西苑来问安，知是梦中被打伤脑，今已平愈，遂各散去。

时狄去邪已到东京，闻知炀帝头脑害病，心中凛然，方信鬼神之事毫厘不爽。遂把世情看破，往终南山访道去了。正是：

鬼神指点原精妙，名利俱为罪孽缘。

且说虞世基因两月前，炀帝见苑中御道窄隘，敕他更为修治。虞世基领了旨意，不上一月，不但御道铺平广阔，又增造了一座驻蹕亭，一座迎仙桥；銮仪卫又簇新收拾了一副卤簿仪仗，专候炀帝病体勿药，装点游幸。时炀帝病好数日，已在宫中与萧

后宴乐。见说御道改阔，仪仗齐整，便坐大殿，受百官朝贺，遂诏各宫俱于西苑赐宴。炀帝上了七宝香辇，一队队排开这些簇新的仪仗，众公卿骑马簇拥而行，真是花迎剑佩，柳拂旌旗。不一时到了西苑，炀帝便传旨，将御宴摆在船上。炀帝坐了龙舟，百官乘了凤舸，先游北海，后游五湖，君臣尽情赏玩。炀帝吃到兴豪之际，叫文臣赋诗，以记一时之盛。时翰林院大学士虞世基，司隶大夫薛道衡，光禄大夫牛弘，各有短章献上。炀帝览了众臣的诗大喜，各赐酒三杯，自饮一巨觥，道：“卿等俱有佳作，朕岂可无诗？”遂御制《望江南》八阙，单咏湖上八景：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铺枕簟，浪摇晴影走金蛇。偏称泛灵槎。

光景好，轻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银兔影，西风吹落桂枝花。开宴思无涯。

湖上柳，烟里不胜催。宿雾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

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风急堕还多。轻片有时敲竹户，素华无韵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远，天地色相和。仰视莫恩梁苑赋，朝来且听玉人歌。不醉拟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带不为歌舞缓，浓铺堪作醉人裀。无意衬香衾。

晴霁后，颜色一般新。游子不归生满地，佳人远意寄青春。留咏卒难伸。

湖上花，天水浸灵芽。浅蕊水边匀玉粉，浓葩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开烂漫，插鬓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艳，玉窗晴照暖添华。清赏思何赊。

湖上女，精选正轻盈。犹恨乍离金殿侣，相将尽是采莲人。清唱漫频频。

轩内好，嬉戏下龙津。玉管朱弦闻昼夜，踏青斗草事青春。玉辇从群真。

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檀板轻声银甲缓，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艳奉杯盘。湖上风光真可爱，醉乡天地就中宽。帝王正清安。

湖上水，流绕禁园中。斜日缓摇清翠动，落花香暖众纹红。苹末起清风。

闲纵目，鱼跃小莲东。泛泛轻摇兰棹稳，沉沉寒影上仙宫。远意更重重。”

炀帝赋完，君臣赞诵，各各献觞称贺。炀帝与众臣又痛饮了一番，遂命罢宴转船。众臣谢了宴，俱穿花拂柳而去。炀帝上了銮舆回宫，萧后接住问道：“今日陛下赐宴群臣。为乐何如？”炀帝道：“今日饮酒甚畅。”就将群臣献诗，并自己做词八首，一一说了。萧后道：“目今秋月正明，正是赏心乐事之时，然在舟中与湖光争色，不若寻芳径与花柳争妍。”炀帝道：“如今御道比前改得广阔，又增了驻蹕亭、迎仙桥。过桥去就是旧日的畅情轩，收拾得更觉有趣。”萧后道：“既如此说，妾明日必要奉陪陛下去遍游一番的了。”炀帝道：“御妻要游，不可草率。明日趁此月白

风清，须作一清夜游，方得畅快。”萧后道：“既然夜游，宫中妃妾皆未到西苑，带他们去看看也好。”炀帝道：“这个使得。明日叫御林军多拨些马匹，与他们骑着奏乐，朕与御妻一路看月而去。”萧后大喜道：“如此最妙。”炀帝道：“马上奏乐虽好，但须得几章新诗谱入笙箫，方不负此良夜。”萧后道：“陛下天才潇洒，何不御制一章，待妾教他们连夜打出，以见一时之胜。”炀帝道：“御妻之言有理，待朕制诗。”遂一边饮酒，一边挥毫，早已制成《清夜游》曲一章：

洛阳城里清秋矣，见碧云散尽，凉天如水。须臾山川生色，河汉无声。千树里，一轮金镜飞起，照琼楼玉宇，银殿瑶台，清虚澄澈真无比。良夜情不已。数千乘万骑，纵游西苑。天街御道平如砥，马上乐竹媚丝娇，舆中宴金甘玉旨。试凭三吊五，能几人不亏圣德，穷华靡。须记取隋家潇洒王妃，风流天子。

炀帝作完，递与萧后看。萧后读了一遍，大喜道：“陛下宸思清俊，御翰淋漓，古来帝王真不能及也。”随叫宫中善唱的连夜习熟，明夜要游西苑。炀帝又叫近侍誊一纸传与迎晖院朱贵儿，叫他教各院美人唱熟，明夜马上来迎，总在畅情轩取齐。分付毕，方与萧后安寝。正是：

昏主唯图乐，妖妻只想游。

江山将烬矣，新曲几时休。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词曰：

挖心呕血，打叠就一人欢悦。悄心思，忙中撮弄奇峰突出。塞外黄花音缥缈，落珈杨柳容装绝。更风高，试骥放长林，咸国色。月如练，天如碧。心同醉，欢同席。看红裙锦队，遍山蚁列。香车室辇阶填绕，绿云素影尊前立。趁今宵马上誓心盟，姮娥泣。

右调《满江红》

天地间的乐事，无穷无尽，妇人家的心事，愈巧愈奇，任你铁铮铮的好汉，也要弄得精枯骨化；何况荒淫之主，怎肯收缰？

再说炀帝与萧后在宫中安寝了一宵，直到午牌时候，方才起身。便传旨叫御林军备马千匹，一半宫门伺候，一半西苑伺候。又敕光禄寺，凡苑内、庭中、轩中、山间、殿上，俱要预备供应，以便众宫人随地饱餐畅游。不多时，金乌西坠，早现出一轮明月。炀帝与萧后用了夜宴，大家换了清靓龙衣，携手走出宫来。看见月华护练，银河淡荡，二人满心欢喜，上了一乘并坐玩月的香舆，上面是两个座儿，四围帘幕高高卷起，舆上两旁，可容美人数个送进饮食，随命众宫女上马，分作两行，一半在前，一半在后，慢慢的奏乐而行。这夜月色分外皎洁，照的御道如同白昼。众宫人都浓妆艳服，骑在马上，一簇绮罗，千行丝竹，从大内直排至西苑。但见：

妖娆几队宫中出，萧管千行马上迎。

圣主清宵何处去？为看秋月到西城。

炀帝在舆上看见这等繁华，十分快畅，对萧后说道：“闻昔时周穆王乘八骏马西至瑶池，王母留宴，一时女乐之胜，千古传为美谈。以朕看来，亦不过如此光景。”萧后道：“瑶池阆苑，皆属玄虚；今夕之游，乃是真瑶池耳。”炀帝笑道：“若今日是瑶池，朕为穆天子，御妻便是西王母了。”萧后亦笑道：“妾若是西王母，陛下又要思念董双成与许飞琼矣。”二人相视大笑。

不多时车驾已进了西苑，有一院，即有夫人领着笙歌来接，近一院，又有夫人领着鼓乐来迎，前前后后，偏地歌声，往往来来，尽皆女队。一霎时行过了驻蹕亭、迎仙桥，就是畅情轩。那轩四面八角，造得宽大宏敞，台基尽是白石砌成，可容千人止足。轩内结彩张灯，如同一架烟火。炀帝到此，便叫停驾片时。众宫人抬御辇上了台基，向南停住。众夫人下马，上前相见。炀帝举目一看，只有十四院夫人，却不见了翠华院花伴鸿、绮阴院夏琼琼，便问清修院秦夫人道：“为何花妃子与夏妃子不见？”秦夫人道：“他两个就来。”炀帝正要再问，听见一派细乐，隐隐将近。众宫人指着桥上说道：“好看，好看。”炀帝遂同萧后下辇来，站在月台上望，见有十来对五色长幡，幡上尽是一对小小红灯在马上高高擎起。过后又是七八人，云冠羽衣，如陈妙常打扮，各执凤笙龙笛，象管玉板，云锣小鼓，细细的奏《清夜游》一章。随后一个，捧着云柄香炉，一个执着静中引磐。忽见桥上推起一座山来，却用青白细绢玲珑扎成，无树无花，空崖峭壁里边立着一尊玉面观音，头上乌云高耸，居中一股鸾凤金钗，明珠挂额，胸前两股青丝分开。身上穿一件大红遍地锦袄，外边罩着光绫纯素

披风。一手执着净瓶，一手拈着杨枝，赤着一双大白足而立。旁边站着一个合掌的红孩儿，头上双尖丫髻，露出一双玉腕，带着八宝金镶镯，身上穿一件白绫花绣比甲，胸前锦包裹肚，下身大红裤子，腿上赤金扁镯，也赤着双足，笑嘻嘻的，仰首鞠躬，看着观音而立。面前一张小桌，桌上两竿画烛。中间一座宝鼎，香烟缭绕，气冲九霄。七八个宫人抬着走。

炀帝将双手搭伏在萧后肩上，正看得忙乱时，忽见一骑，彩云也似飞将过来，放着娇声，向头导喊道：“万岁娘娘在上，你们往轩后，转入台基上去。”分付毕，即便下马，上来相见。萧后道：“原来是花夫人。”花夫人对炀帝道：“陛下与娘娘且进轩中，好等他们来朝参。”众人把御辇停过一边，炀帝一手挽着萧后，问花夫人道：“装观音与红孩儿的，是那一院的宫人？有这等美貌，装得这样妙？”萧后道：“那个装观音的，有些厮像贵儿；那个装红孩儿的，好是袁宝儿。”炀帝笑道：“御妻那里说起，贵儿与宝儿，多是一对窄窄的金莲，如今是两双大白足。”花夫人笑道：“妾听见前日陛下赞赏大白足的宫人，故选这一对来孝顺陛下。”正说时，见这些装扮的都下马，上台基来叩首。落后那尊观音与红孩儿，也上前合掌俯伏。炀帝搀起，仔细一认，果是朱贵儿与袁宝儿，大笑道：“御妻眼力不差，正是他们两个；但是这双足，怎样弄大的。”贵儿跷起一足来，炀帝扯来细看，却用白绫做成，十个脚趾，月下看去，如同天生就的。炀帝笑道：“真匪夷所思。”萧后平昔最喜宝儿，见他装了红孩儿，便扯他近身抚摩他雪白双臂，冻得冰冷，便说道：“苑中风露利害，你们快去换装了罢。”炀帝亦对朱贵儿道：“你也身上单薄。”便伸手向他衣袖里来。那晓得贵儿臂上刀痕尚未痊愈，见炀帝手进袖

中，忙把身子一闪。炀帝早摸着玉腕上用纸包裹，便问贵儿道：“臂上为什么？”贵儿一眼看着萧后，笑而不言。炀帝是乖人，见这光景，便缩手不去再问。

又听见左右报道：“又有好看的来了。”炀帝忙同萧后出轩，望见桥上有几对小旗标枪在前引着。马上十来个盘头蛮妇，都是短衣窄袖，也有弹箏的，也有抱月琴的。那个花腔小鼓，卖弄风骚；这个轻敲象板，声清韵叶。后边就是两对盘头女子，四面琵琶在马上随弹随唱，拥着一个昭君，头上锦尾双竖，金丝扎额；貂套环围，身上穿着一件五彩舞衣，手中也抱着一面琵琶。正看时，只见夏夫人上来相见，炀帝问夏夫人道：“那个装昭君的可是薛冶儿？”夏夫人答道：“正是。”随把手指着四个弹琵琶的道：“那个是韩俊娥，那个是杏娘，那个是妥娘，那个是雅娘，陛下还是叫他们上台来唱曲，还是先叫他们下面跑马？”炀帝笑道：“他们只好是这等平稳的走，那里晓得跑甚么马？”梁夫人道：“这几个多是薛冶儿的徒弟，闲着在院中牵着御厩中的马，时常试演。”樊夫人道：“第二个就要算袁宝儿跑得好。”此时宝儿、贵儿多改了宫妆，站在旁边。萧后笑对宝儿道：“既是你会跑，何不也下去试一试？”炀帝拍手道：“妙极妙极。朕前日差裴矩与西域胡人换得一匹名马，神骏异常，正好他骑，不知可曾牵来。”左右禀道：“已备在这里伺候。”炀帝道：“好，快快牵来。”左右忙把一匹乌骓马带到面前。宝儿憨憨的笑道：“贱妾若跑得不好，陛下与娘娘、夫人不要见笑。”遂把凤头弓鞋紧兜了一兜，腰间又添束上一条鸾带，走到马前，将一只白雪般的纤手扶住金鞍，右手绾着丝鞭，也不踏镫，轻轻把身往上一耸，不知不觉，早骑在马上。炀帝看了喜道：“这个上马势，就好极了。”夏夫人下去传

谕他们，先跑了马，然后上台来唱曲。炀帝叫手下将龙凤交椅移来与萧后沿边坐下，众夫人亦坐列两旁。

袁宝儿骑着马，如飞跑去，接着众人辄转身扬鞭领头，带着马上奏乐的一班宫女，穿林绕树，盘旋漫游。炀帝听了，便道：“这又奇了，他们唱的不是朕的清夜游词，是什么曲，这般好听？”沙夫人道：“这是夏夫人要他们装昭君出塞，连夜自制了塞外曲，教熟了他们，故此好听。”炀帝也没工夫回答，伸出两指，只顾向空中乱圈。正说时，只见一二十骑宫女，不分队伍，如烟云四起，红的青的，白的黄的，乱纷纷的，一阵滚将过去，直到西南角上，一个大宽转的所在，将昭君裹在中间，把乐器付与宫娥执了，逐对对跑将过来，尽往东北角上收住，虽不甚好，也没有个出丑。众人跑完，只剩得装昭君的与袁宝儿两骑在西边。先是宝儿将身斜着半边，也不绾丝缰，两只手向高高的调弄那根丝鞭，左顾右盼，百般样弄俏，跑将过来。

正看时，只见那个装昭君的，如掣电一般飞来。炀帝与萧后众夫人，都站起来看，并分不出是人是马，但见上边一片彩云，下边一团白雪，飞滚将来，将宝儿的坐骑后身加上一鞭，带跑至东边去了。又一回，袁宝儿领了数骑，慢腾腾的去到西边去，东边上还有一半骑女，与昭君摆着。只听得一声锣响，两头出马，如紫燕穿花，东西飞去。过了三四对，又该是袁宝儿与薛冶儿出马了。他两个听见了锣声，大家只把一只金莲，踹在镫上，一足悬虚，将半身靠近马，一手扳住雕鞍，一手扬鞭，两头跑将拢来。刚到中间，他两个把身子一耸。炀帝只道那个跌了下来，谁知他两个交相换马的，跑回去了。喜得个炀帝把身子前仰后合，鼓掌大笑道：“真正奇观。”萧后与众夫人宫人，没一个不出声称赞。

只见薛冶儿等下了马，领着队，走上台基来。炀帝与萧后起身，秦夫人对炀帝说道：“停回他们唱起塞外曲来，只怕陛下还要神飞心醉。”

炀帝正要开口，只见薛冶儿领着一班上前来要叩见。炀帝一头摇手，忙扯薛冶儿近身，见他打扮的俨然是个绝妙的昭君，便把一双御手扶住薛冶儿的身子，低低叫道：“好好冶儿，朕那里晓得你有这样绝技在身；若不是娘娘来游，就一千年也不晓得。”好像两张嘴竟要合做一处的光景，便在内相手里，取自己一柄挥金宫扇，扇上一个玉兔扇坠，赐与冶儿。冶儿谢恩收了，萧后道：“怎不见袁宝儿？”杨夫人指道：“在娘娘身后躲着。”萧后调转身来笑问道：“你学了几时，就这样跑得纯熟得紧，也该赏劳些才是。”炀帝听见笑说道：“不是朕有厚薄，叫朕把什么赐你？也罢，待朕与娘娘借一件来。”萧后见说，忙向头上拔下一只龙头金簪来，递与炀帝。炀帝即赐与宝儿。宝儿偏不向炀帝谢恩，反调转身来要对萧后谢恩，萧后一把拖住。炀帝带笑骂道：“你看这贼妮子，好不弄乖！”薛冶儿与众夫人正要取琵琶来唱曲，炀帝道：“这且慢，叫内相取妆花绒锦毯铺在轩内，用绣墩矮桌，席地设宴。”左右领旨，进轩去安排停当，出来请圣驾上宴。

炀帝与萧后正南一席，用两个锦墩并肩坐了。东西两旁，一边四席，俱用绣墩，是十六院夫人与袁贵人坐下。炀帝又叫内相，居中摆二席，赐装昭君的对着上面，众美人团团盘膝而坐。炀帝道：“今夜比往日玩得有兴有趣，御妻与众妃子不可不开怀畅饮。”又对众美人道：“你们也要饮几杯，然后歌唱，愈觉韵致。”说说笑笑，吃了一回，薛冶儿等各抱琵琶，打点伺候。炀帝道：“朕制的清夜游词，刚才各院来迎，已听过几遍了，你们只唱夏

妃子的塞外曲罢。”夏夫人道：“岂有此理！自然该先歌陛下的天章。”炀帝道：“朕的且慢。”于是众美人各把声容镇定，方才吐遏云之调，发绕梁之音。先是装昭君的弹着琵琶歌一句，然后下手四面琵琶和一句。第一只牌名是《粉蝶儿》，唱道：

百拜君王，俺这里百拜君王，谢伊家把人肮脏。没些儿保国开疆，却教小奴裙钗，宫闱女，向老单于调谎。万种愁肠，教人万种愁肠，却付与琵琶马上。

第二只牌名是《泣颜回》：

回首望爷娘，抵多少陟岵登岗。珠藏闺阁，几曾经途路风霜。是当初妄想，把缁索不合门楣望，热腾腾坐昭阳，美满儿国丈风光。

众美人唱得悠悠扬扬，高高低低，薛冶儿还要做出这些凄楚不堪的声韵态度来，叶入琵琶调中，唱一句，和一句，弹得人声寂寂，宿鸟啾啾。喜得炀帝没什么赞叹，总只叫快活，把兕觥只顾笑饮。萧后对夏夫人道：“曲中借父母奢望这种念头，说到自己身上，亏夫人慧心巧思，叙入得妙。如今第三只叫什么牌名？”夏夫人道：“是《石榴花》。”听唱着：

却教我长门寂寞妒鸳鸯，怎怜我眠花梦月守空房。漫说是皇家雨露，翻做个万里投荒。笑堂堂汉天子是什么纲常，便做妙计周郎，也算不得玉关将帅功劳帐。这劳劳攘攘，马蹄儿北向颠狂。怎似冷落长杨，听胡笳一声声交河上，不白入靴尖，踹破泪千行。第四只牌名是《黄龙滚》：

愁一回塞上贤王，肯惜伶仃模样。思那日朝中君相，惨撇下别时惆怅，闪得人白草黄花路正长。他那里摆云阵，趱红妆，闹喳喳尘迷眼底，闷恹恹愁添眉上。

此时炀帝听得意乱心迷，不知不觉倒在萧后怀里，把头枕着萧后一股侧耳细听，瞥见萧后与众夫人大家都在那里拭泪咨嗟。炀帝低低说道：“你们为什么个个弄出泪来？如今听曲，尚且如此；倘设身处地，奈何？”萧后道：“陛下前日为死了一个侯妃子，把一个廷臣问罪赐死，不要说是国色娇娃，就是平常宫人，也不轻易割舍他去与别人受用。”炀帝摇着手道：“禁声，且听他唱。”牌名是《小桃红》：

到家乡只梦中，见君王只梦中，明日里捱到穹庐。料到今生怎得归往，情黯黯拨乱宫商。情黯黯拨乱宫商，姻缘谁信这三生帐？但愿和亲保太平永享。

尾声：

羞煞汉庭君和相，枉把妻孥抱衾毡帐。怎比得大皇隋，威名万载扬。

一回儿，五面琵琶，弹得滚圆的，如风吹檐马，沙击辰钟，叮咣乱响，煞时收住。炀帝坐起身来，对夏夫人道：“妙极妙极，一篇文章，直到结尾，揭出章旨，愈见妃子聪明有才。”夏夫人道：“此乃俚鄙村歌，怎当陛下过誉。”萧后道：“曲中描写，是游夏不能赞一辞的了；更亏这几个习学的，一夜里就弄得这样出神入化，使人听之，愈见陛下情深，陛下不可不奖劳之。”炀帝道：“这个自然都在朕心窝里。”袁宝儿斜着眼，对炀帝笑道：“在陛下心窝里那搭儿？”炀帝带笑骂道：“贼肉不要慌，停回摆布你。”众夫人齐笑起身，把扮演的服饰卸下，改了宫妆，仍旧坐下，接过细乐来，要奏清夜游词。炀帝忙摇手道：“古人云，观止矣，虽有他乐，朕不敢请矣。你们取大杯来，畅饮几杯。”萧后道：“月已西坠，我们也好行动行动，回宫去了。”炀帝分付内

相：“再排宴在万花楼，众宫人不论马上步行，尽要各执红灯一盏，分为两队：一队随娘娘于山前行，一队随朕由山后行，都转到万花楼赴宴，然后回宫。”分付毕，不上一个时辰，只见外边万盏红灯，如星移斗转，乱落阶前，火树银花，光分璀璨。

炀帝与萧后出轩来，二人各上了一个玉辇，众夫人与贵人美人，亦各徐徐上马。约行了里许，萧后在辇中转身一望，只见众夫人与众美人，都在眼前，萧后忙叫停住了辇，对众美人道：“众夫人随着我走也罢了，你们还该傍着万岁的御辇而行。为何都拥着我来，万岁见你们一个不去随侍，不说你们的差，反道是我的缘故了。快去赶上，不要惹他性气起来。”众夫人齐声道：“娘娘说的是。”众美人犹尚延捱，当不起萧后再四催促，众美人只得兜转马头，来赶炀帝。

时炀帝众内相拥着由山后而行，见夫人美人俱随着萧后去了。他是极肯在妇人面上细心体贴的，见他们不来，晓得恐怕萧后见怪，不得已随去，就要合在一块的，便不放在心上，只是坐在辇上，有些不耐烦，便下辇换着马，绕山径而走。只见山腰里一骑红灯冲将过来。炀帝看时，见是妥娘。妥娘忙要下马，炀帝就止住了，执手问道：“你这小油嘴，在那里做贼？”妥娘答：“贼是没处做，妾因风露寒冷，身上单薄，不比别个有人见怜，故此回院，加上些衣服赶来。”炀帝带笑骂道：“怪油嘴，朕那处不痛热你们，却这等说。”妥娘笑答道：“妾因刚才宝儿说陛下抚摸贵儿身上，百般怜惜，故此妾取笑陛下，幸勿见罪。不知娘娘与众夫人，如今往何处去了？”炀帝道：“你不要管，同我走就是，朕还有话要问你。”于是两骑马并辔而行。炀帝道：“朕问你，贵儿臂上，为什么扎缚着？”妥娘答道：“他的腕上，为着陛下，难

道陛下还不晓得，反要问起妾来？”炀帝见说，吃了一惊问道：“朕那里晓得，为着朕甚来？”妥娘道：“妾不说，陛下自去问贵儿便知。”炀帝道：“你若不快快说出，朕就恼你。”妥娘没奈何，只得将炀帝头疼染病，贵儿着急悲哀，妾等众人对天祷告，贵儿割下一块肉来，私下在药中煎好与陛下服愈……

话未说完，听见后边七八骑执着灯儿赶来。炀帝撇转头一看，却是韩俊娥一般美人，便道：“你们为甚么又赶来？”薛冶儿笑道：“娘娘恐怕陛下冷静，故此赶妾等来护驾。”朱贵儿气呼呼的道：“我说陛下必往山后小路而行，不打大路上去的；这些蛮婆，偏不肯依，叫人跑却许多枉路。”袁宝儿在马上笑道：“那个胖丫头，被我捉弄死了。”炀帝道：“既如此，你们往头里走。”一头分付，一手搭着贵儿的马道：“你跑不动，且缓一回，同我走。”众美人见说，把贵儿撇下，纵马向前去了。

炀帝见众美人离了一箭之地，便把坐骑收紧贵儿身旁，低低的说道：“你快坐在朕马上来，朕有话要对你说。”贵儿把身子离鞍一侧，炀帝双手把他一提，提过马上，对面坐了；贵儿把丝缰丢与宫人接了。炀帝搂住了贵儿的粉颈，说道：“朕那里晓得你这样真心爱主，若不是刚才妥娘告诉，几乎负了你一片深心。”说了，将贵儿玉腕百般摩弄叹息，只少落出泪来。贵儿道：“妾蒙陛下隆恩，虽捐躯亦所不惜；何况些微之处。但可笑妾妹，妾恁般分付他，他偏不依，毕竟来告诉陛下得知，今愿陛下守口如瓶，不可提起，万一走漏风声，娘娘与夫人们只道妾等巧诈，以博圣恩眷宠。”炀帝道：“宫中妇女，准千准百，朕看起来，只不过一时助兴。怎能有个似你这样真心爱主，我如今要升你上去，又恐众人生妒，你反不安。朕身边偶带佩玉，是上世所传，价值千金，

朕今赐与你藏好。”腰间取下来，付与贵儿收了，又说道：“倘朕宾天之后，你青春尚艾，朕留遗旨，着你出宫去觅一良人，以完终身。”

贵儿见说，忙在袖中取出玉来，道：“陛下恁说，妾不敢当，请收了宝物。”炀帝道：“为何？”贵儿道：“妾闻臣忠不二君，女烈不二夫，妾虽卑贱，颇明大义。不要说陛下春秋正富，假使百年后，设逢大故，妾若再欲偷生于世，苟延朝夕者，永堕轮回，再不得人身！”说了，止不住汪汪流泪。炀帝见他说得激烈，也就落下几点泪来，道：“美人，你既如此忠贞明义，朕愿与你结一来生夫妇。”就指天设誓道：“大隋天子杨广与美人贵儿朱氏，情深契爱，星月为证，誓愿来生结为夫妇，以了情缘。如若背盟，甘不为人，沉埋泉壤。”朱贵儿见炀帝立誓，慌忙跳下马来俯伏在地，听见誓完，对天告道：“皇天在上，朱贵儿来生若不与大隋天子同荐衾枕，誓愿甘守幽魂，不见天日。”炀帝又欲将手扶他上马，只见薛冶儿慌忙的跑马来报道：“娘娘已进宫去，众夫人都在景明院门首候驾。”炀帝道：“娘娘为甚缘故，就回宫去？”薛冶儿道：“陛下到彼便知。”

不多时，已到景明院，众夫人道：“陛下为什么耽搁了这一回？刚才妾等与娘娘先到，同上万花楼候驾来上宴，不想一阵怪风，吹破窗牖，震动灯烛尽灭，又不见陛下下来，心上有些害怕，故此就回宫去了，叫妾们在此守候。”炀帝见说，以为奇异，心上虽欲到迎晖院去与朱贵儿安寝，因这番言语，恐怕萧后着恼，只得回辇进宫。众夫人各自归院。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词曰：

余兴未阑情来倦，朝来闻说关心。万千乐事论纵横，欲夸己才富，落笔竟难成。堪羡词臣文藻盛，佳人注目留吟。无端池畔去捐生，相看心欲碎，贴肉唤卿卿。

右调《临江仙》

炀帝好大喜功，每事自恃有才，乃至征蛮草诏，便觉江郎才掩。宝儿素性憨痴，至闻刺心一语，便觉伤情欲死。可见才情伪真，断难假借。却说炀帝与萧后清夜畅游，历代帝王，从未有如此快活。比及回宫，更筹已交五鼓，遂与萧后安寝，直到日中方起，尚嫌余兴未尽。又思昨夜同朱贵儿在马上许多盟言心语，不特光景清幽，抑且两情可爱，只恨平昔没有加厚待他，宵来又撇了他进宫，才觉心殊快快，因想：“今日皇后谅不到苑，正好出宫去到迎晖院，独与贵儿亲热一番。”心中打点停当，只见一个内监走来奏过：“宝林院沙夫人因夜间在马上驰骤太过了，回院去一阵肚疼，即便堕下一胎，是个男形，不能保育。今夫人身子虚弱，神气昏迷，故使奴婢来奏知。”炀帝听见跌脚道：“可惜可惜，昨夜原不该要他来游的，这是朕失检点了。”忙差内相：“快去宣太医巢元方到宝林院去看治沙夫人。”又对宝林院宫人道：“你回院去对夫人说，朕就来看他。”萧后闻知，不胜嗟叹，叫宫人去候问。

炀帝进了早膳，出宫上辇，正要到宝林院去，只见中书侍郎裴矩捧着各国朝贡表章奏道：“北则突厥，西则高昌各国，南则溪山酋长，俱来朝觐。独有高丽王元特强不至。”炀帝大怒道：“高丽虽僻在海隅，乃箕子所封之国，自汉晋以来，臣伏中国，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如此！”裴矩又奏道：“高丽所恃有二十四道，阻着三条大水，是辽水、鸭绿江、浞水，如欲征剿，须得水陆并进方可。目今沿海一带城垣，闻得倾圯，未能修葺。陆路犹可，登莱至平壤一路，俱是海道，须用舟楫水军，若非智勇兼全之人，难克此任。”

炀帝想了一想，便敕旨着宇文述监造战船器械，为征高丽总帅。山东行台总管来护儿，为征高丽副使。其余所用将佐，悉听宇文述、来护儿随处调遣，该地方官不得阻挠。奏凯之日，各行升赏。炀帝因裴矩说起沿海一带，随想起要修葺长城一事，恐与延臣商议，有人谏阻，趁便也写着敕一道：命宇文弼为修城都护。又敕宇文恺为修城副使。西边从榆林起，东边直到紫河方止，但有颓败倾圯，都要重新修筑补葺。分付毕，裴矩传旨出去，炀帝便上辇进西苑去。未及里许，只见守苑太监马守忠走来奏道：“都护麻叔谋在院外要见驾。”

是时麻叔谋河道已通，单骑到东京来覆旨。炀帝见说，随即便股坐下，叫马守忠引他进来。麻叔谋同丞相宇文达、翰林学士虞世基进来。麻叔谋朝贺毕，因奏道：“广陵河道，臣已开通，未知陛下几时巡幸？”炀帝问用多少人工，几许深浅，麻叔谋细细奏陈。炀帝大喜，赏赉甚厚，留他在都陪驾，巡幸广陵。

宇文达道：“河道已通，陛下巡游，须得几百号龙舟，方才体式，若是这些民船、差船，怎好乘坐？”炀帝道：“便是。”宇

文达道：“黄门侍郎王弘大有才干，陛下敕他赅造，必能仰体圣意。”炀帝大喜，遂写敕旨，命王弘就江淮地方，要他制造头号龙船十只，二号龙船五百只，杂船数千只，限四个月造完缴旨。虞世基道：“陛下既造龙舟，自然造得如殿庭一般，难道也叫这些鸠形鹄面，撑篙摇橹？”炀帝道：“这个自然是这班水手。”虞世基道：“以臣愚见，莫若将蜀锦制就锦帆，再将五色采绒，打成锦缆，系在殿柱之上；有风扯起锦帆东下，无风叫人夫牵挽而去，就像段之有脚，那怕不行。”宇文达道：“锦缆虽好，但恐人夫挽牵，不甚美观。陛下何不差人往吴越地方，选取十五六岁的女子，扮做宫妆模样，无风叫他牵缆而行，有风叫他持楫绕船而坐，陛下凭栏观望，算方有兴趣。”炀帝听了大喜，即差几个得力太监高昌等往吴越地方，选十五六岁的女子一千名为殿脚女。

虞世基奏道：“陛下征辽之旨已出，今河道已成，龙舟将备，莫若以征辽为名，以幸广陵为实，也不消征兵，也不必征饷，只消发一道征辽诏书，播告四边，彼辽小国，自然望风臣服，落得陛下坐在广陵受用，岂非一举二得之事？”炀帝大喜道：“卿言甚是有理，依卿所奏而行。”众臣退出。炀帝因说得高兴，竟忘了宝林院去。只见朱贵儿、袁宝儿两个走来，炀帝问道：“你们从何处来？”袁宝儿道：“妾等在宝林院看沙夫人来。”炀帝道：“正是，沙妃子身子怎样光景？”朱贵儿道：“身子太医说不妨，只可惜一位太子不能养育。”炀帝对贵儿道：“你先去代朕说声，此刻朕要草诏，不得闲，稍停朕必来看他。说了你就来。”贵儿领旨去了。

炀帝同袁宝儿，转到观文殿上来，意思要自制一篇诏书，夸耀臣下。谁想说时容易，作时却难。炀帝拿起笔来，左思右想，

再写不下去，思想了一回，刚写得两三行，拿起看时，却也平常，不见有新奇警句，心下十分焦躁，遂把笔放下，立起身来，四下里团团走着思想。袁宝儿看了，微微笑道：“陛下又不是词臣，又不是史官，何苦如此费心？”炀帝道：“非朕要自家草诏，奈这些翰林官员，没个真才实学的能当此任。”袁宝儿道：“翰林院平昔自然有应制篇章，著述文集，上呈御览，陛下在内检一个博学宏才的，召他进来，面试一篇，不好再做区处，何必有费圣心。”炀帝想了一想道：“有了。”袁宝儿问道：“是谁？”炀帝道：“就是翰林学士虞世基的兄弟，叫做虞世南，现任秘书郎之职。此人大有才学，只因他为人不肯随和，故此数年来并不曾升迁美任。今日这道诏书，须叫他来面试，必有可观。”随叫了黄门去宣虞世南，立等观文殿见驾。

不多时，黄门已将虞世南宣至。朝贺毕，炀帝道：“近日辽东高丽恃远不朝，朕今亲往征讨，先要草一道诏书，播告四方。恐翰林院草来不称朕意，思卿才学兼优，必有妙论，故召卿来，为朕草一诏。”虞世南道：“微臣菲才，止可写风云月露，何堪宣至尊德意。”炀帝道：“不必过谦。”遂叫黄门另将一个案儿，抬到左侧首帘栊前放下，上面铺设了纸墨笔砚，又赐一锦墩，与世南坐了。世南谢过恩，展开御纸，也不思索，提笔便写，就如龙蛇一般，在纸上风行云动，毫不停辍。那消半个时辰，早已草成献将上来。炀帝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大隋皇帝为辽东高丽不臣，将往征之，先诏告四方，使知天朝恩威并著之化。诏曰：朕闻宇宙无两天地，古今惟一君臣，华夏虽限，而来王之化不分内外，风气虽殊，而朝宗之归自同遐迩。顺则绥之以德，先施雨露之恩；逆则讨之以威，聊代风雷之用。

万方纳贡，尧舜取之鸣熙；一人横行，武王用以为耻。是以高宗有鬼方之克，不憚三年；黄帝有涿鹿之征，何辞百战。薄伐獫狁，周元老之肤功；高勒燕然，汉嫖姚之大捷。从古圣帝明王，未有不并包夷狄，而共一胞与者也；况辽东高丽，匹在甸服之内，安可任其不庭，以伤王者之量，随其梗化，有损中国之威哉！故今爰整干戈，正天朝之名分；大彰杀伐，警小丑之跳梁。以虎贲之众，而下临蚁穴，不意摧枯拉朽；以弹丸之地，而上抗天威，何难空幕犁庭。早知机而革面投诚，犹不失有苗之格；倘恃顽而负固不服，终难逃楼兰之诛。同一斯民，容谁在覆载之外；莫非赤子，岂不置怀保之中，六师动地，断不如王用三驱；五色亲裁，聊以当好生一面。款塞及时，一身可赎；天兵到日，百口何辞。慎用早思，毋贻后悔。故诏。大业八年九月二十日敕。

炀帝看了一遍，满心欢喜，笑说道：“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卿真奇才也！古人云：文章华国。今日这一道诏书，真足华国矣！此去平定辽东，卿之功非小。就烦卿一写。”遂叫近侍将一道黄麻诏纸铺在案上。虞世南不敢抗旨，随提笔起来端端楷楷而写。炀帝因诏书作得畅意，甚爱其才，要称赞他几句，又因他低头写诏，不好说话。此时袁宝儿侍立在旁，遂侧转头来，要对宝儿说话，瞥见宝儿一双眼珠也不转，痴痴的看着虞世南写字。炀帝看见，遂不做声，任她去看。

原来袁宝儿见炀帝自做诏书，费许多吟哦搜索，并不能成，虞世南这一挥便就，心下因想道：“无才的便那般吃力，有才的便如此敏捷。”又见世甫生得清清楚楚，弱不胜衣，故憨憨的只管贪看。看了一会，忽回转头来，见炀帝清清的看着自己。若是宝儿心下有私，未免要惊慌，或是面红，或是局蹴，因她出于无

心，故声色不动，看看炀帝，也只是憨憨的嬉笑。炀帝知她素常是这憨态，却不甚猜疑。

不多时，虞世南写完了诏书呈上来。炀帝见他写得端庄有体，十分欢喜，随叫左右赐酒三杯，以为润笔。虞世南再拜而饮。炀帝说道：“文章一出才人之口，便觉隽永可爱；但不知所指事实，亦可信否？”虞世南道：“庄子的寓言，《离骚》的托讽，固是词人幻化之笔，君子感慨之谈，或未可尽信。若是见于经传，事虽奇怪，恐亦不妄。”炀帝道：“朕观赵飞燕传，称她能舞于掌上，轻盈蹁跹，风欲吹去，常疑是词人粉饰之词，世上妇人，那有这般柔软。今观宝儿的憨态，方信古人模写，仿佛不虚。”虞世南道：“袁美人有何憨态？”炀帝道：“袁宝儿素多憨态，且不必论；只今见卿挥毫潇洒，便在朕前注目视卿，半晌不移，大有怜才之意，非憨态而何？卿才人勿辜其意，可题词一首嘲之，使她憨态与飞燕轻盈并传。”虞世南闻旨，也不推辞，也不思索，走近案前，飞笔题诗四句献上。炀帝看时，见上写道：

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弹袖太憨生。

缘憨却得君王宠，常把花枝傍辇行。

炀帝看了大喜，因对宝儿说道：“得此佳句，不负你注目一段憨态矣！”又叫赐酒三杯。虞世南饮了，便谢恩辞出。炀帝道：“劳卿染翰，另当升赏。”世南谢恩退出不题。正是：

空掷金词何所用，漫筹征伐枉夸能。

炀帝见虞世南已出，遂将诏书付与内相，传谕兵部，叫他播告四方，声言御驾亲征。内相领旨去了。炀帝又把世南做宝儿的这首绝句，对宝儿说道：“他竟一会儿就做起来，又敏捷，又有意思。”袁宝儿笑道：“词中之意，妾总不解；但看他字法，甚觉

韵致秀媚。”炀帝带笑悄悄说道：“朕明日将你赐与他为一小星如何？”袁宝儿见说，登时花容惨淡，默然无语。炀帝尚要取笑她，只听得蔷薇架外，扑簌簌的小遗声响。炀帝便撇了宝儿，轻轻起身，走出来看了片时，转来不见袁宝儿。正要去寻，只听得西边爱莲亭上，有人喊道：“是那个跳下池里去？”原来袁宝儿自恨刚才无心看了虞世南草诏，不想炀帝认为有意，要把她来赠与世南，不认炀帝作耍，她反认天子无戏言，故此自恨。悄悄走出，竟要投水而死，以明心迹。

当时炀帝走到西首爱莲亭池边，只见一个内相。在池内抱一个宫娥起来。炀帝一看，见是宝儿，吃了一惊，见她容颜变色，双眸紧闭，满身泥水淋漓。炀帝走入亭子里去，坐在一张榻上，忙叫内相抱她近身，便问内相道：“刚才她可是往池内净手，还是洗什么东西跌下去的？”内监道：“刚才奴婢偶然走来，只见袁美人满眼垂泪，望池内将身一纵，跳下去的。”炀帝笑道：“你这妮子痴了，这是为甚缘故？”自己忙与内监替宝儿脱下外边衣服，那晓得里边衫裤俱湿，忙叫内相，快去取他的衣服来。炀帝见内相去了，自己便解开龙袍，连他的小衣多替他卸下，裹在怀里，把鸾带收紧，窝着，捧住了他的香腮，说道：“朕刚才偶然取笑，为何你当起真来？朕那一刻是少得你的？”宝儿见说，重新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只见韩俊娥与朱贵儿两个，手里拿着衣服，笑嘻嘻走进来。韩俊娥问道：“陛下为什么要宝儿做浣纱女，抱石投江起来？”炀帝便把虞世南草诏一段与戏言要赠他的话述了一遍，朱贵儿点点头儿道：“妇人家有些烈性也是的。”两个替宝儿穿换衣服。朱贵儿见炀帝的里衫，多沾污了几点泥汁在上，忙要去取衣服来更换。炀帝止住了道：“朕当常服此，以显美人贞烈。”

韩俊娥笑说道：“陛下不晓得妾养这个女儿，惯会作娇，从小儿不敢麻犯他，恐他气塞，撒不出鸟来。”袁宝儿见说，把炀帝手中扇子，向韩俊娥肩上打一下道：“蛮妖精，我是你射出来的？”韩俊娥笑道：“你看这小妖怪，因陛下疼热他，他就忤逆起娘来了。”笑得炀帝了不得，便道：“不要闲说了，你们同朕到宝林院去来。”

不多时，炀帝进了宝林院，直至榻前，对沙夫人问道：“妃子，你身子怎样？曾服过药否？”沙夫人道：“妾宵来好端端的去游玩，不想弄出这节事来，几乎不能与陛下相见。”炀帝道：“妃子自己觉身子持重，昨夜就该乘一个香车宝辇，便不至如此。此皆朕之过，失于检点调度你们。”沙夫人含泪答道：“这是妾福浅命薄，不能保养潜龙。是妾之罪，与陛下何与？”一头说，不觉泪洒沾衾。炀帝道：“妃子不必忧烦，秦王杨浩，皇后钟爱，赵王杨杲，今年七岁，乃吕妃所生，其母已亡。朕将杨杲嗣你名下，则此子无母而有母，妃子无子而有子矣，未知妃子心下如何？”朱贵儿在旁说道：“赵王器宇不凡，若得如此，是陛下无限深恩，沙夫人有何不美，妾等亦有仰赖矣。”沙夫人要起身谢恩，炀帝慌忙止住。袁宝儿道：“夫人玉体欠安，妾等代为叩谢圣恩。”于是众美人齐跪下去，炀帝亦忙拉了她们起来，便道：“待朕择期以定，妃子作速调理好了身子，同朕去游广陵。”

正说时，只见一个内相双手捧着一个宝瓶，传禀进来道：“王义修合万寿延年膏子。到苑来贡上万岁爷。炀帝听见喜道：“朕正有话要分付他，着他进苑来。”一头说，一头走到殿上来，只见王义走到阶前跪下。炀帝问道：“你合的是什么妙药？”王义道：“微臣春间往南海进香，路遇一道人，说山中觅得一种鹿衔

灵草，和百花捣汁熬成膏子，服之可以固精养血延年。故特修治贡上，聊表微臣一点孝心。”炀帝道：“这也难为你。朕不日要游广陵，卿须要打点同去，着卿管辖头号龙舟，谅无错误。”王义道：“此游不但微臣有心要随陛下，即臣妻亦遣来随侍娘娘。”炀帝喜道：“舟中不比宫中，若得卿夫妇二人相随，愈见爱主之心，还有一事：昨夜朕与娘娘众夫人作清夜游，不意宝林院沙夫人因劳动了胎气，今早即便堕下一个男胎。妃子心中着实悲伤，朕又怜赵王失母，今嗣与沙妃子为子，聊慰其情，卿以为何如？”王义道：“沙夫人闻得做人宽厚，本性端庄，赵王嗣之，甚为合宜，足见陛下隆恩高厚。”炀帝道：“此系朕之爱子。既卿如此说，内则有妃子与众美人为之抚护，外则烦贤卿为之傅保。卿为朕去镌玉符一方，上镌：‘赵王杨杲，赐与沙映妃子为嗣。’镌好卿可悄悄送进来。”王义道：“臣晓得。”炀帝对袁宝儿道：“可将山蚕两匹，赐与王义。”宝儿取将出来，王义收了，谢恩出苑不题。正是：

因情托儿女，爱色恋闺房。

不知人世变，犹自语煌煌。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词曰：

人主荒淫成性，苍天巧弄盈危。群英一点雄心逞，
戈满起尘埃。

攘攘不分身梦，营营好乱情怀，相看意气如兰蕙，
聚散总安排。

右调《乌夜啼》

天下最荼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剥了他的财，却又疲他的力，以至骨肉异乡，孤人之儿，寡人之妇，说来伤心，闻之酸鼻。却说炀帝因沙夫人堕了胎，故将爱子赵王与她为嗣。命王义铸玉印赐她。又着朱贵儿迁在宝林院去一同抚养赵王，自以为磐石之固。岂知天下盗贼蜂起，卒至国破家亡。

且说宇文弼、宇文恺得了旨意，遂行文天下，起人夫，吊钱粮，不管民疲力敝，只一味严刑重法的催督，弄得这些百姓，不但贫的驱逼为盗；就是有身家的，被这些贪官污吏，不是借题逼诈，定是赋税重征，也觉身家难保，要想寻一个避秦的桃源，却又无地可觅。其时翟让聚义瓦岗，朱灿在城父，高开道掳北平，魏刁儿在燕，王须拔在上谷，李子通在东海，薛举在陇西，梁师都在朔方，刘武周在汾阳，李轨据河西，左孝友在齐郡，卢明月在琢郡，郝孝德在平原，徐元朗在鲁郡，杜伏威在章邱，萧铣据江陵；这干也有原系隋朝官员，也有百姓卒伍，各人啸聚一方劫

掠。还有许多山林好汉，退隐贤豪，在那里看守天时，尚未出头。

再说窦建德携女儿到单员外庄安顿了，打帐也要往各处走走。常言道：惺惺惜惺惺，话不投机的，相聚一刻也难过；若遇知己，就叙几年也不觉长远。雄信交结甚广，时常有人来招引他。因打听到秦叔宝避居山野，在家养母。雄信深为赞叹，因此也不肯轻身出头，甘守家园，日与建德谈心论武。

光阴荏苒，建德在二贤庄倏忽二载有余。一日雄信有事往东庄去了，建德无聊，走出门外闲玩。只见场上柳阴之下，坐着五六个做工的农夫，在那里吃饭，对面一条湾溪，溪上有一条小小的板桥，桥南就是一个大草棚。建德慢慢的踱过桥来，站在棚下，看牛过水。但见一派清流随轮带起，泉声鸟和，即景幽然，此时身心，几忘名利，正闲玩之间，远远望见一个长大汉子，草帽短衣，肩上背了行囊，袒胸露臂，忙忙的走来。场上有只猎犬，认是歹人，咆哮的迎将上去。那大汉见这犬势来得凶猛，把身子一侧，接过犬的后腿，丢入溪中去了。做工的看见，一个个跳起来喊道：“那里来的野鸟，把人家的犬丢在河里？”那汉道：“你不眼瞎，该放犬出来咬人的！”那做工的大怒，忙走近前，一巴掌打去。那汉眼快，接过来一折，那做工的扑地一交，扒下起来。惹得四五个做工的齐起身来动手，被那汉打得一个落花流水。

建德站在对河看，晓得雄信庄上的人，俱是动得手的，不去喝他。已后见那汉打得利害，忙走过桥来喝道：“你是那里来的，敢走到这里来撒野？”那汉把建德仔细一认，说道：“原来窦大哥果然在这里！”处地拜将下去。建德道：“我只道是谁，原来是孙兄弟，为甚到此？”那汉道：“小弟要会兄得紧，晓得兄携了令爱迁往汾州，弟前日特到介休各处寻访，竟无踪迹。幸喜途中遇着

一位齐朋友，说兄在二贤庄单员外处，叫弟到此寻问，便知下落。故弟特来寻访，不想恰好遇着。”原来这人姓孙名安祖，与窦建德同乡。当年安祖因盗民家之羊，为县令捕获笞辱，安祖持刀刺杀县令，人莫敢当其锋，号为摸羊公，遂藏匿在窦建德家一年有余。恰值朝廷钦点绣女，建德为了女儿，与他分散，直至如今。时建德便对安祖道：“这里就是二贤庄。”他手指道：“那来的便是单二员外了。”

雄信骑着高头骏马，跟着四五个伴当回来，见建德在门外，快跳下也来问道：“此位何人？”建德答道：“这是同乡敝友孙安祖。”雄信见说，便与建德邀入草堂。安祖对雄信纳头拜下去道：“孙安祖村野亡命之徒，久慕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实慰平生。”雄信道：“承兄光顾，足见盛情。”雄信便分付手下备饭。

建德问安祖道：“刚才老弟说有一位齐朋友，晓得我在这里，是那个齐朋友？”安祖道：“弟去岁在河南，偶于肆中饮酒，遇见一个姓齐的，号叫国远，做人也豪爽有趣，说起江湖上这些英雄，他赞称单员外疏财仗义，故此晓得，弟方始寻来。”雄信道：“齐国远如今在何处着脚？”安祖道：“他如今往秦中去寻什么李玄邃。说起来，他相知甚多，想必也要做些事业起来。”雄信叹道：“今世路如此，这几个朋友，料不能忍耐，都想出头了。”

须臾酒席停当，三人入席坐定。建德道：“老弟两年在何处浪游？近日外边如何光景？”安祖道：“兄住在这里，不知其细；外边不成个世界了。弟与兄别后，自燕至楚，自楚至齐，四方百姓被朝廷弄得妻不见夫，父不见子，人离财散，怨恨入骨，巴不能够为盗，苟延性命。目今各处都有人占据，也有散而复聚的，

也有聚而复散的，总是见利忘义，酒色之徒；若得似二位兄长这样智勇兼全的出来，倡义领导，四方之人自然闻风响应。”建德见说，把眼只顾看单雄信，总不则声。雄信道：“宇宙甚广，豪杰众多，我们两个算得什么？但天生此七尺之躯，自然要轰轰烈烈做他一场，成与不成，命也，所争者，乃各人出处迟速之间。”孙安祖道：“若二位兄长皆救民于水火，出去谋为一番，弟现有千余人，屯扎在高鸡泊，专望驾临动手。”建德道：“准千人亦有限，只是做得来便好；俏然弄得王不成王，寇不成寇，反不如不出去的高了。”雄信道：“好山好水，原非你我意中结局，事之成败，难以逆料，窦兄如欲行动，趁弟在家，尚未出们。”

正说时，只见一个家人传送朝报进来。雄信接来看了，拍案道：“真个昏君，这时候还要差官修葺万里长城，又要出师去征高丽，岂不是劳民动众，自取灭亡。就是来总管能干，大厦将倾，岂一木所能支哉！前日徐懋功来，我烦他捎书与秦大哥；今若来总管出征，怎肯放得他过，恐叔宝亦难乐守林泉了。”安祖道：“古人说得好，虽有智勇，不如乘势；今若不趁早出去收拾人心，倘各投行伍散去，就费力了。”建德道：“非是小弟深谋远虑，一则承单二哥高情厚爱，不忍轻抛此地；二则小女在二哥处打扰，颇有内顾萦心。”雄信道：“窦大哥你这话说差了，大凡父子兄弟，为了名利，免不得分离几时，何况朋友的聚散。至于令爱，与小女甚是相得，如同胞姊妹一般；况兄之女，即如弟之女也。兄可放心前去，倘出去成得个局面，来接令爱未迟；若弟有甚变动，自然送令爱归还兄处方始放心。”建德见说，不觉洒泪道：“若然，我父与女真生死而肉骨者也。”主意已定，遂去收拾行装，与女儿叮咛了几句，同安祖痛饮了一夜。到了明日，雄信取出两封盘

缠：一封五十两，送与建德；一封二十两，赠与安祖。各自收了，谢别出门。正是：

丈夫肝胆悬如日，邂逅相逢自相悉。

笑是当年轻薄徒，白首交情不堪结。

如今再说秦叔宝，自遭麻叔谋罢斥回来，迁居齐州城外，终日栽花种竹，落得清闲。修忽年余，一日在篱门外大榆树下闲看野景，只见一个少年，生得容貌魁伟，意气轩昂，牵着一匹马，戴着一顶遮阳笠，向叔宝问道：“此处有座秦家庄么？”叔宝道：“兄长何人？因何事要到秦家庄去？”这个少年道：“在下是为潞州单二哥捎书与齐州秦叔宝的，因在城中搜寻，都道移居在此，故来此处相访。”叔宝道：“兄若访秦叔宝，小弟便是。”叫家僮牵了马，同到庄里。这少年去了遮阳笠，整顿衣衫，叔宝也进里边，著了道袍出来相见。少年送上书，叔宝接来拆览，乃是单雄信因久不与叔宝一面，晓得他睢阳斥职回来，故此作书问候。后说此人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是离狐人氏，近与雄信为八拜之交，因他到淮上访亲，托他寄此书。

叔宝看了书道：“兄既是单二哥的契交，就与小弟一体的了。”分付摆香炉，两人也拜了，结为兄弟，誓同生死，留在庄上，置酒款待。豪杰通豪杰，自然话得投机，顷刻间肝胆相向。叔宝心中甚喜，重新翻席，在一个小轩里头去，临流细酌，笑谈时务。

话到酒酣，叔宝私虑徐懋功少年，交游不多，知见不广，因问道：“懋功兄，你自单雄信二哥外，也曾更见甚豪杰来？”懋功道：“小弟年纪虽小，但旷观事势，熟察人情。主上摧刃父兄，大纲不正，即使修德行仁，还是个逆取顺守。如今好大喜功，既建

东京官阙，又开河道，土木之工，自长安直至余杭，那一处不骚扰遍了？只看这些贫民，数千百里来做工，动经年月回去，故园已荒，就要耕种，资费已竭，那得不聚集山谷，化为盗贼？况主上荒淫日甚：今日自东京幸江都，明日自江都幸东京，还要修筑长城，巡行河北，车驾不停，转输供应，天下何堪？那干奸臣还要朝夕哄弄，每事逢君之恶，不出四五年，天下定然大乱，故此小弟也有意结纳英豪，寻访真主；只是目中所见，如单二哥、王伯当，都是将帅之才，若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恐还未能。其余不少井底之蛙，未免不识真主，妄思割据，虽然乘乱也能有为，首领还愁不保。但恨真主目中还未见闻。”

叔宝道：“兄曾见李玄邃么？”懋功道：“也见来，他门第既高，识器亦伟，又能礼贤下士，自是当今豪杰。总依小弟识见起来，草创之君，不难虚心下贤，要明于用贤，不贵自己有谋，贵于用人之谋。今玄邃自己有才，还恐他自矜其才，好贤下士，还恐他误任不贤。若说真主，虑其未称。兄有所见么？”叔宝道：“如见所云，将帅之才，弟所友东阿程知节，勇敢劲敌之人，又见三原李药师，药师曾云：王气在太原，还当在太原图之。若我与兄何如？”懋功笑道：“亦一时之杰。但战胜攻取，我不如兄，决机应变，兄不如我。然俱堪为兴朝佐命，永保功名，大要在择真主而归之，无为祸首可也。”叔宝道：“天下人才甚多，据兄所见，止于此乎？”懋功道：“天下人才固多，你我耳目有限，再当求之耳；若说将帅之才，就兄附近孩稚之中，却有一人，兄曾认之否？”叔宝道：“这到不识。”懋功道：“小弟来访兄时，在前村经过，见两牛相斗，横截道中。小弟勒马道旁待他，却见一个小厮，年纪不过十余岁，追上前来道：‘畜生莫斗，家去罢。’这牛

两角相触不肯休息，他大喝一声道：“开！”一手揪住一只牛角，两下的为他分开尺余之地，将及半个时辰，这牛不能相斗，各自退去。这小厮跳上牛背，吹着横笛便走。小弟正要问他姓名，恰有一个小厮道：“罗家哥哥，怎把我家牛角揪坏了？”小弟以此知他姓罗，在此处牧放，居此地应不远。他有这样膂力，若有人提携他，教他习学武艺，怕不似孟贲一流？兄可去物色他则个。”

何地无奇才，苦是不相识。

赳赳称干城，却从兔置得。

两人意气相合，抵掌而谈者三月。懋功因决意要到瓦岗，看翟让动静，叔宝只得厚赠资斧，写书回复了单雄信。另写一札，托雄信寄与魏玄成。杯酒话别，两个相期，不拘何人，择有真主，彼此相荐，共立功名。叔宝执手依依，相送一程而别，独自回来。

行不多路，只听得林子里发一声喊，跑出一队小厮来，也有十七八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十二三岁的，约有三四十个。后面又赶出一个小厮，年纪只有十余岁，下身穿一条破布裤，赤着上身，捏着两个拳头，圆睁一双怪眼，来打这干小厮。这干小厮见他来，一齐把石块打去，可是奇怪，只见他浑身虬筋挺露，石块打着，都倒激了转来。叔宝暗暗点头道：“这便是徐懋功所说的了。”

两旁正赶打时，一个小厮被赶得慌，一交绊倒在叔宝面前，叔宝轻轻扶起道：“小哥，这是谁家小厮，这等样张致？”这小厮哭着道：“这是张太公家看牛的。他每日来看牛，定要装甚官儿，要咱们去跟他，他自去草上睡觉。又要咱们替他放牛，若不依他，就要打；去跟他，不当他的意儿，又要打。咱们打又打他不过，欲不下气伏事他，故此纠下许多大小牧童，与他打。却也是平日

打怕了，便是大他六七岁，也近不得他，像他这等奢遮罢了。”叔宝想：“懋功说是罗家。这又是张家小厮，便不是，也不是个庸人了。”挪步上前，把这小厮手来拉住道：“小哥且莫发恼。”这小厮睁着眼道：“干你鸟事来！你是那家老子哥子，想要来与咱厮打么？”叔宝道：“不是与你厮打，要与你说话儿。”小厮道：“要说话，待咱打了这干小黄黄儿来。”待洒手去，却又洒不脱。

正扯拽时，只见众小儿拍手道：“来了，来了。”却走出一个老头来，向前把这小厮总角揪住。叔宝看时，是前村张社长，口里喃喃的骂道：“叫你看牛，不看牛只与人厮打，好端端坐在家里，又惹这干小厮到家中乱嚷。你打死了人，叫我怎生支解？”叔宝劝道：“太公息怒，这是令孙么？”太公道：“咱家有这孙子来！是我一个老邻舍罗大德，他死了妻子，剩下这小厮，自己又被征去开河，央我管顾他，在咱家吃这碗饭，就与咱家看牛。不料他老子死在河上，却留这劣种害人。”叔宝道：“这等不妨，太公将来把与小子，他少宅上雇工钱，小子一一代还。”太公道：“他也不咱工钱，秦大哥你要领，任凭领去，只是讲过，惹出事来，不要干连着我。”叔宝道：“这断不干连太公，但不知小哥心下可肯？”那小厮向着太公道：“咱老子原把我交与你老人家的，怎又叫咱随着别人来？”太公发恼道：“咱招不得你，咱没这大肚子装气。”一径的去了。

叔宝道：“小哥莫要不快。我叫秦叔宝，家中别无兄弟，止有老母妻房，意欲与你八拜为交，结做异姓兄弟，你便同我家去罢。”这小子方才喜欢道：“你就是秦叔宝哥哥么？我叫罗士信，我平日也闻得村中有人说哥哥弃官来的，说你有偌大气力，使得条好枪，又使得好铜。哥可怜见兄弟父母双亡，孤身独自，看顾

指引我小兄弟，莫说做兄弟，随便使令教诲，咱也甘心。”便向地下拜倒来。叔宝一把扶住道：“莫拜莫拜，且到家中，先见了我母亲，然后我与你拜。”果然士信随了叔宝归家。叔宝先对母亲说了，又叫张氏寻了一件短褂子与他穿了，与秦母相见。罗士信见了道：“我少时没了母亲，见这姥姥，真与我母亲一般。”插烛也似拜了八拜，开口也叫母亲。次后与叔宝拜了四拜，一个哥哥，一个兄弟。末后拜了张氏，称嫂嫂，张氏也待如亲叔一般。

大凡人之精神血气没有用处，便好的是生事打闹发泄，他有了用处，他心志都用在这里，这些强硬之气都消了。人不遇制服得的人，他便要狂逞；一撞着作家，竟如铁遇了炉，猢猻遇了花子，自然服他，凭他使唤。所以一个顽劣的罗士信，却变做了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叔宝教他枪法，日夕指点，学得精熟。

一日叔宝与士信在场上比试武艺，见一个旗牌官骑在马上，那马跑得浑身汗，下来问道：“这里可是秦家庄么？”叔宝道：“兄长问他怎么？”那旗牌道：“要访秦叔宝的。”叔宝道：“在下就是。”叫士信带马系了，请到草堂。旗牌见礼过，便道：“奉海道大元帅来爷将令，赍有礼付，请将军为前部先锋。”叔宝也不看，也不接，道：“卑末因老母年高多病，故隐居不仕，日事耕种，筋力懈弛，如何当得此任？”旗牌道：“先生不必推辞。这职衔好些人谋不来的，不要说立功封妻荫子，只到任散一散行粮路费，便是一个小富贵。先生不要辜负了来元帅美情，下官来意。”叔宝道：“实是母亲身病。”管待了旗牌便饭，又送了他二十两银子，自己写个手本，托旗牌善言方便。旗牌见他坚执，只得相辞上马而去。

原来，来总管奉了敕旨，因想：“登莱至平壤，海道兼陆地，击贼拒敌，须得一个武勇绝伦的人。秦琼有万夫不当之勇，用他为前部，万无一失。”故差官来要请他。不意旗牌回复：“秦琼因老母患病，不能赴任，有稟帖呈上。”来总管接来看了道：“他总是为着老母不肯就职。然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他不负亲，又岂肯负主？况且麾下急切没有一个似他的。”心中想一想道：“我有个道理。”发一个帖儿，对旗牌道：“我还差你到齐州张郡丞处投下，促迫他上路罢。”这旗牌只得策马又向齐州来。行到郡丞衙。这郡丞姓张名须陀，是一个义胆忠肝文武全备，又且爱民礼下的一个豪杰。当时郡丞看了帖儿，又问了旗牌来意。久知秦叔宝是个好男子，今见他不肯苟且功名，侥幸一官半职，“这人不惟有才，还自立品，我须自去走遭。”便叫备马，一径来到庄前，从人通报。郡丞走进草堂，叔宝因是本郡郡丞，不好见得，只推不在。张郡丞叫请老夫人相见。秦母只得出来，以通家礼见了。坐下，张郡丞开言道：“令郎原是将家之子，英雄了得，今国家有事，正宜建功立业，怎推托不往？”秦母道：“孩儿只因老身景入桑榆，他又身多疾病，故此不能从征。”张郡丞笑道：“夫人年虽高大，精神颇旺，不必恋恋；若说疾病，大丈夫死当马革裹尸，怎宛转床席，在儿女子手中？且夫人独不能为王陵母乎？夫人分付，令郎万无不从。明日下宫再来劝驾。”说罢起身去了。

秦母对叔宝说：“难为张大人意思，汝只得去走遭。只愿天佑，早得成功，依然享夫妻母子之乐。”叔宝还有踌躇之意，罗士信道：“高丽之事，以哥哥才力，马到成功；若家中门户，嫂嫂自善主持。只虑盗贼生发，士信本意随哥哥前去，协力平辽，今不若留我在家，总有毛贼，料不敢来侵犯。”三人计议已定，次

早叔宝又恐张郡丞到庄，不好意思。自己入城，换了公服，进衙相见。张郡丞大喜，叫旗牌送上札付，与叔宝收了。张郡丞又取出两封礼来：一封是叔宝赙仪，一封是送泰老夫人菽之资。叔宝不敢拂他的意，收了。叔宝谢别。张郡丞又执手叮咛道：“以兄之才，此去必然成功。但高丽兵诡而多诈，必分兵据守，沿海兵备定然单弱。兄为前驱可释辽水、鸭绿江勿攻。惟有泚水去平壤最近，乃高丽国都，可乘其不备，纵兵直捣；高丽若思内顾，首尾交击，弹丸之国，便可下了。”叔宝道：“妙论自当书绅。”就辞了出门。到家料理了一番，便束装同旗牌起行。罗士信送至一二里，大家叮咛珍重别。

叔宝、旗牌日夕赶行，已至登州，进营参谒了来总管。来总管大喜，即拨水兵二万，青省、黄龙船各一百号，俟左武卫将军周法尚打听隋主出都，这边就发兵了。正是：

旗翻幔海威先壮，帆指平壤气已吞。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词曰：

世事浮沤，叹痴儿扰攘，遍地戈矛。豹虎何足怪，龙蛇亦易收。猛雨过，淡云流，相看怎到头？细思量此身如寄，总属蜉蝣。问君胶漆何投？向天涯海角，南北营求，岂是名为累，反与命添仇，眉间事，酒中休，相逢羨所谋。只恐怕猿声鹤唳，又惹新愁。

右调《意难忘》

人处太平之世，不要说有家业的甘守田园。即如英豪，不遇亡命技贫，亦只好付之浩叹而已。设或一遇乱离，个个意中要想做一个汉高，人有智能的，竟认做孔明。岂知自信不真，以致身首异处，落得惹后人笑骂，故所以识时务者呼为俊杰。然能参透此四字者，能有几人？

不说秦叔宝在登州训练水军，打听炀帝出都，即便进兵进剿。却说炀帝在宫中，一日与萧后欢宴。炀帝道：“王弘的龙舟，想要造完了，工部的锦帆彩缆，俱已备完；但不知高昌的殿脚女，可能即日选到？”萧后道：“殿脚女其名虽美，妄想女子柔媚者多。这样殿宇般一只大船，百十个娇嫩女子，如何牵得它动？除非再添些内相相帮，才不费力。”炀帝道：“用女子牵缆，原要美观，若添入内相，便不韵矣。”萧后道：“此舟若止女子，断难移动。”炀帝道：“如此为之奈何？”萧后停杯注想了一回，便道：“古人

以羊驾车，亦取美观；莫若再选一千嫩羊，每缆也是十只，就像驾车的一般，与美人相间而行，岂不美哉！”炀帝大喜道：“御妻深得朕心。”便差内相传谕有司，要选好毛片的嫩羊一千只，以备牵缆。内相领旨去了。

炀帝与萧后众夫人，要点选去游江都的嫔妃宫女，只见中门使段达传进奏章来。炀帝展开，细细翻阅，原来就是孙安祖与窦建德，据住了高鸡泊举义，起手统兵杀了涿郡守郭绚，勾连了河曲聚众张金称、清河剧盗高士达，三处相为缓急，劫掠近县，官兵莫敢挫其锋，因此有司飞章告急，请兵征剿。炀帝看了大怒道：“小丑如此跳梁！须用一员大将尽行剿灭，方得地方宁静。”一时间再想不出个人来。

时贵人袁紫烟在旁说道：“有个太仆杨义臣，闻他文武全才，如今镇守何处？”炀帝见说，惊讶道：“妃子那里晓得他文武全才？”袁紫烟道：“他是妾之母舅。妾虽不曾识面，因幼时妾父存日，时常称道其能，故此晓得。”炀帝道：“原来杨义臣是你母舅。今日若不是妃子言及，几忘却了此人。他如今致仕在家，实是有才干的。”说罢，便敕太仆杨义臣为行军都总管；周宇、侯乔二人为先锋，调遣精兵十万，征讨河北一路盗贼。将旨意差内相传出，付与吏、兵二部，移文去了。炀帝对袁紫烟道：“义臣昔属君臣，今为国戚，谅不负朕。俟凯旋日，宣入宫来，与妃子一见如何？”袁紫烟谢恩不题。正是：

天数将终隋室，昏王强去安排。

现有邪佞在侧，良臣焉用安危。

话说杨义臣得了敕旨，便聚将校，择吉行师。兵行数日，直抵济渠口。晓得四十里外就是张金称在此聚众劫掠，忙扎住了营

寨。因尚未识贼人出入路径，戒军不可妄动，差细作探其虚实，欲以奇计擒之。

却说张金称打听杨义臣兵至，遂自引兵直至义臣营垒搦战。见义臣固守不出，求战不能，终日使手下百般秽骂。如此月余，只道义臣是怯战之人，无谋之辈，何知杨义臣伺其懈弛，密唤周宇、侯乔二将领精锐马骑二千，乘夜自馆陶渡过河去埋伏，待金称人马离营，将与我军相接，放起号炮，一齐夹攻。义臣亲自披挂，引兵搦战。金称看见官军行伍不整，阵法无序，引贼直冲出来，两军相接，未及数合，东西伏兵齐起，把贼兵当中截断，前后夹攻，贼众大败。金称单马逃奔清河界口，正遇清河郡丞杨善领兵捕贼，正在汾口地方，擒金称杀之，令人将首级送至义臣营中。金称手下残兵，星夜投奔窦建德去了。义臣将贼营内金银财物马匹尽赏士卒，所获子女，俱各放回。移兵直抵平原，进攻高鸡泊，剿杀余党。

时高鸡泊乃窦建德、孙安祖附高士达居于彼处，早有细作报言杨义臣破张金称，乘胜引兵前来，今官兵已到巫仓下寨，离此只隔二十里之地，建德闻之大惊，对孙安祖、高士达道：“吾未入高鸡泊之时，已知杨义臣是文武全才，用兵如神，但未与之相拒。今日果然杀败张金称，移得胜之兵来征伐我等，锐气正炽，难与为敌。士达兄可暂引兵入据险阻，以避其锋，使他坐守岁月，粮储不给，然后分兵击之，义臣可擒矣。”士达不听建德之言，自恃无敌，留疲弱三千与建德守营，自同孙安祖乘夜领兵一万，去劫义臣营寨。不期义臣预知贼意，调将四下埋伏。

高士达三更时分提兵直冲义臣老营。见一空寨，知是中计，正欲退时，只听得号炮四下齐起，正遇着义臣首将邓有见，当喉

一箭，士达跌下马来，被邓有见枭了首级，剿杀余兵。安祖见士达已亡，忙兜转马头奔回。建德同来拒敌，无奈隋兵势大，将士十丧八九。建德与安祖只剩二百余骑。因见饶阳无备，遂直抵城下，未及三日而攻克之，所降士卒又有二千余人，据守其城，商议进兵，以敌义臣。建德对安祖道：“目下隋兵势大，又兼义臣足智多谋，一时难民为敌，此城只宜保守。”安祖道：“杨义臣不退，吾辈总属困逼，奈何？”建德道：“我有一计：须得一人，多带金珠，速往京中，贿赂权奸，要他调去义臣。隋将除了义臣，其他复何惧哉！”安祖道：“恁般说，弟速去走遭；倘一时不能调去，奈何？”建德道：“非也，主上信任奸邪，未有佞臣在内，而忠臣能立功于外者。”于是建德收拾了许多金珠宝玩，付与安祖。安祖叫一个劲卒，负了包裹，与建德别了，连夜起身。

晓行夜宿。一日走到梁郡白酒村地方，日已西斜，恐怕前途没有宿店，见有一个安客商寓，两人遂走进门。主人家忙趋出来接住，问道：“爷们是两位，还有别伴？”安祖道：“只我们两人。”店主人道：“里边是有一个大间空在那里，恐有四五位来，又要腾挪。西首有一间，甚是洁净，先有一位爷下在那里。三位尽可容得，待我引爷们去看来。”说了，遂引孙安祖走到西边，推开门走进去。只见一个大汉，鼻息如雷，横挺在床上。店主人道：“爷们不过权寓一宵，这里可使得么？”安祖道：“也罢。”店主人出去，搬了行李。

安祖细看床上睡的人，身長膀阔，腰大十围，眉目清秀，虬发长髯。安祖揣度道：“这朋友亦非等闲之辈，待他醒来问他。”店主人已将行李搬到，安祖也要少睡，忙叫小卒打开铺设，出去拿了茶来。只见床上那汉听得有人说话，擦一擦眼，跳将起来，

把孙安祖上下仔细一认，举手问道：“兄长尊姓？”安祖答道：“贱姓祖，号安生。请问吾兄上姓？”那汉道：“弟姓王，字伯当。”安祖听说大喜道：“原来就是济阳王伯当兄。”纳头拜将下去，伯当慌忙答礼起来，王伯当问道：“兄那里晓得小弟贱名？”安祖笑道：“弟非祖安生，实孙安祖也。因前年在二贤庄听见单员外道及兄长大名，故此晓得。”王伯当道：“单二哥处，兄有何事去见他？如今可在家里么？”安祖道：“因寻访窦建德兄。”伯当道：“弟闻得窦兄在高鸡泊起义，声势甚大，兄为何不去追随，却到此地？”安祖又把杨义臣提兵杀了张金称、高士达，乘胜来逼建德，建德据守饶阳，要弟到京作事一段，述了一遍，问道：“不知兄有何事，只身到此？”伯当见问，长叹一声，正欲开言，只见安祖伴当进来，便缩住了口。安祖道：“这是小弟的心腹小校，吾兄不必避忌。”因对小校道：“你外边叫他们取些酒菜来。”

一回儿，承值的取进酒菜，摆放停当，出去了。两人坐定，安祖又问。伯当道：“弟有一结义兄弟，亦单二哥的契友，姓李名密，字玄邃，犯了一桩大事，故悄地到此。”安祖道：“弟前日途中遇见齐国远，说要去寻他图些事业。如今怎么样？为了甚事？”伯当道：“不要说起。弟因有事在楚，与他分手；不意李兄被杨玄感迎入关中，与他举义。弟知玄感是井底之蛙，无用之徒，不去投他。谁知不出弟所料，事败无成，玄感已为隋将史万岁斩首。弟在瓦岗与翟让处聚义，打听玄邃兄潜行入关，又被游骑所获。护送帝所。弟想解去必由此地经过，故弟在这里等他。谅在今晚，必然到此歇脚。”安祖道：“这个何难？莫若弟与兄迎上去，只消兄长说有李兄在内，弟略略动手，结果了众人，走他娘便了。”伯当道：“此去京都要道，倘然弄得决裂，反为不美，只可

智取，不可力图。只须如此如此而行，方为万全。”

正说时，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伯当同安祖拽上房门，走出来看，只见六七个解差们着一个解官，押着四个囚徒，都是长枷锁练，在店门首柜前坐下。伯当定睛一看，见玄邃亦在其内，余外的，识得一个是韦福嗣，一个是杨积善，一个是邴元真。并不做声，把眼色一丢，走了进去，李玄邃四人看见了王伯当，心中喜道：“好了，他们在此，我正好算计脱身了。但不知他同那个在这里？”

正在肚里踌躇，只见王伯当手里捧着几卷绸匹，放在柜上说道：“主人家，在下因缺了盘费，带得好潞绸十卷在此，情愿照本钱卖与你，省得放在行李里头，又沉重，又占地方。”店主人站起身答道：“爷，小店那讨得出银子来？不要说爷要照本钱卖与咱，就是爷们住在小店几天，准折与咱们，咱们也用不着这宝货。”伯当把一卷拆开来，掷在柜上说道：“你看，不是什么假古的货儿哄你们，这都是拣选来的，照地头二两五钱好银子一卷，若是银子好，每卷止算还脚解税银一二钱，也罢了。”那一个解官与几个解差，也走近柜前，拿起绸来看了看说：“真个好绸子，又紧密，又厚重。带到下边去邴不是四两一卷。可惜没有闲钱来买。”大家在那里唧唧嚷嚷的谈论，只见李玄邃亦挨到柜边来看。伯当睁着怪眼，喝道：“死囚。你也来瞧什么？量你也拿不出银子，所以犯了罪名。孙安祖在旁笑道：”“兄长不要小看他，或者他们到有银子要买，亦未可知。”李玄邃道：“客人，你的宝货，量也有限。你若还有，再取出来，咱们尽数买你的；不买你的，不为汉子。”王伯当对孙安祖道：“二哥，还有五卷在里头，你去与我取出来。”李玄邃走下来，叫过一个老狱卒张龙道：“张兄，

你这潞绸可要买么？我有十两银子，送与你去买几卷，也承你路上看管一番。”张龙道：“这个不消，你不如买几卷送与惠爷，我才好受你的。”李密道：“我的死期一日近一日，用这钱财在身何用？不如买他的绸子来，将一半与五十两银子送与惠爷。你们众位，每人一卷，银子五两，送与你们。到京死后，将我们的尸骨埋一埋。你去与他们说一声，若是使得，我另外再酬你十两银子。”张龙见说，忙去与在人说知。这个惠解官又是个钱用杀，一说就肯。

张龙回复了李玄邃。李玄邃便向韦福嗣、杨积善身边取出一百两银子，付与张龙道：“你去与我称开，好分送众人。”又在自己身边，取出五十两一封，走向柜边，在柜上放下，向主人家道：“烦你做个调停，用钱照例奉送。”店主人道：“这个当得。”走向前说道：“一共十五卷，该银三十七两五钱，上等称头，尽是瓜绞，一厘不少。”付与王伯当收了，余下的银还了李玄邃。李玄邃将潞绸打开，花样一般无二，与张龙分送众人，各人致谢。玄邃又在银包内，取出一两多些一块银子，对主人家说：“些些酒资，酬劳之意。”伯当笑道：“我竟忘了，留七两三分算，也该称出一两多些来酬谢主人。”一头说，一头称出一两一钱银子，奉与店主人。店主人道：“岂有此理，费了小子什么气力，好受二位的惠来？”三人你推我却。孙安祖说道：“小弟有一个道理在此：我们大哥，这一两一钱银子，是本该出的，这位兄的那块银子，他既取出来，怎好又收进去？待弟也出几钱，凑成三金，烦主人家弄几碗菜，买坛酒来，只算主人家替咱们接风，又算一宗小交易的合事酒，畅饮三杯，岂不两美？”这几个解差齐声赞道：“这位爷主张的不差，我们也该贴出些买酒才好。”八个解差与孙安

祖，又凑出两外，安祖把来上称一称，共三两七钱有余，对主人家道：“请收去，这是要劳重的了。”主人家笑道：“这个小子理会得，先请各位爷到里边去用了便饭，待小子好好的整治起菜来。”孙安祖道：“菜不必拘，酒是要上好的；况是人多，要多买些。”店主人道：“这个自然。”大家各归房里去了。

霎时间已是黄昏时候，店家将酒席整治完备，将一席送与惠解官，叫张龙致意，不好与公差囚徒同席之意。那惠解官原是个随波逐流之人，又得了许多银子礼物，便对张龙道：既承他们美意，我怎好又独自受用这一席酒，既然在此荒村野店，那个晓得，同在一搭儿吃了罢，也便大家好照管。”张龙道：“说起来他四个，原系宦家公子。如此偶然孩子气，犯了罪名，只要惠爷道是使得，我们就叫他们进来。”惠解官道：“总是这一回儿的工夫，就都叫到这里用了罢。”于是众人将四五桌酒席，都摆在玄邃下的那间大客房里。连主人家，共十七八人。大家入席坐定，大杯小盏，你奉我劝，开怀畅饮。店小二流水烫上酒来。孙安祖对店小二道：“你们辛苦了，自去睡罢，有我们小厮在这里。”店主人大家吃了一回，先进去睡了。岂知惠解官又是个酒客，说得投机，与他们呼么喝六的，又闹了一回。

孙安祖见众人的酒已有七八分了，约略有二更时分，王伯当道：“酒不热，好闷人。”孙安祖道：“待我自去，看我们小厮在那里做甚？”忙走出去，一回捧着一壶烫的热酒，笑将进来道：“店小二与我家小厮，多先吃醉了，一铺儿的躺着，亏得我自去暖这壶热酒在此。”王伯当取来，先斟满一大杯送与惠解官，又斟下七八大杯；对着解差道：“你们各位请用过了，然后轮下来我们吃。”众解差道：“承列位盛情，实吃不下了。”孙安祖道：

“这一杯是必要奉的。余下的总是我们吃罢。”张龙拿起杯来，一饮而尽，众公差只得取起来吃了。顷刻间，一个解官，八个解差，齐倒在尘埃。孙安祖笑道：“是便是，只恐怕他们药力浅，容易醒觉。”忙在行李中，取出蜡烛一支点上。王伯当将四人的枷锁扭断了，李玄邃忙向解官报箱内寻出公文来，向灯火上烧了。原来的十五卷谿绸并银子取了出来，付与王伯当收入包裹，小校背上行李，共七个人，悄悄开了店门出去。只见满天星斗，略有微光，大家一路叙谈，忙忙的赶行。

走到五更时分，离店已有五七十里，孙安祖对王伯当道：“小弟在此地要与兄们分手，不及送李兄等至瓦岗矣。”玄邃等对安祖道：“小弟谬承兄见爱，得脱此难；且到前途去痛饮三杯再处。”王伯当道：“不是这话，孙兄还有窦大哥的公干在身，不要耽搁他。”孙安祖道：“小弟还有句要紧话替兄们说：你们或作三路走，或作两路行，若是成群的逃窜，再走一二里，便要被人看破拿去了。只此就分手里。”李玄邃道：“既是这等，烦兄致意建德，弟此去若瓦岗可以存身，还要到饶阳来相叙；若见单二哥，亦与弟致声。”说罢，众人东西分路，止剩王伯当、李玄邃、邴元真、韦福嗣、杨积善。又行了几里，已至三叉路口。王伯当道：“不是这等说，在陷阱里头，死活只好挤在一堆；今已出笼，正好各自分飞逃命。趁此三叉路口，各请随便，弟只好与玄邃同行。”韦福嗣与杨积善是相好的，便道：“既如此，我们拣这小路，挨上去罢。”邴元真道：“我是也不依大路走，也不拣小路行，自有个走法，请兄们自去。”于是杨、韦二人走了小路去，王李二人走了大路。

未及里许，王伯当只听得背后一人赶来，向李玄邃肩上一拍

说道：“你们也不等我一等，竟自去了。”王伯当道：“兄说有自己的走法，为何又赶来？”邴元真道：“兄难道是呆子？我刚才哄他两个，那有出了伤门，再走死路的理。”玄邃道：“为何？”邴元真道：“众公差醒来。自然要经由当地方兵将协力擒拿，必然小路来的人多，大路来的人少，如今我们三人放着胆走，量有百十个兵校赶来，也不放在我们三个眼里；只是没有短路的，借他三四件兵器来应急，怎好？”王伯当道：“往前走一步好一步了。”于是李玄邃扮了全真，邴元真改了客商，王伯当做伴当往前进发。正是：

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诗曰：

王师靖虏氛，横海出将军。

赤帜边初日，黄麾映晚云。

鼓鼙雷怒起，舟楫浪惊分。

指顾平玄菟，阴山好勒铭。

大凡皇帝家的事，甚是繁冗，这一支笔，一时如何写得尽？宇宙间的事，日出还生，顷刻间如何说得完？即使看者一双眼睛，那里领略得来？要作者如理乱丝一般，逐段逐段，细细剔出，方知事之后先，使看者亦有步骤，不至停想回顾之苦。

再说孙安祖别了李玄邃、王伯当，赶到京中，寻相识的打通了关节，将金珠宝玩献与段达、虞世基一班佞臣，在下处守候消息。正是钱神有灵，不多几日，就有旨意下来道：“杨义臣出师已久，未有捷音，按兵不动，意欲何为？姑念老臣，原官休致。先锋周宇暂为署摄，另调将员，剿灭余寇。”孙安祖打听的实，星夜出京，赶回饶阳，报知建德。

时杨义臣定计，正图破城剿灭窦建德，见有旨意下来，对左右叹道：“隋室合休，吾未知死于何人之手！”即将所有金银犒赏三军，涕泣起行，退居濮州雷夏泽中，变姓埋名，农樵为乐。

窦建德知义臣已去，复领兵到平原，招集溃卒，得数千人。自此隋之郡县尽皆归附，兵一万有余，势益张大，力图进取。差

心腹将员，写书到潞州二贤庄去接女儿，并请单雄信同事不题。正是：

莫教骨肉成吴越，犹念天涯好弟兄。

话分两头。再说炀帝在宫中点选带去游幸广陵的官人。大凡女子，可以充选入宫者，决没有个无盐、嫫母，最下是中人之姿。若中人之姿，到了宫中妆点粉饰起来，也会低鬟，也会巧笑，便增了二三分颜色。所以炀帝在宫点了七八日，点了这个，又舍不得那个，这边去了，娇语欢呼；那边不去，或宫或院，隐隐悲泣。炀帝平昔间在妇人面上做工夫的，这些女子，越要妆这些娇痴起来，要使之闻之之意。弄得炀帝没主意，烦躁起来，反叫萧后与众夫人去点选，自己拉了朱贵儿、袁宝儿，跟了三四个小太监，驾了一只龙舟，摇过北海，去到三神山上去看落照。忽天气晦昧，将日色收了，炀帝便懒得上山，就在傍海观澜亭中坐了一会，便觉恍惚间，见海中有一只小舟，冲波逐浪，望山脚下摇来，炀帝正疑那院夫人来接，心中甚喜，及至拢岸，却又不是。见走上一个内相来，报说道：“陈后主要求见万岁。”原来炀帝与陈后主初年甚相契厚。忽闻后主要见，忙叫请来。

不多时，只见后主从船中走将起来，到了亭中，见后主要行君臣之礼。炀帝忙以手扶住道：“朕与卿故交，何须行此大礼。”后主依命，一拜而坐。后主道：“忆昔少年时，与陛下同队戏游，亲爱甚于同气，别来许久，不知陛下还相忆否？”炀帝道：“垂髫之交，情同骨肉，昔日之事，时时在念，安有不记之理？”后主道：“陛下既然记得，但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比往日大不相同，真令人欣羨。”炀帝笑道：“富贵乃偶然之物，卿偶然失之，朕偶然得之，何足介意。”因问道：“临春、结绮、望仙三阁，近

来风月何如？”后主道：“风月依然如旧，只是当时那些锦绣池台，已化作白杨青草矣！”

炀帝又问道：“闻卿曾为张丽华造一桂宫，在光昭殿后开一圆门，就如月光一般。四边皆以水晶为障，后院却设素粉的罍罍，庭中空空洞洞，不设一物，惟种一株大桂树，树下放一个捣药的玉杵臼，臼旁养一个白色兔儿。叫丽华身披素裳，梳凌云髻，足穿玉华飞头履，在中间往来，如同月宫嫦娥，此事果有么？”后主道：“实是如此。”炀帝道：“若然亦觉太多。”后主道：“起造宫馆，古昔圣王皆有一所，月宫能费几何？臣不幸亡国，便以为侈。今不必远引古人为证，就如陛下文皇帝临国时，何等节俭，也曾为蔡容华夫人造潇汀绿绮，窗四边都以黄金打成鞭蓉花，妆饰在上；又以琉璃网户，将文可是为梁，雕刻飞禽走兽，动辄价值千金，此陛下所目睹，独非侈乎？幸天下太平，传位陛下，后日史官，但知称为节俭，安肯思量及此！”炀帝笑道：“卿可谓善解嘲矣！若如此说，则先帝下江南时，卿一定尚有遗恨。”后主道：“亡国实不敢恨；只想在桃叶山前，将乘战舰北渡，那时张丽华方在临春阁上，试东郭玮帟的紫毫笔，写小研红笺，要做答江令的璧月诗句，尚未及完，忽见韩擒虎拥兵直入。此时匆匆逼迫，致使丽华诗句未终，未免微有不快耳。”炀帝道：“如今丽华安在？”后主道：“现在舟中。”炀帝道：“何不请来一见？”

后主叫内相往船上去请，只见船中有十来个女子，拿着乐器，捧着酒肴，齐上岸来，看见炀帝，齐齐拜伏在地。炀帝忙叫起来，仔细一看，只见内中一个女子，生得玉肩双弹，雪貌孤凝，韵度十分俊俏。炀帝目不转睛，看了半晌。后主笑道：“比我家姑娘宣华夫人，容貌如何？”炀帝道：“正如邢之与尹，差堪伯促。”

后主道：“陛下再三注盼，想是不识此人，此即张丽华也。”炀帝笑道：“原来就是张贵妃，真是名不虚传。昔闻贵妃之名，今睹贵妃之面，又与故人相聚，恨无酒肴，与二卿为欢。”后主道：“臣随行到备得一尊，但恐褻渎天子，不敢上献。”炀帝道：“朕与故交，一时助兴，何必拘礼？”后主随叫丽华上酒来。炀帝一连饮了三、四杯，对后主说道：“朕闻一曲《后庭花》，擅天下古今之妙，今日幸得相逢，何不为朕一奏？”丽华辞谢道：“妾自抛掷岁月，人间歌舞不复记忆久矣；况近自井中出来，腰肢酸楚，那里有往常姿态，安敢在天子面前狂歌乱唱。”炀帝道：“贵妃花嫣柳媚，就如不歌不舞，已自脉脉消魂，歌舞时光景，大可想见，何必过谦。”后主道：“既得圣意殷殷，卿可勉强歌舞一曲。”

丽华无可奈何，只得叫侍儿将锦裯铺下，齐齐奏起乐来。他走到上面，按着乐声的节奏，巧翻彩袖，娇折纤腰，轻轻如蝴蝶穿花，款款如蜻蜓点水，起初犹乍翱乍翔，不徐不疾，后来乐声促奏，他例盘旋不已，一霎时红遮绿掩，就如一片彩云，在满空中乱滚。须臾，舞罢乐停，他却高吭新音唱起来：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丽华歌舞罢，喜得个炀帝魂魄俱消，称赞不已，随命基酒二杯，一杯送后主，一杯送丽华。后主接杯在手，忽泫然泣下道：“臣为此曲，不知费多少心力，曾受用得几日，遂声沉调歇。今日复闻歌此，令人不胜亡国之感”炀帝道：“卿国虽亡了，这一曲《玉树后庭花》却是千秋常在的，何必悲伤？卿酷好翰墨，别来定有新咏，可诵一二，与朕赏鉴。”后主道：“臣近来情景不畅，

无兴作诗，只有《寄侍儿碧玉》与《小窗诗》二首，聊以塞责，望陛下勿哂。”因诵《小窗诗》云：

午睡醒来晓，无人梦自惊。

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寄侍儿碧玉》诗云：

离别肠应断，相思骨合销。

愁魂若飞散，凭仗一相招。

炀帝听罢，再三称赏。后主道：“亡国唾余，怎如陛下雄材
揆藻，高拔一时？”丽华道：“妾闻陛下天翰淋漓，今幸得垂盼，
愿求一章，以为终身之劳。”炀帝笑道：“朕从来不能作诗，有负
贵妃之请奈何？”丽华道：“陛下醉接《望江南》词，御制《清夜
游曲》，俱顷刻而成，何言不能？还是笑妾丑陋，不足以当珠玉，
故以不能推托？”炀帝道：“贵妃何罪朕之过也。朕当勉强应酬。”
丽华命侍儿将文房四宝放下，炀帝拂笺信笔，题诗一首云：

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

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知。

炀帝写完，送与丽华。丽华接在手中，看了一遍，见诗意来得冷落，微有讥讽之意，不觉两脸俱红赤起来，半晌不做一声。后主见丽华含嗔带愧，心下也有几分不快，便问炀帝道：“此人颜色，不知比陛下萧后，还是谁人美丽？”炀帝道：“贵妃比萧后鲜妍，萧后比贵妃窈窕，就如春兰与秋菊一般，各有一时之秀，如何比得？”后主道：“既是一时之秀，陛下的诗句，何轻薄丽华之甚？”炀帝微微笑道：“腾天子之诗，不过适一时之兴而已，有甚么轻薄不轻薄？”后主大怒道：“我亦曾为天子，不似你这般妄自尊大！”炀帝大怒道：“你亡国之人，焉敢如此无礼！”后主亦

怒道：“你的壮气能有几时，敢欺我是亡国之君？只怕你亡国时，结局还有许多不如我处。”炀帝大怒道：“腾巍巍天子，有甚么不如你处？”遂自走起身来要拿后主。后主道：“你敢拿谁？”只见丽华将后主扯下走道：“且去且去，后一二年，吴公台下，少不得与他相见。”二人竟往海边而走。炀帝大踏步起来；只见好端端一个丽华，弄得满身泥浆水，照炀帝脸上指将过来。

炀帝吃了一惊，就像做梦才醒的一般，因想起他二人死之久，唬了一身冷汗。开眼只见贵儿、宝儿两个美儿，把衣袖遮着炀帝的背心裹住在那里，急问二美人道：“你们适间看见什么？”二美人道：“没有见甚来；但见陛下如睡去的一般，梦中呓语，龙体时动时静。”炀帝道：“快下船去罢！”众人多下了龙舟，炀帝才把适间所见所闻细述了一遍，贵儿、宝儿大为惊异。炀帝反觉心中忧疑起来，忙叫内相撑回。忽听见琴声悠扬，随风入耳。炀帝正在猜疑，一回儿将到绮阴院，望见秦夫人、沙夫人、赵王杲与袁贵人、薛冶儿一班都在那里看夫人抚琴。炀帝忙上来道：“你们好偏倍朕快活，接也不来接一接！”众夫人道：“妾等各处寻觅不见，那晓得陛下跨海而游！”炀帝道：“夏妃子今日为何抚起琴来？”夏夫人道：“妾蒙陛下派居于此，四五年矣！其间好鸟醍醐，奇松指影，怪石为之嵯，微时花泪，屋梁落月，台榭留吟，与陛下不知消受了多少赏心乐事；今一旦舍此而去，山灵能不为之黯然？故妾借此瑶琴，以酬离别意，使山川勿笑妾之情薄也。”炀帝听说，喟然长叹道：“此地朕原不忍遽离，因皇后动兴去游江都，只道事再做不成的，谁知今日竟成其愿，这也是天也，数也，人何与焉？”

正说时，只见高昌等七八心腹内相走来跑下奏道：“殿脚女

一千，奴婢等往江南地方各处求，今已选中。”炀帝大喜道：“如今在那里？”内相道：“王弘已分派头号龙舟驻扎，以便演习，未知万岁爷何日起驾？”炀帝思量：“我征辽虽是借题，游幸为实。然天子亲征，比众不同，当分为二十四军。”心上踌躇了一回，走进便殿，写敕一道：

用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左翊卫大将军辛世雄、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右骁卫大将军薛世雄、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左屯卫大将军陈、左御卫将军张瑾、右御卫将军赵孝才、左武卫将军周法尚、右武卫将军崔弘升、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左御卫鹰扬郎将屈突通等，共为二十四总管军，命刘士龙为宣谕使，协同总督陆路大元帅宇文述，水军统领元帅来护儿，为王前驱，同会平壤。

写完付与内相，传为各衙门知道。分付择吉，天子临郊祭告天地庙祖，犒赏军士，统领羽林军一万，分道向辽水进发。将军来护儿知圣驾已将出都，着令秦叔宝等进征。秦叔宝领了来总管旨意，久已招集熟知水道的做了向导，又记张须陀所嘱之言，先差心腹将校抄过了鸭绿江埋伏，在平壤伺候大军齐到，然后捣其巢穴，内外夹攻。正是：

机谋奇扼吭，小丑欲惊心。

却说炀帝打发巡幸的许多旨意，便进宫中间萧后道：“从游宫女选完了么？”萧后笑道：“陛下偏把这样缩脚疑难题目叫妾去做，妾如何做得来？况他们也不好说我该去，你不该去；也不说他愿去，我不愿去，好像吃过齐心酒的，见陛下起身出宫去了，三四百名却齐齐跪倒阶前奏道：‘守西苑的花晨月夕，领略了多少风光；在昭阳的承恩宠，受用了多少繁华。妾等西京随到东

京，两番迁播，虽蚌珠燕石，不敢仰冀恩波，目为遗簪堕耳；然海外风光，江都佳境，难道也教耳消目受不起？万岁爷是弃置妾等的了，难道娘娘也侍奉不来？’说了，大家如丧妣妣的一般哭将起来。叫妾怎样选法？”炀帝笑道：“这班贱婢，也会这般装腔做势放肆。”萧后道：“有个缘故，因张、尹两妃在内撺掇，说：‘我两个是年纪大了，颜色衰了，你们都是鲜花一般，日子长哩！还不趁这风流天子，大家舍命扒上去？’因此众宫人做出这般行径。”炀帝听了，点点头儿。随叫一个内相，传旨着兵部火速唤头号差船四十只，立刻上用。内相领旨出去了。

看官听说，原来张妃子，名艳雪，尹妃子，名琴瑟，两个多是文帝时与宣华同辈的人，年纪与宣华相仿，而颜色次之。此时正当三九之期，炀帝因钟情与宣华，便不放二妃在心上。况因宣华死后，接踵就是杨素撞倒金阶，口里说出许多冤仇，文帝阴灵，白日显现，故此炀帝也觉寒心，不敢复蹈前辙。长安又混带到这里，许廷辅两番点选，张、尹二妃因自恃文帝幸过，那里肯送东西与他？遂致抑郁长门，到也心情如同死灰。萧后是最小气，爱人奉承的，因见张、尹二妃平日不肯下气趋承，故此捏造这几句，只不过要拔去萝卜，也觉地皮宽的意思，岂知炀帝竟认了真。

到了次日，这些选不去的正要打帐看炀帝出宫上辇，便好大家来攀辕傍辇的哀恳。只见十来个内相，走到张、尹二妃宫中说：“万岁爷有旨：余下宫奴四百余名，敕张、尹二妃子弹压下舟，毋得违误。”张、尹二妃听了，以为奇怪道：“我两个又不曾去求朝廷，又不曾去浼求皇后，这个冷锅里头爆出豆来，是那里说起？”众宫人欢欢喜喜，收拾了细软，载上了数十车，齐出宫门。

在路上行了一日，黄昏时候落了船，到明日，张、尹二夫人心中疑惑，便问内相道：“万岁爷们的船在那？”内相道：“在前面。”张夫人道：“闻得朝廷新造几百号龙舟，如今我们坐的却是民间差船，并不是龙舟，其间毕竟有弊，你们诓我们到那里去，快快说来！”众内相料难瞒隐，只得齐跪下去道：“二位夫人不必动怒。这是万岁爷的旨意，叫奴婢送二位夫人与众宫女到晋阳宫去，如不信，现有手敕在这里。”内相取出来，张、尹二妃接来读道：“张、尹二妃，系先朝宠幸过，不便在此供奉，着伊带领余下宫奴四百余名，先归太原晋阳宫中，着守宫副监裴寂照册点人，看守毋误。”众宫女听见旨意不是江都去，反要到西京，都大哭起来：也有要投河的，也有要自尽的。独张夫人哈哈大笑道：“我看你们这班痴妮子，总到江都，又没有父母亲戚在那里，止不过游玩而已，你们就去，也赶不上他们的宠眷。我尚如此，你们何不安命？到是太原去自由自在，不少吃不少住，好不快活，省得在那里看他们得意。”众宫人见说，自此也觉放怀，一路上说说笑笑，一月之间，早到了晋阳宫。众内相把二夫人与众宫女，付与副宫监裴寂交割明白，众内相仍往江都复旨。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分解。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词曰：

雨殢云尤，香温玉软，只道魂消已久，冤情孽债，谁知未了，又向无中生有。撝情掇趣，不是花，定然是酒。美语甜言笑口，偏有许多引诱。锦缆才牵纤手，早种成两堤杨柳。问谁能到此？唯唯否否。正好快心荡意，不想道干戈掣人肘。急急忙忙，怎生消受？

右调《天香引》

人主要征伐，便说征伐，要巡幸，便说巡幸，何必掩耳盗铃？要成君子之过，不至深刻而不止；殊不知增了一言，便费了多少钱粮，弄死了多少性命！昏主佞臣，全不在意，真可浩叹。

再说炀帝离了东京，竟往汴渠而来，不落行宫，御驾竟发上船。自同萧后坐了十只头号龙舟，十六院夫人与婕妤、贵人、美人，分派在五百只二号龙舟内，杂船数千只，拨一分装载内相，一分装载杂役，拨一分供应饮食，又拨一只三号船与王义夫妇，着他在龙舟左右，不时巡视。文武百官，带领着兵马，都在两岸立营驻扎，非有诏旨不得轻易上船。自家的十只大龙舟，用彩索接连起来，居于正中。五百只二号龙舟，分一半在前，分一半在后，簇拥而进。每船俱插绣旗一面，编成字号。众夫人、美人俱照着字号居住，以便不时宣召。各杂船也插黄旗一面，又照龙舟上字号，分一个小号，细细派开供用，不许参前落后。大船上一

声鼓响，众船俱要鱼贯而进；一声锣鸣，各船就要泊住，就如军法一般，十分严肃。又设十名郎将，为护缆使，叫他周围岸上巡视。这一行有数千只龙舟，几十万人役，把一条淮河填塞满了；然天子的号令一出，俱整整肃肃，无一人敢喧哗错乱。真个是：

至尊号令等风雷，万只龙舟一字开。

莫道有才能治国，须知亡国亦由才。

炀帝在龙舟中，只见高昌引着一千殿脚女前来朝见。炀帝看见众女子，吴妆越束，一个个风流窈窕，十分可爱，满心欢喜，问道：“他们曾分派定么？”高昌跪奏道：“王弘分派定了，只是不曾经万岁爷选过。”炀帝道：“不消选了，就等明日牵缆时，朕凭栏观看罢。”众殿脚女领旨，各各散回本舟。这日天色傍晚，开不得船，就在船舱中排起宴来。先召群臣饮了一回，群臣散去，又同萧后、众夫人，吃到半夜方睡。

次日起来，传旨击鼓开船，恰恰这一日，风气全无，挂不得锦帆，只得将彩线拴起。先把一千头肥羊，每船分派一百只驱在前边；随叫众殿脚女一齐上岸去牵挽。众殿脚女都是演习就的，打扮得娇娇媚媚，上了岸，各照派定前后次第而立。船头上一声画鼓轻敲，众女子一齐着力，那羊也带着缆而跑。那十只大龙舟早被一百条彩缆悠悠漾漾的扯将前去。炀帝与萧后在船楼中细细观看；只见两岸上锦牵绣挽，玉曳珠摇，百样风流，千般袅娜，真个从古已来未有这般富丽。但见：

蛾眉作队，一千条锦缆牵娇；粉黛分行，五百双纤腰挽媚。香风蹴地，两岸边兰麝氤氲；彩袖翻空，一路上绮罗荡漾。沙分岸转，齐轻轻斜侧金莲；水涌舟回，尽款款低横玉腕。袅袅婷婷，风里行来花有足；遮遮掩掩，月中过去水无痕。羞杀凌波仙子，

笑他奔月姮娥。分明无数洛川神，仿佛许多湘汉女。似怕春光将去，故教彩线长牵；如愁淑女难求，聊把赤绳偷系。正是珠国翠绕春无限，更把风流一串穿。

炀帝同萧后倚着栏杆赏玩，欢喜无限。正在细看之时，只见众殿脚女走不上半里远近，粉脸上都微微透出汗来，早有几分喘息不定之意。你道为何？原来此时乃三月下旬，天气骤热，起初的日色，又在东边，正照着当头；这些殿脚女不过都是十六七岁的娇柔女子，如何承当得起？故行不多路便喘将起来。炀帝看了，心下暗想道：“这些女子，原是要他粉饰美观；若是这等流出汗来，喘嘘嘘的行走，便没一些趣味。”慌忙传旨，叫鸣金住船。左右领旨，忙走到船头上去鸣锣，两岸上众殿脚女，便齐齐的将锦缆挽住不行；又鸣一声，众女子都将锦缆一转一转的绕了回来；又一声金锣响，众女子都收了锦缆，一齐走上船来。

萧后见了，便问道：“才走得几步路，陛下为何便止住了？”炀帝道：“御妻岂不看见这些殿脚女才走不上半里，便气喘起来；再走一会，一个个流出汗来，成什么光景？想是天气炎热，日色映照之故耳。故朕叫他暂住，必须商量一个妙法，免了这段光景方好。”萧后笑道：“陛下原来爱惜她们，恐怕晒坏了。妾到有个法儿，不知可中圣意？”炀帝道：“御妻有何妙计？”萧后道：“这些殿脚女，两只手要牵缆绳，遮不得扇子，又打不得伞，怎生免得日晒？依妾愚见，到不如在龙舟上过了夏天，等待秋凉再行，便晒她们不坏了。”炀帝笑道：“御妻休要取笑，朕不是爱惜她们，只是这段光景，实不雅观。”萧后笑道：“妾也不是取笑陛下，直是没法荫蔽他们。”

炀帝想了半晌，真个没有计策，命宣群臣来商议。不多时群

臣宣至，炀帝对他们说了殿脚女日晒汗流之故，要他们想个妙计出来。众臣想了会，都不能应，独有翰林学士虞世基道：“此事不难，只消将这两堤尽种了垂柳，绿阴交映，便郁郁葱葱，不忧日色；且不独殿脚女可以遮蔽，柳根四下长开，这新筑的河堤盘结起来，又可免崩坍之患；且摘下叶来，又可饱饲群羊。”炀帝听了大喜道：“此计至妙，只是河长堤远，怎种得这许多？”虞世基道：“若分地方叫郡县栽种，便你推我捱，耽延时日；陛下只消传一道旨意，不论官民人等，有能种柳一枝者，赏绢一匹，这些穷百姓，好利而忘劳，自然连夜种起来，臣料五六日间，便能成功。”

炀帝欢喜道：“卿真有用之才。”遂传旨，着兵、工二部，火速写告示晓谕乡村百姓：有种柳树一棵者，赏绢一匹。又叫众太监督同户部，装载无数的绢匹银两，沿堤照树给散。真个钱财有驱神役鬼之功，只因这一匹绢，赏的重了，那些百姓便不顾性命，大大小小连夜都赶来种树，往往来来，络绎不绝。近处没有了柳树，三五十里远的，都挖将来种。小的种完了，连一人抱不来的大柳树，都连根带土扛将来种。

炀帝在船楼上，望见种柳树的百姓蜂拥而来，心下十分畅快，因对群臣说道：“昔周文王有德于民，民为他起造台池，如子事父一般，千古以为美谈。你看今日这些百姓，个个争先，赶来种柳树，何异昔日光景！朕也亲种一株，以见君臣同乐的盛事。”遂领群臣走上岸来。众百姓望见，都跪下磕头。炀帝传旨，叫众百姓起来道：“劳你们百姓种树，朕心甚过意不去。待朕亲栽一棵，以见恤民之意。”遂走到柳树边，选了一棵，亲自动手去移。手还不曾到树上，早有许多内相移将过来，挖了一个坑儿，

栽将下去。炀帝只将手在上边摸了几摸，就当他种了。群臣与百姓看见，齐呼万岁。炀帝种过，几个大臣免不得依次各种一棵。众臣种完，众百姓齐声喊叫起来，又不像歌，又不像唱，随口儿喊出几句谣言来道：

栽柳树，大家来，又好遮阴，又好当柴。天子自栽，这官儿也要栽，然后百姓当该！

炀帝听了，满心欢喜。又取了许多金钱赏赐百姓，然后上船。

众百姓得了厚利，一发无远无近，都来种树，那消两三日工夫，这一千里堤路，早已青枝绿叶，种的像柳巷一般，清阴覆地，碧影参天，风过袅袅生凉，月上离离泻影。炀帝与萧后凭栏而看，因想道：“垂柳之妙，一至于此，竟是一条漫天青幔。”萧后道：“青幔那有这般风流潇洒。”炀帝道：“朕要封他一个官职，却又与众宫女杂行攀挽在一处，殊属不雅。朕今赐他国姓，姓了杨罢。”萧后笑道：“陛下赏草木之功，亦自有体。”炀帝随取纸笔，御书杨柳两个大字，红缎一端，叫左右挂在树上，以为旌奖。随命摆宴，击鼓开船。船头上一声鼓响，殿脚女依旧手持锦缆，走上岸去牵缆。亏了两堤杨柳，碧影沉沉，一毫日色也透不下，惟有清风扑面而来，甚是凉爽可人。这些殿脚女，自觉快畅，不大费力，便一个个逞娇斗艳，嬉笑而行。炀帝看见众殿脚女走舒舒徐徐，毫无矜持愁苦之态，心下十分欢喜，便召十六院夫人与众美人都来饮酒赏玩。

炀帝吃到半酣之际，不觉欲心荡漾，遂带了袁宝儿在各龙舟上绕着雕栏曲槛，将那些殿脚女细细的观看。只看众女子绛绡彩袖，翩翩跹跹，从绿柳丛中行过，一个个觉得风流可爱。忽看到第三只龙舟，见一个女子，生得十分俊俏，腰肢柔媚，体态风流，

雪肤月貌，纯漆点瞳。炀帝看了大惊道：“这女子娇柔秀丽，西子王嫱之美，如何杂在此间。古人云：秀色可餐。今此女岂不堪下酒耶！”袁宝儿道：“这女子果然与众不同，万岁赏鉴不差。”萧后因良久不见炀帝，便叫朱贵儿、薛冶儿来请去吃酒。炀帝那里肯来，只是目不转睛的贪看。朱贵儿请炀帝不动，遂报与萧后得知。萧后笑道：“皇帝不知又着那个的魔了。”遂同众夫人一齐到第三只龙舟上去看。见那女子果然娇美。萧后说道：“怪不得陛下这等注目，此女其实美丽。”炀帝笑道：“朕几曾有看错的？”萧后道：“陛下且不要忙，远望虽然有态，不知近面何如，何不宣他上船来看？”炀帝随叫内相去宣。

顷刻宣到面前。炀帝起初远望，不过见她风流袅娜的态度，及走到面前，画了一双长黛，就如新月一般，更觉明眸皓齿，黑白分明，一种芳香，直从骨髓中透出。炀帝看见，喜出望外，对萧后说道：“不意今日又得这一个美人。”萧后笑道：“陛下该享风流之福，故天生佳丽，以供赏玩。”炀帝问那女子道：“你何人？叫什么名字？”那女子羞涩涩的答道：“贱妾乃吴郡人，姓吴，小字绛仙。”炀帝又问道：“今年十几岁了？”绛仙答道：“十七岁了。”炀帝道：“正在妙龄。”又笑道：“曾嫁丈夫么？”绛仙听了，不觉害羞，连忙把头低了下去。萧后笑道：“不要害羞，只怕今夜就要嫁丈夫了。”炀帝笑道：“御妻到像个媒人。”萧后道：“陛下难道不像个新郎？”梁夫人道：“妾们少不得有会亲酒吃了。”众夫人说笑了一会，天色已晚，传旨泊船。一声金响，锦缆齐收，众殿脚女都走上船来。

须臾之间，摆上夜宴。炀帝与萧后坐在上面，十六院夫人与众贵人列坐在两旁，朱贵儿携着赵王，时刻不离沙夫人左右。众

美人齐齐侍立，歌的歌，舞的舞，大家欢欢，炀帝一头吃酒，心上只系着吴绛仙，拿着酒杯儿只管沉吟。萧后见这光景，早已参透几分，因说道：“陛下不必沉吟，新人比不得旧人，吴绛仙才入宫来，何不叫他坐在陛下旁边，吃了一个合卺卮儿？”炀帝被萧后一句道破他的心事，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萧后叫绛仙斟了一杯酒，送与炀帝。炀帝接了酒，就将他一只尖松松的手儿拿住了，说道：“娘娘赐你坐在旁边好么？”绛仙道：“妾贱人，得侍左右，已为万幸，焉敢坐？”炀帝喜道：“你到知礼，坐便不坐，难道酒也吃不得一杯儿？”遂叫左右斟酒一杯，赐与绛仙，绛仙不敢推辞，只得吃了，众夫人见炀帝有些狂荡，便都凑趣，你奉一杯，我献一盏，不多时，炀帝早已醺然，立起身来，手搭着绛仙的香肩，竟往后宫去了。

萧后勉强同众夫人吃酒，袁紫烟只推腹痛，先自回船。虽说舟中造得如宫如殿，只是地方有限，怎比得陆地上宫中府中，重门复壁，随你嬉笑顽耍，没人听见。炀帝同绛仙归往后宫，就有好事风生的，随后悄悄跟来窃听，忍不住格吱吱笑将出来。薛冶儿道：“做人再不要做女人，不知要受多少波查。”萧后道：“做男子反不如做女人，女人没甚关系，处常守经，遇变从权，任他桑田沧海，我只是随风转船，落得快活。”李夫人道：“娘娘也说得是。”秦夫人只顾看沙夫人，沙夫人又只顾看狄夫人、夏夫人，默默半晌，萧后随即起身，众夫人送至龙舟寝宫，各自归舟。沙夫人对秦、夏、狄三夫人道：“我们去看袁贵人，为什么肚疼起来？”

众夫人刚走到紫烟舟中，只听得半空中一声响，真个山摇岳动，夫人们一堆儿跌倒，几百号船只，震动得窗开棹侧。炀帝忙

叫内相传旨：“着王义同众公卿查视，是何地方？有何灾异？据实奏闻。”王义得旨，同众臣四方查勘去了。四位夫人俱立起身来，宁神定息了片时，问宫奴道：“袁夫人寝未？”宫奴说道：“袁夫人在观星台上。”原来袁紫烟那只龙舟却造一座观星台。四位夫人刚要上台去，见袁紫烟、朱贵儿携着赵王，后边随着王义的妻子姜亭亭走下船舱来。沙夫人对赵王道：“我正记挂着你，却躲在这里。”姜亭亭见过了沙、秦、夏、狄四位夫人。姜亭亭原是宫女出身，四位夫人也便叫他坐了。夏夫人对袁贵人道：“你刚才说是腹痛，为何反在台上？”袁紫烟笑道：“我非高阳酒徒，又非诙谐曼倩，主人既归寝宫，我辈自当告退，挤在一块，意欲何为？况我昨夜见坎上台垣中气色不佳，不想就应在此刻，恐紫微垂象亦不远矣，奈何奈何？”沙夫人对姜亭亭道：“我们住在宫中，不知外边如何光景？”姜亭亭道：“外边光景，只瞞得万岁爷一人。四方之事，据愚夫妇所见所闻，真可长叹息，真可大痛哭！”秦夫人吃惊道：“何至若此？”姜亭亭道：“朝廷连年造作巡幸，弄得百姓家破人亡，近又遭各处盗贼侵欺劫掠，将来竟要弄得贼多而民少。”袁紫烟道：“前日陛下差杨义臣去剿灭河北一路，未知怎样光景？”姜亭亭道：“杨老将军此差极好的了，亏他灭了张金称。正要去收襄建德，不想又有人忌他的功，说他兵权太重，把他休致，又改调别人去了。”狄夫人道：“自来乐极生悲，安有不散的筵席；但不知将来我们这几根骸骨填在何处沟壑里？”朱贵儿道：“死生荣辱，天心早已安排，何必此时预作楚囚相对？”说了一会，众夫人各散归舟不提。

却说炀帝自得了吴绛仙丽人，欢娱了七、八日，这日行到睢阳地方，因见河道淤浅，又见睢阳城没有挖断以泄龙脉，根究起

来，连令狐达都宣来御驾面讯。令狐达把麻叔谋食小孩子的骨殖，通同陶柳儿炙诈地方银子，并自己连上三疏，都被中门使段达，受了麻叔谋的千金贿赂，拈定不肯进呈。炀帝听了，十分大怒，随差刘岑搜视麻叔谋的行李，有何赃物。

刘岑去不多时，将麻叔谋囊中的金银宝物。尽行陈列御前。只见三千两金子，还未曾动；大常卿牛弘赍去祭献留候的白璧，也在里面；又检出一颗历朝受命的玉玺来。炀帝看了大惊道：“此玺乃朕传国之宝，前日忽然不见，朕在宫中寻觅遍了，并无踪迹，谁知此贼叫陶柳儿盗在这里！宫闱深密，有如此手段，危哉险哉！”随传旨：命内使李百药带领一千军校，飞马到宁陵县上马村围了，拿住陶柳儿全家。陶柳儿全不知消息，被众军校围住了村口宅门，合族大小，共计八十七口，都被拿住，还有许多党羽张要子等都被捉来，命众大臣严刑勘究确实，回奏炀帝。炀帝传旨：陶柳儿全家齐赴市曹斩首；麻叔谋项上一刀，腰下一刀，斩为三段，却应验了二金刀之说；段达受贿欺君，本当斩首，姑念前有功劳，免死，降官为洛阳监门令。正是：

一报到头还一报，始知天网不曾疏。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词曰：

人世飘蓬形影，一霎赤绳相订。堪笑结冤仇，到处藏机设阱。思省、思省，莫把雄心狂逞。

右调《如梦令》

自来朋友的遇合与妻孥之匹配，总里前世的孽缘注定。岂以贫贱起见，亦不以存亡易心，这方才是真朋友，真骨肉。然其中冤家路窄，敌国仇恨，胸中机械，刀下捐生，都是天公早已安排，迟一日不可，早一日不能，恰好巧合一时、方成话柄。

如今再说王伯当、李玄邃、邴元真三人，别了孙安祖，日夕趲行，离瓦岗尚有二百余里。那日众人起得早，走得又饥又渴，只见山坳里有一座人家，门前茂林修竹，侧首水亭斜插，临流映照，光景清幽。王伯当道：“前途去客店尚远，我们何不就在这里，弄些东西吃了，再走未迟。”众人道：“这个使得。”李玄邃正要进门至问，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手里提着一篮桑叶，身上穿一件楚楚的蓝布青衫，腰间束着一条倩倩的素绸裙子，一方皂绢兜着头儿，见了人，也不惊慌，也不局促，真个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怎见得？有《谒金门》词一首为证：

真无价，不倩烟描月画。白白青青娇欲化，燕妒莺儿怕。

不独欺班羞谢，别有文情蕴藉。霎时相遇惊人诧，说甚雄心罢。

那女子一步步移着三寸金莲走将进去。玄邃看见惊讶道：“奇哉，此非苧萝山下，何以有此丽人耶？”王伯当道：“天下佳人尽有，非吾辈此时所宜。”正说时，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来，见三人拱立门首，便举手问道：“诸公何来？”王伯当道：“我等因贪走路，未用朝食，不料至此腹中饥馁，意欲暂借尊府，聊治一餐，自当奉酬。”老者道：“既如此，请到里边去。”众人走到草堂中来，重新叙礼过。老者道：“野人粗粝之食，不足以待尊客，如何？”说了老者进去，取了一壶茶、几个茶瓯，拉众人到水亭坐下。李玄邃道：“老翁上姓？有几位令郎？”老者答到：“老汉姓王，向居长安，因时事颠倒，故迁至此地太平庄来四五年矣。只有两个小儿，一个小女。”邴元真道：“令郎作何生理，如今可在家么？”老者道：“不要说起，昏主又要开河，又要修城。两个儿子，多逼去做工了，两三年没有回来，不知死活存亡。”老者一头说，一头落下几点泪来。

众人正叹时，见对岸一条大汉走来。老者看见，遂对他道：“好了，你回来了么？”众人道：“是令郎么？”老者道：“不是，是舍侄。”只见那汉转进水亭上来，见了老者，纳头便拜。那汉身长九尺，朱发红髯，面如活獬，虎体狼腰，威风凛凛。王伯当仔细一认，便道：“原来是大哥。”那汉见了喜道：“原来长兄到此。”玄邃忙问：“是何相识？”伯当道：“他叫做王当仁，昔年弟在江湖上做些买卖，就认为同宗，深相契合，不意阔别数年，至今日方会。”王当仁问起二人姓名，伯当一一指示。王当仁见说大喜，忙对李玄邃拜将下去道：“小弟久慕公子大名，无由一见，今日至此，岂非天意乎？”玄邃答礼道：“小弟余生之人，何劳吾兄注念。”

老者叫王当仁同进去了一回，托出一大盘肴馔，老者捧着一壶酒说道：“荒村野径，无物敬奉列位英雄，奈何？”众人道：“打搅不当。”大家坐定了，王伯当道：“二哥，你一向作何生业？在何处浪游？”王当仁道：“小弟此身犹如萍梗，走遍天涯，竟找不出一个可以托得肝胆的。”李玄邃道：“兄在那几处游过？”王当仁道：“近则张金称、高士达，远则孙宜雅、卢明月，俱有城壕占据，总未逢大敌，苟延残喘。不知兄等从何处来，今欲何处去？”王伯当将李玄邃等犯罪起解，店中设计脱陷，一一说了。王当仁道：“怪道五六日前，有人说道；梁郡白酒村陈家店里，被蒙汗药药倒了七八个解差，逃走了四个重犯；如今连店主都不见了。地方申报官司，正在那里行文缉捕，原来就是兄等，今将从何处去？”王伯当又把翟让在瓦岗聚义，要迎请玄邃兄去同事的事说了一遍。王当仁道：“若公子肯聚众举事，弟虽无能，亦愿追随骥尾。”

老者举杯道：“诸贤豪请奉一杯酒，老汉有一句话要奉告。”众人道：“愿闻。”老者道：“老汉有一小女，名唤雪儿，年已十七，尚未字人。自幼不喜欢女工，性耽翰墨，兼且敏慧异常，颇晓音律，意欲奉与公子权为箕帚，未知公子可容纳否？”李玄邃道：“蒙老伯错爱；但李密身如飘蓬，四海为家，何暇计及家室？”老汉道：“不是这等说。自来英雄豪杰没有个无家室的。昔晋文与狄女有十年之约，与齐女有五年之离，后都欢合，遂成佳话。小女原不肯轻易适人的，因刚才采桑回来，瞥见诸公，进内盛称穿绿的一位仪表不凡，老汉知他属意，故此相告。”众人见说，始知就是刚才所见女子。大家说道：“既承老翁美意，李兄不必推却。”王当仁道“只须公子留一信物决定，不拘几时来取舍妹去

便了。”李玄邃不得已，只得解绦上一双玉环来，奉与老者。老者收了进去，将雪儿头上一只小金钗，赠与玄邃收了，又道：“小女终身，总属公子，老汉不敢更为叮咛。今晚且住在这里一宵，明日早行如何？”众人撇不过他叔侄两人之情，只得住了一宵。

来朝五更时分，就起身告别。老者同当仁送了二三里路，当仁对李玄邃道：“小弟本要追随同去，怎奈二弟未回家。候有一个回来，弟即星夜至瓦岗相聚。”大家洒泪分别，正是：

丈夫不得志，漂泊似云泥。

如今且慢说李玄邃投奔瓦岗翟让处聚义。再说秦叔宝做了来总管的先锋，用计智取了泚水，暗渡江河，兵入平壤，杀他大将一员乙支文礼。来总管具表奏闻，专候大兵前来夹攻平壤，踏平高丽国。炀帝得奏大喜，赐敕褒谕，进来护儿爵国公，秦琼鹰扬。即将敕催总帅宇文述、于仲文火速进兵鸭绿江，会同来护儿合力进征。

却说高丽国谋臣乙支文德，打听宇文述、于仲文是个好利之徒，馈送胡珠、人参、名马、貂皮礼物两副，诡计请降。宇文述信以为真，准其投降，许彼国王面缚舆榦，籍一国地图，投献军前。谁知乙支文德诓出营来，设计在中途扎营，使他水陆两军不能相顾。宇文述见乙支文德去了，方省悟其诈降，忙同两个儿子宇文化及、智及，领兵一枝作先锋，前去追赶乙支文德，被乙支文德诈败，诱入白石山，四面伏兵齐起，将宇文化及兄弟裹在中间截杀，正在酣斗之时，只听得一阵鼓响，林子内卷出一面红旗，大书“秦”字。为首一将，素素银铠，使两条铜，杀人高丽兵阵中，东冲西突，高丽兵纷纷向山谷中飞窜，乙支文德忙舍宇文化

及，来战叔宝。文德战乏之人。如何敌得住叔宝，只得丢下金盔，杂在小军中逃命。

叔宝得了金盔并许多首级，在来总管军前报捷。宇文化及也在那边称赞：“好一员将官，亏了他解我之围。”只见一员家将道：“小爷，这正是咱家仇人哩！”化及失惊道：“怎是我家仇人！”家将道：“向年灯下打死公子的就是他。”智及道：“哦，正是，打扮虽不同，容貌与前日画下的一般，器械又是，这不消说了。”两人回营。见了宇文述说起此事。宇文述道：“他如今在来总管名下，怎生害他？”智及道：“孩儿有一计：明日父亲可发银百两，差官前去犒赏这厮部下，这厮必来谒谢。他前日阵上挑得乙支文德的金盔，父亲只说他素与夷通，得盔放贼，将他立时斩首。此时来护儿知时，他与父亲一殿之臣，何苦为已死之人争执。”宇文述点头道：“这也有理。”

次日果然差下一个旗牌，赍银百两前到叔宝营中，奖他协战有功。叔宝是花红银八两，其余将此百两充牛酒之费，令其自行买办。叔宝即时将银两分散，宴劳差官。他心里明白与宇文述有隙，却欺他未必得知。况且没个赏而不谢的理，到次日着朱猛守寨，自与赵武、陈奇两个把总，竟至宇文营中叩谢。此时，隋兵都在白石山下结营，计议攻打平壤。

叔宝因宇文述差人犒赏，故先到宇文述营中。营门口报进，只见一个旗牌飞跑出来道：“元帅军令，秦先锋不必戎服，冠带相见。”这是宇文述怕他戎装相见，挂甲带剑，近他不得，故此传令。叔宝终是直汉，只道是优礼他，便去披挂，改作冠带进见，走入帐前。上边坐着宇文述，侧边站着他两个儿子，下边站着许多将官，都是盔甲。叔宝与赵武等近前行一个参礼，呈上手本，

宇文述动也不动，道：“闻得一个会使双铜的是秦琼么？”叔宝答应一声：“是。”只听得宇文述道：“与我拿下！”说得一声，帐后抢出一干绑缚手，将叔宝鹰拿雁抓的捆下。叔宝虽勇，寡不敌众，总是力大，众人捆缚不住，被他满地滚去，绳索挣断了数次，口口声声道：“我有何罪？”赵、陈两把总便跪上去道：“元帅在上，秦先锋屡建奇功，来爷倚重的人，不知有甚得罪在元帅台下，望乞宽恕。”宇文述道：“他久屯夷地，与夷交通，前日得乙支文德金盔放他逃走，罪在不赦。”赵武道：“临阵夺下，现送来爷处报功，若以疑似害一虎将，恐失军心。凡事求爷看来爷面上。”宇文智及道：“不干你事，饶你死罪，去罢。又出帐下！”将校将两个把总一齐推出营来。那赵武急欲回营，带些精勇，来法场抢杀，对陈奇道：“你且在此看一下落，我去就来。”跨上马如飞的去了。这里面秦叔宝大声叫屈道：“无故杀害忠良，成何国法？”滚来滚去，约有两个时辰，拿他不住，恼得宇文智及道：“乱刀砍了这厮罢！”宇文述道：“这须要明正典刑，抬出去砍罢。”叫军政司写了犯由牌，道：“通夷纵贼，违误军机，斩犯一名秦琼。”要扛他出营，那里扛得动，俄延了大半个日子。

宇文文化及见营中都是自家的将校，又见秦叔宝不肯伏罪，便道：“秦琼，你是一个汉子，你记得仁寿四年灯夜事么？今日遇我父子，料难得活了。”秦叔宝听了此言，便跳起来道：“罢罢，原来为此。我当日为民除害，你今日为子复仇，我便还你这颗头罢！只可惜亲恩未报，高丽未平。去去，随你砍去！”遂挺身大踏步，走出营来。

不料赵武飞马要去营中调兵，恐缓不及事，行不上二三里，恰好一彪军，乃是来、周二总管来会宇文、于、卫各大将。赵武

听是来总管军，他打着马赶进中军，见了来总管，滚鞍下马道：“秦先锋被宇文爷骗去，要行杀害，求老爷速往解救。”来总管听了道：“这是为甚缘故？你快先走引路，我来了。”赵武跨上马先行，来总管拨马后赶，部下将士，一窝蜂都随着赶来，巧巧迎着叔宝大踏步出来，陈奇跟着。赵武慌忙大叫道：“不要走，来爷来了！”说声未绝，来总管马到，来总管变了脸道：“什么缘故，要害我将官？”叫手下：“快与我放了。”此时赵武与陈奇有了来总管作主，忙与叔宝解去绑缚。宇文述部下见来总管发怒，亦不敢阻挡，便是叔宝起初要慷慨杀身，如今也不肯把与人杀了。来总管呼赵武撤随行精勇三百，先送秦琼回营，自己竟摆执事，直进宇文述军中，与他讲理。于仲文与众将，闻知来总管来，都过营相会。周总管也到，一齐相见。

宇文述知道秦琼已被来总管放去，只得先开口遮饰道：“老夫一路来，闻说本兵前部顿兵平壤，私与夷人交易，老夫还不敢信；前日小儿追乙支文德。将次就擒，又是贵先锋得他金盔一顶放去。老夫想：目今大军前来，营垒未定，倘或他通高丽兵来劫寨，为祸不小，所以只得设计，除此肘腋之患；只是军事贵密，不曾达得来老将军。”来总管笑道：“宇文大人，你说秦琼按兵不动，他曾破高丽数阵；说他交通夷人，有甚形迹？若说卖放，先有鸭绿江卖放他回的。就是金盔，他现在报功，并不曾私取。大凡做官的，一身精力能有几何，须寻得几个贤才一同出力；若是今日要杀秦琼，怕不叫做妒贤嫉能？你我各管一军，如若你要杀我将官，怕不叫做侵官妄杀？”宇文述不好说出本心话来，只得默默无言。于仲文众人劝道：“宇文大人因一念过疑，却又不曾请教得来大人，还喜得不曾伤害，如今正要同心破贼，不可伤了

和气。”周总管也来相劝，便置酒解和。来总管撇不过众人情面，勉饮几杯，即与周总管归营。

叔宝出营迎接，拜谢来总管与周总管。来总管又恐宇文述借题来害秦琼，将武茂功代秦琼作先锋，调秦琼海口屯扎。宇文述、于仲文，因粮饷不继，准受了乙支文德诈降书，也不通知来总管，竟自撤兵，退军萨水，反被高丽各城镇出兵邀截追杀，战死了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王仁恭、薛世雄部下留得一半，独卫文升部下军马不损一人，其余各军，十不存一。众军逃到辽东，隋主闻知大怒，厚恤麦铁杖等，杀监军刘士龙，囚于仲文，宇文述等尽皆削职，卫文升独加升赏。这时宇文述自己也没工夫，那里还有心来害秦琼？直到后日，宇文化及在江都弑隋主时，把来总管全家杀害，也还为争秦琼的缘故。

隋国陆兵既退，来总管也下令把后军改作前军，周总管居先，来总管居中，秦叔宝居后，扬旗擂鼓，放炮开船。高丽曾经叔宝杀败两次，不敢来追，这枝军马竟安然无事。到了登州，叔宝便向来总管辞任。来总管道：“先锋曾有泅水大功，已经奏闻，署职郎将，如今回军考选，还要首荐，先锋不可遽去。”叔宝道：“小将原为养亲，无意功名，因元帅隆礼，故来报效，原不图爵赏；若元帅提挈越深，恐越增宇文述之忌；况闻山东一带盗贼横行，思家念切，望元帅天恩，放秦琼归去。”来总管难拂他的意思，竟署他充齐州折冲都尉，一来使他荣归，二来使他照管乡里。命军中取银八十两，折花红羊酒，又私赠银二百两，彩缎八表里。各将官都有赉送饯行，叔宝一一谢别。正是：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叔宝星夜回家，参见了母亲；妻子张氏携了儿子怀玉出来拜

见了；罗士信也来接见。叔宝诉说朝鲜立功，后边宇文述父子相害，来总管解救，今承来总管牒署鹰扬府，在齐郡做官了。一家听说，欢喜不胜。次日入城，拜谢了张郡丞。叔宝不在家时，常承张郡丞来馈送候问他母亲。张郡丞又因叔宝归来，可以同心杀贼，扫清齐鲁，知己重聚，大家欣幸。叔宝择日到了鹰扬府任，将母妻搬入衙中。张郡丞又知罗士信英勇，牒充校尉，朝夕操练士卒。自此三人协力，还有都头唐万仞、樊建威二人帮助，杀退了长白山贼王薄，平原贼郝孝德、孙宜雅、裴长才，虽乌合之众，亦连兵二十余万，亏他们数个英雄并力剿除。后有涿郡卢明月，统贼二万，亦被叔宝、须陀、士信设计杀败遁去。自此山东、河北、淮西贼寇谈及秦叔宝、张须陀，也都胆落了。捷音累奏，隋主擢张郡丞为齐郡通守、山东河北十二道黜陟捕讨大使，秦叔宝右卫将军，协管齐郡鹰扬府事，罗士信折卫郎将，都管讨捕盗贼之事。可谓。

临敌万人废，四海尽名扬。

话分两头。如今再说李玄邃、王伯当、邴元真三人，自从分别了王当仁叔侄两个，在路上对王伯当道：“伯当兄，翟让处兵马虽众，只是冲锋破敌之人尚少。弟想秦大哥与单二哥那两个是你我的异性骨肉，同甘生死的，如今我们去聚义，岂可不与他相闻，请他来入伙之理？”王伯当道：“叔宝兄领兵在外，惟雄信兄尚在家中，只是他怎肯抛弃田园。前来入伙？”李玄邃道：“弟至此地，相识的多，料无人物色的了，不妨兄与元真兄弟先到瓦岗，弟转往雄信处走遭，全凭弟三寸之舌，用一夕话，务要说他来同事，方见平昔间交情。”王伯当道：“既如此说，弟与兄十日为期，如十日后不见兄来，弟竟至潞州单二哥处来寻兄。路上须要小

心，不可托赖，再有疏虞了。”李玄邃道：“不劳兄长叮咛，弟自晓得。说了仍改作全真打扮，分路去了。”

王伯当与邴元真又走了两三日，已到了瓦岗。恰值翟让出兵去了。止留徐懋功、李如珪在寨，接见了王伯当，又与邴元真叙利过，便问道：“李玄邃可来么？”王伯当将白酒村陈家店里，设计药倒了解差差官，四人脱祸，韦福嗣、杨积善分路他往，如今玄邃兄必要去说单二哥入伙，又转入潞州去了。徐懋功听见拍案道：“不好了！立在兄又要着人手了！”王伯当吃惊问道：“这是怎么缘故？”徐懋功道：“单二哥处，前日吾差人送秦叔宝回书去，翟大哥修书，请他来瓦岗聚义。不想他要紧送窦建德的女儿往饶阳去，修书来回覆。面对我差人说：‘饶阳转来，必到瓦岗来会。’如今已不在家了。今玄邃独自一个，踽踽凉凉，怎能个保得无虞？”正说时，只见齐国远押着粮草回来，大家相见过。徐懋功道：“今且歇息一宵，明日五鼓，烦伯当同李如珪、齐国远两位，选四五个骁勇小校，扮做客商，藏了器械，速往潞州二贤庄去走遭。如寻着玄邃无事罢了，若有兜搭，只得弄他一场，我再统领人马接应就是。”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诗曰：

白狼千里插旌旗，疲敝中原似远夷。

苦役无民耕草野，乘虚有盗起潢池。

凭山猛类向隅虎，啸泽凶同当路蛇。

勒石燕山竟何日，总教百姓困流离。

人的事体，颠颠倒倒，离离合合，总难逆料；然惟平素在情义两字上，信得真，用得力，随处皆可感化人。任你泼天大事，皆直任不辞做去。

如今再说李玄邃与王伯当、郝元真别了，又行了三四日，已进潞州界，离二贤庄尚有三四十里。那日正走之间，只见一人武士打扮，忙忙的对面走来。那人把李玄邃定睛一看，便道：“李爷，你那里去？”李玄邃吃了一惊，却是杨玄感帐下效用都尉，姓詹，名气先。玄邃不好推做不认得，只得答道：“在这里寻一个朋友。”詹气先道：“事体恭喜了。”李玄邃道：“幸亏李总师审谿，得免其祸。未知兄在此何干？”詹气先道：“弟亦偶然在这里访一亲戚。”定要拉住酒店中吃三杯，玄邃固辞，大家举手分路。

原来那詹气先当玄感战败时，已归顺了，就往潞州府里去钻谋了一个捕快都头。其时见李玄邃去了，心里想道：“这贼当初在杨玄感幕中，何等大模大样，如今也有这一日！可恨见了，一家人尚自说鬼话。我刚才要骗他到酒店中去拿他，他却乖巧不

肯去，我今悄地叫人跟他上去，看他下落，便去报知司里，叫众人来拿住了他去送官，也算我进身的头功，又得了赏钱。这宗买卖不要让与别人做了去。”打算停当，在路旁叫一个熟识的，远远的跟着李玄邃走。

李玄邃见了詹气先，虽支吾去了，心上终有些惶惑，速赶进庄。此时天已昏黑，只见庄门已闭，静悄悄无人，玄邃叩下两三声，听见里面人声，点灯开门出来。玄邃是时常住在雄信家中，人多熟识的。那人开门见了，便道：“原来是李爷，请进去。”那人忙把庄门闭了，引玄邃直到堂下，玄邃问道：“员外在内，烦你与我说声。”那人道：“员外不在家，往饶阳去了，待我请总管出来。”说了便走进去。

话说单雄信家有个总管，也姓单名全，年纪有四十多岁，是个赤心有胆智的人。自幼在雄信父亲身边，雄信待他如同弟兄一般，家中大小之事，都是他料理。当时一个童子，点上一枝灯烛，照单全出来，放在桌上，换了方才的灯去。单全见了李玄邃，说道：“闻得李爷在杨家起义，事败无成，各处画影图形，高张黄榜，在那里缉捕你；不知李爷怎样独自一个得到这里？”玄邃便将前后事情，略述了一遍，又问道：“你家员外到饶阳做什么？”单全道：“员外为窦建德使人来接他女儿，当初原许自送去的，故此同窦小姐起身，往饶阳去了。”玄邃道：“不知他几时回来？”单全道：“员外到了饶阳，还要到瓦岗翟大爷那里去。翟家前日修书来邀请员外，员外许他送窦小姐到了饶阳，就到瓦岗去相会。”玄邃道：“翟家与你员外是旧交，是新相知？”单全道：“翟大爷几次为了事体，多亏我们员外周全，也是拜过香头的好弟兄。”玄邃道：“原来如此。我正要来同你员外到瓦岗去聚义，只恨来迟。”

单全道：“李爷进潞州来，可曾撞见相识的人么？”玄邃道：“一路并无熟人遇着，只有日间遇见当时同在杨玄感时都尉詹气先，他因杨玄感战败时归正了，不知他在这里做什么，刚才遇见，甚是多情。”单全听见，便把双眉一蹙道：“既如此说，李爷且请到后边书房里去再作商议。”

二人携了灯，弯弯曲曲引到后书房。雄信在家时，是十分相知好朋友，方引到此安歇。玄邃走到里边，见两个伴当，托着两盘酒菜夜膳进来，摆放桌上。单全道：“李爷且请慢慢用起酒来，我还有话商量。”说了，就对拾掇饭酒的伴当说：“你一个到后边太太处，讨后庄门上的钥匙，点灯出去，将夹道里这几十个做工的庄户都唤进来，我有话吩咐他。”一头说，一径走进了。

玄邃若在别人家，心里便要慌张疑惑。如今雄信虽不在家，晓得这个总管是个有担当的，如同自己家里，肚里也饥，放下心肠，饱餐了夜饭，正要起身来，只见单全进来说道：“员外不在家，有慢李爷，卧具铺设在里房。只是还有句话，李爷刚才说过见那姓詹的，若是个好人，谢天地太平无事了；倘然是个歹人，毕竟今夜不能安眠，还有些兜搭。”李玄邃尚未回答，只见门上进来报道：“总管，外边有人叫门。”

单全忙出去，走上烟楼一望，见一二十人，内中两个骑在马上，一个是巡检司，那一个不认得。忙下来叫人开了门，让一行人捱挤进去了。单全带了一二十个壮丁出去，巡检司是认得单全的，问道：“员外可在家么？”单全道：“家主已往西乡收夏税去了，不知司爷有何事，暮夜光降敝庄？”巡检把手指道：“那位都头詹大爷，说有一个钦犯李密，避到你们庄上来，此系朝廷要紧人犯，故此协同我们来拿他。掌家你们是知事的，在与不在，不

妨实说出来。”单全道：“这那里说起？俺家主从不曾认得什么李密；况家主又出门四五日了，我们下人是守法度的，焉肯容留面生歹人，贻祸家主？”詹气先说道：“李密日间进潞州时，我已撞见，令这个王朋友尾后，直到这里，看见叩门进来的，那里遮隐得过！”单全见说，登时把双睛突出，说道：“你那话只好白说，你日间在路上撞见之时，就该拿住他去送官请赏，为何放走了他？若说眼见李密进庄叩门，又该喊破地方协同拿住，方为着实。如今人影俱无，却要图赖人家。须知我家主也是个好男子，不怕人诬陷的！”詹气先再要辩，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二十个身长膀阔的大汉，个个怒目相视。巡检司听了单全这般说话，晓得单雄信不是好惹的；况平昔节间，曾有人情礼物馈送，何苦做这冤家，便改口道：“我们亦不过为地方干系，来问个明白；若是没有，反惊动了。”说了即便起身。单全道：“司爷说那里话，家主回来，少不得还要来候谢。”送出庄门，众人上马去了。放心走出来，见了单全谢道：“总管，亏你硬挣，我脱了此祸；若是别人，早已费手了。”单全道：“虽是几句话回了去，恐怕他们还要来。”

正说时，听见外边又在那里叩门。李密忙躲过，单全走出在门内细听，嘈嘈说响，好似济阳王伯当的声口，单全大着胆，在门内问道：“半夜三更，谁人在此敲门？”王伯当在外接应答道：“我是王伯当，管家快开门。”单全听见，如飞开了，只见王伯当、李如珪、齐国远三个，跟着五六个伴当，都是客商打扮，走进门来。单全问道：“三位爷为何这时候到来？”王伯当道：“你家员外，晓得不在家的了，只问李玄邃可曾来？”单全道：“李爷在这里，请众位爷到里边去。”携灯引到后书房来。

玄邃见了，惊问道：“三兄为何夤夜到此？”王伯当将别了到

瓦岗去见懋功，就问起兄，说到单员外庄上去了，懋功预先晓得单二哥出外，恐兄有失，故叫我们三人，连夜赶来。玄邃也就将路上遇见詹气先，刚才领了巡检到来查看，说了一遍。齐国远听见喊道：“入娘贼，铁包了头颅，敢到这里来拿人！”

正说时，单全引着伴当，捧了许多食物并酒，安放停当，便请四人入席，又对跟来的五六人说道：“你们众兄弟，在外厢去用酒饭。”叫人引着出去了。单全道：“四位爷在上，不是我们怕事，刚才那个姓詹的满脸杀气，尚不肯干休，倘然再来，我们作何计较？”王伯当道：“此时谅有三四鼓了，我们坐一回儿，守到天明，无人再来缠扰，就同李爷起身往瓦岗去；如若有人来，看他人多人少，对付他就是。”单全道：“说得是。”王伯当众人也叫单总管打横儿坐着饮酒，一霎时不觉金鸡报晓，李如珪道：“此时没有人来觉察，料无事了，不如快用了饭，起身去罢。”众人吃了饭，打帐起身上路。管门的慌慌走进来报道：“门外马嘶声响，像又有兵马进庄来了，众位爷快出去看看。”单全见说，忙同了王伯当上了烟楼，窗眼里细看，见三四十马兵，四五十步兵，一队队摆进庄来。

原来詹气先因巡检用了情，心中懊恼，忙去叫开了城门，报知潞州漆知府，即仰二尹协拿。那二尹姓庞名好善，绰号叫做庞三夹，凡有人犯在他手里，不论是非，总是三夹棍。因他是个三甲进士出身，故叫做庞三夹，极是个好利之徒。听见堂上委他捉拿叛逆钦犯，如飞连夜点兵出城赶到庄来

时王伯当二人下楼，多到内厅。李玄邃对单全道：“掌家，你庄上壮丁有多少？”单全道：“动得手的，只有二十多人。”李玄邃道：“如珪兄与国远兄领着壮丁出后门去，看他们下了马，听

见里面喊乱，去劫了他们的马匹。”又对单全道：“掌家，我晓得你家西甬道，有靛池四五间，你快去上边覆上薄板，暗藏机械，候他们进来，引他到那里去，送他们在里头。”单全见说，如飞去安排停当。李玄邃同王伯当装束了，这些刀枪棍棒，雄信家多是有的，单全开门进来，任凭各人自取。李玄邃道：“如今是了，只少个有胆智的去开大门诱他进来。”单全道：“这是我去。”

单全身上扎缚停当，外边罩着一件青衣，大踏步出来，把门开了。先是许多步兵拥挤进来，中间一个官员，到了外厅，把个椅儿向南坐下，便对手下道：“带他家人上来！”步兵忙把单全扯来跪下。那官儿道：“你家为什么窝藏叛犯李密在家，快快拿出来！”单全道：“人是有个人，昨夜来投宿，不知是李密不是李密，现锁在西首耳房内。但是他了得，小的一人弄他不动，须得老爷台下兵卫去捆缚他出来，才不走失。”那官儿又道：“你家主呢，快唤出来！”单全道：“家主在内，尚未起身。”那官儿又向步兵说：“你们着几个同他进去，锁了犯人出来，并唤他家主来见我。”

这些兵快听见官府叫他进去拿人，巴不能够，个个磨拳擦掌，一窝蜂二三十人随着单全走进西首门内，穿过甬道里一带，进去却是地板，众人挤到中间，听见前面单全道：“列位走紧一步，这里是了。”那前边走的说道：“阿呀，不好了！为何地板活动起来？”话未说完，一声响亮，连人连板，撞下靛坑里去。跟在后边的正要缩脚，也是一声响，二三十个步兵都入靛池里去了。

厅上那官儿与众马兵正在那里东张西望，听得豁喇一声，两扇库门大开，拥出十五六个大汉，长枪大斧乱杀出来，那官儿到乖，没命的先往外跑了；四五十个兵忙拔刀来对杀，当不起王伯

当枪棚倒了两三个。官兵见势头凶勇，齐退出门外去，欲上马放箭。何知马已没有，只见天神一般几个大汉轮着板斧，领了十余人乱砍进来。官兵前后受敌，料杀他们不过，只得齐齐丢下兵器，束手就缚。李玄邃道：“与他们不相干，众弟兄饶他们性命去罢，那官儿与那詹贼怎么不见？”庄上一个壮丁指道：“刚才被这个爷把板斧砍了。”原来齐国远同李如珪领众人伏在后门外竹林内，只见詹气先骑着马领兵来把守后门。一个壮丁指道：“这个贼子就是首人；方才同巡检司来过一次了。”齐国远听见，按捺不住，忙奔出林来一喝，那詹气先一惊便滚下马来，被齐国远一斧断送了性命。

李玄邃恐怕有人在庄外躲匿，同众人出来检点，只见一个纱帽红袍的人，倒在沟里。单全指道：“这就是二尹庞三夹了。”齐国远一把提将起来，笑说道：“你可是庞三夹？如今咱老子替你改个口号，叫做庞一刀罢！”提起斧来，一斧砍为两段。单全叫壮丁把那二三十匹马，赶入棚里去，将这杀死的尸首多扛在田边大坑里，掩些浮土在上。李玄邃叫手下人把那活的兵丁，一个个粽子般捆起来，多推入甬道内靛坑里去，把地板盖好，放些石皮在上，一会儿收拾完了，把大门仍旧关上。众人多到堂中来，李密对单全道：“掌家，不合我来会你员外，弄出这节事来；如今你们不便在这里存身了，总是员外要到瓦岗去的，何不对太太说知，作速收拾了细软，同我们到瓦岗去，暂避几时，打听事体如何再来定夺。翟大爷寨多有家眷在内，谅不寂寞。掌家，未知你主意如何？”单全此时也没奈何，只得进去商议了一番。单雄信有个寡嫂，就是单道的妻子，守在身边。雄信妻子崔氏与女儿爱莲，至亲三口，连家人媳妇，共有二十余人，多上了车儿，装载

停当。单全叫壮丁把自己厩中剩下的七八匹好马与夺下官兵的二十三十匹马喂饱了草料，叫那二十余个走过道儿的壮丁，随身带了兵器。李玄邃吩咐单全与李如珪押着七八个车辆，做了后队；自己与王伯当、齐国远与同来小校，做了前队，把门户一重重反撞死了。大家跨马起程，往瓦岗进发。正所谓：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却说单雄信送窦建德的女儿线娘到了饶阳，建德感激不胜。时建德已得了七八处郡县，兵马已有十余万，竟得民心，规模大振，抵死要留雄信在彼同事。雄信因翟让是旧交好友，写书来请，二则瓦岗多是心腹兄弟，三则瓦岗与潞州甚近，家中可以照管，主意已定，住了两日，只推家中有事，忙辞建德起身。建德再三款留，见他执意要行，将二三千金赠与雄信。雄信谢别了建德，同了四五个伴当起行，离了饶阳，竟往瓦岗来。行了数日，时四方多盗，民困差役，村落里家家户户泥涂封锁，连歇家饭店急切间寻不出。

这一日雄信一行人行六七十里路，看看红日西沉，天色苍黄欲暝，雄信在马上对伴当说道：“早些寻一个所在来安歇才好。”一个伴当叫小二，年纪有十七八岁，把手指道：“前面黑丛丛的，想是人家，待我看来。”小二飞跑进庄去看，止有一家子人家，一带长堤杨柳，两进瓦房，后边一个大竹园，侧首一个水亭，双门紧闭，小二把门敲了两三声，里面开门出来，却是一个婆娑的老妈妈，把小二仔细认道：“你是金小二，闻得你在潞州单员外家好得紧，为甚到此？”小二见说，定睛一看叫道：“原来是外婆，我跟随员外到这里，天已夜了。恐前面没有住店，故问到此要借宿一宵，不想遇见外婆。”正说时，一行人已到门首。

雄信下了马，向石磴上坐着。

老婆子进去不多时，只见走出一个长大汉子，见雄信身躯伟岸，天神般一个好汉，不胜惊诧，忙举手差别道：“潞州有个单员外，就是府上么？”雄信答道：“岂敢，在下就是。”那汉揖进草堂，叙礼坐定说道：“久仰员外大名，今日才识荆，未知有何事到敝地？”雄信道：“小弟因访一个朋友，恐前途乏店，故此惊动府上，意欲借宿一宵，未知可否？”那汉道：“这个何妨，只是茅庐草舍，不是员外下榻之处。”雄信道：“说那里话来，请问吾兄尊姓大名？”那汉道：“不才姓王，名当仁。”雄信笑道：“我们有个敝友叫王伯当，兄却叫王当仁，表字却像昆仲一般。”王当仁道：“就是济阳王伯当么？这是我的族兄，前日曾到这里来会过。”雄信道：“原来伯当是令兄，来会还是独自一个，还是同几位来的？”王当仁道：“他同一位李玄邃，又有一伴姓邴的。”雄信听说喜道：“玄邃兄想是脱了祸了，可晓得他们如今到哪去了？”王当仁道：“都到瓦岗去会翟子谦。”雄信道：“我正要到瓦岗去会他们。”王当仁见说大喜道：“员外要到瓦岗，极好的了，正有一事相商，待弟去请家伯出来。”

进去了不多时，只见一个老者拿着茶出来，与雄信揖过，请雄信坐下，献上一杯茶，便将前日王伯当、李玄邃到我家里，住了一宵，两下里定了婚姻，说了一遍。雄信道：“玄邃兄在外浪游多年，不意今日与老翁定谐秦晋，得遂室家之愿。”老者见说，忽然长叹道：“小女得配李公子，荣辱完了他终身了；不想亳州朱粲昨日在这里经过，小女偶在门外打扫，被他看见，放下金珠礼物，死命要娶他去做压寨夫人，约在月初转来娶去。如今老夫要差侄子去报知李公子，往返要七八日，欲全家避到瓦岗去寻访

李公子，又恐路上有些差误，正是事出两难。”雄信道：“老亲翁共有几口？”老者道：“两个小儿前年都被官府拿去开河，至今一个不见回来。拙荆早亡，只有这个小女与刚才这个侄子，还有两个炊爨的老妈，止不过四五人。”雄信道：“既如此，老翁进去吩咐令爱，叫他收拾了衣饰，明日就起身。我送你一家子到瓦岗去与李兄相会何如？”老者见说，快活无限，便道：“既承员外高情厚意，待老汉去叫小女出来拜见。”那王当仁同金小二掇出酒肴来，正要上席，老者领着一个垂髫女子，出来对雄信说道：“这就是小女，过来拜见了员外。”

雄信举目一看，那女子真个秀眉月面，虽是村庄常服，也觉娇艳惊人，见他拜将下去，也只得朝上回礼。当仁与老者拖住，让他拜了四拜，进去了。老者叫侄子陪了雄信饮酒，自己出去支持酒饭，管待下人。过了一宵，起来收拾了细软，停当了车儿牲口。明日五鼓起身，老者将一辆牛车装载了女儿婆子三口，驾上一头水牛背了，自己坐了一个小车儿，叫人推了。王当仁只喜步行。单雄信叫伴当把门户泥涂了，见王当仁步行，也不好上马。王当仁道：“员外不必拘泥，小弟这双贱足，赛过脚力。”两个推让了一回，雄信然后跨上牲口起行。

在路上行了三四日，已到瓦岗地面。雄信吩咐两个伴当：“先往头里去打听，翟爷与李玄邃、王伯当在那一个营里，我们慢慢的走动，等你们来回复。”不多时，只见两个伴当奔来回复道：“众位爷都在大营里，说了员外来，都上马来接了。”话未说完，远远望见翟让、李密、徐懋功、王伯当、邴元真、齐国远、李如珪等七八筹好汉，骑马前来。雄信收住马，向后王当仁道：“兄把车辆往后退一步，待弟进营见过说明了，然后叫人来接你

们，才是正礼。”王当仁点头称是。

雄信把马头一耸，与众人会着了。大家带转马头，一径进大营来到了振义堂中，各各叙礼过，翟让道：“前日就望二哥到来，为何直至今日？”雄信答道：“建德兄抵死不肯放，在那里逗留了几天，勉强说谎脱身。路上又因玄邃兄尊嫂要带来，又耽搁了一日，故此来迟。”李玄邃见说大骇道：“小弟何曾有什么家眷，烦兄带来？”雄信道：“难道小弟诳兄，现今令岳与令舅王当仁停车在后，候兄去接。”玄邃道：“这又奇了，这是弟前日偶然定下的，兄何由得知带来？”雄信把在他家借宿，被巨盗朱粲撒下礼物要来夺取一段，说了一遍。王伯当笑道：“也罢了，单二哥替李大哥带了新嫂来；幸喜李大哥也替单二哥接取尊眷在这里，岂不是扯直？”雄信见说，吃了一惊道：“为什么贱内得到这里？”王伯当道：“尊嫂与令爱现在后寨，请兄进去自问便知始末。”王伯当领单雄信进去了。李玄邃如飞的去打发肩舆马匹去迎接王当仁家四五口到寨相会。翟让吩咐手下宰杀猪羊，一来与李玄邃完婚，二来替单员外接风。正是：

人逢喜事情偏爽，笑对知心乐更多。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词曰：

国步悲艰阻，仗英雄将天补。热心欲腐，双鬓霜生。
征衫血汗，引类呼群，犹厦倾孤柱。奸邪盈路，向暗
里将人妒。直教张禄投秦，更使伍胥去楚。支国何人，
宫殿离离禾黍！

右调《品令》

世人冤仇，惟器量大的君子，襟怀好的豪杰，随你不解之仇，说得明白，片言之间即可冰释；至若仕途小人，就是千方百解，终有隐恨，除非大块金银，绝色进献，心或释然。所以宇文述不怪自己儿子淫恶，反把一个秦叔宝切骨成仇。

如今再说单雄信进后寨去与寡嫂妻子女儿相见了，崔氏把前事说了一遍。雄信见家眷停放得安稳，也就罢了，走出来对玄邃道：“李大哥，你这个绝户计虽施得好，只使单通无家可归了。”徐懋功道：“单二哥说那里话来，为天下者不顾家，前日吾兄还算得小家，将来要成大家了，说什么无家？”其时堂中酒席摆设完备，翟让举杯要定单雄信首席。单雄信道：“翟大哥这就不是了，今日弟到这里，成了一家，尊卑次序就要坐定，以后不费词说。难道单雄信是个村牛，不晓得礼文的？”翟让道：“二哥说甚话来，今日承二哥不弃，来与众弟兄聚义，草草接风，自然该兄首席，第二位就该玄邃了。”李玄邃见说大笑道：“这话又来得奇

了，为甚么缘故？”翟让道：“众兄听说，今夕趁此良辰与李兄完百年婚眷，又算是喜筵，难道坐不得第二位？”齐国远喊道：“翟大哥说的是，今日一来替李大哥完姻，二来替单二哥暖房，这两位再没推敲的了。”徐懋功道：“不是这等说，今夜既替李兄完婚，自然该请他令岳王老伯坐首席，这才是正理。”翟让见说，便道：“还是徐兄有见识，弟真是粗人，有失检点了。”叫手下快到后寨去请刚才到的王老爷、王大爷出来。

不一时，王老翁与王当仁出来，翟让举杯定了他首席，老翁再三推让不过，只得坐了。第二位就要定王当仁。王伯当道：“这个使不得。老伯在上，当仁不好并坐；况当仁也要在这里聚义的了，岂可僭越诸兄？”徐懋功道：“待小弟说出一理来，听凭众兄们依不依。”众人齐声说道：“懋功兄处分，无有不是，快些说来。”懋功道：“方才伯当兄说，当仁令弟不该僭也是。如今我弟兄聚成一块，欲举大义，想要做一番事业，说甚谁宾谁主？须先要叙定了尊卑次序，以便日后号令施行，便可遵奉。岂可与泛常酒席，胡乱坐了？众人见说，齐声道：“说的是。”

徐懋功道：“据小弟愚见，第二位该是翟大哥。为什么呢？他是寨主，我们弟兄，多承他见招来的，难道不遵奉他的节制，第二位是不必说了。第三位要玄邃兄坐了。”李玄邃道：“单二哥在这里，弟断无僭他的理。”徐懋功道：“翟兄为正，兄为副，这是一定不易的，有甚话讲？第四位是单二哥了。”雄信道：“弟也有一句话，待弟说来。别人不晓得徐兄的才学，小弟叨在至契，是晓得的。将来翟、李二兄举事，明以内全赖吾兄运筹帷幄，随机应变，事之谋划，惟兄是赖；若要弟僭兄，弟即告退，天涯海角，何处不寻个家业？”王伯当道：“懋功兄，单二哥是个爽直人，既

如此说，兄不必过谦，要依单二哥的了。”徐懋功没奈何，只得坐了第四位。第五位是单雄信，第六位是王伯当，第七位是邴元真，第八位是李如珪，第九位是齐国远，第十位是王当仁。除王老翁共九筹豪杰，坐定了，大吹大擂，欢呼畅饮。

雄信问懋功道：“寨中现今兵马共有多少？粮草可敷？”懋功答道：“兵马只好七八千，不愁他少，将来破一处，自有一处兵马来归附，粮草随地可取；只是弟兄们尚少，未免破一所郡县，就要一个人据守，到一处官兵，就要着几个出去拒敌。如今只好十来个人，那里弄得来？所以前日弟叫连巨真到兖州府武南店去请尤、程两弟兄，想即日也要到来。”原来连明也犯了私盐的事体，惧法逃到翟让处入伙。

正说时，只见小校进来报道：“连爷到了。”翟让道：“快请进来。”连明进来，与众人叙礼过，就在王当仁肩下坐定。徐懋功问道：“巨真兄，尤、程两位肯来么？”连明道：“弟到武南庄，先去拜望尤员外，岂知尤员外重门封锁，人影也没有一个。讯问地邻，方知他因长叶林事走漏了消息，地方官要吓诈他五千两银子，他蓦地里连家眷都迁入东阿县去了。弟如飞到东阿县去访问程知节，始知程知节同尤员外在豆子坑里七里岗上扎寨。弟又到彼，两人相见，留入寨中。弟将翟大哥的书送与他们看了。程知节问道：‘单员外可来聚义？’弟说翟兄曾写书着人去请单员外，因他要送窦建德的女儿，往饶阳去了，回时准到瓦岗来相会。尤员外道：‘此言恐未真，窦建德那里正少朋友帮助，肯放单员外到瓦岗来？’程知节又问我，秦叔宝可曾去请他，弟说单员外到了，自然也要去请他。尤员外又道：‘叔宝兄与张通守正在那里与隋家干功，怎肯进寨来做强盗？’程知节道：‘既是单二哥、秦

大哥都不在那里，我们去做什么？”因此尤员外就写了回书，我便作速赶回。”连明取出书来与徐懋功。

懋功看了道：“不来罢了，再作计较。”连明道：“他们两个虽不来，弟在路上打听得一桩事体在这里，报与诸兄知道。”众人道：“什么事体？”连明道：“弟前日回来，到黄花村饭店里住宿，只见一个差官跟了两个伴当，先下在店里。一个伴当听他声音像我们同乡，因此与他扳话起来，问他往何公干。他说东京下来，要往济阳去提人的。弟就留心，夜间买壶酒与他两个鬼混。那两个酒后实说道：‘杨案里边，有四个逃走的叛犯，一个姓李，一个姓邴，一个姓韦，一个姓杨。那个姓李姓邴的不知去向；那个姓韦姓杨的，前日被人缉获着了，刑官究询，招称有个王伯当住在济阳王家集，是他用计在白酒村陈家店里药倒解差差官，方得脱逃。因此差我们主人下来，到济阳王家集去，着地方官拿这个叛党。’故此小弟连夜赶来。”

徐懋功对王伯当道：“王大哥，你的宝眷可在家么？”王伯当道：“弟前日出门时，贱眷在内弟裴叔方处，如今不知可曾回家。弟今夜起身，到家去走遭。”徐懋功道：“不必兄去。”又对连明道：“连兄，你为弟兄面上，辞不得劳苦。待伯当兄修家书一封，再得单二哥修书一封，同王当仁、齐国远二兄扮作卖杂货的，往齐州西门外鞭杖行贾润甫处投下，叫他随机应变，照管王兄家眷上山；若兄说得他可以入伙，更妙，这人也是少不得的，翟大哥、单二哥与邴元真兄，领三千人马到潞州去，向潞州府借粮，并打听二贤庄单二哥房屋，可曾贻害地方？弟与伯当兄、如珪兄，随后领兵接应。”李玄邃道：“小弟呢？”懋功笑道：“吾兄虽非吕奉先好色之徒，然今夜才合盃，只好代翟大哥看守寨中，自后便要

动烦了。”众人打点停当，过了一宵，连明与王当仁、齐国远五更起身；他们的路径熟，不由大道，惯走捷径，不多几时，已到西门外。

原来贾润甫因世情荒乱，也不开张行业了，连巨真叩门进去，润甫出来见了，忙叫手下接了行李进去，引三人到堂中叙礼过。连巨真在身边取出单雄信书来，与贾润甫看了。润甫又引到一间密室里去，坐定取茶来吃了，润甫问连巨真道：“兄是认得济阳王家集路径的？”连巨真道：“路径虽是走过，只是从没有到伯当家里去，虽有家信，难免疑惑；必得兄去，方才停妥。未知差官可曾到来，尚然消息紧速，如何做事？”贾润甫道：“这不打紧，若走大路准要三日，若走碟子岗，穿出斜梅岭望小河州去，只消一天就到王家集了。”一边说，一边摆上酒肴来。

润甫问寨中有几位兄弟，有多少人马，三人备细说明。连巨真问道：“贾兄如今不开行业，到也清闲自在；但恐消磨了丈夫气概。润甫叹道：“说甚清闲自在，终日看枯山，守白浪，这些人每日张着口，那里讨出来吃？前日秦大哥写书来，要我去帮他立功，图一个出身。弟想四方共有二三十处起义，那里剿灭得尽？就是立得功来，主上昏暗，臣下权奸，将私蔽公，未必就尊荣到他身上；只看杨老将军，便是后人的榜样了。”连巨真道：“正是这话。”王当仁道：“兄何不到我那里去？将来翟大哥、李大哥做起事来，自然与众不同。”润甫道：“翟大哥不知道做人如何？玄邃兄人望声名，海内素著；况他才识过人，又肯礼贤下士，将来事业，岂与众丑同观？弟再看几时，少不得要来会诸兄，相叙一番。”连巨真问道：“明日甚时候起身往王家集去？”润甫道：“五更就走。”即便收拾杯盘，大家就寝。

润甫五鼓起身，与连巨真、王当仁、齐国远用了早饭，即便上路，往济阳进发。赶了一日，傍晚到了王家集。原来王家集也是小小一个市镇，共有二三十人家。时贾润甫同众人进去，恰好王伯当的舅子裴叔方在他家里。那裴叔方是个光棍汉，平昔也是使枪弄棒不习善的。连巨真取出王伯当的家报来，付与裴叔方拿到里边去与他阿姊看了。幸喜王伯当家中没甚老小，止有王伯当妻子一人，手下伴当夫妇二口。裴叔方也要送阿姊去，忙去停当众人酒饭，叫阿姊收拾了包裹，雇了一辆车儿与两个女人坐了，悄悄把门封锁上路。贾润甫对连巨真道：“小弟不及奉送，兄等路上小心。”众人向西，贾润甫往东回去了。

连巨真走不上数步，对王当仁道：“我忘了一件东西，你们先走，我去就来。”说罢如飞向东去了，众人正在那里疑惑，只见连巨真笑嘻嘻的赶来。齐国远道：“你忘了什么东西？”连巨真笑道：“我没有忘什么，我回到他门首，如此如此而行，你道好么？”王当仁道：“好便好，只是得个人去打听他有事没事，也好接应。”连巨真道：“不妨，前面去就有个所在，安顿了王家嫂子，我们再去打听。”一头计较，一头往前趲行。正是。

莫嗟踪迹有差池，萍梗须谋至会合。

却说宇文述为了失机削去官职；忙浼何稠造了一座如意车，又制一架乌铜屏三十六扇，献与炀帝。炀帝正造完迷楼、月观，恰称其意，准复原官。韦福嗣与杨积善落在宇文述手里，严刑酷炙，招称了济阳王伯当住王家集；便差官送文书到齐郡张通守处来提人。

是日张通守正在堂理事，只见门役禀说：“有东都机密公文，差官来投递。”话未说完，差官先上堂来，张通守与他相见了，递

上公文。张通守拆开看了，差官道：“此系台省机密，求老爷作速拘提。”张通守道：“我晓得。”随问衙役道：“这里到王家集有多少路？”衙役答道：“有二百余里。”张通守吩咐部下点兵三百，备四五日粮，即时起行。

原来张通守署与秦叔宝鹰扬府相去不远，时叔宝正与罗士信闲话，听见东京差官下来，要到王家集去捉人，心中老大吃惊，因想道：“王伯当住在王家集，莫非他白酒村的事发觉了？”正在那里揣摩，听得外边传梆响，报说门外有个故人连某要见老爷。叔宝如飞出来，见是连明，叙礼过，邀他到内衙书室中来，问道：“兄一向在那里？事还没有赦，为甚到此？”连明悄悄说：“弟偶在瓦岗翟让寨中，奉单二哥将令，修书叫贾润甫，请他到王家集接取王伯当家眷上山去了。如今差官去捉人犯，人影俱无，恐有人泄漏。通守回来，必然波及润甫，故弟走来报知。兄可看众弟兄旧日交情，作速差人报与润甫知道，叫他火速逃走，言尽于此，弟有要事，要到潞州去了。”叔宝问寨中那几位兄弟，连巨真一一说知，说完立身起来，拱手而别。叔宝款留不住，送了出门，进来忙与罗士信说知就里，叫罗士信悄悄骑马出城，报与贾润甫知道。罗士信忙备了马骑上，一轡头赶到城外。

原来罗士信虽认得鞭杖行的贾家住处，却不曾与贾润甫识面。当时到了他门首下马，推门进去，贾润甫见了罗士信，吃了一恐。士信忙问道：“兄可是贾润甫？”润甫应道：“在下正是。”贾润甫却认得罗士信，便道：“罗兄下顾，何事见教？”罗士信把他扯在一边去，附耳说道：“兄把叛党王伯当的家眷藏匿了，如今官府回来，就要来拿你。兄可快些走罢！”说了转身上马，如飞的去了。贾润甫把门关好了，想道：“那夜王家集起身，人鬼

不知的，是谁走漏了风声。刚才罗捕尉自己来报，必是秦大哥叫他们来的，想是真的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罢了，这样世界，总要上这道路的，不如早早去罢。”忙对妻子说了，收拾了细软，叫手下两个做工的，把槽头四、五个牲口喂饱了牵出来，男女带上眼纱，加鞭望瓦岗进发。

一行人将出齐州界口，到瓦岗去有两条路，一条大道，一条小道。润甫心上打算道：“打大路去，恐怕官兵来追，小路又怕山贼。”正在那里踌躇，只见树底下石上睡着两个大汉，忽然跳将起来大声喊道：“好了，来了！”贾润甫在牲口上听得见，老大一惊，定睛一看，却是齐国远，那一个不认得。润甫便道：“你们众人来了，把我却弄在圈里。”又问齐国远道：“此位是何人？”齐国远道：“王当仁，兄在山寨里过活，却好似在这里开这个鬼行！”王当仁道：“不要闲说了，王家嫂子尚歇在前头店里，快些赶去，打伙一搭儿走。”原来前头店里，翟让差一个头目叫赵大鹏在那里开一酒肆，作往来耳目，以便劫掠。贾润甫听见大喜，催促一行人随着王当仁赶到赵大鹏店中与王伯当家眷会合，齐望瓦岗去了。正所谓：

世乱人无主，关山客思悲。

再说张通守带了官兵同差官到王家集去，捉拿王伯当家眷。走了三日到了，拘地方来问；只见大门封锁，忙叫衙役扭断了屈戌推门进看，室中止存家伙什物，人影俱无，查问四邻，俱说五日前去的。张通守发一张封皮，叫衙役把门钉封了，将地方四邻带回衙门，用刑究问。四邻中一个姓赵的禀说：“那夜小的要开门出去解手，听见门外一人叫道：‘贾润甫你请回罢，我们去了。’他们妻子是时常出入惯的，那里晓得他是犯事走了。”张通守问

衙役，可晓得贾润甫住那里，有的推不知道，一个衙役禀道：“西门外有一个开鞭杖行的，叫做贾润甫，未知是他不是他？那姓赵的说：“正是他，那夜叫他回西门去罢！”张通守忙要起身同官去拿，只见日巡夜不收进来报道：“刘武周带领宋金刚并喽兵数千，过博望入平原县了，乞老爷快发兵前去会剿。”张通守见说，叫衙役快去请秦爷来。

不一时秦叔宝来到，张通守把差官赍来部文与叔宝看了，又把地邻口供与叔宝看，便道：“我因贼报急迫，欲点兵进剿，烦都尉出城去拿这贾润甫来，带到军前讯问，便知王家家属下落。”秦叔宝心下转道：“贾润甫是我报信叫他走的，倘然走了还好；若在家中，如何摆布？”便对张通守道：“贼人入境，待卑职去剿他；这是逆党大事，还是大人亲去方妥。”张通守道：“不必推辞，都尉去了就是。”叔宝没奈何，只得骑着马，跟了几个家丁，同差官出城，假意喊地方领到贾家，见门户锁着，叫人打进去，室中并无一人。讯问邻里，说道：“门是前日锁的，不知人是几时去的。”差官禀道：“贾润甫既是挈家逃遁，必是王家党羽，想去未必遽远，求秦爷作速去追拿。”叔宝道：“叫我那里去追？我要赶上张爷剿贼去。”说了上马前去。差官没法，只得同到张通守军前，讨了回文，回东京投下文书。

宇文述见回文内有地邻招称贾润甫一段，差官又禀曾差都尉秦琼严拿未获，便兜起宇文述心上事来，对儿子化及道：“秦琼那厮，我当日不曾害得他，反受来护儿一番奚落。不期他在山东为官，我如今题个本，将他陷入杨家逆党，竟说逃犯韦福嗣，招称秦琼向与李密、王伯当往来做事，今营任山东都尉，图谋不轨。一面具本，一边移公文一角，差官前去，尚在军前，就叫张

须陀拿下，将他解京，也可报得前仇了。”宇文文化及道：“父亲此计虽妙，但张须陀勇而有谋，这厮又凶勇异常，倘一时拿他不到，毕竟结连群盗，或自谋反，为祸不小。莫若连他家属，着齐郡拿解来京，那厮见有他妻子作当，料不敢猖獗，此计更为万全。”宇文述道：“吾儿所见极高。”

商议停当，宇文述遂上一本，将秦叔宝陷入李密一党。这本没个不准的，他就差下两员官，一员到张通守军前，一员向齐郡郡丞投文，守捉犯人，不得违误。时罗士信在齐郡防贼，张须陀与秦叔宝在平原拒贼，无奈贼多而兵少，散而复振，振而复散，那边退了，这边又来，怎杀得尽？还亏他三人抵敌得住。

一日张须陀在平原，正要请叔宝商议招集流民守御良策；忽见一个差官，到张须陀军中，称有兵部机密文书投递。张须陀拆来看了，仍置封袋中，放在案上。差官道：“宇文爷分付，要老爷即刻施行，恐有走脱。”张须陀道：“知道了，明日领回文。”须陀回到帐中，灯下草成一书稿，替秦琼辩明并非李密一党，不可谬听奸顽，陷害忠良云云，叫一个谨慎书吏录了，又写一道回文。

次日正待发放差官，恰值叔宝抚安民庶已毕，来议旋师。差官闻得叔宝到营，只道张须陀骗他来拿解，随即进营，见须陀与叔宝和颜悦色，谈笑商量。叔宝将待起身，差官怕他走了，忙过去禀说：“兵部差官领回文。”须陀对差官道：“你这样性急！”叫书吏把回文与他。差官见只与回文，只得又道：“差官奉文提解人犯，还求老爷将犯人交割，添人协解。”须陀道：“这事情我已备在文中，你只拿去便了。”差官道：“宇文爷临行分付，没有人犯，你不要回来。今人犯现在，求老爷发遣，小官好回复。”张

须陀道：“你这官好多事！这事我已一面回文，一面具本辩明，去罢！”这差官甚有胆力，又道：“老爷在上，这事关系叛逆，已经具请提解，非同小可；若犯人不去，不惟小官干系庇护奸党，在老爷亦有不便。”叔宝不知来由，见差官苦恳，到为他方便道：“大人，是甚逆犯，若是真实，便与解去。”须陀笑道：“莫理他！”这官便急了，嚷道：“奉旨拿逆犯秦琼，怎么反与他同坐，将我赶出。钦提犯人，这等违抗！”秦叔宝听见“逆犯秦琼”四字，便起身离坐，向须陀道：“大人，秦琼不知有何悖逆，得罪朝廷，奉旨提解；若果有旨，秦琼就去，岂可贻累大人。”

须陀初意只自暗中挽回，不与叔宝知道，到此不得已说道：“昨日兵部有文书行来，道有杨玄感一党逃犯韦福嗣，招称都尉与王伯当家眷窝藏李密，行文提解。我想都尉五年血战，今在山东日夕与下官相聚，何曾与玄感往来？平白地枉害忠良！故此下官已具一个辩本，与彼公文回部。这厮倚恃官差，敢如此放泼。”叔宝道：“真假有辨，还是将秦琼解京，自行展辩。当日止因拿李密不着，就将这题目陷害秦琼，若秦琼不去，这题目就到大人了。”叫从人取衣帽来，换去冠带赴京。须陀道：“都尉不必如此，如今山东、河北全靠你我两人；若无你，我也不能独定。且丈夫不死则已，死也须为国事，烈烈轰轰，名垂青史。怎拘小节，任狱吏屠毒，快谗人之口？”叫书吏取那本来与叔宝看了，当面固封，差一员听差旗牌即刻设香案，拜了本，给了旗牌路费，又取了十两银，赏了差官。差官见违拗不过，只得回京。叔宝向前称谢。须陀道：“都尉不必谢，今日原只为国家地方之计，不为都尉，无心市恩；但是我两人要并胆同心，尽除群盗，抚安百姓，

为国家出力便了。”自此叔宝感激须陀，一意要建些功业，一来报国家，二来报知己；却不知家中早又做出事来。正是：

总是奸雄心计毒，故教忠义作强梁。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诗曰：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叹亦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这诗是元时叶靖逸所作，说宋岳忠武王与他的一片精忠，为丞相秦桧忌疾，虽有韩世忠、何铸、赵士儗一千人救他，救不得，卒至身死，以至金人猖獗，无人可制，徒为后人怜惜；若是当日有怜才大臣曲加保护，留得岳少保，金人可平。故此国家要将相调和，不要妒忌，使他得戮力王事，不然，逼迫之极，这人不惟不肯为国家定乱，还要生乱。

如今再说张须陀擢升本郡通守；齐州郡丞选了一个山西平阳人，姓周名至，前来到任。一日周郡丞坐堂，有兵部差官投下文书，是拘提秦叔宝家眷的。周郡丞便差了几个差役，拿一张牌去拘提。差役直至鹰扬府中，先见罗士信，呈上纸牌。士信道：“我哥哥苦征力战，才得一个小前程，怎说他是逆党？这样可恶，还不走！”差人道：“是老爷分付，小人怎敢违抗；就是本主周爷，也不敢造次，实在兵部部文，又是宇文爷题过本，奉旨拘拿的。老爷还要三思。”士信睁着眼道：“叫你去就是了，再讲激了老爷性，一个三十大板。”公人见他发怒，只得走了，回覆周

郡丞。郡丞没法，忙叫打轿，往见罗士信。

士信出来作了揖，郡丞晓得士信少年粗鲁，只得先赔上许多不是，道：“适才造次得罪，秦都尉虽分文武，也是同官，怎敢不徇一毫体面？奈是部文，奉了圣旨，把一个逆党为名，题目极大，又是差官守催，小弟便耽当不住，想这事也是庇护不来的，特来请教。”士信道：“下官与秦都尉是异姓兄弟，他临行把母妻托与我，我岂有令他出来受人凌辱之理？这也要大人方便。”周郡丞道：“小弟岂有不方便之理，但部文难回。”士信道：“事无大小，只要大人有担当。就要去，也要关会我那秦都尉，没有个不拿本人反拿家属之理。”周郡丞道：“小弟到来，也只为同官情面；莫若重贿差官，安顿了他，先回一角文书去，道秦琼母亲妻子，俱已到官，因抱重病，未便起行，待稍痊可，即同差官押解赴京。这等缓住了，然后一同去京中打关节，可以两全无害。”罗士信是个少年极谄事的，道：“我兄弟从来不要人的钱，那得有钱与人？凭着我在，要他妻子出官，断不能够。”郡丞见说不入，只得回衙。

当不过差官日夕催逼，郡丞没奈何，与众人书吏计议。内中有个老猾书吏道：“奉旨拿人是断难回覆的；如今罗士信部下又有兵马，用强去夺他，也拿不得，除非先算计了罗士信，何愁秦琼家属拿不来？况且罗士信与秦琼同居，自说异姓兄弟，也是他家属，一发解了他去，永无后患。”郡丞道：“他猛如虎豹，怎拿得住？路上恐有疏虞，怎么处？”老猾书吏道：“老爷又多愁了，只要拿罗士信并他妻母，当堂起解，交与差官；路上纵有所失，是差官与别地方干系了。”郡丞点头道：“只是如何拿他？”那书吏向郡丞耳边，说了几句。郡丞大喜，就差那书吏去请罗士信，

只说要商量一角回文。罗士信道：“我不管，你家老爷自去回。”那书吏道：“自然周爷出名去回，但周爷道不知此去回得住，回不得住，得罗爷经一着眼，也知周爷不是为人谋而不忠。”罗士信道：“你这个书吏会讲话，你姓什么？”那书吏道：“书办姓计名成，就住在老爷衙后院子巷里。”

罗士信认为实，便跨上马到来。周郡丞欣然接见，道：“同官情分，没的不为调停的，只怕事大难回，所以踌躇延捱。如今拼着一官为二位豪杰，事宽即圆，支得他去，再可商量。”士信道：“全仗大人主张。”计书吏拿过回文来看，说是秦琼母妻患病，现今羁候，俟痊愈起解因由。罗士信道：“我是鲁夫，不懂移文事体，只要回得倒便是。”周郡丞故意指说：“内中有两字不妥。”叫书吏另写用印，耽延半日，日已过午，叫请差官与了回文，周郡丞又与他银子十两，说是罗爷送的，差官领了。周郡丞就留罗士信午饭，士信再三推辞。周郡丞道：“罗将军笑我穷官，留不得一饭么？”延至后堂，摆两桌饭，宾主坐了，开怀畅饮。

罗士信也吃了几杯，坐不到半个时辰，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伏倒几上。周郡丞已埋伏隶卒，将罗士信捆了，出堂来对他手下道：“罗士信与秦琼通同叛逆，奉旨拿解，众人不得抗违。”手下听得都走散了。士信已拿，府中无主，秦母儿媳孙子秦怀玉，没人拦阻，俱被拿来上了镣肘，给与车儿。罗士信也用镣肘，却用陷车，将换过的回文，付与差官收了；又差官兵四十名防送，当晚赶出城外宿了。

五更上路，罗士信渐渐苏醒，听得耳边妇人哭泣，自己又展动不得，开眼一看，身在陷车之中。叔宝儿媳并怀玉俱镣肘在小车上啼哭。士信见了，怒从心起：“只为我少算，中了贼计，以

致他姑媳儿子受苦。”意要挣挫，被他药酒醉坏，身子还不能动弹，只得权忍耐了。将次辰牌，觉得精神渐已复旧，他吼上一声，两肩一挣，将陷车盖顶将起来；两手一迸，手桎已断；脚一蹬，铁镣已落；踢碎车栏，拿两根车柱来打差官。这些防送差官，久知他凶勇，谁人敢来阻挡，一哄的走了。

士信打开秦母姑媳怀玉镣肘，无奈车夫已走，只得自推车子，想道：“身边并没一个帮手，倘这厮起兵来追，如何是好？”一头推，一头想，正没计较。只见前面林子里跳出十来个大汉来，急得士信丢了车儿，拔起路旁一株枣树，将要打去，又见两个为首的，内中一个说道：“罗将军不要动手，我是贾润甫。”罗士信是到他家去见过一次，定睛一看，是贾润甫，便问道：“你把家眷放在何处去了，却有闲工夫来看我？”润甫道：“贱眷同王家嫂子都安顿在瓦岗山寨里了。李玄邃兄晓得此事必然波及叔宝，故此叫我两人星夜下山，到郡打听。岂知不出所料，晓得拿了秦夫人，必然打这里经过，因此同这单主管带领孩子们，扮作强人在此劫夺，不意被你先已挣脱此祸。”士信道：“虽然挣脱囚车，打散官兵，我正愁单身，又要顾恋车子，又恐后兵追来，两难照顾。今幸遇两位，不怕他了。”单主管道：“我们有马匹，有兵器，就有人追，愁他则甚！”贾润甫道：“不妨，往前去数十里，就是豆子坑，那里就有朋友接应了。

话未说完，只见郡丞与差官，带了六七百兵赶来。单主管对贾润甫道：“你同秦太太、秦夫人、大相公先往头里走，我同罗将军迎上去杀这些赃官。”把一匹好马与罗士信骑了。士信手中挺着枪站在一个山嘴上，大声喝道：“我弟兄有何亏负朝廷，却必竟要设计来解我们上去！我今把你这些贪赃昧心的真强盗尽情

除尽，若留了一个回去，不要算罗某是个汉子！”说了，两骑马直冲下来。这些官兵见罗士信一个尚当不起，又见旁边又有个大汉子似黑煞一般，那个敢来与他对垒，便带转马头逃回去了。单全看了，哈哈大笑道：“可怜这也叫官兵！”士信到要追上去，单全止住了，策马转身。

却说贾润甫带了几个喽罗保护秦夫人等忙要赶到瓦岗去，只见三叉路口，冲出一队人来，一个为头的大喝道：“孩儿们，一个个都与我抓了来。”贾润甫眼快，认得是程知节，故意道：“咄，剪径贼，你认得我秦叔宝么？”知节笑道：“好蛮子，假冒咱哥名字来吓我哩！”轮斧直赶过来。贾润甫道：“程咬金，这是秦老夫人，叔宝哥哥的家眷行李，你要打劫他的么？”

说话时，秦母已到。罗士信与单主管，听得手下人说前面有贼，正赶来厮杀。知节已到秦母跟前，与众相见，向秦母问起缘由，润甫一一说知。知节道：“伯母且到小侄寨中，与家母一叙，小侄不似前日贫穷，尽供奉得伯母起；任你官兵，也不敢来抓寻。”因此众人都跟程知节来到寨中，与尤员外拜见了秦母与张氏，罗士信、秦怀玉与众人也叙述了礼。程知节请伯母到后寨去与家母相见。秦母对罗士信道：“我们在这里了，不知你哥哥在军前，可知我们消息，作何状貌，叫人放心不下。”说了泪下。程知节喊道：“伯母放心，待小侄今夜统领几百个孩儿们，去劫了大哥到寨，完了一桩事了，怕什么军前军后。”贾润甫道：“秦大哥与张通守，管领六七千兵马在那里；你若去胡做，不惟无益，反累大哥的事败。”罗士信道：“还是我去走遭？”贾润甫道：“也不妥。”单全道：“待我去如何？”贾润甫道：“你去果好，只是秦大爷不认得你，不相信。”单全道：“说那里话？当年秦大爷患恙，

在我家庄上，住了年余，怎说不认得？”程知节问道：“这是谁？”润甫道：“这是单二哥家有才干的主管，今随单二哥住在山寨里。闻说到是个忠义的汉子。”程知节道：“好，是一个单员外家的主管！”秦母道：“既是这位主管肯到军前去递信与吾儿，极好的了，待我去写几个字，并取些盘缠来，烦你速去走遭。”程却节忙止住道：“好叫人笑死，伯母在这里，是小侄的事了，为何要伯母破起钞来？”叫小喽罗取出一大锭银子，对单全道：“十两银子，你将就拿去盘费了罢。”单全道：“盘缠我身边尽有，不烦太太与程爷费心。太太写了信，我就此起身了。”秦母写了一封书与单全收了，即进后寨去与程母相见。

不说单全到军前去报信，却说罗士信与程知节、贾润甫、秦怀玉吃了更余接风酒，归房安寝，心中想道：“士信从不曾受人磨减的，那里说起被这个脏狗与那个书办奴才设计捆绑我在囚车内，这一夜半日，又累我哥哥的老母弱媳出乖露丑。常言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罗士信若不杀那两个狗男女，何以立于天地间？”怨恨了一回，将五更时，忙爬起来，扮着打差模样，装束好了，去厩中相了一匹好马，骑到寨门。

守寨门的小喽罗问道“爷往那里去？”士信道：“你寨主叫我去公干走遭。”说了，加鞭赶了百十余里，已至齐州城外，拣一个小饭店下了，饱餐一顿，对主人家道：“你把我的牲口喂饱好了，我进城去下一角文书，倘然来不及，我就住在城内朋友家了。”店小二应道：“爷自请使，牲口我们自会看管。”

士信走进城去，天色已黑了，到了土地庙里坐一回，捱到定更时分，悄悄走到鹰扬府署后门来。只见两条官封横在上面，士信看了，愈加怒气满胸。才进巷口，见一人手里拿着瓦酒瓶走出

来，士信迎着问道：“借问一声，那个计书办家住在何处？”那人答道：“着底头门首有井这一家便是。”士信走到他门首，望内不见人声，只得把指头弹上两弹。里头问道：“是谁？”士信道：“我是来会计相公话的。”里头答道：“不在家，刚走出门，要到庙里去会同郎沈相公的话去了。”

士信见说，撒转身来，又到土地庙前来，只见一人侧着头，自言自语的走。士信定眼一看，见是计书办，忙站定了脚，在庙门内打着江西乡谈，叫：计相公，这里来！”那计书办在黑影子里一看，只道是那兵部里差官，便道：“可是熊大爷？”士信道：“正是。”计书办忙向前走来，士信一把提进庙内。计书办仔细一看，见是罗士信，魂都吓散，满身战抖，蹲将下来。士信把一足踹住他胸膛，拔出明晃晃的刀来。计书办哀求道：“老爷，不干小人之事，饶我狗命罢！”士信道：“贼奴噤声，你快快实说，你家这个狗官，可在衙内？”计书办道：“刚才审完了事，退堂进去了。”士信恐怕兜搭了工夫，忙把刀向他颈下一撩，一颗头颅，滚在尘埃。士信剥他身上衣服，把头包在里头，放在神柜下。晓得庙间壁就是府署，将身一纵，跨在墙上，恰好有一棵柳树靠近，将手搭住，把身子挂将上去，原来就是前日周郡丞留饭醉倒所在；摸将进去，见内门已闭，喜得照壁后有梯一张，取来靠在墙上，轻轻扑入庭中。

周郡丞因地方扰乱，没有带家眷来，止带得两三个家童，都在厨房里。士信向窗楞里一张，只见周郡丞点上一枝画烛，桌上排列着许多成锭银子，在那里归并了，把笔来封记，好送回家去。士信把两扇窗楞忽地一开，周郡丞只道贼，把全身护在桌上，遮着银子，正要喊出有贼，士信手中执着利刃，把他一把头发提将

起来，道：“胜狗，你认得我么？”此时周郡丞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顾跪在地上磕头。士信举刀一下，割下头来，向床上取一条被来包好了，拴在腰间，把桌上银子尽取来，塞在胸前，见有笔砚在案，取来写于粉壁上道：

前宵陷身，今夜杀人。冤仇相报，方快我心。

写完掷笔，依旧越墙而出。到土地庙神柜下取了计书办的首级，一并包好，出庙门赶到城门口。

此时将交五更，城门未开，转走上城，向女墙边跳下来，一径到店门首，拣个幽僻所在，藏过了两个人头，却来敲门。店小二开门出来说道：“爷来得好早，难道城门开了？”士信道：“我们去投递紧急公文的，怕他们不开！牲口可曾与我喂好？”小二道：“爷分付，喂得饱饱的。”士信身边取出四五钱一块银子来，对小二道“赏了你，快把牲口牵出来。”小二把马牵出，士信跨上雕鞍，慢慢走了几步，听见小二关门进去了，跨下马，转去取了人头包，转来上了，一辔头赶了四五十里，肚中饥了，只见一个村落里有个老儿在门口，卖热火酒熟鸡子。士信跳下马来，叫老儿斟一杯来。士信问道：“这一村，为何这等荒凉？”老儿道：“民困力役，田园荒芜，那得不穷苦荒凉。”士信想：“我身边这些银子是赃狗诈害百姓的，都是民脂民膏。他指望拿回家去与妻孥受用，岂知被我拿来，我要他做什么。难道带到山寨里去？”因问道：“你们这一村有多少人家？”老儿道：“不多，止有十来家。男子汉都去做工了，丢下妻儿老小，好难存活。”士信道：“老人家，你去都唤他们来，我罗老爷给赏他些盘川。”

老儿见说，忙去唤这些妇女来，可怜个个衣不蔽体，饿得鸠形鹄面。士信道：“你们共有几家？”老儿道：“共是十一家。”士

信把怀中的银子取出来，约莫轻重做了十一堆，尽是花花纹银。对众妇女道：“你们各家，取一堆去，将就度日，等男子回来。”这些妇女老儿欣喜不胜，尽趴在地上——拜谢了，然后上前收领银子。老儿道：“本欲治一饭，款待老爷，少见众人之情，只是各家颗粒没有，止有些馍馍鸡子，不嫌褻渎，待老汉取出来，请老爷用些了去。”士信见说便道：“这个使得。”老儿如飞去掇了一碗鸡子，一碗馍馍出来。不一时，十一家都是馍馍、鸡子、蒜泥、火酒，摆了十来碗，你一杯，我一盏相劝。士信觉得心中爽快，饱餐一顿，把手一拱，跨上马如飞的去了。

却说程知节那日早起，见罗士信去了，忙去报知秦老夫人，只道他不肯在山寨里住，私自去了。惟秦夫人信得他真，道：“士信是个忠直的汉子，再不肯背弃了我们去的。”时士信在马上，又跑了许多路，往后一看，却不见了两颗首级。原来两颗头颅，系在鞍桥上，因跑得急了松了结儿、撩将下来。士信见没有两颗首级，带转马来，慢慢的寻看。寻了里许，只见山坳里闪出一队人马来，头里载着十来车粮草，四五十骑马，两三个头目，个个包巾扎袖，长刀阔斧的大汉子。士信晓得是一起强人，只得将马带在一边。那边马上几个人，只顾把罗士信上下细看。罗士信睁着眼也看他们。末后一个头目，把罗士信仔细一认，即收住马问道：“你是什么人？”罗士信大着胆，亦问道：“你是什么人来问我？”那人笑道：“你好像齐州秦大哥家罗士信。”士信道：“我便是罗士信。”那人忙下马，上前说道：“我是连明。”士信道：“你可就是到我府中来，要叫我哥哥报知贾润甫，使他逃走的？”连明道：“然也。”士信见说，方下马来，与他见礼。原来这一起是徐懋功叫他们往潞州府里去借粮转来的。

时众豪杰都下马来，与罗士信叙礼。连明道：“贾润甫家眷，弟已接入瓦岗寨中，但不知秦大哥处事体如何？”士信把秦老夫人被逮始末，粗粗述了一遍。单雄信道：“既是秦伯母在程家兄弟处，我等该去问安走遭。”邴元真道：“既是在这里，少不得相见有期；如今我们路上又要照管粮草，孩子们又多，不如请罗大哥到瓦岗去与徐、李二兄商议解救秦兄，方为万全。但不知罗兄又欲往何处去？”罗士信道：“弟回豆子坑去，因马上失了一件东西。”单雄信问：“是何物？”士信道：“是两颗首级。”翟让道：“何人的？”罗士信就把黑夜里寻仇，杀死两人，至后将银赏赐荒村百姓，又述了一遍。翟让大叫道：“吾兄真快人，务必要请到敝寨聚义的了。”士信道：“本该同诸兄长到尊寨一拜，弟恐秦伯母不见了小弟，放心不下。宁可小弟到程哥山寨里去回覆了伯母，那时再来相会未迟。”单雄信道：“既如此说，兄见伯母时，代弟禀声，说单通到瓦岗去料理了，就到程兄弟寨中来问候。”罗士信应道：“是，晓得。”拱一拱手，大家上马，公路去了。

且不说罗士信回豆子坑，再说翟让众人往瓦岗进发，行未里许，只听得前面小喽罗报道：“草路上有一包裹，内有首级两颗，未知可是罗爷遗下的？”单雄信道：“取来看。”小喽罗取到面前。只见血淋淋两个人头。翟让道：“差人送还他才是。”单雄信道：“这个不必。那两个人也是为了我们兄弟的事，只道奉公守法，何知财命两尽；若再把他的首级践踏，于心太觉残忍。孩子们取盛豆料的木桶，把两个首级放在里头，挖一大坑埋下，掩上泥土。”然后策马回寨去了。正是：

处心各有见，残忍总非宜。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殉义

词曰：

颠危每见天心巧，一朝事露纷纭。此生安肯负知心，奸雄施计毒，泪洒落青萍。寨内群英欢聚盛，孤忠空抱坚贞。渔阳一战气难伸，存亡多浩叹，恩怨别人情。

右调《临江仙》

从一而终，有死无二，这是忠臣节概，英雄意气。只为了妒贤嫉能、徇私忘国的人，只要快自己的心，便不顾国家的事，直弄到范雎逃秦，伐魏报仇；子胥奔吴，覆楚雪怨。论他当日立心岂要如此？无奈逼得他到无容身之地，也只得做出急计来了。

如今再说单全奉了秦老夫人的书信，离了豆子坑山寨，连夜兼程赶到军前。那日秦叔宝正在营中念须陀活命之恩，如何可以报效，只见门役报道：“家中差人要见。”叔宝只道母亲身子有甚不好，心中老大吃惊，便道：“引他进来。”不一时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叔宝仔细一看，却是单雄信家的主管单全，心中疑想道：“必是单二哥差他来问候我。”便假意说道：“好，你来了么，我正在这里想。随我到里边来。”叔宝领单全到书房中来，单全忙要行礼下去，叔宝一把拖住道：“你不比别人，我见你如见你家员外一般。”叫手下取个椅儿到下面来，叫他坐。单全道：“到是立谈几句，就要去的。”叔宝道：“可是员外有书来候我？”单全

道：“不是。”叔宝见他这个光景，有些的不安，便对左右道：“你们快些去收拾饭出来。”

单全见众人去了，在胸前油纸内，取出秦母书信，呈上叔宝。叔宝见封函上“母字付与琼儿手拆”，双眉已锁，及开看时，不觉呆了半晌。单全道：“太夫人因想室中眷属且被擒拿，秦爷毕竟不免，不意秦爷倒已保全。但今目下齐郡是必申文上去，说罗士信途中脱陷，打退官兵，把家眷已投李密、王伯当，则逆党事情越觉真了，便是张通守百口也难为秦爷分辩。”

叔宝听了，正在忧烦之时，只见人进来禀道：“家中走差的吕明在外。”叔宝道：“快着他进来。”不一时吕明进来，见了叔宝，跪在地上只是哭泣。叔宝道：“我晓得了，你起来慢慢说与我听。”吕明站起来说道：“始初周郡丞如何要把老爷家属起解，罗爷如何不肯。后来周郡丞如何设计，捉了罗爷，黄昏被如何来拿家属。那夜小的就要来报知老爷，因城上各门俱不容放出，着官兵送出差官与罗爷、老太太、夫人并小爷。直至明日午后忽防送官兵同差官转来，说罗爷跳出囚车，把石块打死了七八个官兵，逃命转来，城门上盘诘紧急。不意明日夜间，周郡丞被人杀死在衙门，一个书办又杀死在土地庙里，城门上反得宽纵，因此小的方得来见老爷。只怕今晚必有申文来报与张老爷。”

叔宝道：“这叫我怎处？我本待留此身报国，以报知己，不料变出许多事来。但我此心，惟天可表，”单全道：“爷说甚此心可表？爷若即有仇家在朝，便一百个张通守，也替爷解的不开，况又黑夜杀官杀吏，焉知非罗爷所为的？倘再迟延，事有着实，连张通守也要出脱自己，爷这性命料不能保了，说甚感恩知己？趁事尚未发觉，莫若悄地把爷管的一军与山寨合了，凭着爷一身

武艺，又有各位相扶，大则成王，小则成霸，不可徒衔小恩，坐待杀戮。”

叔宝听了，叹口气道：“我不幸当事之变，举家背叛，怎又将他一支军马也去作贼？我只写一封书，辞了张通守。令夜与你悄悄逃去，且图个母子团圆罢。”一边留单全饮酒，自己就在一边写书与张通守，书上写道：

恩主张大人麾下：琼承恩台青眼有年，脱琼于死，方祈裹革以报私恩；缘少年任侠，杀豪恶于长安，遂与宇文述成仇，屡屡修怨。近复将琼扭入逆党，荷恩主力为昭雪。苦仇复将琼家属行提，镣肘在道，是知仇处心积虑，不杀琼而不止者也。义弟罗士信不甘，奋身夺去，窜于草野，事虽与琼无涉，而益重琼罪矣！权奸在朝，知必不免，而老母流离，益复关心。谨作徐庶之归曹，但仰负深恩，不胜惭愧，倘萍水有期，誓当刎颈断头，以酬大德。不得已之衷，谅应鉴察。未将秦琼叩首。

叔宝写完了书，封好，上写着“张老爷台启”，压在案上；将身边所积俸银犒赏，俱装入被囊，带了双铜，与单全、连明并亲随伴当四五人，骑上马，走出营来，对守营门的说道：“张爷有文书，令我缉探贼情，两日便回。军中小心着管，不可乱动。”打着马去了。正是：

一身幸得逃罗网，片念犹然逐白云。

却说翟让、单雄信一行人马，到了瓦岗山寨，见了李玄邃、徐懋功，雄信将秦母被逮，罗士信凶勇脱陷，遭见尤、程，邀入豆子坑山寨里去了。李玄邃道：“这等说起来，秦大哥早晚必来入伙的了。只是秦母在程兄弟处，该差人去接上山来，好等他母子相会。”徐懋功道：“这个且慢，就是差人去接，尤、程断不肯

放，且待叔宝来时，再作区处。前日有人来说，荥阳梁郡近来商旅极多，今寨中人目已众，粮草须要积聚，谁可到彼劫掠一番，必有大获。”翟让道：“小弟去得么？”懋功道：“兄若要去，须要玄邃兄与伯当、当仁三人，先领二千人马起行，后边就是翟大哥与邴元真、李如珪三位，也带二千人马，随后接应，方为万全。”又对雄信道：“留兄在寨，尚有事商量。”因此两支人马，陆续起身去了。

徐懋功正要差细作打听叔宝消息，只见单全回来说：“秦大哥为书辞了张通守，已经离任，进豆子坑去见秦太太了。”雄信道：“何不请他到了这里，然后同去？”懋功道：“他见母之心，比见友之心更切，安有先到这里之理？单二哥，如今要兄同贾润甫往豆子坑走遭。”又附雄信耳边，说了几句。雄信点头会意道：“若如此说，弟此刻就同贾润甫从小路上去，或者就在路上遇着了，岂不为妙。”懋功称善。

再说秦叔宝与单全分了路，与连明等三四人，恐走大路遇着相识的，到打从小路儿走过了张家铺，转出独树岗，忽听背后有人喊道：“前面去可是秦叔宝兄？”叔宝带住马，往后一看，恰是贾润甫与单雄信，带领二三十个喽罗赶将上来。叔宝忙下马，雄信与润甫亦下了马。雄信执着叔宝手道：“兄替隋家立得好功！”叔宝道：“不要说起，到程兄弟寨中去细细的告诉，只是兄今欲何往？”雄信道：“今不往何处去。因单全回来说了。小弟特地走来候兄。”大家又上了马，只见斜刺里一骑马飞跑过来，望见叔宝，便道：“好了，哥哥来了！”叔宝见是罗士信，忙问道：“兄弟，母亲身子如何？”士信道：“伯母身子，幸赖平安；只是心上记着哥哥，日逐叫兄弟在路上探听两三次。今喜来了，弟先进寨

去报知，哥哥同诸兄就来。”说了，飞马进寨报知秦母。

秦母见说儿子到寨来了，巴不能够早见一刻，携了孙儿怀玉与媳妇张氏同走出来。程知节的母亲也陪秦老夫人走到正谊堂中。张氏见堂中有客，即便缩身进去。时尤俊达同程知节迎进叔宝、雄信，在堂上叙礼过。叔宝见母亲走出来，忙上前要拜下去，瞥见程母在堂，先向程母拜将下去。程母忙近身一把拖住叔宝，道：“太平哥好呀，幸喜你早来了一天；若再迟一两日，又要累你做娘的忧坏了身子哩！”秦母见儿子拜在膝前，眼中落下几点泪来，对叔宝说道：“你起来罢。那边站的，可是单二员外？”叔宝应道：“正是。”

雄信与润甫见叔宝站起来，两人忙去先拜见了秦母，后又拜见了程母。秦老夫人叫怀玉过来，拜了单伯伯、贾伯伯，问道：“令爱想必也长成了？”雄信道：“小女爱莲长令孙一岁，年纪虽小，颇有些见识。”秦母道：“自然是个闺秀。”程母笑对秦母道：“日月是易过的，当初太平哥与我家咬金，也是这模样儿的大起来，如今你家孙儿，又是这样大了。”程知节喊道：“母亲，如今秦大哥做了官，还只顾叫他乳名。”程母笑道：“通家子侄，那怕他做了皇帝，老身只是这般称呼。”众人都大笑起来。

秦老夫人对叔宝道：“你进去见见你媳妇了出来，大家同到后寨去。”与张氏说了几句话出来，只见堂中酒席安排停当。尤员外请众人坐定，举杯饮酒。尤员外问征辽一段，叔宝细细述了一遍，众人多各赞叹。叔宝问尤俊达道：“兄在武南庄好不快活，为甚迁到这里来？”程知节道：“也是为长叶林事发，尤大哥迁到此地，不然他怎肯到这里，与弟辈做这宗买卖？”尤俊达道：“不是这等说，单二哥也是好端端住在二贤庄，今闻得为了李玄邃

兄，也迁入瓦岗寨中去了，总是我们众弟兄该在寨中寻事业。”贾润甫道：“这样世界，岂论什么山寨里、廊庙中，只要戮力同心，自然有些意思，只是如今众弟兄还该在一处。”程知节道：“如今我们有了秦大哥，再屈单二哥也迁到我这里来，多是心腹弟兄，热烘烘的做起来，难道输了瓦岗？翟大哥、李大哥做得皇帝，难道秦大哥、单二哥做不得皇帝？”坐中见说，都大笑起来。众人欢呼畅饮，直吃到月转花梢。

到了次日起来，大家坐在堂中闲谈，只见喽罗进来报道：“瓦岗差人来，要见单大王的。”雄信忙叫手下引他进来。不一时，一个喽罗进来说道：“徐大王有密报一封，差小的送来与单大王。”单雄信接来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昨细作探得东都有旨，命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领兵二万，协同山东讨捕大使张须陀，会剿李密、王伯当叛犯党羽，并究窝藏秦琼，密拿杀官杀吏重犯，严缉家眷巢穴。将来彼此两家俱，有兵马来临，兄速归寨商议大敌，尤程两兄处，亦当预计。叔宝兄渴欲一见，不及另札，如得偕来更妙，专候专候。

雄信把字朗念了一遍，众皆大惊。程知节道：“愁他则甚！等他们来时，爽利混杀他娘一阵。”秦叔宝道：“知节兄你不要小觑了事体，那张须陀勇而有谋，裴仁基又是一员宿将，况又兼两万官兵，排山倒海的下来。如今这里山寨，连罗士信兄弟，止不过四人，单二哥与润甫兄家眷都在瓦岗，自然要回寨去照顾的了。这几个人，作何布置？”尤俊达道：“前日翟大哥原有书来召我们去，因秦、单二兄未来，故此我们不肯。今单二哥家眷已在瓦岗，秦大哥与太夫人又在这里，何不两处并为一处，随你大小缓急，

多有商量的。”叔宝道：“好便好，但未知瓦岗房屋可有得余？”雄信道：“第一到山寨，就叫他们在寨后盖起四五十间房子，山前增了水城烟楼，仓库墙垣重新修理齐整，不要说三家家眷，就再住几房，也安放得下。”程知节道：“既如此说，要去我们收拾就去。”雄信对贾润甫道：“兄可先回寨去，通知懋功兄，弟同三兄家眷到寨便了。”润甫见说，随即起身。尤俊达与程知节、秦叔宝带了家眷，收拾了细软金帛粮草，率领了部下约有二千余人，大队并入瓦岗寨中去。正是：

猛虎添双翼，蛟龙又得云。

再说翟让、李密二支人马，杀兵劫商，占城据地，在河南地方势甚猖獗。时张须陀尚在平原，因二三日不见秦叔宝来，只道他身子有恙，着樊建威到他营中来看他。守营兵回道：“秦爷两日前，张老爷差他去缉探盗情未回。”樊建威忙去通报了张通守，张通守道：“我几时差他？这又奇了！”正说时，齐州申文已到，拆开一看，须陀老大吃一惊，忙骑着马，同唐万仞、樊虎到叔宝营中。直至中军帐，只见案上有书一封，张通守拆开细看，大惊道：“原来他与宇文述结仇，遭他陷害不过，竟自去了。可惜这人有勇有谋，是我帮手，如今他去了，如何是好？”回到营中，一面委官到齐州安谕。急隋主有旨，调他做了荥阳通守，要他扫清翟让，只得带了樊虎、唐万仞并部下人马，到荥阳上任。

樊、唐二人虽是公门出身，本领怎及得叔宝？因他两个也是有义气的汉子，所以与叔宝相知。张须陀做郡丞时，就识拨他屡次建功，这番没了叔宝，就做了心腹，思量要扫清翟让。何知翟让骁勇过人，竟抢过李密一军，带领了千余人马，打破了金堤关，直抵荥阳劫掠。时翟让正在城外各门分头杀掳，不防张通守与

樊、唐二人各领精兵五百，开门一齐杀出。翟让虽勇，当不起须陀一条枪神出鬼没；郝元真、李如珪早先败退。翟让被樊虎、唐万仞二路夹攻，只得放马逃遁，被张须陀赶杀了十余里，亏得李密、王伯当大队兵马到来，须陀方收兵回去。

到了次日，李密定计：将人马四下埋伏，叫翟让去引诱张须陀兵马。至大海寺旁，忽听林子里喊声四起，李密、王伯当、王当仁冲将出来，后有翟让、郝元真、李如珪，将须陀兵马裹在中间。樊虎见部下人马渐渐稀少，须陀身先士卒，身上早中几枪，征衫血染，犹奋力望李密冲来。樊虎、唐万仞与李密当年在秦叔宝家中虽曾识面，到这性命相关之处，也顾不得了，帮着须陀一齐杀出重围，万仞却又不见了。张须陀道：“待我还去救他出来。”樊虎又与张须陀杀入，唐万仞已被贼兵截住，着了几枪，渐渐支架不住。张须陀见了，慌忙直冲进去，枪挑了几人落地，杀出重围，樊虎却又不见了。张须陀分付部下：“且护送唐爷回城，我再寻樊爷回来，不然断不独归。”时须陀身子已狼狈，但他爱惜人的意气重，不顾自己，复入重围。岂知樊虎已因坐马前失跌下来，被人马踹死，那里寻得出！李密先时也见樊、唐二人在须陀身边，有个投鼠忌器之意，故不传命放箭。今见须陀一人，便四下里箭如飞蝗。须陀虽有盔甲，如何遮蔽得来，可怜一个忠贞勇敢、为国为民的张通守，却死在战场之中！正是：

渭水星沉影，云台事已空。

翟让、李密射死了张须陀，大获全胜。时内黄、韦城、雍邱都有兵来归附。李密差人去到瓦岗报捷，众豪杰闻报都抚掌称庆。独叔宝闻张须陀战死，禁不住潸然泪下，想道：“他待我有恩有礼，原指望我与他同患难，共休戚。密疏为我辩白，何等恩

谊！不料生出变故，我便弃他逃生，令他为人所害。想他沙场暴露，尸骨不知在于何处？”便起身对雄信道：“单二哥，弟自到此处，并不曾见翟大哥，恐无此理。弟今特往荥阳，与他一面，就会王、李二兄，未知可否？”懋功道：“要去我们打伙儿同去。如今郡县都来归附，他那里这几个人，也料理不来，须得我们去方妥。这里寨栅牢固，只消一二个兄弟看守便够了。”尤俊达原是富户快活人，留他与连巨真守寨，照管家属。单全升他做了统领，管辖山上喽罗，日夜巡视栅栏，日用置买，俱是他调度。分付停当，大家辞了母妻。徐懋功、齐国远、程知节、贾润甫做了前队，单雄信、秦叔宝、罗士信做了后队，俱轻弓短箭，带领人马离了瓦岗。

将到郑州地方，只见哨马报翟大王兵到。原来翟让同李密攻下汜水、中牟各县，得了无限子女玉帛，要回瓦岗快活，故与李密分兵先回。两军相见，翟让久闻秦叔宝大名，极加优待。单雄信问起，知翟让有归意，便道：“翟大哥，我们若只思量终身作贼，得些金帛子女，守定瓦岗罢了；若要图王定霸，还须合着玄邃，占据州县才是。”翟让见说，也还未听，只见哨马报说：“李爷收了韩城各处地方，得了许多仓库。李爷闻得众大王下山来，叫小的禀上单大王，说有一位秦爷。如在路，乞单大王速邀至军前一会。”雄信道：“晓得了。”因此翟让心痒，仍旧回兵去与李密相合。

路经荥阳，秦叔宝先差连明打听张须陀尸首，部下感他恩德，已草草棺殓，并樊虎尸棺，都停在大海寺内。叔宝对单雄信道：“烦兄致意翟大哥，请诸兄先行，弟还要在此逗留几天。”雄信会意，说了，众人都已先行，独雄信同着叔宝与罗士信到了次

日，叫手下备了猪羊祭仪，同众人到大海寺中来。只见廊下停着两口棺木，中间供着一个纸牌位，上写“隋故荥阳通守张公之灵位”，侧首上写“隋死节偏将齐郡樊虎之枢”。秦叔宝与罗士信见了，不胜伤感，连雄信亦觉惨然。

三人正在嗟叹之时，忽见外边许多白袍白帽，约有四五十人拥将进来。罗士信看见，不知什么歹人，忙拔刀在手，喝道：“你们为何率众在此？”众兵卫道：“小的们感故主的恩情，在这里守灵，守过了百日方敢散去。今日晓得秦爷来祭奠，故来参见。”叔宝叫他们起来住着，想道：“兵卒小人，尚且如此，我独何人，乃敢背义！”忙叫左右把身上袍盖换了孝服，时祭仪已摆列停当，叔宝同士信痛哭祭奠，众兵士俱趴在地上大恸，声闻于外。单雄信亦备擗子吊拜。

正在忙乱之时，只见外边走进一人，头裹麻巾，身穿孝服，腰下悬一口宝剑，满眼垂泪，跟着两三个伴当，望着灵帏前走来。那些带孝的兵卫站在旁边，说道：“唐爷来了！”叔宝仔细一认，见是唐万仞，把手向他一举道：“唐兄来得正好。”岂知唐万仞只做不见，也不听得，昂然走到灵前大恸，敲着灵桌哭道：“公生前正直，死自神明。我唐万仞本系一个小人，承公拔识于行伍之中，置之宾僚之上，数年已来，分爨嘘寒，解衣推食。公之恩可谓厚矣至矣。虽公之爱重者尚有人，而我二人之鉴拔者则惟公。蒙公能安我于生地，而自死于阵前，我亦安敢昧心，而偷生于公死后！”

叔宝站在一旁，听他一头说，一头哭，说到后边句句讥讽到他身上来，此身如负芒刺，又不好上前来劝他，连雄信手下兵卒无不掩泪偷泣。雄信看见叔宝颜色惨淡，便要去劝住唐万仞。只

见万仞把桌一击道：“主公，你神而有灵，我前日不能阵前同死，今日来相从地下！”说罢，只见佩刀一亮，响落在地，全身望后便倒，众兵卫望见，如飞上前来救，一腔热血，喷满在地。叔宝见了，忙捧着尸首大声叫道：“万仞兄，你真个死了！你真个相从恩公于地下了，我秦琼亦与你一答儿去罢！”忙在地上拾起剑来要刎，背后罗士信一把抱住喊道：“哥哥，你忘了母亲了！”夺剑付与手下取去。叔宝犹自哽咽哭泣，分付手下快备棺木殓殓，就停在张通守右边。然后收拾祭仪，给与张通守兵卫领去，与雄信、士信一齐回营。正是：

芦中不图报，漂母岂虚名？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词曰：

荣华自是贪夫饵，得失暗相酬。恋恋蝇头，营营蜗角，何事能休？机缘相左，谈笑剑戟，樽俎戈矛。功名安在？一堆白骨，三尺荒丘。

右调《青衫湿》

天地间两截人的甚多：处穷困落寞之时，共谈心行事，觉厚宽有情，春风四海。至富贵权衡之际，其立心做事，与前相违，时时要防人算计他，刻刻恐自己跌下来。这个毛病，十人九犯。总因天赋之性，见识学问，只到得这个地位。

再说秦叔宝在大海寺将张须陀并唐、樊二人重新殓殓，择地安葬，做几日道场；然后同单雄信、罗士信起行，赶到康城，与李密、王伯当众人相会了，叙旧庆新，好不快活。

秦叔宝劝李密用轻骑袭取东都以为根本，然后徐定四方。翟让遂依计，令头目裴叔方带领数个伶俐人役，前往打探山林险阻，关梁兵马，不意被人觉察，拿住三个，知是翟让奸细，解留守宇文都府中勘问，将来斩首；止逃得裴叔方两个回来，一番缉探，倒作成东都添兵预备防守。还亏李密听了秦叔宝，同程知节、罗士信轻兵掩袭，悄悄过了阳城，偷过了方山，直取仓城。翟让、李密陆续都到。一个洛口仓，不烦弓矢，已为翟让所据。李密开仓赈济，四方百姓，都来归附。隋朝士大夫不得意者，朝散大夫

时德睿、宿城令祖君彦，亦来相从。

时东都早已探知，越王侗传令旨差虎贲郎将刘仁恭、光禄少卿房岌募兵二万五千，差人知会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前后夹攻，会师仓城。不意李密又早料定，拨精兵五支，把隋兵杀得大败，刘仁恭，房岌仅逃得性命。裴仁基闻得东都兵败，顿兵不进。李密声名自此益振。

翟让的军师贾雄，见李密爱人下士，着实与他相结。翟让欲自立为王，雄卜数哄他说不吉，该辅李密，说道：“他是蒲山公，将军姓翟。翟为泽，蒲得泽而生，数该如此。”又民间谣言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是说的逃走李氏之子，皇后二句，说隋主在扬州宛转不回；莫浪语，谁道许，是个密子。因此翟让与众计议，推尊李密为魏公，设坛即位，称永平元年，大赦；行文称元帅府，拜翟让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徐世勣左翊卫大将军，单雄信右翊卫大将军，秦叔宝左武侯大将军，王伯当右武侯大将军，程知节后卫将军，罗士信骠骑将军，齐国远、李如珪、王当仁俱虎贲郎将，房彦藻元帅府左长史，邴元真右长史，润甫左司马，连巨真右司马，时隋官归附者，巩县柴孝和监察御史。

裴仁基虽守在河南，与监察御史萧怀静不睦。怀静每寻衅要劾诈他，甚是不堪。贾润甫与仁基旧交，悄地到他营中，说他同儿子裴行严杀了萧怀静，带领全军，随贾润甫来降魏公。魏公极其优礼，封仁基上柱国河东公，行严上柱国绛郡公。

李密领众军取了回洛仓，东都文书向江都告急。隋王差江都通守王世充领江淮劲卒向东都来击。李密遣将抵住。秦叔宝该攻武阳。武阳郡丞姓元名宝藏，闻得叔宝兵至，忙召记室魏征计议，

就是华山道士魏玄成。他见天下已乱，正英雄得志之时，所以仍就还俗，在宝藏幕下。宝藏道：“李密兵锋正锐，秦琼英勇素著，本郡精兵又赴东都救援，何以抵敌？”魏征道：“李密兵锋，秦琼英勇，诚如尊教。若以武阳相抗，似以抔土塞河。明公还须善计，以全一城民士。”宝藏道：“有何善计！只有归附，以全一城。足下可速具降笺，赴军前一行。”

叔宝兵到，得与魏玄成相见，故人相遇，分外欣喜，笑对玄成道：“弟当日已料先生断不以黄冠终，果然！”因问武阳消息。魏征道：“郡丞元宝藏度德顺天，愿全城归附，不烦故人兵刃。”叔宝道：“这是先生赞襄之力，可赴魏公麾下，进此降笺。”留饮帐中叙阔。叔宝又做了一个禀启，说魏征有王佐之才，堪居帷幄，要魏公重用。因此魏公得琼荐启，遂留征做元帅府文学参军记室。元宝藏为魏州总管。

今说翟让，本是一个一勇之夫，无甚谋略。初时在群盗中自道是英雄，及见李密足智多谋，战胜攻取，也就觉得不及。又听了贾雄、李子英一千人，竟让李密独尊，自己甘心居下。后来看人趋承，看他威权，却有不甘之意。还有个兄翟弘，拜上柱国荥阳公，更是一个粗人，他道：“是我家权柄，缘何轻与了人？反在他喉下取气！”又有一班幕下，见李密这干僚属兴头，自己处了冷局，也不免快快生出事来。所以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时若有人在内调停，也可无事，怎奈单雄信虽是两边好的，却是一条直汉；王伯当、秦叔宝、程知节只与李密交厚；徐世勣是有经纬的，怕在里头调停惹祸。

一日，翟让把个新归附李密的鄢陵刺史崔世枢，要他的钱，将来囚了。李密来取，不放。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叫他来下棋，

到迟，杖了八十。房彦藻破汝南回，翟让问他要金宝，道：“你怎只与魏公不与我？魏公是我立的，后边事未可知。”因此房彦藻、邢义期同司马郑邲，劝李密剪除翟让。李密道：“我当初实亏他脱免大祸，是我功臣；今日遽然图害，人不知他暴戾，反道我背义嫉贤，人不平我，这断然不可。”忽又想：“翟让是个汉子，但恐久后被他手下人扛帮坏了，也是腋肤之患。”郑邲道：“毒蛇螫手，壮士解腕，英雄作事，不顾小名小义。今贪能容之虚名，受诛夷之实祸，还恐噬脐无及。”房彦藻道：“翟司徒迟疑不决，明公得有今日；明公亦如此迟疑，必为所先。明公大意，以为他粗人，不善谋人。不知粗人胆大手狠，作事最毒。”李密道：诸君这等善为我谋，须出万全。”

次日率密置酒，请翟让并翟弘、翟摩侯、裴仁基、郝孝德同宴，李密分付将士，须都出营外伺候，只留几个在此服役。众人都退，只剩房彦藻、郑邲数人。陈设酒席，翟让府司马王儒信与左右还在，房彦藻向前禀道：“天寒，司徒扈从，请与犒赏。”李密道：“可陪与酒食。”左右还未敢去，翟让道：“元帅既有犒赏，你等可去关领。”众人叩谢而出，只有李密麾下壮士蔡建德带刀站立。闲话之时，李密道：“近来得几张好弓，可以百发百中。”叫取来送与列位看。先送与翟让，道是八石弓。翟让道：“只有六石，我试一开。”离坐扯一个满月，弓才满，早被蔡建德拔出刀，照脑后劈倒在地，吼声如牛。可怜百战英雄，顿刻命消三尺！时单雄信，徐懋功、齐国远、李如珪、邴元真五人，在贾司马署中赴宴会，正在衔杯谈笑之时，只见小校进来报道：“司徒翟爷被元帅砍了！”雄信见说，吃了一惊，一只杯子落在地上，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他性于暴戾，也该宽恕他，想当初同在瓦

岗起义之时，岂知有今日？”邴元真道：“自古说两雄不并栖，此事我久已料其必有。”徐懋功道：“目前举事之人，那个认自己是雌的？只可惜……”李如珪道：“可惜那个？”懋功道：“不可惜翟兄，只可惜李大哥。”贾润甫点头会意。

正在议论之时，见手下进来说：“外边有一故人，说是会会李爷的。”李如珪走出去，携着一个人的手来，说道：“单二哥，又是一个不认得的在这里。”雄信起身一认，原来是杜如晦，大家通名叙礼过了。杜如晦对徐懋功道：“久仰徐兄大才，无由识荆，今日一见，足慰平生。”徐懋功道：“弟前往秦中晤刘文静兄，盛称吾兄文章经济，才识敏达，世所罕有。今日到此，弟当退避三舍矣！”雄信道：“克明兄，还是涿州张公谨处会着，直至如今，好几年不得相晤，使弟辈时常想念。今日甚风吹得到此？”杜如晦道：“弟偶然在此经过，要会叔宝兄；不想他领兵黎阳去了。因打听如珪兄在这里，故此走来望望，那晓得单二哥与诸位贤豪多在这里。所以魏公不多几时干出这般大事业来，将来麟阁功勋，都被诸兄占尽了。”单雄信喟然长叹道：“人事否泰，反复无常，说甚麟阁功勋。闻兄出仕隋家，为温城尉，为何事被黜？”如晦道：“四方扰攘之秋，恋此升斗之俸，被奸吏作马牛，岂成大器之人？”大家又说了些闲话，辞别起身。

李如珪拉杜如晦、齐国远到自寓，重设酒肴细酌。杜如晦道：“弟刚才在帅府门首经过，见人多声杂，不知有何事？”齐国远口直说道：“没什么大事，不过帅府杀了一个人。”杜如晦道：“杀了甚人？”李如珪只得将李密与翟让不睦，以至今日杀害，“当初在瓦岗时，他玄邃、单二哥、弟与齐兄，都是翟大哥请来，弄成一块，今天听见他这个结局，众人心里多有些不自在。”杜如晦

道：“怪道适才雄信颜色惨淡，兄弟觉得冷落，弟道他做了官了，以此改常，不意有这一段事在心；若然玄邃作事，今与昔异，太觉忍心。诸兄可云尚未得所，犹在几上之肉。”齐国远道：“我们两个兄弟，又没有家眷牵带，光着两个身子，有好的所在，走他娘，管他们什么鸟帐！”杜如晦道：“有便有个所在，但恐二兄不肯去。”二人齐问：“是何所在？”杜如晦道：“弟今春在晋阳刘文静暑中会见柴嗣昌，与弟甚相亲密，说起叔宝与二兄当年在长安看灯，豪爽英雄，甚是奖赏。晓得二兄啸聚山林，托弟来密访。即日他令岳唐公欲举大事，要借重诸兄，不意叔宝正替玄邃干功，二兄倘此地不适意，可同弟去见柴兄。倘得事成，亦当共与富贵。况他舅子李世民宽仁大度，礼贤下士，兄等况是旧交，自当另眼相待。”齐国远道：“我是不去的，在别人项下取气，反不如在山寨里做强盗快活。”

正说，蓦地里一人闯进来，把杜如晦当胸扭住，说道：“好呀，你要替别人家做事，在这里来打合人去，扯你到帅府里去出首！”杜如晦吓得颜色顿异，齐国远见是郝孝德，便道：“不好了，大家厮并了罢！”忙要拔刀相向。郝孝德放了手，哈哈大笑道：“不要二兄着急，刚才所言，弟尽听知。弟心亦与二兄相同，若能挈带，生死不忘。弟前日听见魏玄成说，途遇徐洪客兄，说真主已在太原，玄邃成得甚事？如今这样举动，翟兄尚如此，我辈真如敝屣矣！”

李如珪道：“郝兄议论爽快，但我们怎样个去法？”郝孝德道：“这个不难。刚才哨马来报，说王世充领兵到洛北，魏公明日必要发兵，到那时二兄不要管他成败，领了一支兵，竟投鄆县去，那个来追你？”李如珪道：“妙。”郝孝德问杜如晦道：“兄此去将

欲何往？”如晦道：“此刻归寓，明日一早动身，即往晋阳去矣！”孝德又问道：“尊寓下何处？”如晦道：“南门外徐涵晖家。”孝德拱一拱手竟自去了。杜如晦见孝德辞去，心中狐疑，与齐、李二人叮咛了几句，也便辞别出门。比及如晦到寓时，郝孝德随了两个伴当，早先到了徐家店里了。杜如晦见郝孝德鞍马行囊齐备，不胜怪异道：“兄何欲去之速？”郝孝德道：“魏公性多疑猜，迟则有变。弟知帅府有旨，明日五鼓齐将。就要发兵了。此刻往头里走去为妥。”大家在店用了夜膳，收拾上路，往晋阳进发。

行了几日，来到朔州舞阳村地方一个大村落里。时值仲冬，雪花飘飘，见树影里一个酒帘挑出。郝孝德道：“克明兄，我们这里吃三杯酒再走如何？”杜如晦道：“使得。”到了店门首，两人下马进店坐定。店家捧上酒肴，吃了些麦饼和火酒，耳边只听得叮叮咣咣，敲锤声响。两人把牲口在那里上料，转过弯头，只见大树下一个大铁作坊，三四个人都在那里热烘烘打铁。树底下一张桌子，摆着一盘牛肉，一盘炙鹅，一盘馍馍。面面板凳上，坐着一大汉，身長九尺，膀阔二停，满腮胡须，面如铁色，目若朗星，威风凛凛，气宇昂昂。左右坐着两个人，一人执著壶，一人捧着碗，满满的斟上，奉与大汉。那大汉也不推却，大咀大嚼，旁若无人。一连吃了十来碗酒，忽掀髯大笑道：“人家借债，向富户挪移，你二兄反要穷人索取；人家借债，是债主写文卷的，你二兄反要放主书帖契，岂不是怪事？”右手那人说道：“又不要兄一厘银子，只求一个帖子，便救了我的性命了。”如飞又斟上酒来。那大汉道：“既如此说，快取纸笔来，待我写了再吃酒，省得吃醉了酒，写得不好。”二人见说，忙向胸前取出一幅红笺来，一人进屋里取笔砚，俱放在桌上。右手那人，便磕下头去。那大

汉道：“莫拜莫拜，待我写就是。”拿起笔来，便道：“叫我怎样写，快念出来！”那两个道：“只写上尉迟恭支取库银五百两正，大业十二年十一月二日票给。”大汉提起笔来，如命直书完了，把笔掷桌上，又哈哈大笑，拿起酒来，一饮而尽，也不谢声，竟踱进对门作坊里去了。二人去收拾了杯盘，满面欣喜，向东而行。

杜如晦趋近前举手问道：“二兄长，方才那个大汉，是何等样人，二兄这般敬他？”一个答道：“他姓尉迟名恭，字敬德，马邑人氏。他有二三千斤膂力，能使一根浑铁单鞭，也曾读过诗书，为了考试不第，见四方扰攘，不肯轻身出仕。他祖上原是个铁作坊，因闲住在家，开这作坊过活。”杜如晦道：“刚才二兄求他帖儿做什么？”二人道：“这个话长，不便告诉，请别了。”杜如晦见这一条好汉，尚无人用他，要想住在这个村里盘桓几日，结识他荐于唐公。无奈郝孝德催促上路，又见伴当牵着牲口来寻，只得上马，心中有一个尉迟恭罢了。正是：

但识英雄面，相看念不忘。

如今却说唐公李渊，自从触忤隋主，亏得女婿柴绍不惜珠宝玩，结交了隋主一班佞臣；营救到太原来，只求免祸，那有心图天下。他有四个儿子：长的叫做建成，是个寻常公子，鲜衣骏马，耽酒渔色；三子元霸，早卒；四子元吉，极是机谋狡猾，却也不是王霸之才；只有次子世民，是在永福寺生下的，年四岁时，有书生见而异之，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至弱冠，必能济世安民。”言毕而去。唐公惧其语泄，使人欲追杀之，而不知其所在，因以为神，采其语，名曰世民。自小聪明天纵，识量异人。将门之子，兵书武艺自是常事；更喜的是书史，好的是结交。公子家不难挥金如土，他只是将来结客，轻财好士之名远近共

闻。最相与的一个是武功人氏，姓刘名文静，现为晋阳令。此人饱有智谋，才兼文武。又有池阳刘弘基，妻族长孙顺德，都是武勇绝伦，不是如今纨绔之子，见天下荒荒，是真主之资，私自以汉高自命。会李密反，刘文静因坐李密姻属，系太原狱，世民私人狱中视之。文静喜，以言挑之道：“今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道：“安知其无人，但不识人耳。我来看汝者，非比儿女子之情，以念道相革，欲与君计议大事耳。”文静道：“令隋主巡幸江淮，兵填河洛，李密围东都，盗贼蜂结，大连州县，小阻山泽，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而用之，投机择会，振臂一呼，四海不足定矣。今太原百姓皆避盗入于城内，文静为令数年，熟识豪杰之士，一旦收集，可得数十万人；加以尊公所掌之兵，复加数万，一令之下，谁不愿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及过半载，帝业成矣！”世民笑道：“君言正合我意。”乃阴部署宾客，训练士卒，伺便即举。

过月余，文静得脱于狱。世民将发，恐父不从，与文静计议。文静道：“尊公素与晋阳宫监裴寂相厚，无言不从，激其行事，非此人不可。”世民想此事不好出口央他，晓得裴寂好吃酒赌钱，便从这家打入，与他相好。即出钱数万，嘱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佯输不胜。

后寂知是世民来意，大喜，与世民益亲密。世民遂以情告之。寂慨然许诺道：“事尽在我。”旦夕思想，忽得一计，径入晋阳宫来。正值张、尹二妃在庆云亭前赏玩腊梅，见裴寂至，问道：“汝自何来？”裴寂道：“臣来亦欲折花以乐耳。”张夫人笑道：“花乃妇人所戴，于汝何事？”裴寂道：“夫人以为男子不得戴乎？爱欲之心，人皆有之；但花虽好，止可闲玩以供粉饰，医不得人

的寂寞，禁不得人的患难。”尹夫人笑道：“汝且说医得寂寞，禁得患难的是何事？”裴寂道：“隋室荒乱，主上巡幸江都，乐而忘返，代主幼小，国中无主，四方群雄竞起，称孤道寡者甚多。近报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称为可汗，甚是利害。汾阳与太原不远，倘兵至此，谁能禁之？臣虽为副守，智微力弱，难保全躯，汝等何以得安？”二妃惊道：“似此奈何？果如所言，吾姊妹休矣！”裴寂又道：“今臣来有一计，与夫人商议，不惟可以保全，并送一套富贵。”尹夫人道：“富贵安敢指望，只求免祸足矣！”裴寂道：“留守李渊，人马数万，其子世民，英雄无敌，结纳四方豪杰，要举大事，恐渊不从，未敢轻动；我料天下不日定归此人。汝二人永处离宫，终宵寂寞已有年矣，何不乘此机会侍事于渊，可以转祸为福，非嫔即后，富贵无比，岂不为美？”张夫人道：“向见唐公，久怀此志；只是姊妹不好与汝启口，但恐唐公秉忠见拒，事泄无成奈何？”裴寂道：“只患二夫人心不坚耳，坚则何愁不成哉！”二夫人见说，一时笑逐颜开道：“若得事成，君之深恩，吾姊妹终身不忘；但不知计将安出？”裴寂向二夫人附耳道：“只须如此而行，何患不从？”二夫人点头唯唯。

次日，裴寂设席晋阳宫，差人来请唐公，少刻即至。二人相见，入席坐定，裴寂并不提起世民之事，只顾劝酒，唐公吃到沉酣之际，裴寂道：“闷酒难饮，有二美人，欲叫来侑明公一觞可乎？”唐公笑道：“知己相对，正少此耳，有何不可？”裴寂叫左右去唤。

不多时，只听得环佩叮当，香风馥郁，走出两个美人来，生得十分佳丽，唐公定睛一看，果然正是：

花嫣柳媚玉生春，何处深宫忽艳妆。

自是尘埃识天子，故人云雨恼襄王。

二美人到了筵前，随向唐公参见了。唐公慌忙还礼。裴寂就叫取两个座儿，坐在唐公左右。唐公酒后糊涂，竟不问来历，见二美人色艳，便放量快饮。二美人曲意奉承，裴寂再三酬劝，唐公不觉大醉。裴寂离席潜出，唐公又饮了数杯，立脚不定，二美人扶掖去睡，醉眼模糊，那辨得甚么宫中府中，一霎时颠鸾倒凤，正是：

花能索笑酒能亲，更有蛾眉解误人。

莫笑隋家浪天子，乘时豪杰亦迷津。

唐公一觉醒来，见两只玉臂紧挽双肩，被窝中左右两个美人拥着，忽想起昨夜之事，心下惊疑；又见卧在龙床之上，黄袍盖体，惊问道：“汝二人是谁？”二美人笑道：“大人休慌，妾二人非他，乃宫人张妃、尹妃。”唐公大惊道：“宫闱贵人，焉可同枕席？”忙要披衣起来，当不起二美人左右丰肩，玉体徐徐压着，张夫人娇声细语道：“圣驾南幸不回，群雄并起，裴公属意大人，故令妾等私侍，以为异日之计。”唐公叹恨道：“裴玄真误我！”又要推开二美人起身。尹夫人道：“妾姊妹二人质虽蒲柳，今宵佳会，亦系前缘，况此时天尚未明，正在一刻千金之候，大人何不情之甚？”说了，落下几点泪来。唐公见粉妆玉琢两个美人紧靠两傍，又听他轻言软语说得可爱可怜，随你天大的利害都化为一腔水。欲火重新炽焰。大家尽兴欢畅了一会，然后起身出来。

走到殿前，裴寂迎将进来说道：“深宫无人，何必起得这等早？”唐公道：“虽则无人，心实惊悸不安。”裴寂道：“英雄为天下，那里顾得许多小节。”叫左右取水梳洗。唐公梳洗已毕，裴公又看上酒来，饮过数杯，裴寂因说道：“今隋主无道，百姓穷

困，豪杰并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明公手握重权，令郎阴蓄士马，何不举义兵代夏救民，建万世不朽之业？”唐公大惊道：“公何出此言！欲以灭族之祸加我耶？李渊素受国恩，断不变志。”裴寂道：“当今上有严刑，下有盗贼，明公若守小节，危亡无日矣；若不顺民心兴义兵，犹可转祸为福，此天授么时，幸勿失也。”唐公道：“公慎勿再言，恐有泄漏，取罪非轻。”寂笑道：“昨日以宫人私侍明公者，惟恐明公不从，故与令郎斟酌，为此急计耳；若事发当并诛也。”唐公道：“我儿必不为此，公何陷人于不义？”话犹未了，只见旁边闪出一人，头带束发金冠，身穿团花绣袄，说道：“裴公之言，深识时务，大人宜从之。”唐公听得此言，见是世民轻口惹事，只得佯怒道：“拿你免祸！”世民毫无惧色，道：“要拿送我，死不敢辞，父亲罪必难免；若不举义，何以动为？”唐公叹道：“破家亡躯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

唐公悄地差人到河东去，唤建成、元吉到太原团聚，正好放心做事。只说废昏立明，尊炀帝立镇守长安代王侑为天子，是为恭帝，禅位于唐公。于是李渊称皇帝，即位于太原，国号唐，建元武德，立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齐王。命秦王兴师讨贼，自己拥兵入关。正是：

水映未旗赤，戈摇雪浪明。

长虹接空起，天际落神兵。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

词曰：

兴衰如丸转，光阴速，好景不终留。记北狩英雄，南巡富贵，牙樯锦缆，到处遨游。忽转眼，斜阳鸦噪晚，野岸柳啼秋。暗想当年，追思往事，一场好梦，半是扬州。可怜能几日，花与酒，酿成千古闲愁。漫道半生消受，骨脆魂柔。奈欢娱万种，易穷易尽，愁来一日，无了无休。说向君如不信，试看练缠头。

右调《风流子》

祸福盛衰相为倚伏。最可笑把祖宗栴风沐雨得的江山，只博得自己些时朝欢暮舞的欢娱，琼室瑶基的赏玩。到底甘尽苦来，一身不保，落得貽笑千秋。

如今且将唐公李渊起兵之事搁过一边。再说炀帝在江都芜城中，又造起一所宫院，比西苑更觉富丽，增了一座月观、迷楼、九曲池，又造一条大石桥。炀帝日逐在迷楼、月观之内，不是车中，定即屏中，任意淫荡。譬如一株大树，随你枝叶扶疏，根深蒂固，若经了众人剥削，斧刀砍伐，便容易衰落；何况人的精力，能有几何？怎当得这些妖妖烧烧宫人美人，时刻狂淫。炀帝到这时候，也觉精疲神倦。

一日睡初起，正在琐窗下看月宾、绛仙扑蝴蝶耍子，忽见一个内相来报：“蕃厘观琼花盛开，请万岁玩赏。”炀帝大喜，遂传

旨排宴在蕃厘观，宣萧后与十六院夫人同去赏琼花。不多时，萧后与十六院夫人俱宣到，袁紫烟在宝林院养病不赴。炀帝道：“琼花乃是江都一种异卉，天下再无第二本，朕从来不曾看见。今日闻说盛开，特召御妻与众妃同去一赏，怎不见沙妃子来？”朱贵儿道：“妾今日出院时，沙夫人说赵王伤了些风，想是这个缘故不来。”清修院秦夫人点点头儿，炀帝道：“伤风小恙，琼花是不易看见的，何不来走走？”朱贵儿道：“万岁不晓得，若赵王身子稍有不安，沙夫人即吃紧的窝伴着他，不敢行动。”炀帝喜道：“此儿得沙妃爱护，方不负朕所托。”遂命起驾。自同萧后上了玉辇，十五院夫人及众美人都是香车，一齐到蕃厘观。

进得殿来，只见大殿上供着三清圣像。殿子虽然宏大，却东颓西坏，圣像也都是毁败。萧后终是妇人家，看见圣像便要下拜。炀帝忙止住道：“朕与你乃堂堂帝后，如何去拜木偶？”萧后道：“神威赫赫有灵，人皆赖其庇佑，陛下不可不敬。”炀帝问左右：“琼花在于何处？”左右道：“在后边台上。”原来这株琼花，乃一仙人道号蕃厘，因谈仙家花木之美，世人不信，他遂取白玉一块，种在地下，须臾之间，长起一树，开花与琼瑶相似，又因种玉而成，故取名叫做琼花。后因仙人去了，乡里为奇，造这所蕃厘观以纪其事。此花有一丈多高，花如白雪，蕊瓣团团，就如仙花相似，香气芬芳，异常馥郁，与凡花俗卉，大不相同，故擅了江都一个大名。

时炀帝与萧后绕转过后殿，早望见高台上琼堆玉砌，一片洁白，异香阵阵，扑面飘来。炀帝大喜道：“果然名不虚传，今日见所未见矣！”正要到花下去细玩，岂知事有不测，才到台边，忽然花丛中卷起一阵香风，甚是狂骤。宫人太监见大风起，忙用掌

扇御盖团团将炀帝与萧后围在中间，直等风过，方才展开。炀帝抬头看花，只见花飞蕊落，雪白的堆了一地，枝上要寻一瓣一片却也没有。炀帝与萧后见了，惊得痴呆半晌，大怒道：“朕也未曾看个明白，就落得这般模样，殊可痛恨。”回头见锦篷内赏花筵宴安排得齐齐整整，两边簇拥着笙箫歌舞，甚是兴头；无奈琼花落得干干净净，十分扫兴。

炀帝看了这般光景，不胜恼恨道：“那里是风吹落，都是妖花作祟，不容朕见。不尽根砍去何以泄胸中之恨？”随传旨叫左右砍去。众夫人劝道：“琼花天下只有一株，留待来年开花再赏。若砍去便绝了此种。”炀帝怒道：“朕巍巍天子既看不得，却留与谁看？今且如此，安望来年？便绝了此种，也无甚事。”连声叫砍，太监谁敢违拗，就将仪仗内金瓜钺斧，一齐砍伐。登时将天上少、世间稀的琼花，连根带枝都砍得干净。炀帝也无兴饮酒，遂同萧后上辇，与众妃子回到苑中去了。炀帝对萧后道：“朕与御妻们下龙舟游九曲河何如？”萧后道：“天气晴明，湖光山色必有可观。”炀帝分付左右摆宴在龙舟，去游九曲。于是一行扈从都迎进苑中。

炀帝与萧后众夫人等齐下龙舟，一头饮酒，一头游览，东撑西荡，游了半日，无甚兴趣。炀帝叫停舟起岸，大家上辇，慢慢的游到大石桥来。时值四月初旬，早已一弯新月斜挂柳梢，几队浓阴，平铺照水。炀帝与萧后的辇到了桥上，那桥又高又宽，都是白石砌成，光洁如洗，两岸大树覆盖，桥下五色金鱼往来游泳。炀帝因琼花落尽，受了大半日烦闷，今看这段光景，竟如吃了一帖清凉散，心中觉得爽快，便叫停辇下来，取两个锦墩同萧后坐定。叫左右将锦褥铺满与众夫人坐，摆宴在桥上。炀帝靠着石栏

杆，与众夫人说笑饮酒。秦夫人道：“此地甚佳，不减画上平桥景致。”萧后问：“此桥何名？”炀帝道：“没有名字。”夏夫人道：“陛下何不就今日光景，题他一个名字，留为后日佳话。”炀帝道：“说得有理。”低头一想，又周围数了一遍，说道：“景物因人而胜，古人有七贤乡、五老堂，皆是以人数著名。朕同御妻与十五位妃子，连朱贵儿、袁宝儿、吴绛仙、薛冶儿、杏娘、妥娘、月宾七个，共是二十四人在此，竟叫他做二十四桥，岂不妙哉！”大家都欢喜道：“好个二十四桥，足见陛下无偏无党之意。”遂奉上酒来。

炀帝十分畅快，连饮数杯，便道：“朕前在影纹院，闻得花妃子的笛声嘹亮，令人襟怀疏爽，何不吹一曲与朕听？”梁夫人道：“笛声必要远听，更觉悠扬宛转。”狄夫人道：“宵来在夏夫人院里望蝶楼上，听得李夫人与花夫人两个，一个吹一个唱，始初尚觉笛是笛，歌是歌，听到后边，一回儿像尽是歌声，一回儿像尽是笛声，真听得神怡心醉。”萧后道：“这等好胜会，你们再来挈我。”炀帝问道：“他歌的是新词，是旧曲？”夏夫人道：“是沙夫人近日做的一只《北骂玉郎》带《上小楼》，却也亏他做得甚好。”炀帝喜道：“妃子记得么？试念与朕听，看通与不通。”夏夫人念道：

小院笙歌春昼闲，恰是无人处整翠鬟。楼头吹彻玉笙寒，注沈檀。低低语影在秋千，柳丝长易攀，柳丝长易攀，玉钩手卷珠帘，又东风乍还，又东风乍还。闲思想，朱颜凋换。幸不至，泪珠无限。知犹在，玉砌雕阑，知犹在，玉砌雕阑。正月明回首，春事阑珊。一重山，两重山，想夏景依然，没乱煞，许多愁，向春江怎挽？

炀帝听了喟然道：“沙妃子竟是个女学士，做得这样情文兼至。左右快送两杯酒，与李夫人、花夫人饮了，到桥东得月亭中，听他妙音。”花、李二夫人见圣意如此，料推却不得，只得吃干了酒，立起来。李夫人把狄夫人瞅着一眼说道：“都是你这个谄断人肠子的多嘴不好！”便同花夫人下桥转到得月亭中坐了。那亭又高又敞，在苑正中。两人执象板，吹玉笛，发绕梁之声，调律吕之和，真个吹得云敛晴空，唱得风回珮转。炀帝听了，不住口赞叹。

时初七八里，月光有限。炀帝道：“树影浓暗，我们何不移席到亭子上去？”遂起身同萧后、众夫人慢慢听曲而行，刚到亭前，曲已奏终。二夫人看见，忙出亭来。炀帝对花、李二夫人道：“音出佳人口，听之令人魂消，二卿之技可谓双绝矣！”宫人们忙排上宴来。炀帝叫左右快斟上酒来与二位夫人，又对萧后道：“今日虽被花妖败兴，然此际之赏心乐事，比往日更觉玩得有趣。”萧后道：“赖众夫人助兴得妙。”炀帝道：“月已沉没灯又厌上，如何是好？”李夫人微笑道：“此时各带一枝狄夫人做的萤凤灯，可以不举火而有余光。”萧后忙问道：“萤凤灯是什么做的？”狄夫人道：“这是顽意儿，什么好东西！听这个嚼咀的在陛下、娘娘面前就乱讲，六月债还得快。”炀帝笑道：“好不好，快取来赏玩赏玩。”狄夫人见说，只得对自己宫奴说道：“你到院中去，把减妆内做完的萤凤灯儿尽数取来。”又叫众宫监把萤虫尽数扑来收在盒内。

不一时，宫奴择了一个金丝盒儿呈与狄夫人。狄夫人把一支取起，将凤舌挑开，捉一二十个萤虫放入，献上萧后。萧后与炀帝仔细一看，却是蝉壳做的羽翼，与凤体相连，顶上五彩绣绒毛

羽，凤冠以珊瑚扎就，口里衔着一颗明珠，竟是一盏小灯，光映于外，带在头上，两翅不动自摇。炀帝与萧后看了一会，说道：“妃子慧心巧思，可谓出神入化矣！”萧后道：“果然做得巧妙。”递与宫人，插在顶上。尚有七八朵，狄夫人放入萤虫，分送与众夫人。夫人中先送过的，也叫人取来戴了，竟如十六盏明灯，光照一席。炀帝拍手大笑道：“奇哉，萤虫之光今宵大是有功，何不叫人多取些流萤，放入苑中，虽不能如月之明，亦可光分四野。”萧后道：“这也是奇观。”炀帝便传旨：凡有宫人内监，收得一囊萤火者，赏绢一匹。

不一时那宫人内监以及百姓人等，收了六七十囊萤。炀帝叫人赏了他们绢匹，就叫他们亭前亭后，山间林间，放将起来。一霎时望去，恍如万点明星，灿然碧落，光照四围。炀帝与众夫人看了，各各鼓掌称快，传杯弄盏，直饮到四鼓回宫。

如今慢提炀帝在宫苑日夜荒淫。却说宇文化及，是宇文述之子，官拜右屯卫将军，也是个庸流；兄弟智及，是个凶狡之徒。当炀帝无道时，也只随波逐浪，混帐过日子。故此东巡西狩，直至远征高丽，东营西建，丹阳起建宫殿，也不谏一句。临了到盗贼四起，要征伐征调，却做不来；要巡幸供馈，看看不给；君臣都坐在江都，任他今日失一县，明日失一城，今日失一仓，明日失一廩，君也不知，臣也不说，只图挨一日是一日。及至有报来说李渊反了，要起兵杀入关中，那时随驾这些臣子，都是没主意了。先是郎将窦贤，领本部逃回关中。隋主闻知，差兵追斩，这一杀到不好了，在江都要饿死，回关中要杀死，要在死中求生，须要寻出个计策来。时虎贲郎将司马德勘、元礼直阁裴虔通、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勋待杨士览公同

商议道：“我们一齐都去，自然没兵来追我们，就追我们也不怕了。”这几个人还不过计议逃走，内中宇文智及晓得此谋，便道：“主上无道，威令尚行，逃去还恐不免。我看天丧隋家，英雄并起，如今同心已有万人，不若共行大事，这是帝王之业，大家可以共享富贵。”众人齐声道：“好。”议定以化及为主，司马德勘先召骁勇首领，说这举大事之意，众皆允从了。先盗了御厩中的马，打点器械。化及又去结连了司空魏氏。这事渐渐喧传，宫中苑中，都有人知道。

时查娘侍宴，奏闻炀帝。炀帝令拆“隋”字，以卜趋避。查娘道：“隋乃国号，有耳半掩，中间工字，王不成王，又无之字，定难走脱。”又命拆“朕”字。查娘道：“移左手发笔一竖于右，似渊字。目今李渊起兵，当有称朕之虞，若直说陛下，此月中亦只八天耳。”炀帝怒道：“你命当尽在何日？”命拆“查”字。查娘道：“命尽在今日。”炀帝道：“何以见之？”查娘道：“查字十八日，更无余地，今适当其期耳。”炀帝大怒，命武士杀之，自此再无人敢说。尝照镜道：“好头颈，谁当砍之？”又仰观天象，对萧后道：“外边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长城公，汝不失为沈后耳。”

如今且说王义，久已晓得时势将败，只恨自己是外国之人，无力解救，只得先将家财散去，结识了守苑太监郑理与各门宿卫并宇文手下将士，分外亲密；打听他们准在甚时候必要动手，忙叫妻子姜亭亭跟一个小年纪的丫环，上了小空车，望苑里来。那姜亭亭时常到苑的，无人敢阻拦，他便下车与丫头竟到宝林院中。只见清修院秦、文安院狄、绮阴院夏、仪凤院李四位夫人，与袁宝儿、沙夫人、赵王共六七个，在那里围着抹牌。

沙夫人看见了姜亭亭进来，忙问道：“你坐了，外边消息怎样个光景？”姜亭亭道：“众夫人不见礼了，外边事体只在旦夕，亏众夫人还在这里闲坐！王义叫我进来，问沙夫人是何主意？”众夫人听见，俱掩面啼哭，惟沙夫人与袁宝儿不哭。沙夫人道：“哭是无益的，你们众姊妹，作何行止？”秦夫人道：“眼前这几个，都是心腹相照的，听凭姊妹指挥。他们几个前夜说的：‘一年里头，圣上进院有限，有甚恩情，东天也是佛，西天也是佛，凭他怎样来罢了。’这句话就知他们的主意了，管他则甚！”沙夫人道：“我没有什么指挥。我若没有赵王，生有生法，死有死法；如今圣上既以赵王托我，我只得把大事。”指着姜亭亭道：“靠在他贤夫妇身上。你们若是主意定了，请各归院去，快快收拾了来。”众夫人见说，如飞各归院去了。惟袁紫烟熟识天文，晓得隋数已尽，久已假托养病，其细软早已收拾在宝林院了。

三人正在那里算计出路，只见薛冶儿直抢进院来，见了姜亭亭，说道：“好了，你也在这里。刚才朱贵儿姐叫我拜上沙夫人，外边信息紧急，今生料不能相见矣。赵王是圣上所托，万勿有负。我想我亦受万岁深恩，本欲与彼相死，今因朱贵姐再三叮咛，只得偷生前来保驾。”沙夫人道：“我正与姜妹打算，七八个人怎样去法？”薛冶儿道：“这个不妨。贵姐已与我安排停当。”袖中取出一道旨意，“乃是前日要差人往福建采办建兰的旨意，虽写，因万岁连日病酒，故未发出。贵姐因要保全赵王，悄悄窃来，付与冶儿与夫人，商酌行动。”沙夫人垂泪道：“贵姐可谓忠贞两尽矣！”正说时，只见四位夫人，多是随身衣服到来。沙夫人将冶儿取来的旨意与他们看了，秦夫人道：“有了这道符敕，何愁出去不得？”袁紫烟道：“依我的愚见，还该分两起走的才是。”姜

亭亭道：“有计在此，快把赵王改了女妆，将跟来的丫环衣服与赵王换了。把丫环改做小宫监，我与赵王先出去，丫环领众夫人都改了妆出去，慢慢离院到我家来，岂非是鬼神不知的么？”夏夫人道：“只是急切间，那里去取七八副宫监衣帽？”沙夫人道：“不劳你们费心，我久已预备在此。”开了箱笼，搬出十来套新旧内监衣服鞋帽。众夫人大喜，如飞穿戴起来。沙夫人正在那里替赵王改妆，看了四位夫人，说道：“惭愧，你们脸上这些残脂剩粉犹在，怎好胡乱行动？”众夫人反都笑起来。亭亭见赵王妆已完，日色已暮，沙夫人取个金盒儿，放上许多花朵在内，与赵王捧了。姜亭亭对丫环道：“停回你同众夫人到家便了。”说了，同赵王慢步离院，将到苑门口，上了车儿。

原来王义见妻子进院去了，如飞来寻郑理，到家去灌了他八九分酒；放他回来时，郑理带醉的站在苑门首，看小太监翻觔斗。见姜亭亭的车儿，便道：“王奶奶回府去了？刚才咱在你府上大扰。”姜亭亭道：“好说，有慢。”郑理笑道：“这小姑娘又取了咱们苑中的花去了。”姜亭亭道：“是夫人见惠的。”说了，放心前行，不过里许已到家中。王义看见赵王，叫妻子不要改赵王的妆束，藏在密室；自己如飞出门，到苑门打听。只见七八个内监，大模大样，丫环也在内，大家会意，领到家中，忙收拾上路。各门上，都是他钱财结识的相知，谁来阻挡他？比及掌灯时候，宇文化及领兵动手，到掖廷时，王义领赵王众夫人，已出禁城矣。

再说炀帝平日间怕人说乱，说乱的要被杀，谁料今日至此地位，原觉情景凄惨，同萧后躲在西阁中，相对浩叹。一夜中，只听得外边喊声振天，内监连连报道：“杀到内殿来了！”“屯卫将军独孤盛杀了！”“千牛独孤开远也战死了！”一班贼臣捉住一

个宫娥，吓问他隋主所在。宫娥说在西阁中。裴虔通与元礼径到西阁中来，听得上面有人声，知是炀帝。马文举就拔刀先登，众人相继而上。

只见炀帝与萧后并坐而泣，看见众人，便道：“汝等皆朕之臣，终年厚禄重爵，给养汝等，有何亏负，为此篡逆？”裴虔通道：“陛下只图自乐，并不体恤臣下，故有今日之变。”只见背后转出朱贵儿来，用手指定众人说道：“圣恩浩荡，尔等安得昧心？不必论终年厚禄，只前日虑汝等侍卫多系东都人，久客思家，人情无偶，难以久处，传旨将江都境内寡妇处子搜到宫下，听汝等自行匹配。圣恩如此，尚谓不体恤，妄思篡逆耶！”炀帝接说道：“朕不负汝等，何汝等负朕？”司马德戡道：“臣等实负陛下。但今天下已叛，两京贼据，陛下归已无门，臣等生亦无路。今月臣节已亏，实难改悔。惟愿得陛下之首，以谢天下。”朱贵儿听了大骂道：“逆贼焉敢口出狂言！万岁虽然不德，乃天子至尊，一朝君父，冠履之名分凛凛，汝等不过侍卫小臣，何敢逼胁乘舆，妄图富贵，以受万世乱臣贼子之骂名！”裴虔通见说，大怒道：“汝掖廷贱婢，何敢巧言相毁？”朱贵儿大骂道：“背君逆贼，汝恃兵权在手耶！隋家恩泽在天下，天下岂无一二忠臣义士为君父报仇？勤王之师一集，那时汝等碎尸万段，悔之晚矣！”马文举大怒道：“淫乱贱婢，平日以狐媚蛊惑君心，以致天下败亡，不杀汝何以谢天下！”即便举刀向贵儿脸上砍去。贵儿骂不绝口，跌倒在地。可怜贵儿玉骨香魂都化作一腔热血。

马文举既杀了朱贵儿，一手执剑，一手竟来要扶炀帝下阁，只见封德彝走上阁来，对司马德戡道：“许公有令，如此昏君，不必扶来见我。可急急下手。”萧后听见，着实哀告众人道：“众位

将军，主上实是不德，可看旧日爵禄面上，叫他让位与众位将军，赐将军阖门铁券，将他降为三公，以毕余生。未知众位将军以为可否？”只见袁宝儿憨憨的走来，听见萧后千将军、万将军在那里哭叫，笑向萧后道：“娘娘何苦如此，料想这些贼臣，没有忠君爱主的人在里头，肯容万岁安然让位，同娘娘及时行乐了。”又对炀帝道：“陛下常以英雄自许，至此何堪恋恋此躯，求这班贼臣。人谁无死，妾今日之死于万岁面前，可谓死得其所矣。妾先去了，万岁快来！”马文举忙把手去扯他，宝儿睁着双眼，大声喝道：“贼臣休得近我！”一头说，一头把佩刀向项上一刎，把身子往上一耸，直顶到梁上，窜下来，项内鲜血如红雨的望人喷来。一个娇怯身躯，直矗矗的靠在窗棂。萧后看见，吓得如飞奔下阁去了。炀帝见了，心胆俱碎。裴虔通等便提刀向前，要行弑逆。炀帝大叫道：“休得动手，天子死自有死法，快取鸩酒来！”裴虔通道：“鸩酒不如锋刃之速，何可得也？”炀帝垂泪道：“朕为天子一场，乞全尸而死。”马文举取白绢一匹进上。炀帝大哭道：“昔凤仪院李庆儿梦朕白龙绕项，今其验矣！”贼臣等遂叫武士一齐动手，将炀帝拥了进去用白绢缢死，时年二十九岁。后人诗吊云：

隋家天子系情偏，只愿风流不愿仙。

遗臭谩留千万世，繁华占尽十三年。

耽花嗜酒心头病，殢粉沾香骨里缘。

却恨乱臣贪富贵，宫廷血溅实堪怜。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词曰：

好还每见天公巧，知心自有知心报。看鹤禁沉冤，天涯路杳，离恨知多少？黎阳鼙鼓连天噪，孤忠奇策存隋朝。一线虽延，名花破损，佛面重光好。

右调《雨中花》

自古知音必有知音相遇，知心必有知心相与，钟情必有钟情相报。炀帝一生每事在妇人身上用心，行动在妇人身上留意，把一个锦绣江山轻轻弃掷；不想突出感恩知己、报国亡身的几个妇人来，殉难捐躯，毁容守节，以报钟情，香名留史。

再说司马德戡缢死了炀帝，随来报知宇文化及。化及令裴虔通等勒兵杀戮宗室，蜀王秀、齐王暕、燕王倓及各亲王无少长皆被诛戮；惟秦王浩素与智及往来甚密，故智及一力救免，方得保全。萧后在宫中与宫人将宫中漆床板为棺木，把朱贵儿、袁宝儿同殡于西院流珠堂。正是：

珠襦玉匣今何在？马鬣难存三尺封。

宇文化及既杀了各王，随自带甲兵入宫来，要诛灭后妃，以绝其根。不期刚走到正宫，只见一妇人同了许多宫女在那里啼哭。宇文化及喝道：“汝是何人，在此哭泣？”那妇人慌忙跪倒，说道：“妾乃帝后萧氏，望将军饶命。”宇文化及见萧后花容大有姿色，心下十分眷爱，便不忍下手，因说道：“主上无道，虐害

百姓，有功不赏，众故杀之，与汝无干，毋得惊怖。我虽擅兵，亦不过除残救民，实无异心；倘不见嫌，愿共保富贵。”随以手挽萧后起来。萧后见宇文化及声口留情，便娇声涕泣道：“主上无道，理宜受戮。妾之生死，全赖将军。”宇文化及道：“汝放心，此事有我为之，料不失富贵也。”萧后道：“将军既然如此，何不立其后以彰大义？”宇文化及道：“臣亦欲如此。”遂传令奉皇后懿旨，立秦王浩为帝，自立为大丞相，总摄百僚，封其弟宇文智及与裴矩为左仆射，封异母弟宇文士及为右仆射，长子丞基、次子丞址俱令执掌兵权，其余心腹之人，俱重重封赏。有宇文化及平昔仇忌之臣，如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秘书监袁克，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右翊卫将军李文协、千牛宇文晶、梁公萧钜，连各家子侄，俱骈斩之。更有给事郎许善心不到朝堂朝贺，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释之；善心下舞蹈而出，化及怒而杀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临丧不哭，人问其故。范氏说到：“彼能死国难，我有子矣，复何哭为？”因卧不食而卒。

宇文化及因将士要西归，便奉皇后、新皇还长安，并带剩下贪生图乐的那些夫人美人，一路上恣意奸淫，搜括船只，取彭城水路西上。行至显福宫，逆党司马德戡与赵行枢恶宇文化及秽乱宫闱，不恤将士，要将后军袭杀化及，不期事机不密，反为化及所杀。行到滑台，将皇后新皇留付王轨看守，自己直走黎阳攻打仓城，按下不题。

再说王义夫妇领了赵王与众夫人等，离了芜城二、三十里，借一民户人家歇了，只听见城中炮声响亮不绝，往来之人信息传来，都说城内大变。王义叫赵王仍旧女妆，叫妻子姜亭亭与袁紫烟、薛冶儿，俱改了男妆，沙、秦、狄、夏、李五位夫人与使女

小环仍旧女妆。袁紫烟道：“我夜观乾象，主上已被难，我们虽脱离樊笼，但不知投往何处去才好？”王义道：“别处都走不得，只有一个所在。”众人忙问：“是何处？”王义道：“太仆杨义臣，当年主上听信谗言，把他收了兵权，退归乡里。他知隋数将终，变姓埋名，隐于濮州雷夏泽中。此人是个智勇兼全、忠君爱主的人，我们到他那里去，他见了幼主，自然有方略出来。”袁紫烟喜道：“他是我的舅舅，我时常对沙夫人说的，必投此处方妥，不意你我同心。”因此一行人泛舟竟往濮州进发。

却说杨义臣自大业七年被谗纳还印绶，犹恐祸临及己，遂变姓名，隐于濮州雷夏泽中，日与渔樵往来。其日惊传宇文化及在江都弑帝乱宫，不胜愤恨道：“化及庸暗匹夫，乃敢猖獗如此！可惜其弟士及向与我交契甚厚，将来天下合兵共讨，吾安忍见其罹此灭族之祸？速使一计，叫他全身避害。”即遣家人杨芳赍一瓦罐，亲笔封记，径投黎阳来送与士及。

士及接见杨芳，大喜道：“我正朝夕在这里想，太仆公今在何处？不意汝忽到来。”随引进书斋，退去左右，问道：“太仆公现居何处？近来作何事业？”杨芳答道：“敝主自从被谗放斥，变改姓名，在濮州雷夏泽中，渔樵为乐。”士及道：“可有书否？”杨芳道：“书启敝主实未有付，止有亲笔封记一物为信。”士及忙开视之，见其中止有两枣并一糖龟。士及看了，不解其意，便分付手下引杨芳到外厢去用饭，自己反复推详。

忽画屏后转出一个美人来，乃是士及亲妹，名曰淑姬，年方一十七岁，尚未适人，不特姿容绝世，更兼颖悟过人。见士及沉吟不语，便问士及道：“请问哥哥，这是何人所送，如此踌躇？”士及道：“此我旧友隋太仆杨义臣所送。他深通兵法，善晓天文，

因削去兵权，弃官归隐。今日令人送来一罐，封记甚密，内中止有此二物，这个哑迷，实难解详。”淑姬看一回，便道：“有何难解，不过劝兄早早归唐，庶脱弑逆之祸。”士及大喜道：“我妹真聪明善慧，但我亦不便写书，也得几件物事答他，使他晓得我的主意才好。”淑姬道：“但不知哥哥主意可定，若主意定了，有何难回？”士及道：“化及所为如此，我立见其败；若不早计，噬脐无及。”淑姬道：“既是哥哥主意定了，愚妹到里边去取几件东西出来，付来人带去便了。”淑姬进去了一回，只见他手里捧着一个漆盒子出来。士及揭开一看，却是一只小儿玩的纸鹅儿，颈上系着一个小小鱼罾，罾上边竖着一个算命先生的招牌，扎得端端正正，放在里头。士及看了奇怪道：“这是什么缘故？”淑姬附士及耳上，说了几句。士及道妙，将漆盒封固，即付与杨芳收回去了。

次日，士及进见化及，说：“秦王世民领兵会合征伐，臣意欲带领一二家僮，假妆避兵，前去探听虚实，数日便还。”化及应允。士及便叫妻孥与淑姬，扮作男妆，收拾细软，出离了黎阳，直奔长安。时恭帝已禅位于唐，唐帝即位，改元武德。士及将妹进与唐帝为昭仪，唐帝封士及为上仪同管三司军事。

却说杨义臣家人费了士及的漆盒儿，回到濮州家中，见了家主，奉上盒儿。义臣去封，揭开一看，喜道：“我友得其所矣！”杨芳问道：“老爷，这是什么意思？”义臣道：“他没有什么意思，他说吾谨遵命矣！”因问道：“彼在黎阳，作何举动？先帝枝叶，可有一二个得免其祸？在朝诸臣，可有几个尽节的？”杨芳道：“萧后已经失节，夫人嫔妃逃走了好些；只有朱贵儿、袁宝儿骂贼而死；翠华院花夫人、影纹院谢夫人、仁智院姜夫人，俱自缢

而死。化及见景明院梁夫人姿容艳冶，意欲留幸，夫人大声骂詈，化及犹以好言相慰，夫人骂不绝口，遂被杀死。袁家小姐不知去向，访问不出。帝室宗支，戮灭殆尽。只有秦王浩与智及亲密，勉强尊他为帝，不意前日又被化及鸩酒药死。说还有个幼子赵王杲逃出，使人四下里缉访。”

杨义臣听见，拍案垂泪道：“狂贼乃敢惨毒如此，在廷诸臣或者多贪位怕死的，在外藩镇大至难道没个忠臣义士，讨此逆贼的？”痛哭了一场。是夜心上忧闷，点上一枝画烛，在书房里一头看书，一头浩叹。至二更时分，觉得神思困倦，上床去却又睡不着，但见庭中月光如昼，恍惚中不觉此身已出户外。足未站定，只见一人纱帽红袍，仓皇而来。杨义臣把他仔细一看，乃是给事郎许善心。义臣忙问道：“许公何来？”那人道：“将军恰好在外，速上前来接驾。”此时杨义臣只道炀帝未死，忙趋上前去。只见炀帝软翅幅巾，身上穿一件暗龙袞袍，项上一块白绢裹住；两个宫人面上许多血痕，扶着炀帝。义臣慌忙俯伏下拜。只见炀帝把双手掩在脸上，听见一个宫人口里说道：“老将军，陛下嘱咐你，小主母子到来，烦将军善为保护。只此一言，将军平身。”杨义臣正要问小主在于何处，抬起头来，寂无所见。

一觉醒来，但见月色西沉，鸡声报晓，时东方将已发白。杨义臣心上以为奇事，起身下床，携着拐杖，叫小童开了大门出来，在场上东张西望，毫无影响。只听见水中咿哑之声，一船摇进港来。义臣同小童躲在树底下，见来船到了门首，舟了将船系住，船里钻出一人，跳上岸来站定，四下里探望。此时天色尚早，人家尚未起身，杨义臣忍不住上前问道：“朋友，你是那里来的？寻那一家？”那人忙上前举手道：“在下是江都避难来的。”一头说，

只顾将义臣上下细认。杨义臣亦把那人定睛一看，便道：“足下莫非姓王？”那人把双眼重新一擦，执着杨义臣的手，低低说道：“老先生可是杨……”杨义臣见说，忙执了那人的手，到门首去问道：“足下可是巡河王大夫？”那人道：“卑末就是远臣王义。”杨义臣听见，忙要邀进堂中去。王义附杨义臣的耳说道：“且慢，有小主并夫人在舟中。”杨义臣听见，忙说道：“天将曙矣，快请小主上岸来。”杨义臣叫小童开了正门，自己进去穿了巾服出来，站在门首一边，看一行人走来。王义在旁指示说道，那个是某人，那个是某人。

正说时，只见袁紫烟男人打扮跨进门，见了杨义臣，忙叫道“母舅，外甥女来了！”说了，双眼垂泪，要拜将下去。杨义臣把双手扶住一认，说道：“原来是袁家甥女，我前日叫人来访问，打听不出，如今也来了。好，且慢行礼，同到里头去，替赵王并夫人们换了妆出来。”原来杨义臣原配罗夫人亡过已久，只有一个如夫人王氏，生一子年才五岁，名唤馨儿。时王氏出来接了进去。杨义臣与王义站在草堂中，王义将出苑入城，备细说明。伺候赵王出来。赵王年虽九岁，识解过人。沙夫人携着他的手，众夫人随在后边，走将出来。

杨义臣见了赵王换了男妆，看他方面大耳，眉目秀爽，俨然是个金枝玉叶的太子，不胜起敬。叫童子铺下毡条，将一椅放在上边，要行君臣之礼。赵王扯着沙夫人的手说道：“母亲，这是什么时候，老先生欲行此礼？若以此礼相待，殊失我母子来意。”立定了不肯上去。袁贵人说：“母舅，赵王年幼，不须如此，请母舅常礼见了罢。”杨义臣道：“既如此说，不敢相强。请归毡了，老臣好行礼。”赵王道：“还须见过母亲，然后是孤。”沙夫人道：

“若论体统，自然先该是你。”赵王道：“母亲，此际在草莽中，论甚体统，况孤若非先帝托嗣母亲，赖母亲护持，不然亦与蜀王秀、齐王暕等共作泉下幽魂矣！”杨义臣见小主议论凿凿，深悉大义，不胜骇异。袁紫烟与薛冶儿，忙扯沙夫人上前，将赵王即立在沙夫人肩下，杨义臣拜将下去。沙夫人垂泪答拜道：“隋氏一线，惟望老先生保全，使在天之灵，亦知所感。”杨义臣答道：“老臣敢不竭忠。”拜了四拜起来，即向四位夫人与薛冶儿见了。姜亭亭不敢僭，袁紫烟再三推让。杨义臣向王义道：“袁贵人是舍甥女，在这里岂有僭尊夫人之理？小主若无大夫与尊阍，焉能使我们君臣会合；况将来还有许多事，要大夫竭忠尽力的去做，老夫专诚有一拜。”袁紫烟如飞扯姜亭亭到王义肩下去，一同拜了，然后袁紫烟走到下首，去拜了杨义臣四拜。杨义臣叫手下摆四席酒。

杨义臣道：“本该请众夫人进内款待，然山野荒僻，疏食村醪，殊不成体；况有片言相告，只算草庐中胡乱坐坐，好大家商酌。”于是沙夫人与赵王一席，秦、狄、夏、李四位夫人，薛冶儿、姜亭亭、袁紫烟坐了两席，王义与杨义臣一席。酒过三巡，王义对杨义臣道：“老将军这样高年，喜起身得早，即便撞见，免使我们向人访问。”杨义臣答道：“这不是老夫要起早，因先帝自来报信，故此忙忙的走出门来物色。”赵王道：“先皇如何报信？”杨义臣将夜来梦境，备细说将出来，众夫人等俱掩面涕泣。杨义臣对赵王说道：“老臣自被斥退，山野村夫，不敢与户外一事；不意先帝冥冥中犹以殿下见托。承殿下与夫人等赐顾草庐，信臣付托，不使臣负先帝与殿下也。但此地草舍茅庐，墙卑室浅，甚非潜龙之地，一有疏虞，将何解救？此地只好逗留三四日，多则恐有变矣！”沙夫人便道：“只是如今投到何处去好？”杨义臣道：

“所在仅有。李密与他父亲也是隋臣，今拥兵二三十万，屯扎金庸城；东都越王侗令左仆射王世充将兵数万，拒守洛仓；西京李渊，已立皇孙代王侑为帝，大兴征伐；这多不过是假借其名一时，成则去名而自立，败则同为灭亡，总难始终。老臣再四踌躇，只有两个所在可以去得：一个幽州总管，是姓罗名艺，年纪虽有，老成练达，忠勇素著，先帝托他坐镇幽州，手下强兵勇将甚多，四方盗贼不敢小觑近他。若殿下与夫人们去，是必款待，或可自成一家。无奈窦建德这贼子，势甚猖獗，梗住去路，然虽去亦属吉凶相半；若要安稳立身，惟义成公主之处。他虽是远方异国，那启民可汗还算诚朴忠厚，比不得我中国之人心地奸险。况臣又晓得他宗室衰微，惟彼一支强霸天嗣，前日会同公主朝觐远来，先帝曾与亲厚一番；况王大夫又与他邻邦，到彼自能调护，殿下若肯去，公主必然优礼相待，永安无虞。只此一方，可以保全，余则老臣所不敢与闻矣。”赵王与众夫人点头称善。

沙夫人道：“老将军金石之论，足见忠贞；但水远山遥，不知怎样个去法？”杨义臣道：“若殿下主意定了，臣觑便自有计较；但只好殿下与沙夫人并王大夫与尊阍，闻得薛贵嫔弓马熟娴，亦可去得；至四位夫人及舍甥女，恐有未便。”四位夫人听见，俱泪下道：“妾等姊妹五人，誓愿同生同死，还求老将军大力周全。”杨义臣道：“不妨，请问四位夫人，果然肯念先帝之恩，甘心守节，还是待时审势，以毕余生？”秦夫人道：“老将军说甚话来？莫认我姊妹四人是庸愚妇人，试问老将军肯屈身从贼否？若老将军吝计不容，滔滔巨浪，妾等姊妹当问诸水滨，而投三闾大夫矣，有何难处？”杨义臣道：“不是老臣吝计，此刻何难一诺？但恐日远月长，难过日子。”狄夫人道：“老将军莫谓忠臣义士尽属

男子，认定巾幗中多是随波逐浪之人。不必远求，即今闻朱贵儿、袁宝儿与梁夫人等明义骂贼，相继尽难，隋廷君臣良足称羞；况我们繁花好景，蒙先帝深思，已曾尝过。老将军还虑我们有他念，若不明心迹，何以见志？”忙自裙带上取出佩刀来，向花容上左右乱划，秦、李、夏三位夫人见狄夫人如此，亦各在腰间取出佩刀来动手。慌得沙夫人、姜亭亭、薛冶儿、袁紫烟忙上前，一个个搥住时，花容上早已两道刀痕，血流满脸。杨义臣忙出位向上拜下去道：“这是老臣失言失敬，不枉先帝钟情一世矣，请四位夫人还宜自爱。”赵王亦如飞出位，扯了杨义臣起来坐了。

杨义臣向四位夫人说道：“此间去一二里，有个断崖村，村上不过数十家，尽皆朴实小民。有个女贞庵，一个老尼，即高开道之母，是沧州人，少年时夫亡守节。那老尼见识不凡，慧眼知人，晓得其子作贼必败无成，故迁到南来，觅此庵以终余年。是个车马罕见、人迹不到之处。若四位夫人在内焚修，可保半生安享。至于日用盘费，老臣在一日，周全一日，无烦四位夫人费心。”四位夫人齐声道：“有此善地，苟延残喘足矣。但不知何日可去？”王义道：“须拣一个吉日，差人先去通知了，然后好动身。”夏夫人道：“人事如此，拣甚吉日，求老将军作速去通知为妙。”

杨义臣叫童子取历日过来看，恰好明日就是好日。大众吃完了饭，众夫人与赵王进内去了。叫家童取出两匹骡儿来，分付家中把门关好，唤小童跟着，自同王义骑上骡儿，到断崖村女贞庵与老尼说知了来意。老尼素知杨义臣是忠臣义士，又是庵中斋主，满口应承，即同回来。王义对妻子说了庵中房屋洁净，景致清幽，四位夫人亦各欢喜。袁紫烟对杨义臣说道：“母舅，甥女亦与他们出了家罢，住在此无益于世。”义臣道：“你且住着，我

尚有商量。”紫烟默然而退。

过了一宵，明日五鼓，杨义臣请秦、狄、夏、李四位夫人下船，沙夫人与赵王、薛冶儿、姜亭亭说道：“这一分散，不知何日再会，或者天可怜见，还到中原来。后日好认得所在，便于寻访，必要送去。”杨义臣见说到情理上，不好坚阻，只得让他们送去，自己与袁紫烟、王义夫妇，亦各下船，送到庵中，老尼接了进去。他手下还有两个徒弟，一个叫贞定、一个叫贞静，年俱十四五之间。老尼向众夫人等叙礼过，各各问了姓氏，叫小尼陪到各处礼佛随喜。杨义臣将银二十两送与老尼。老尼对杨义臣道：“令甥女非是静修之时，后边还有奇逢。”杨义臣道：“正是，我也不叫他住在此，今日奉陪夫人们来走走。”

老尼留众人用了素斋。到晚，沙夫人，薛冶儿、姜亭亭与四位夫人痛哭而别，赵王与沙夫人等归到杨义臣家中。义臣差杨芳打听，有登莱海船到来，即送赵王与沙夫人、薛冶儿、王义夫妇上船，到义成公主那边去了。正是：

人世遭逢多苦事，不过生离死别时。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词曰：

何自苦奔求？曲尽忠谋。一轮明月泛扁舟，报道知心相遇好，约法难留。马上起戈矛，两意情酬。冤家路窄变成愁，记取山盟与海誓，心上眉头。

右调《浪淘沙》

凡人的遇合，自有定数，往往仇讎后成知己爱敬，齐桓公之于管仲是也；亦有敌国反成姻戚，晋文公之于秦穆公是也。总是天生一种非常之人，必有一时意外会合，使人不可以成败盛衰逆料得出；况乎赤绳相系，月下老定不虚牵，即使名几千万里，亦必圆融撮合。

如今且不说王义领着赵王到义成公主那边去。且说窦建德在河北始称长乐王，因差祭酒凌敬说河间郡丞王琮举城来降，建德封琮为河间郡刺史。河北郡县闻知，咸来归附。是年冬，有一大鸟止于乐寿，数万小禽随之，经日方去，时人以为凤来祥瑞。又有宗城人张亨采樵得一玄圭，潜入乐寿，献于建德。因此建德即位于乐寿，改元为五凤元年，国号大夏，立曹氏为皇后。先是，窦建德发妻秦氏止生一女，即是线娘。秦氏亡过已久。起兵时曹旦领众来归，建德知其有姊，年过髧梅，尚未适人，娶为继室。建德见曹氏端庄沉静，言笑不苟，犹相敬爱，军旅之事，无不与之谋画，可称闺中良佐。又封其女线娘为勇安公主，他惯使一口

方天戟，神出鬼没，又练就一手金丸弹，百发百中。时年已十九，长得苗条一个身材，姿容秀美，胆略过人。建德常欲与他择婿，他自言必要如己之材貌武艺者，方许允从。建德每出师，叫他领一军为后队，又训练女兵三百余名，环侍左右。他比父亲更加纪律精明，号令严肃，又能抚恤士卒，所以将士尽敬服他。建德随封杨政道为勋国公，齐善行为仆射，宋正木为纳言，凌敬为祭酒，刘黑闥、高雅贤为总管，孙安祖为领军将军，曹旦为护军将军；其余各加官爵。

时建德统兵万余，方攻李密，闻知宇文弒主称尊，僭号为帝，愤怒欲讨之。祭酒凌敬道：“叛臣化及，罪果当讨，但他拥兵几十万，恐难轻觑，须得一员足智多谋的大将方可克敌。臣荐一人以辅主公。”建德问：“是谁？”凌敬道：“那人胸藏韬略，腹隐机谋，在隋为太仆，后被佞臣谮黜，退隐田野，实有将相之才，乃淮东人，姓杨名义臣。”建德听说，大喜道：“汝若不言，几乎忘了此人。孤昔与之相持数降，已知其为栋梁。看他用兵，天下少有及者。汝速与孤以礼聘之。”凌敬欣然领命，辞别建德而去。

不一日到了濮州，先投客店安歇，向邻近访问义臣。土人答道：“此去离城数里，雷夏泽中，有一老翁，自言姓张，人只呼为张公，今在泽畔钓鱼为乐。有人说他本来姓杨。”凌敬即烦土人，呼舟引路，来到雷夏泽中。果然山不在高而秀，水不在深而清，松柏交翠，猿鹤相随，岸上有数椽瓦屋，树影垂阴，堤畔一大船舫，碧流映带。那土人站起来指道：“前面瓦房，就是张公住的。船舫边小船上坐的老儿，想就是他。”凌敬也站起身来遥望，见一人苍颜鹤发，器宇轩昂，倚着船舷，衔杯自饮，船头上

坐着三四个村童，在那里齐唱村歌。

凌敬叫舟子远远的系了船儿，自己上了岸来，隐在树丛中。只听见那几个村童唱完了，便道：“张太公，你昨日独自个唱的曲儿甚好听，今日何不也唱一只消遣消遣？”那老者闭着醉眼道：“你们要听我的歌，须不要则声，坐着听我唱来。”却是一只《解三醒》的曲儿，唱道：

叹釜底鱼龙真混，笑圈中豕鹿空奔。区区泛月烟波趁，漫持竿，下钓纶。试问溪风山雨何时定，只落得醉读《离骚》吊楚魂。

凌敬听了叹道：“此真慨世隐者之歌，义臣无疑矣！”忙下船，叫舟子摇近来，吓得那三四个村童，跑上岸去了。凌敬跨上船来，举手向杨义臣道：“故人别来无恙？”义里举眼，见一布袍葛巾的儒者来前，问道：“汝是何人？”凌敬道：“凌敬自别太仆许久，不想太仆须鬓已苍，忆昔相从，多蒙教诲、至今感德。此刻相逢，何异拨云睹日”。义臣见说，便道：“原来是子肃兄，许久不见，今日缘何得暇一会，快请到合下去。”遂携凌敬的手登岸，叫小童撑船到船舫里去，自同凌敬到草堂中来。

叙利坐定。杨义臣问道：“不知吾兄今归何处？”凌敬道：“自别以后，身无所托，因见窦建德有容人之量，以此附于夏，官封祭酒之职。因想兄台，故来相访。”义臣便设席相待，酒过数巡，凌敬叫从人取金帛，列于义臣面前。义臣惊道：“此物何来？”凌敬道：“此是夏主久慕公才，特令敬将此礼物献公。”义臣道：“窦建德曾与我为仇讎，今彼以货取我，必有缘故。”凌敬道：“目今主上被弑，群英并起，各杀郡守以应诸侯，欲为百姓除害以安天下。凡怀一才一艺者，尚欲效力，太仆抱经济之略，负孙、吴之才，乃栖身蓬蒿，空老林泉，与草木休戚，诚为可惜。今夏

主仗义行仁，改称帝号，四方响应，久知太仆具栋梁之才，特来迎聘，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于尧舜之盛，万勿见却，有虚夏主悬望。”

义臣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我为隋臣，不能匡救君恶，致被逆贼所弑，不能报仇，而事别主，何面目立于世乎？”凌敬道：“太仆之言谬矣！今天下英雄，各自立国，隋之国祚已灭绝矣，何不熟思之，若欲报二帝之仇，不若归附夏主，借其兵势，往诛叛逆，岂不称太仆之心，完太仆之愿乎？”杨义臣被凌敬几句话打动了心事，便道：“细思兄言，似亦有理。闻得建德能屈节下士，又无篡逆之名，但要允吾三事，即往从之，不然决不敢领命。”凌敬问：“何三事？”义臣道：“一不称臣于夏；二不愿显我姓；三则擒获化及、报了二帝之仇，即当放我归还田里。”凌敬道：“只这三事，夏主有何不从！”义臣见说，即叫人收了礼物，凌敬即便告别。义臣嘱道：“此去曹濮山，有强寇范愿极其骁勇，领盗数千，远靠泰山以为巢穴，逢州抢夺客货。现今山寨绝粮，四下剽掠，兄若收得范愿回国助振军威，足能灭许。”杨义臣向凌敬附耳数语，凌敬点首，辞别下船。

时窦建德朝夕训练军马，欲征讨化及，忽报唐秦王差纳言刘文静赍书约会兵征讨化及。建德看罢书，书中止不过约兵同至黎阳合剿化及，便对文静道：“此贼吾已有心讨之久矣，正欲动兵。烦纳言回报秦王，不必远劳龙体，只消遣一副将，领兵前来，与孤同诛逆贼，以谢天下。”文静道：“臣奉使时，秦王兵已离长安矣。”文静辞归。建德进宫，勇安公主问道：“唐使来何事？”建德道：“秦王有书来，约同会兵征剿化及。否与众臣计议，约他即日起兵。”勇安公主道：“依女儿的愚见，父皇未可即行。今北

方总管罗艺新附于唐，截我后路；魏刁儿又拥兵数万据守深泽县中，自称魏帝，劫掠冀定等处，数年来与他相待虽好，尚难靠托，莫若乘其不备，袭而击之，除却后患。侯凌敬回来，然后举事，此为万全之策。”曹后亦深赞线娘之言为是。建德道：“吾自有计较，你们不必多言。”

即日建德调精兵十万，命刘黑闥为征南大将军，高雅贤为先锋，曹旦与建德为中军，勇安公主为合后，孙安祖等与曹后留守乐寿。又选歌舞女乐十二人，差人送献魏刁儿，令其北拒罗艺，东防夷狄；许他诛灭化及后，将隋宫嫔妃实物相饷。刁儿大喜爱之，信建德有寄托之心，昼溺于酒色，坦然无疑。何知建德统领精兵，偃旗息鼓，夜行昼伏，直奔深泽，把兵围守城池。刁儿尚在醉梦中，被河间使王琮旧部将关寿，怪刁儿傲慢无礼，不肯重用，便杀刁儿，献城投降。建德以为居其上而献其地，是不义之人，意欲斩寿，王琮再三谏止，使关寿仍旧居王琮部下。刁儿将士各授官职，所掳子女、悉今放还，金帛尽赐将士，远近闻知夏主有不杀之心，人民悦服，易定等州，尽来归附。建德兼并三军，声势大振，遂杀向冀州而来。

冀州刺史曲稜，果敢有志，始亦百计设法防守，后因力竭城破而降夏，建德封稜为内史，移兵进攻罗艺。

却说罗艺原是一员宿将，年过花甲，精神倍加，与老夫人秦氏齐眉共手。他手下有精兵一二万，被隋主旨意下来，东调西拨，提散了万余，只存六七千人马；亏得其子罗成，年少英雄，有万夫不当之勇，其父传授的一条罗家枪，使得出神入化。父母要替他定姻，罗成以为终身大事，虽系父母主之，还须我自拣择，因此蹉跎下来。时罗成听见哨马来报，建德统大兵到来，便对父母

道：“窦建德不知利害，统重兵来侵我境，儿意欲乘其未立营寨时，待儿领二千人马迎上去，先杀他一阵，挫了他些锐气，或者知我们利害，退军回去，也未可知。”罗老将军道：“汝年少，待着血气之勇，要想轻举妄动，甚非他日为将之道。我自有计退他。”齐集众将，差标下左营总帅张公谨，须精兵一千，埋伏城外高山之左，听城中子母炮起杀出，敌住建德前军；差右营总帅史大奈，领精兵一千，埋伏城外高山之右，听城中子母炮起杀出，敌住建德中军；差儿子罗成，叫他领精兵一千，离城三十里独龙岗下埋伏，看建德败下去，冲杀其后队，截其辎重；自己同薛万彻、薛万均二将在城中守护。二将同罗成各自受计，领兵出城去了。

却说窦建德统大兵直抵州城。先锋刘黑闼安了营寨，见城中坚闭城门，不肯出战，只得在城外辱骂。后建德大兵继至，求战不得，便设云梯，上城攻打。不期城上火炮火箭齐发，云梯被烧，只得退下。建德又安排数百辆冲车，鼓噪而进，城内令铁锁铁锤，绕城飞打，冲车皆折。百般计较，城不能破。相持了数日，士卒懈惰。一夜三更时分，罗艺密传将令，分付薛万彻、薛万均兄弟二人，传令三军，饱食战饭毕，人各衔枚出城。来到夏寨，夏兵正在熟睡时，只听见一声炮响，金鼓大振，如山崩海沸一般。此时窦建德在睡梦中惊觉，忙披甲上马，亲随邓文信慌忙随后，逢薛万彻杀入中军，把文信一刀斩于门旗下。窦建德如飞敌住薛万彻。高雅贤敌住薛万均，刘黑闼敌住罗艺。六人正在酣战之时，只听见子母炮三声，山左山右，伏兵齐起。建德知是中计，如飞奔营，退回二三十里。

众军士喘息未定，忽听得山岗下一声锣响，一员少年勇将冲

将出来。先锋高雅贤欺他年少，把大刀直砍进去，被罗成把枪一逼，早在高雅贤左腿上中了一枪。高雅贤负痛，几乎跌下马来，亏得刘黑闼接住，战了十来合，当不起罗成这条枪，如游龙取水，直搦进来。建德看见，恐防有失，前来助战。罗成愈觉精神倍加，向刘黑闼脸上虚照一枪，大喝一声，斜刺里把枪忙点到窦建德当胸来。建德一惊，即便败将下去。直杀到天明，只见末后一队女兵，排住阵脚，中间一员女将，头上盘龙裹额，顶上翠凤衔珠，身穿锦绣白绫战袍，手持方天画戟，坐下青鬃马。罗成看见，忙收住枪问道：“你何人？”线娘道：“你何人，敢来问我？”罗成道：“你不见我旗上边的字么？”线娘望去，只见宝纛上中间绣着一个大“罗”字，旁边绣着两行小字：“世代名家将，神枪天下闻。”线娘道：“莫非罗总管之子么？”罗成看他绣旗上，中间绣着一个“夏”字，旁边两行小字：“结阵兰闺停绣，催妆莲帐谈兵。”罗成心下转道：“我闻得窦建德之女，甚是勇猛了得，莫非是他，可惜一个不事脂粉的好女子，不舍得去杀他。待我羞辱他两句，使他退去也罢了。”因对线娘道：“我想你的父亲也是一个草泽英雄，难道手下再无敢战之将，却叫女儿出来献丑。”线娘听了便道：“我也在这里想，你家父亲也是一员宿将，难道城中再无敢死之士，却赶小犬出来咬人。”惹得众女兵狂笑起来。罗成大怒，一支枪直杀上前。线娘手中方天戟，招架相远，两个斗上二十回合，不分胜负。罗成见线娘这枝方天戟，使得神出鬼没，点水不漏，心中想道：“可惜好个有本领的女子，落在草莽中，我且卖个破绽，射他一箭，吓他一吓，看他如何抵对。”罗成把枪虚晃一晃，败将下去，线娘如飞赶来，只听得弓弦一响，线娘眼快，忙将左手一举，一箭早绰在手里，却是一枝没镞箭，羽旁有

“小将罗成”四字。

线娘把箭放在箭壶里，蹙着眉头叹道：“罗郎，你好用心也！”亦把方天戟阁住鞍鞵，在锦囊内取出一丸金弹来，见罗成笑嘻嘻兜转马头跑来，线娘扯满了弹弓。罗成只道是回射一箭，不提防一弹飞去，早着在擎枪的右手上，几乎一枝枪落在地上。罗成叫手下拾起来一看，却是一个眼大的金丸，上面凿成“线娘”两字。罗成道：“这冤家竟有些本领，我若得他同为夫妇，一生之愿足矣！”喜孜孜的在马上相着线娘，越看越觉可爱。线娘亦在马上看罗成人材出众，风流旖旎，心上亦欣喜道：“惭愧，今日逢着此儿，我窦线娘若嫁得这样一个郎君，亦不虚此生矣！”两下里四只眼睛，在马上不言不语，你看我，我看你，足有一两个时辰。

夏军中那些女兵，觉道两个出神的光景，不好意思，笑道：“这位小将军，岂不作怪，战又不战，退又不退，为甚么把我们黄花公主端详细认，想是看真切了，回去要画一个图样儿供养着么？”罗成笑道：“我看你家公主的芳年，可是十九岁了？”线娘低着头儿不答。一个快嘴的女兵答道：“一屁就弹着。”引得线娘也笑将起来，低低的问道：“郎君青春几何？”罗成答道：“叨长二春。”线娘又问道：“椿萱并茂否？”罗成答道：“家慈五十九，家严六十一，请问公主良缘何氏，曾于归否？”线娘羞涩涩的，低着头下去不开口。又是那个女兵说道：“我家公主，实未有人家，有愿在先……”正要说出来，线娘把双眉一竖，那女兵就不敢开口。罗家小卒道：“既是你家公主与我家小将军一般未有订婚，何不说来合成一家，省得大家准日厮杀？”罗成把马纵前几步道：“公主若不弃嫌，当请冰人向尊公处聘求何如？”线娘道：“婚姻大事，非儿女军旅之间可以妄谈。郎君若肯俯从，妾当守身以待，

但恐郎君此心不坚耳！”罗成道：“皇天在上，若我罗成不与窦氏，”忙问：“请问公主尊字？”线娘道：“金丸上你没有见么？”罗成又重新说道：“我罗成此生不与窦氏线娘为夫妇者。死无葬身之地。”誓毕，线娘见罗成说誓真切，不觉泫然泪下道：“郎君既以真心向妾，妾亦生死以真心候君。但若尊翁处请人来说婚，父皇断断不从。”罗成道：“若如此，我向何处求人来说？”

线娘想一想道：“郎君认得隋太仆杨义臣乎？”罗成道：“杨太仆是吾父之好友。”线娘道：“此人是父皇所敬畏者，待我们去灭许后归来，郎君去求他执柯，断无不妥。”正说完，只见后面尘扬沙起。女兵说道：“我家有人来了。”线娘拭泪道：“言尽于此，郎君请转罢。”大家兜转马头，未远一箭之地，线娘又撒转头来一望，只见罗成又纵马前来。线娘只得又兜转马头问道：“郎君既去，为何又来？”罗成道：“虽承公主真心见许，还须付我一件信物，以便日后相逢记验。”线娘道：“不必他求，君家一矢，安当谨藏；妾之金丸、君当藏好，便可验矣。”罗成只顾把马近前，犹依依不舍。线娘道：“罗郎你去罢，妾不能顾你了。”以手掩面，别转马头而去，随戒女兵不许漏泄风声。行不多几步，原来窦建德因线娘不回，放心不下，又差曹旦领兵来接应，大家合兵一处回去了。罗成也望见前面有兵马到来，只得长叹一声，奔回冀州。正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际难为情。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词曰：

时危豺虎势纵横，福兮祸所因。惟有功成志遂，甘心退守渔纶。

前宵欢爱，今日魂飞，泪滴金樽。堪叹煮豆燃萁，同侪嘲笑伤心。

右调《朝中措》

祸福盛衰，如同一梦。往往有人梦平常落寞之境，还认得自己本来面目是在梦中；及梦到得意荣显之境，不但本来面目尽忘，连自己的性灵智巧多换做贪残狠毒的心肠。直到蹇驴一鸣，荒鸡三号，方才知觉。多少英雄好汉，无有不坐此病。

如今再说夏主窦建德见线娘回来，只道他杀败了罗成，心中甚喜，检点兵马，不觉伤了大半，只得暂回乐寿，整顿兵甲，再议征伐。曹后接见了夏主与线娘，问起行兵之事，勇安公主备细述了一遍。建德道：“胜败何足定论。然前日之败，原因孤欺敌之故，以致丧师。但可惜邓文信忠义之臣，死于非命，若早依了曹旦、文信之言，决无此失。”曹后问道：“他两人怎样说法？”线娘答道：“前日兵围罗艺州城之时，母舅密告父皇道：‘大军久驻城下，恐敌窥见我军懈怠，黑夜开城劫寨，一时无备，定遭毒手，宜预防之。’邓文信也谏道：‘战胜而将骄卒惰者必败。今士卒久已懈惰，况兼罗艺善能用兵，虽被我们围困在城，城中将士，皆

精锐劲敌，勿以旦言为非。’父皇总谏不听。”曹后道：“陛下尝能以弱制强，稍得一胜，便起骄矜之意，以致三军损折，不以为戒，妾等无所托矣！”夏主道：“御妻之言甚善，今后孤当谨之。”曹后道：“据妾之见，陛下当下诏罪己，去尊号，灭御膳，素袍白马，与死者发丧，周给其家属，赏功罚罪，以安众心，蓄养锐气，再进兵伐许。如此激励将士，无不胜矣。”夏主从之。

次日赏功罚罪，殁于王事者设肴亲祭，死者家属赏赐存问。远近闻之，无不叹服。忽报凌敬还朝，夏主喜道：“子肃回来，吾事济矣。”遂御殿召敬入问之：“卿远路风尘，不知招贤之事如何？”凌敬道：“臣奉主公严命，访见杨义臣，述主公之意。他始则再三拒却不从，被臣说先帝惨弑，将军宜志在报仇，他即慨然应允。但要主公从他三事。”夏主问：“何三事？”凌敬一一说出。夏主道：“若从孤征伐，既孤之臣也，果能尽心助孤讨贼，何所不容？”凌敬道：“臣别义臣时，更有密嘱，叫主公去赚此人相助，不愁化及不灭。”向建德耳上低言数语。夏主叹道：“虽战国孙、吴，亦不过此。”

次日早朝，群臣拜舞已毕，夏主唤刘黑闥道：“昨日唐国秦王书来，借粮二千石供给军储，伐许之后，加利清偿。孤今与唐合兵讨贼，乃兄弟之国，不可不借。汝同凌敬整点大车二百辆，装贮粮米，率领士卒护送前去，中途交纳，勿使有失。”二人领命起行。凌敬分付军士：“路上盗贼生发，汝等俱扮作民夫，务须遮护粮草，军装器械随身，小心谨密，违者治罪。”一行人趱护粮车起行，不数日已至曹濮州地界。

且说太行山有贼首范愿，自号飞虎大王，手下有三千喽罗，皆勇敢之夫，在曹濮界上，依山为寨，劫掠客商。两日正虑粮草

不敷，忽见喽罗报说，北路上有夏王装载二百辆粮车，助唐军饷，无人护送，取之甚易。范愿以手加额道：“来得却好，我正乏粮。”忙领二千贼众一齐下山，抢劫粮车。时黄昏，在侧前哨来报道：“粮车插成营垒，民夫尽皆衣服毡衫，并不打更喝号，安眠稳睡。”范愿听说大喜，直奔车营，只见四下寂静，并无一人言语。一声炮响，众车夫扒起，都吓散了。众贼揭去盖车庐席，却是空车，并无粒米在内。范愿知是中计，拨马就走，只听四下里炮声振天，夏兵四五千密层层齐裹围来，把范愿人马困在垓心。倏忽间明灯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夏阵里闪出一将，明盔亮甲、手持巨斧，喊声如雷，叫道：“范愿草贼，快快下马投降！”范愿道：“你何人？”刘黑闼道：“吾乃夏国大将刘黑闼便是。”范愿道：“我只道是谁，原来是你。吾想你当初也曾在绿林中做过这个道路儿的，如今何苦替夏家出这样寡力？料想做盗寇的没有倒贴出卖路钱来的理。还不快快放我们出去！倘然你日后被人杀败了，仍归旧业，也好见面酬情。”刘黑闼听了大怒道：“强贼敢来触污我！”举起巨斧直砍进来，范愿接住，战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负。

忽见夏阵中一骑飞来，口中喊道：“二位将军，且请住马，吾与汝二人讲和何如？”范愿道：“你又是何人？”凌敬道：“吾乃夏国祭酒凌敬便是。”范愿道：“祭酒如何讲和？”凌敬道：“足下今日如虎陷阱，难有双翅，亦难飞去，何不弃邪归正，从降夏主，同讨化及，与炀帝报仇，官封极品，受享爵禄，岂不强如在这里为寇？”范愿道：“祭酒之言虽是，但恐夏主未肯相容。”凌敬道：“夏主招贤纳士，忘怨封仇，有何不容？”范愿听了大喜，即弃戈下马投降。贼众二千，亦皆解甲罗拜。范愿欲请二人到山寨里去叙礼，然后领众起行。凌敬道：“刘将军与足下且在寨中歇马，我

去雷夏泽中邀请杨太仆来，一同起行。”说了，即别二人，带领从者去了。

却说杨义臣自别凌敬之后，每夜仰观天象，忽见西北上太乙缠于阏宿之间，其星晦暗欲灭，心中大喜。对杨芳道：“化及死期至矣！汝速收拾军器，候凌大夫到来，即去杀贼，与主报仇。”杨芳应诺。次早，忽报凌敬到，义臣接入。凌敬道“奉夏主之命，特来邀请。太仆所言三事，俱已应允，范愿亦已遵计收降。在山寨奉候。”义臣大喜，即设酒款待，分付家人：“勤事农桑，我去一月之间便回。”随同敬起身，辞了雷夏，到了太行山，早见刘黑闥同范愿一支人马接入寨中。范愿已知杨义臣用计取他，忙下拜道：“原本鲁夫，蒙老将军提挈，敢不执鞭以效犬马之力，同老将军征讨？”义臣道：“足下肯改邪归正，不失老夫企慕之心。但寨中所掳子女，宜赠其路费，释放回家，将来建功立业，何愁不有？”范愿允从。随将子女放回，烧了山寨。同杨义臣等共有六、七千人马，离曹州径投乐寿。

凌敬安顿杨义臣于驿中，随同刘黑闥、范愿拜见夏主。范愿将宝物献上，以为进见之礼。夏主道：“卿肯来附孤，尽力王事，便是国家之宝了，孤安用此无益之宝？哪还是收去，后日颁赐将士。”范愿深敬夏主之贤。更主问凌敬道：“义臣曾邀来否？”凌敬道：“现在城外驿中。臣意此人昔年曾与陛下对敌，多不相让，今日若不圣驾出迎，加以隆礼，恐彼犹不自安，焉得尽其才能？”夏主道：“卿所见甚明。”遂备车驾，率领百官出城迎接。到了驿中，义臣下拜，夏主见义臣浓眉白发，鹤髦星冠，是扶宇宙的班头，安邦国的领袖，忙答以半礼。义臣道：“亡国之臣，深感大王来召，安敢受答拜之礼？”夏主道：“孤敬太仆乃忠义之士，故

特屈来，共讨弑君之贼。”义臣道：“贼臣化及、臣恨不能立刻诛之以谢天下。然祭酒代奏之事，事毕之后，望大王仁慈，放臣归隐田里。”夏主道：“孤出语欲取信于天下，安忍食言也？”随同进城，送义臣至公馆，设宴以宾礼待之。君臣议论，直饮至日已沉西，方才回朝进宫。择吉出师，命刘黑闥为大将军，挂元帅印，范愿为先修，高雅贤为前军，孙安祖、齐善行为后军，曹旦为参军纳言，裴矩、宋正本为军粮纳言，勇安公主为监军正使。凌敬同孔德绍留守乐寿，与曹后监国。杨义臣从夏主帷幄画策定计。大兵十万浩浩荡荡向魏县杀来。

时秦王世民与淮安王神通先引兵到魏县。刘文静赍书各国回来，说：“魏公李密领兵来会。王世充无心北伐。夏主建德拜覆大王，不必远劳龙体，只消遣一二副将，领兵来同诛逆贼足矣。”秦王道：“正合吾意。昨日父皇有旨意来，说定阳可汗刘武周引兵攻并州，洛阳王世充侵犯伊州，梁萧铣剽掠峡州，三路锋势甚锐，要吾去征讨。卿与淮安王、李靖齐心并力，同诛化及。”秦王就将兵印交与神通，自己返回长安。

原来李靖当年携张出尘游至太原，访着了张仲坚、徐洪客，投见刘文静。时秦王正开招贤馆，文静引他三人来见秦王。秦王见三人气宇，知非常人，便优礼结纳。洪客见秦王龙颜风姿，知是当今真主，又见秦王与仲坚手局，仲坚第二局将败，急收拾东南一角，秦王犹欲点睛攻击。仲坚道：“君何并吞若此弹丸一角，犹不让我稍竟其局？”秦王微哂住手。因此洪客对仲坚道：“天下大事已定，兄何心强求？”仲坚等别了秦王，遂把家资赠与出尘一妹，自同洪客飘然往海外扶余国去，别做一番事业了。李靖在秦王幕中，情投意合。故令助夏伐许，把军机大事，托付他与淮

安王同事。

却说宇文化及知三路兵来，锋锐难敌，便将府库珍宝金珠缎帛招募海贼，以拒诸侯之兵。徐懋功探知化及募兵，密使心腹将王簿带领三千人马，暗藏毒药三百余斤，授以密计，假名殷大用，投入化及城中。化及大喜，封为前殿都虞候。淮安王李神通得了秦王兵符将印，进兵攻讨化及，离城四十里下寨。化及探知秦王已去救西北之兵，欺神通等无谋，忙统众出城迎敌。岂知李靖足智多谋，暗出奇兵，伺化及方立寨观阵，令刘宏基斜刺里飞骑来取化及。化及手下大将杜荣、马华两枝画戟，如飞招架隔住，被刘宏基一口刀，左右一进，两戟齐断。杜荣、马华只得将戟杆向宏基马头上乱打，化及疾忙逃回，宏基亦拨马回阵。杜荣掣军士手中枪赶来，李靖搭上前，望杜荣心窝便射，应弦落马，许兵大败。幸亏长子丞基接应救回。因此化及弃却魏县，连夜同萧后逃奔聊城。

唐兵探知，李靖道：“贼兵虽败走聊城，声势尚大，一时难灭，吾欲观其动静，探其虚实，用奇计然后进兵。”李神通道：“正合吾意。”大家带领数骑离营二十里外，放马于高阜之处，遥望气色。李靖道：“化及逆贼，败在旦夕矣。”诸将道：“贼势正炽，何能便败？”李靖道：“聊城上气色已绝，安得不死；但观唐魏二营，亦非得胜之兆，不知此贼死于何人之手？”言未绝，只见正北上一阵杀气横冲斗牛之间，直与天连，风送南来，犹如烟火之状，李靖欣然道：“原来擒获此贼乃属正北之兵。”时已抵暮，鸦鹊归噪，成群进城投巢。李靖道：“吾得计矣。”遂带马回营。淮安王问李靖：“所得何计？”李靖向神通附耳数句，神通点头称善，密差一将屈突通。带领能捕猎者五百人，各带兵器罗网之属，

游行郊外，看聊城内飞出禽鸟，随住捕之，活者照数给赏。屈突通领命而去。

却说夏主亲率大军来到聊城北边安了营垒，夏主请义臣商议破城之策。义臣道“初临敌境，未知虚实，且命范愿领三千人马前往挑战，探贼动静，然后定计，可保万全。”夏主从之。义臣即唤范愿领兵迎敌：“但令汝败，不令汝胜。”范愿领命，统兵至聊城。化及差长子宇文丞基出战，两人斗了五十余合，范愿诈败，退去二十余里，丞基亦不来追，各自鸣金收军。义臣分付黑阔全军亦退下二十里。惟李靖知杨义臣用诱敌之计，便将屈突通所捕猎的乌鸦、燕雀、鹤鸽等鸟，不计其数，将胡桃李杏之核、打开去仁，俱装艾火于内，用线拴系飞禽之尾，叫军士齐放入聊城。

当日宇文丞基败了范愿，领兵回城，面奏化及，以为夏兵不足忧，“儿明日领精兵五万，再与决战，务使北擒建德，西破唐兵。”宇文智及道：“三路之兵甚锐，岂可只以一面拒之？莫若遣诸将分头埋伏，四路接应截杀，可保无虞。”化及称善。便遣大将杨士览、郑善果、司马雄、宁虎受计，埋伏四方。太子丞基为前军，御弟智及为中军，化及自己为后军。分发已定。俱于聊城六十里外扎营，以号炮为信出兵，留殷大用与丞基守城保驾。各将领计出城，只有化及尚未动身。是夜正与萧后酣寝宫中，忽报满城发火，化及忙出宫巡视，只见烟冲霄汉，烈焰通天，瞬息之间，被李靖用暗火烧得城内一派通红，仓库粮储，城楼殿宇，惟留赤地。殷大用又假救火为名、叫军士汲存三日之水，命将毒药分投满城井内。

化及见军士焦头烂额，后忽然又上吐下泻，一齐病倒，便放

声大哭，以为天谴灾殃，来夺朕命。昼夜惊惶。夏兵细作报知夏主，义臣知是魏国徐懋功与唐李靖用计，速召范愿领步兵一万，扮作许兵，各存记号，乘夜偷过智及大营二十里外埋伏。又命刘黑闼、曹旦、王琮引兵五万，与智及对敌。又发精兵二万，义臣亲自劫夺智及营垒。高雅贤、孙安祖、宋正本领兵四万，埋伏中道以截丞基救应。留兵二万与裴矩留守大营，勇安公主护驾。分派已定，军士饱食战饭，三声大炮，夏主统兵直逼聊城。唐、魏二营探知夏主攻城，也放炮助威，四门攻打。化及催督将士同殷大用出城迎敌。夏主认得化及，更不打话，忙将偃月刀直砍进来。化及挺枪来战。战了二十余合，指望殷大用来接战，岂知大用反退进城，将城门大开。化及因有智及途中伏军，且战且走。

只见杨义臣劫了智及大营，纵马前来，向夏主道：“主公快进城去抚安百姓，收拾国宝图籍，待老臣来斩此贼。”夏主兜转马头领兵进城去了。杨义臣挺枪来刺化及，两个战了三四合。勇安公主恐怕义臣有失，忙向锦囊内取出弹丸来，拽满弓看准弹去，正中化及面门。三四个蛮婆手持团牌砍刀直滚到马前，把化及的马足乱砍。杨义臣加上一枪，化及直撞下马来。义臣叫手下捆了，上了囚车，只见曹旦已斩了杨士览；刘黑闼与诸将尚与智及三、四将一堆儿恋战。杨义臣分开众兵，将化及囚车推出军前，向许兵大声说道：“汝等俱是隋国军民，为逆贼所逼。汝之家属，尽在关中。今逆贼已擒、汝等若欲西归，悉听汝归关中，愿归夏者，录官升赏，如若不降，吾尽坑之。”许兵闻言，皆去兵器甲冑而降。智及见兄囚在陷车，心胆已碎，又见众军倒戈弃甲而去，忙欲领数骑逃入丞基营中，不意孙安祖一骑飞来，一枪正中腰间，直跌下马来。义臣忙喝众军士将智及钉上枷锁，囚于陷车。

麾兵去合剿丞基。

却说夏主统兵来到聊城，见城门大开，一将手提一颗首级，向夏主马前禀道：“臣乃魏公部下左翎卫大将军徐世彪首将王簿，奉主将之令，改名殷大用，初兵三千，诈为海贼，投入化及城中，化及拜为都虞候之职。前日毒药投井，病倒军士，今日开门迎大王之师。此是化及次子丞址首级，臣谨献上，请大王入内，臣于此辞别矣。”夏主道：“卿有破城之功，且款留数日，待孤犒赏军士，回去未迟。”王簿道：“徐将军号令严肃，不敢贪功邀赏，有误军期。”说了，辞别下去。夏主叹道：“王簿真大丈夫也，只此便知徐世彪之为主帅严明矣！”

夏主拥兵入城，到宫中请萧后御正殿，建德行臣礼朝见，立炀帝少主神位，率百官具素服发哀。时勇安公主带领诸将陆续进宫，将化及、智及推到面前，曹旦提了杨士览首级，范愿提了宇文丞基首级，刘黑闼、孙安祖等押绑擒获许将报功。夏主分付武士，将化及、智及绑于柱上，以刀剐之，献祭炀帝。又将许将跪对神座，愿降者赦之，不服者杀之。一面收拾国宝图籍，叫手下排宴在龙飞殿庆赏功臣。时唐、魏两家已拔寨起身去了，忙命孙安祖请杨义臣。只见留守大营裴矩差一将来禀：“杨老将军有一禀帖，差官来奉上王爷。”夏主拆开一看，书上说贼臣化及已揭，臣志已完，惟望大王所允前言，仁慈放归田里。后有绝句一首：

挂冠玄武早归休，志乐林泉莫幸求。

独泛扁舟无限景，波涛西接洞庭秋。

夏主看罢道：“义臣去了，孤失股肱矣！”刘黑闼、曹旦欲领兵追赶，夏主道：“孤曾许之，今若去追，是背约也，孤当成其名可耳！”于是将隋宫珍宝，悉分赐功臣将士军卒，将国宝图籍

付与勇安公主收藏，因问萧后：“今欲何归？”萧后道：“妾身国破家亡，今日生死荣辱，悉听大王之命。”夏主笑而不言。勇安公主在旁，恐父亦蹈化及之辙，忙接口道：“既如此，何不待孩儿先同娘娘到乐寿，一则可慰母亲悬念，二则大军慢慢里可以起行。”夏主见说，喜道：“公主所言甚是有理，明日先点二万人马同你母舅先回乐寿去便了。”那夜萧后就留公主在寝宫歇了。次日清早，曹旦已点兵伺候，萧后带了韩俊娥、雅娘、罗罗、小喜儿四个得意的官人，上了宝辇。勇安公主又在宫中选了二三十名精壮的宫人，五六个俊俏的美女，然后起行。正是：

士马峥嵘尘蔽日，军中齐唱凯歌回。

不一日到了乐寿，哨马报知公主回朝。曹后差凌敬出城迎接，凌敬请萧后暂停驿馆。勇安公主同曹旦进城朝见曹后。公主将隋氏国宝图籍奇珍呈上，又叫带来宫奴美女来叩见。曹后大喜。公主又说：“萧后现停驿馆中，请母亲懿旨定夺。”曹后道：“此老狐把一个隋家天下断送了，人尽夫的人要他来做什么？”凌敬道：“主公断不作化及之事，既到这里，娘娘还当以礼待之。主公回来，臣自有所在送他去。”曹旦道：“凌大夫说得是。”曹后道：“既如此，摆宴宫中，只说我有足疾未愈，不便迎迓，待他进宫来便了。”凌敬见说，便到驿中禀萧后道：“国母本当出来迎接娘娘，因足疾未痊，着臣致意，乞鸾舆进城，入宫相会。”

萧后上了鸾辇，念当初炀帝时，许多扈从、百官随驾，何等风光；今日人情冷淡，殊觉伤心惨目。不一时已到宫门，勇安公主代曹后出来迎接进宫。只见曹后凤冠龙髻，鹤佩袞裳，相貌堂堂，端庄凝重，毫无一些窈窕轻盈之态，四个宫奴扶着下阶，来接萧后进殿。曹后要请萧后上坐拜见，萧后那里肯，推让再三，

只得以宾主之礼拜见了。礼毕，左右就请上席。萧后、曹后、勇安公主齐进龙安宫来，只见丰盛华筵摆设停当。曹后即举杯对萧后说道：“草创茅茨、殊非鸾辇驻跸之地、暂尔屈驾，实为褻尊。”萧后答道：“流离琐尾之人，蒙上国提携，已属万幸，又蒙盛款，实为赧颜。”

大家坐定，酒过三巡，曹后问萧后道：“东京与西京，那一处好？”萧后答道：“西京不过规模宏敞，无甚幽致；东京不但创造得宫室富丽，兼之西苑湖海山林，十六院幽房曲室，四时有无限佳景。”曹后道：“闻得赌歌题句，剪彩成花，想娘娘必多佳咏。”萧后道：“这是十六院夫人做来呈览，妾与先皇不过评阅而已。”曹后道：“又闻清夜游，马上奏章，演杂剧，月阶试骑，真千古帝王未有如此畅快极乐。”韩俊娥在后代答道：“这夜因娘娘有兴，故皇爷选许多御马进苑，以作清夜游，通宵胜会。”曹后问萧后道：“他居何职？”萧后道：“他叫韩俊娥，那个叫做雅娘，这两个原是承幸美人，那个叫罗罗，那个叫小喜儿，是从幼在我身边的。”曹后对韩俊娥问道：“你们当初共有几个美人？”韩俊娥答道：“朱贵儿、袁宝儿、薛冶儿、杏娘、妥娘、贱妾与雅娘，后又增吴绛仙、月宾。”曹后道：“杏娘是为拆字死的，朱、袁是骂贼殉难的了，那妥娘呢？”雅娘答道：“是宇文智及要逼他奸污，他跳入池中而死。”曹后笑道：“那朱、袁与妥娘好不痴么，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何不也像你们两个，随着娘娘，落得快活，何苦枉自轻生？”萧后只道曹后也与己同调的，尚不介意。

勇安公主问道：“还有个会舞剑的美人在那里？”韩俊娥答道：“就是薛冶儿，他同五位夫人与赵王，先一日逃遁，不知去向。”曹后点头道：“这五六个女子，拥戴了一个小主儿，毕竟是

个有见识的。”又问萧后道：“当初先帝在苑中，闻得虽与十六院夫人绸缪，毕竟夜夜要回宫的，这也可算夫妇之情甚笃。”萧后道：“一月之内，原有四五夜住在苑中。”曹后又问：“娘娘为了绫锦与皇爷惹气，逼先皇将吴绛仙贬入月观，袁宝儿贬入迷楼，此事可真么？”萧后肚里想道：“此是当年宫闱之事，如何得知这般详细？不如且说个谎。”便道：“妾御下甚宽，那有此事？”曹后笑道：“现有对证的在此，待妾唤他出来。便难讳言了。”分付宫奴唤青琴出来。

不一时，一个十五六岁宫女叩见萧后，跪在台前。萧后仔细一看，是袁紫烟的宫女青琴，忙叫他起来问道：“我道你随袁夫人去了，怎么到在这里？”青琴垂泪不言。勇安公主答道：“他原是南方人，为我游骑所获，知是隋宫人，做人伶俐，到也可取。”曹后又笑指罗罗道：“得他是极守娘娘法度的，皇帝要幸他，他再三推却，赠以佳句，娘娘可还记得么？”萧后道：“妾还记得。”因朗诵云：

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小娥。

今日留依伴成梦，不留依住意如何？

曹后听了叹道：“词意甚佳，先皇原算是个情种。”勇安公主道：“到底那个吴绛仙，如今在那里？”韩俊娥答道：“他闻皇爷被难。就同月宾缢死月观之中。”勇安公主又问：“十六院夫人，去了五位，那几位还在么？”雅娘答道：“花夫人、谢夫人、姜夫人是缢死的了，梁夫人与薛夫人，不愿从化及，被害的了，和明院江、迎晖院罗、降阳院贾，乱后也不知去向。如今止剩积珍院樊、明霞院杨、晨光院周这三位夫人，还在聊城宫中。”曹后喟然长叹道：“锦绣江山为几个妮子弄坏了。幸喜死节的殉难的，各

各捐生，以报知己，稍可慰先灵于泉壤。”又问萧后道：“这三位夫人，既在聊城，何不陪娘娘也来巡幸巡幸？”韩俊娥答道：“不知他们为什么不肯来。”勇安公主笑道：“既抱琵琶，何妨一弹三唱？”此时萧后被他们母子两个冷一句，热一句，讥消得难当，只得老着脸强辩几句道：“娘娘、公主有所不知，妾亦非贪生怕死，因那夜诸逆入宫，变起仓卒，尸首血污遍地，先帝尸横床褥，朱、袁尸倚雕楹，若非妾主持将沉香雕床，改为棺槨，先殓了先帝，后逐个棺殓，安放停当，不然这些尸首必至腐烂，不知作何结局哩！”曹后道：“这也是一朝国母的干系，妾晓得娘娘的主意，不肯学那匹夫匹妇所为，沟读自经，还冀望存隋宗祀，立后以安先灵，不致殄灭。”萧后见说，便道：“娘娘此言，实获我心。”曹后道：“前此之心是矣；但不知后来贼臣既立秦王浩为帝，为何不久又鸩弑之。这时娘娘正与贼臣情浓意密，竟不发一言解救，是何缘故？”萧后道：“这时未亡人一命悬于贼手，虽言亦何济于事？”曹后笑道：“未亡人三字可以免言。为隋氏未亡人乎，为许氏未亡人乎？”说到此地，萧后只有掩面涕泣，连韩俊娥、雅娘也跌脚悲恸，正在无可如何之际，只见宫人报道：“主公已到，请娘娘接驾。”曹后对萧后道：“本该留娘娘再宽坐谈心，奈主公已到，只得屈娘娘暂在凌大夫宅中安置，明日再着人来奉情。”即叫送萧后上辇，到凌敬宅中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词曰：

何事雄心自逞，无端菱里羈囚。君臣瞥见泪交流，甚日放眉头。幸遇佳人梦，感群英尽吐良谋。玉鞭骄马赠长游，三叠唱离愁。

右调《锦堂春》

哲人虽有前知之术，能趋吉避凶，究竟莫逃乎数。当初郭璞与卜珷皆精通易理。一日郭璞见珷叹说“吾弗如也，但汝终不免兵厄！”卜珷道：“吾年四十一，为卿相，当受祸耳；但子亦未见能令终。”郭璞道：“吾祸在江南，素营之未见免兆。”卜珷道：“子勿为公吏可免。”郭璞道：“吾不能免公吏，犹子不能免卿相也。”后卜珷为刘聪军将，败死晋阳；而郭璞亦以公吏，为三郭所杀。故知数之既定，不但古帝王不能免，即精于易者亦难免耳。

如今再说夏王窦建德，来到乐寿。曹后接入宫中拜见了，便道：“陛下军旅劳神，幸喜逆臣已诛，名分已正，从此声名高于唐、魏多矣。但隋皇泰主，尚在东都，未知陛下可曾遣臣奉表去奏闻否？”夏王道：“孤已差杨世雄赍表去了。宫中彩币绫锦，宫娥彩女，均作四分，以二分赐与功臣将士，以二分酬唐、魏两家同谋灭贼之功。孤但存其国宝珍器图籍而已。”曹后道：“陛下处分甚当，还有一个活宝在此，未知陛下贮之何地？”夏王道：“御妻勿认孤为化及之流。孤自起兵以来，东征西讨，宇宙至广，未

有一隅可为止足之地，何暇计及欢乐之事？孤所以带萧后来者，恐留在中原又为他人所辱，故与女儿同来，自有所在安放他去。”曹后道：“妾非妒妇，止不过为国家计耳，若如此，则是宗庙之福也。”

过了一宵，夏王印差凌敬送萧后等到突厥义成公主国中去。萧后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宵来受了曹后许多讥辱，已知他不能容物，今听见要送到义成公主那边去，心中甚喜，想道：“倒是外国会混他几年好，强如在这里受别人的气。”催促凌敬起身，下了海船，一帆风直到突厥国中。凌敬遣人赍书币去报知义成公主。启民可汗因往贺高昌王麴伯雅寿，不在国中。义成公主即命王义发驼马去接萧后；又差文臣去请凌敬到驿馆中款待。

萧后在舟中见王义下船来叩见，正是他乡遇故知，不觉满眼流泪，问道：“王义，你为何在此？”王义道：“臣是外国人，受先帝深思，何忍再事新主？故护持赵王同沙夫人在此。先帝不听臣谏。把一座江山轻轻的弄掷。今娘娘到这里来，原是至亲骨肉，尽可安身过日。公主差臣来接娘娘，快到宫中去相见。”萧后起岸，上了一匹绝好的逍遥骏马，来到宫中。义成公主同沙夫人出来接了进去。行过礼，大家抱头大哭。萧后对沙夫人道：“你们却一窝儿的到了这里，止丢了我受尽苦恼！”沙夫人道：“妾等又闻娘娘仍旧正位昭阳，还指望计除逆贼，异日来宣召我们复归故土，不想又有变中之变。”

正议时，只见薛冶儿与姜亭亭出来朝见。萧后问沙夫人道：“还有几位夫人，想多在这里？”薛冶儿答道：“那同出来的狄、秦、李、夏四位夫人，已削发空门，作此丘尼矣！”萧后见说，长叹了一口气，又对沙夫人道：“夫人既在这里，赵王怎么不见？”沙夫

人道：“他刚才同孩子们打围去了。”萧后道：“我倒时常想念他。”沙夫人道：“少刻回来，见了母后，是必分外欢喜。”一会儿摆上宴来，止不过山禽野兽，鹿脯驼珍。其时王义已为彼国侍郎，姜亭亭已封夫人，薛冶儿做了赵王保母，大家坐定，各诉衷肠。

日色已暮，只见小内侍进来报道：“小王爷回来了。”萧后两年不见赵王，今见长得一表人材，身躯高伟，打了许多野兽，喊进来道：“母亲，孩儿回来了。”望见里边摆了酒席，忙要退出去。沙夫人道：“你大母后在这里，快过来拜见。”赵王见说，站定了脚，薛冶儿与姜亭亭忙下来对赵王说道：“此是你父皇的正宫萧娘娘，他是你的大母，自然该去拜见。”赵王见说，只得走上去，朝上两揖。萧后正开言说道：“儿两年不见，不觉这等长成了。”只见赵王两揖后，如飞往外就走。沙夫人道：“这该行大礼才是，怎么就走了去？”薛冶儿重新要去搀他转来。赵王道：“保母，你不知当年在隋宫中，他是我的嫡母，自然该行大礼。今闻他又归许氏，母出与庙绝，母子的恩情已断。况他又是失节之妇，连这两揖，在沙氏母亲面上，不好违逆，算来已过分了。”说完，洒脱了薛保母的手，往外就走。萧后听见，不觉良心发现，放声大恸，回思炀帝旧时，何等恩情；后逢宇文化及，何等疼热；今日弄得东飘西荡，子不认母，节不成节，乐不成乐，自貽伊戚如此。越想越哭，越哭越想，好像华周杞梁之妻要哭倒长城的一般。幸得义成公主与沙夫人等百般劝慰。自此萧后倒息心住在义成公主处，按下不提。

再说秦王回到长安，朝见唐王。唐王说三处兵锋利害。秦王道：“利害何足为惧？但刘武周与萧铣居于西北，王世充居于中央。臣意欲差人致书，先结好世充，使不致瞻前顾后，然后进兵

专攻刘、萧二处，无有不克之理。未知父皇以为是否？”唐主称善。即修书一封，着杨通、张千，到洛阳王世充处。二人领命即行。

岂知王世充看了来书大怒，扯碎了书，将杨通斩于阶下，将张千割去两耳放回。张千抱头鼠窜，逃回长安，哭诉唐王。唐王大怒，自欲提兵去剿世充。秦王道：“不必父皇动怒，臣儿自有调度在此：差李靖为行军大元帅，领兵十万去扼住刘武周；臣儿领一旅之师，誓必诛灭世充，回来见驾。”唐王大喜，即命秦王领兵十万，前往洛阳进发。时秦王每一出师，西府宾僚如杜如晦、袁天罡、李淳风、侯君集、姚思廉、皇甫无逸等，秦王平昔以师礼事之，故凡出兵，无不从侍帷幄，筹谋谋划。秦王命殷开山为先锋，史岳、王常为左右护卫，刘弘基为中军正使，段志玄、白显道为左右护卫。自领一军居后。长孙无忌，马三保等护卫船骑。水陆并进，来到洛阳。王世充探知，亦领军于睢水列阵相迎。秦王屯兵于睢水之北，两军相接，当不起唐家兵精将勇，杀得世充大败，进城坚闭不出。

次日唐营排宴，犒赏三军已毕。秦王乘着酒兴，问土人：“此地何处好景，可以游玩？”土人答道：“城北十里外，有一北邙山，周围百里，古帝王之陵，忠臣烈士之墓，如星罗棋布，其中珍禽怪兽，苍松古柏，无限佳景。”秦王见说，喜道：“吾正欲到彼处射猪。”李淳风道：“臣晨起演先天一数，殿下该有百日之灾，不可开弓走马玩景，况面带有青色，还是不去的是。”秦王道：“吾日夕驰骋于弓马之间，觉得气爽神怡，有何利害？”即同马三保软甲轻衣，雕弓箭，十余骑径往北邙山来。

到了山内，秦王四顾了一回，喟然长叹道：“吾想前代之君，

坐镇中华，拥百万之师，有多少英雄豪气，今止得几个石人石马相随，况荆棘丛生，狐兔为侣，宁不可叹！日后唐家天子，亦如此而已。”正嗟叹间，忽见西北上赶出一只白鹿，冲面而来。秦王扣满弓，一箭射去，正中鹿背。那鹿带箭望西而走，秦王纵马追之，紧赶数里，转过山坡，其鹿杳然不见。秦王四下追寻，不觉骤至一处，坦然平川旷野，但见旌旗耀日，戈戟森罗，一座新城门，匾上“金墉城”三字，日光耀目。秦王道：“此非李密所居之城乎？”马三保道：“正是，殿下可急回，若彼知之，便难脱身。”

不提防守城军卒看见，忙去报知魏主。李密道：“此必是李世民诱敌之计，不可造之。”程知节踊跃向前道：“主公，此时不擒，更待何时？”说了，手提大斧，跨上青鬃马，如飞出城。秦叔宝恐知节有失，随即赶来。

时秦王正欲回骑，只见一人飞马来追，大叫道：“李世民休走！”秦王横枪立马问道：“你何人？”知节道：“我便是程咬金，特来捉你。”秦王笑道：“谅你这饿夫，何足为惧？”知节举起双斧，直取秦王。秦王挺枪来迎。斗了三十余合，因马三保被秦叔宝接住，秦王只得败走，三保也抵敌不住，亦自逃去。知节追赶秦王，看看较近，秦王搭上箭，拽满弓，飏的一声，正射中知节盔缨。秦王见射不中，心中甚慌，纵马加鞭复走，恰值面前一座古庙，牌书“老君堂”三字。秦王心下想道：“既有此庙，何不进去躲过片时？”忙进庙门，把门关了，取一条大石条来顶撞了，把马拴在庙廊下，向着老君神像，也不及细祷，作一揖道：“神圣在上，若能救吾李世民脱得此难，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祝告了，即往神座内躲避。那老君原是灵感的，故受一方香火。今

见一个真命之主，紫微有难，岂不显圣？便刮起一阵旋风，把秦王行来的马蹄踪迹都灭没了，又把蜘蛛絮尘，网定庙门。

程知节追赶秦王，到三叉路口，修忽不见，四下一望，只见前面大树深林，丛丛茂密，便纵马加鞭，赶进林中。上了山岗，见山背后一座古庙。知节慌忙来至庙前，把门乱推，却推不开，蜘蛛网面，四下里尘灰飞絮，像久无人进来的。只得兜转马头，复上山岗，向庙中细看。吃了一惊：只见屋脊中间，一条大黄蟒蛇，盘踞其上。知节看了想道：“吾闻得人说，汉刘邦斩了芒砀山的大蟒蛇，后来做了皇帝，我也是一个汉子，难道除不得此孽畜！”忙下岗，到庙前下了坐骑，将一块大石撞开了庙门，往屋脊上看，却又不見，想道：“孽畜必游进殿内去了。”走到殿前，只见一马系在柱上。知节道：“原来李世民躲在这里！”又看梁柱上的蟒蛇，踪迹全无，瞥见神柜上帘帷摇动，恍如蛇尾现出在外。

原来秦王见有人进殿细看，如飞在柜里轻轻拔出剑来。时叔宝亦追赶进殿，见知节把神帷揭起，喝道：“贼子，却躲在这里！”举起巨斧，照着秦王头上砍来。秦叔宝忽见五爪金龙现出来，抓住巨斧。叔宝知是真命之主，如飞抢上前，把双铜架住巨斧道：“兄弟，你好莽撞，岂不知唐与魏原是同姓，曾有书礼往来？今若把一死的见驾，是无功而反有罪矣！”知节道：“大哥，你不知吾刚才见他，是一条黄蟒蛇精，今不杀他。他会遁去。”秦叔宝微笑了一笑，轻轻扶秦王出了神柜，叫手下宽松剪了，扶出店门。从人牵了秦王的马，程知节、秦叔宝各上了马押后，一行人带进金墉城来。

那些市井小民，不知好歹，口中啧啧赞道：“好一个汉子，生得秀眼浓眉，方面大耳，不知犯着何事，被两位将军解进城来？”

有几个跟进城的百姓便道：“你们不要小觑他，这是一位唐家的太子，因偶然在这里过，被我两位将军获住。众百姓道：“怪道相貌迥出寻常，原来是金枝玉叶，可惜，可惜！”秦叔宝在马上听得，却要放脱他，因众耳众目，又不便行，只得解至府门。

魏公令群刀手拿秦王至阶前，责之道：“你这个滑贼，却自来送死。汝父镇守长安，坐承大统。吾居墉城，管理万民。前已明取河南，今又想暗袭金墉，是何道理？”秦王道“叔父暂息虎威，侄有言禀上。因洛阳王世充杀我使臣，故侄领兵征讨，败其三军。世充坚闭不出，是以退兵千秋岭下。偶因乘醉捕猎，来金墉探望叔父，不意叔父反致见疑。”魏公怒道：“你这个滑贼，吾与汝何亲，假称吾叔父！汝本恃勇轻敌而来，探吾虚实，于中取事，却以甜言哄我。”喝令武士推出斩之。魏征道：“主公若斩世民，非安社稷之计，金墉速于受祸矣。”密问：“何故？”魏征道：“此人东征西荡，争入长安。与其父坐承大统，兵精粮足，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彼若知我主杀其爱子，必起倾国之兵前来复仇。忿死相拼，有何了日？”李密道：“如此说，难道竟放了他去？”魏征道：“莫若将他监禁在此，使李渊知之，若有降书朝贡之物，放他回还，如若不从，使其子执质在此，终身不敢来侵犯，岂不是好？”魏公道：“此论甚通。”即令狱卒带入南牢。

时唐主在长安，因马三保来报知此信，自要亲提马来讨李密，以救秦王。因刘文静与李密有郎舅之亲，劝唐主修书具礼，来见李密。不意李密绝不认亲，反要把刘文静斩首，幸亏徐世勣劝免，也送入南牢去了。可怜：

青龙白虎同囚室，难免英雄相对泣。

时魏公发放已完，忽见流星马报到，奏说：“开州凯公校尉

杀了刺史傅钞，夺其印绶，会合参军徐云，给连宁陵刺史顾守雍造反，大起人马，犯我境界，说诱洪州刺史何定献了城池。二郡人马与凯公攻打偃师、孟津地方，诸郡百姓无守，甚是紧急。”魏公闻报大惊道：“偃师乃吾咽喉之地，屯粮之所，倘有亡失，魏之大患。抓当自率大军讨之。”即命程知节为先锋，单雄信、王伯当为左右护卫，罗士信、王当仁趲运粮草，留徐世勣、魏征、秦琼总护国事。亲自领兵往开州进发。

却说秦王与刘文静监锁南牢，虽亏秦叔宝时常馈送，不致受苦，更喜那狱官姓徐名立本，字义扶，妻亡，止携一女。名唤惠英，年已二九，尚未适人。那个徐义扶虽是小官，却是见识高广，眼力颇精。他道刑名过犯，冤抑者多，所以不嫌前程渺小，志愿力行善事，利物济人。秦王初发监禁之日，那夜女儿惠英，梦见一条黄龙，盘踞囚室之内。惠英惊骇，走去偷觑，只见那龙飞来，缠绕其身，遂尔惊醒。叙与义扶知道。义扶晓得秦王是个真命之主，遂要放他们两人还邦，急切间未得其便。惟每日三餐，请秦王与文静到里边精室中去款待。两人甚感他恩德。

一日，秦叔宝与魏玄成在徐懋功府中小饮，说起秦王之事。叔宝大笑起来。徐、魏两人问道：“秦兄有何好笑？”叔宝道：“吾想我们程兄弟，真是个蠢才。”懋功道：“那见他蠢处？”叔宝道：“当日在老君堂。要举斧杀死秦王之时，忽现出五爪金龙，向斧抓住，因此弟见了，忙把双铜架住，不好私放他，只得解将进来。程兄弟竟认秦王是黄蟒蛇精。必要除他，岂不是可笑？”玄成道：“吾见秦王龙姿凤眼，真命世之主。前日主公要杀他，所以力劝监禁南牢。将来数尽归唐，必至玉石俱焚，如何是好？”懋功道：“吾们这几个心腹兄弟，如今趁他被难之时，先结识他日

后相逢，也好做一番事业。”叔宝不好说昔日有恩于唐主，今又救了秦王之命，只得点头道：“徐大哥说得是。”玄成道：“据我之见，还该趁主公未归，大家携一尊到那里去，与秦王、文静叙一叙，也见我们这几个不是盲目之人。未知二兄以为何如？”叔宝应声道：“魏兄说得是，弟正有此心。明日二兄早来同去。”

过了一宵，秦叔宝家中整治二席酒，悄悄叫人抬进南牢。比及玄成、懋功来时，日已晌午了。三人俱换了便服，大家跟了一个小厮，各坐小轿，来到南牢门首。先是小厮去报知，狱官徐立本如飞开门，接了进去。魏玄成三人叫小厮打发轿人回去，义扶引到囚室与秦王、文静相见了。秦王、文静各各拜谢深恩。懋功道：“非弟辈俱属瞽，不识殿下英明，有屈圉圉。这也是殿下与刘兄数该有这几日灾厄。今因主公提师讨凯公去了，因此我们进来一候，冀聆教益。”魏玄成道：“只是此地怎好坐？”秦叔宝道：“酒席已摆在里边。”刘文静对徐懋功道：“狱官徐立本，虽官卑职小，却非寻常之人。承他朝暮殷勤奉侍，实出意外；况他才智识见，另有一种与人不同处。”一头说，众人已到里边，却是三间精室，满壁图书。尽是格言善行。三人请秦王上坐，刘文静次之，玄成、叔宝、懋功各各坐了。秦王道：“承三位先生盛意，世民有何德能，敢劳如此青盼？那狱官徐义扶虽居击柝之职，定不久于人下者。承他日夕周旋，愚意欲借花献佛，邀来一坐，未知三位先生肯屑与他同坐否？”徐世勣道：“他原是隋朝科甲出身，当日主公原教他为司马，不知甚意，自愿居刑曹监守。”魏征道：“吾也闻他是个乐善好道，有意思的人，这样世界的官儿，论甚大小，快请出来。”小厮请了徐立本出来。谦让了一回，只得于末席坐下。

酒过三巡，只见徐家一小僮进来，向家主禀道：“有懿旨在外。”徐立本如飞起身出去。玄成等众人尽加惊异，俱在那里揣度。只见徐立本走来坐定，魏玄成忙问道：“宫中怎有甚懿旨到这里来？”徐义扶笑道：“不敢隐瞒，正宫王娘娘实与小女有缘，晓得小女颇识几字，素知音律，幸得禁林清赏，故此常差内侍接进宫去陪侍。前因分娩太子，进去问候，今日是弥月，叫他进去，不知还有甚事。”徐懋功道：“令媛想是有才貌的了，今年多少贵庚？”徐义扶道：“小女名唤惠英，年一十八岁了。”徐懋功见秦叔宝、魏玄成与秦王说起袭取河南一段，也就住口，不与义扶讲。大家诉说战阵功业之事。

正说得热闹，只见一个小厮向魏玄成禀道：“走役来报，王爷差人赍敕诏快到了。”玄成向叔宝，懋成道：“二兄陪殿下宽饮一杯，弟去了就来。”说了起身而去。文静与懋功是旧交，秦王与叔宝彼此有恩，心友四人更说得投机。忽小厮报道：“魏老爷来了。”大家起身。懋功道：“想必主公威降了凯公，复平土地，故有敕诏，为何吾兄反有忧色？”玄成就在袖中，取出诏书来道：“请二兄看便知。”前面不过说凯公肉袒投降，后又喜生二子，故降赦文，除人命强盗重情外，不赦南牢李世民、刘文静二人，其余成赦除之。

懋功与叔宝读了一遍，双眉皱蹙，默然不语。只听见外边人声嘈杂，魏玄成问道：“为何喧闹？”徐义扶道：“想必宫侍送小女回来。”又见那小厮出来，请义扶进去。徐懋功道：“前日秦大哥要打帐在赦内邀恩，吾度量必不能够，为什么呢？昔日魏公待人，还有情义。近日所为，一味矜骄，恃才自用，目下赦内若肯赦二公，则前日先认了亲，不至如此相待。”叔宝道：“除此之外，

却怎么商量？”秦王听见他们计议，不好意思，只得说道：“承三位先生高谊，或者吾两人灾星未退，且耐心再住在此几时，亦无不可，只是有费三位先生照拂周旋。”魏玄成道：“吾有个道理在此。”

正要说话时，只见徐义扶走将出来，便缩住了口。刘文静对众人道：“义扶兄已属心交，众兄有话不妨直说。”魏玄成对刘文静道：“刘兄来看赦书上，那一条不赦南牢的‘不’字，只消添上一竖一画，改为‘本’一字，主公归来，料必无疑，就有他事，这血海干系，总是我三人担待了。”秦叔宝喜道：“这却甚妙，须要就烦魏兄大笔，方写得像他亲笔一般。”时众人站在一堆儿。也有说妙的，也有不开口的。徐义扶道：“卑职倒有一计在此，未知三位大人可容卑职略参末议否？”徐懋功道：“兄有良策，快些说出来。”义扶道：“以‘不’改‘本’，恐文义念去有些勉强。况主公非昏暗庸愚眊眼糊涂之主，看他另写一行，下笔之时，何等慎重，今若改了‘本’字，主公回家，必然看出，有许多不妙。莫若竟让卑职把秦殿下与刘大夫放去。主公回来，三位大人尽推在卑职身上，虽尚可饰辞，犹难免守国防范之愆，然不至有大害了。若明改赦诏，不几视朝廷之敕书如同儿戏乎？”众人都道：“此论不差。”

魏玄成道：“义扶持论甚畅，但不知怎样个放法？”徐义扶道：“方才王娘娘宣小女进去，因太子弥月，欲草疏到主公处，奈因身子尚憚劳顿，故叫小女代为草就，要差人到孟津去，小女有心，乘机奏过王娘娘，即讨此差与卑职，明日四鼓就要起身，岂不是改赦的机会？现有懿旨，叫卑职到徐大人处拨差官兵守护狱囚的内票在此，表章是用黄绢封固的，小女藏在里边。”袖中取内

票出来。徐懋功取来一看，只见上写道：

仰兵部掌印大堂徐，速拨吏卒二十名，去守南牢监禁，待狱官徐立本公干归，即便交卸，勿得有误施行。

玄成、叔宝大喜道：“这是唐王之福，使殿下还朝，父子重逢，君臣会合。”徐义扶道，“只是要五匹有鞍辔的好马，方才济事。”魏玄成道：“连兄只须三骑，多此二骑何用？”徐义扶道：“小女与一个小价，亦不可少。”徐懋功道：“既如此，也该请令媛出来见了殿下，好少刻同行。”

徐义扶忙进去，同女儿惠英出来。众人见时，乃是一个才要改妆，不脂不粉的美秀女子。徐义扶道：“匆忙之际，总朝上三叩首就是。”听人皆要还礼，义扶再三不容，只得答以三揖。惠英如飞进去了。徐懋功道：“我前者会征化及，得二匹骏马，驯良之至、一匹赠与殿下，一匹赠与令媛惠英。”秦叔宝道：“殿下的追风马，我养好在厩中，并挑选二匹送来，后会有期，我们该大家别过罢！”徐懋功道：“诸公该作速收拾，同我发兵卫下来，就到我署中来就是了。”魏、徐、秦又叮咛了一番。义扶送了三人出门，如飞进去，收拾了细软，把两套青衣小帽与秦王、文静换了。义扶又添些果菜，叫小厮扛了一坛酒，放在客座里。秦王问义扶道：“添酒增肴，是何缘故？”刘文静道：“我晓得这是义扶的作用，少刻便见。”

正说间，听得叩声响。义扶如飞叫小厮去开门看来，却是一个老队长同十来个小兵，到义扶面前叩见了。义扶对众人道：“里边禁门，刚才徐大老爷差人到来巡察，已封好在那里了。恰好我们两个舅子，要同到孟津单将军处公干，故有现成酒肴在此，天气寒冷，酒在坛子里，你们吃了罢，只要收拾好了家伙。”

说完了，徐惠英提了灯笼，秦王与文静负了奏章与报箱，小厮青奴挑了行李，叫一个士兵出来，关好了门进去了。

徐义扶等五人，忙忙走的不多几步，只见秦叔宝家小厮迎上前来，说道：“家老爷坐在堂中，候徐爷去会。”义扶等走进叔宝署中，只见院子里系着五匹马。秦叔宝忙出来接见了，对秦王道：“我晓得殿下归心甚急，此刻也不敢尽情了。”将手指着院子里的马道。“这两匹马，是才间徐大哥叫人牵来的；这匹金串银鞍的赠与殿下，那匹绸串雕鞍的赠与惠英小姐。殿下的马，文静兄坐去。那二匹是我赠与义扶及管家的，多是驯良善走的脚力。”又在袖中取出书札来，对文静道：“此三件烦兄带去，一道表章是叩谢唐王的。两封书启，候李药师与柴嗣昌两兄的，代弟一一致意。”文静如飞打开包裹藏好。叔宝叫小厮快牵自己的坐骑来，送秦王出城。秦王止住道：“承将军辈许多情义，我李世民镂之心版，再不敢劳尊驾送出城，恐惹嫌疑。”叔宝洒泪道：“士为知己死，大丈夫若虑嫌疑，何事可为？”即便先上了马，众人也只得上了马，急赶出城，又叮咛了一番，然后举手相别。这叫做：

惺惺自古惜惺惺，说与庸愚总不解。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词曰：

深锁幽窗，遍青山，愁肠满目。甚来由，风风雨雨，乱人心曲。说到情中心无主，行看江上春生谷。正空梁断影泛牙樯，成何局？画虎处，人彀觖。笑鹰扬，螳臂促。怎与人无竞，高飞黄鹄。眼底羊肠逢九坂，天边鳄浪愁千斛。甚张罗，叫得子规来，人生足。

右调《满江红》

流光易过，天地间的事业，那有做得完的日子？游子有方，父母爱子之心，总有思不了的念头。功名到易处之地，正是富贵逼人來，取之如拾芥；若是到难处之地，事齐事楚，流离颠沛，急切间总难收煞。

却说秦王与刘文静、徐义扶、女儿惠英、四五骑马，离脱了金墉城，与叔宝别了，连夜趲行。秦王在路上，念叔宝的为人，因对刘文静道：“叔宝恩情备至，何等周匝。所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之谓也。怎得他早归于我，以尉衷怀？”刘文静道：“叔宝也巴不能要归唐，无奈魏势方炽；二则几个弟兄，多是从瓦岗寨起手，干这番事业；三则单雄信是义盟之首，誓同生死，安忍轻抛。如今彼此三人，皆有他意者，因前日翟让一诛，故众人咸起离心耳，散死犹未也。”

秦王见说，不胜浩叹道：“若然，则叔宝终不能为我用矣！”

徐义扶道：“殿下不必挂念，臣有一计，可使叔宝弃魏归唐。”秦王忙问道：“足下有何良策？”徐义扶道：“叔宝虽是个武弁，然天性至孝。其母太夫人，年逼桑榆，与媳张氏，俱安顿瓦岗。”秦王道：“魏家将帅俱集金墉，难道各将家眷尚在山寨里？”徐义扶道：“金墉止有魏公家眷，余旨在寨中。一个叫尤俊达，一个叫连巨真，二将管摄在那里。莫若将秦母赚来归唐，好好供奉着，叔宝一知信息，必为徐庶之奔曹矣。”秦王道：“好便好，作何赚来？”徐义扶道：“臣当年曾仕幽州，知总管罗艺与秦叔宝中表之亲，极相亲爱。今年恰值秦母七十寿诞，莫若假设是罗夫人因往泰安州进香，路经此地，接秦母到舟中去相会，一叙阔踪。秦母见说，定必欣然就道。若离了山寨，何愁他不到长安？”刘文静道：“要做，事不宜迟，回去就行。”

三人正说得入港，赶到了千秋岭来。只见后面小厮青奴在马上喊道：“姑娘的靴子掉去了一只了！”秦王听见，如飞兜转马头，只见徐惠英一只窄窄金莲，早已露出。徐惠英虽是个倜傥女子，此时不觉面红耳赤。徐义扶道：“既掉了一只，何不连那只也除去了？”只见秦王把马加鞭，耸上一辔头，向旧路寻去。未及片时，秦王提着一只靴子，向徐惠英笑道：“这不是卿的靴子？”徐惠英如飞下马来向秦王接了，穿扎停当，然后上马。自此一路上，秦王与惠英虽不能雨觅云踪，然侍奉宵征，早已两情缱绻，魂消默会矣。

一行人晓行夜宿，不觉早到了霸陵川。秦王对刘文静道：“孤偶然出猎闲游，不意遭此大难，若非义扶、惠英与秦、魏、徐三位同心救援，几乎老死囹圄！”刘文静道：“这也是殿下与臣数该有这百日之灾，幸遇义扶朝夕周全。令媛弃恩施计，殿下不特

得一明哲之士，兼得一闺中良佐，岂非祸兮福所倚乎？”

正说时，只见尘头起处，望见一队人马前来，乃是大唐旗号。秦王道：“难道父皇就知孤归国，预差人来迎接？”话未说完，只见袁天罡、李淳风、李靖三骑马早已飞到面前，口称：“殿下，臣等齐来接驾。”秦王道：“孤当初不听先生们之谏、致有此难，将来后车之戒，孤当谨之。”那时西府宾僚陆续来到，大家拥入潼关。秦王对徐义扶道：“贤卿与令媛乞暂停驿馆，待孤见过父皇。然后备车驾来接令媛，方成体统。”义扶点首，忙进驿馆中安歇。

秦王同众公卿进朝，见了唐帝，到宫中拜见了窦太后，骨肉相叙，如同再生，不觉涕泗横流。秦王细把被难前情一奏明。唐帝道：“秦叔宝、徐懋功、魏玄成这三位恩人，目下虽不能归唐，朕当镂之心版，儿亦当佩带书绅。至于义士徐立本与其女惠英，该速给二品冠带，并其小女凤冠霞帔，快宣来见朕。”秦王分付左右在西府内点宫女四名，整顿香车，迎请徐惠英与其父义扶进朝。唐帝见了，甚加优礼，用义扶为上大夫之职，其女徐惠英赐名徐惠妃，加一品夫人，与秦王为妃，参赞西府军机事务。

秦王又将叔宝寄来的谢表呈上。唐帝看了说道：“叔宝先年与朕陌路相逢，全家亏他救护？今吾儿又赖他保全性命，父子受恩，未知何得他来，少报万一？”秦王道：“不必父皇留念，儿自有良策，使他早日归唐。”说了，大家谢恩出朝。未及数日，秦王即差李靖、徐义扶带领雄兵二千并宫娥数名，拥护徐惠妃夫人，前往瓦岗，计赚秦母出寨。今且按下慢提。

再说魏公李密在僵师收降了凯公，大获全胜，颁赦军民，正该班师回来，复不自谅，徇行河北部，被夏王窦建德首将王综拒战于甘泉山下。被王综以流矢射中李密左臂，大败丧气。又接徐

世勣日报，说狱官徐立本私放秦王、刘文静归国，自谋宫中差使，不知去向。魏公看报大怒，连夜赶回金墉。魏征、秦琼接见。魏公将三人大肆唾骂，道他们不行觉察，通同徇私，受贿卖放，藐视纪纲。将三人即欲斩首。亏得祖君彦、贾润甫等再三告免，权禁南牢，将来以功赎之。

再说秦母与媳张氏、孙怀玉住在瓦岗，虽叔宝时常差人来询候，然秦母年将七十，反比不得在齐州城外，为子者朝夕定省，依依膝下。寻欢快活。奈儿子功名事大，只好付之浩叹而已。一日，只见一个小厮进来报道：“幽州罗老爷将军，差人到寨，专候秦夫人起居，要面见的。”秦母见说，对媳张氏道：“罗姑爷处，还是我六十岁时差人来拜寿。后数年以来，音信是隔，今为什么又差人来，莫非又念及我七十岁的生辰么？”张氏夫人道：“是与不是，还该出去见他，就知分晓。”秦母只得同着怀玉到堂中来。

见两个差官齐跪下去说道：“差官尉迟南、尉迟北，叩见太夫人。先有家太太私礼一副奉上。其寿仪俟太夫人到舟中去，家太太面致。”秦母连忙叫怀玉拖了两个差官起来，随后又是四个女使，齐整打扮，上前叩头。那差官说道：“这是罗太太差来，迎请太夫人的。”秦母道：“小儿秦琼在金墉干功，不在寨中，怎好有劳台从枉顾？请尊官外厢坐。怀玉，你去烦连伯伯来奉陪。”怀玉应声去了。

秦母同四位女使到里边来，见了张氏夫人，叫手下把罗夫人私礼抬了进来，多是奇珍异玩，足值二、三千金。寨中这些兵牢多是强盗出身，何曾看见如此礼物，见了个个目呆口哑，连尤俊达与连巨真亦啧啧称羨道：“不是罗家帅府里，也办不出这副礼来。私利如此，不知寿仪还怎样个盛哩！”那四个女使见过了张

氏夫人的礼，又致意道：“家太太多拜上，因进香经过，要请太太、夫人与少爷同到舟中去一会，方见故旧不遗，叫妾们多致意。”张氏夫人忙叫手下安排酒筵，款待来使。

婆媳两个私相计议。秦母道：“若说推却儿子不在，礼多不收，也不去会罗姑太太，这门亲就要断了；若说去，琼儿又在金墉，急切间不能去报知。”其时恰好程知节的母亲也在房中，插口道：“这样好亲戚，我们巴不能扳图一个来往，他们却几千里路，备着厚礼来相认，却有许多疑虑？”张氏夫人道：“当年怀玉父亲犯事到幽州，亏得在姑爷手下认亲，解救提拔回来。十年前婆婆六十寿诞，我记得姑太太曾差两员银带前程的官儿前来上寿。如此亲谊，可谓不薄矣。今若遽尔回他，只道是我们薄情，不知大体的了。”秦母道：“便是事出两难。”程母道：“据我见识，既是老亲，你们婆媳两个还该同了孙儿去会一会。人生在世，千里相逢，原不是容易得的事，难道你还有七十岁活么？你们若不放胆，我只算你的老伴，去奉陪走走何如？”秦母见他们议论。已有五六分肯去相会的意想了；及见连巨真进来说道：“那两个姓尉迟的差官，多是十年前在历城县来拜过寿的，说起来我还有些认得，怎么伯母就不认得了？”秦母道：“当时堂中挤着许多人，我那里就认得清？既是恁说，今日天色已晚，留他们在寨中歇了，明早一同起身去就是，少不得连伯伯也要烦你护送去。”连巨真道：“这个自然。”

过了一宿，明早大家用过了早餐，秦母、程母、张氏夫人多是凤冠补服，跟了五六个丫环媳妇，连他们四个女使，共是十二三肩山轿。秦怀玉金冠扎额，红锦绣袍，腰悬宝剑，骑了一匹银鬃马。连巨真也换了大服，跨上马，带领了三四十个兵卒，护送

下山。一行人走了十来里，头里先有人去报知。只听得三声大炮。金鼓齐鸣，远望河下，泊着坐船两只，小船不计其数。秦母众人到了船旁，只见舱内四五个宫奴，拥出一个少年宫妆的美妇人出来。你道是谁？就是徐惠英假装的。秦母与众人停住了轿，便道：“这不是罗老太太，又是谁？”那差来的女使答道：“这是家老爷的二夫人。”秦母见说，也不再问。大家逊进官舱。邻舱一将白显道抢将出来观看，被秦怀玉双眉戟竖，牙毗迸裂，大喝一声。白显道一惊，自进舱里去了。李靖在船楼上望见，骇问来人道：“此非叔宝之儿乎？”来人道：“正是。”李靖道：“年纪不大，英气足以惊人，真虎子也。”快叫人请过船来。

秦母等进舱，一个女使对着禀明道：“这个是秦太太，那个是程太太，这是秦夫人张氏。”徐惠妃一一拜见过，便向秦母道：“家老太太尚在前船，嘱妾先以小舟奉迎。承太太夫人不弃降临，足见亲谊。”分付打发了轿马卒兵回去，后日来接。秦母道：“琼儿公干金墉。多蒙太太颁赐厚仪，致承尊从枉顾，实为惶恐。”舟中酒席已摆设停当，即便敬酒安席。李靖请过秦怀玉来。与徐义扶相见了。李靖与秦怀玉说起他父亲前日寄书札来，取出来与怀玉看了。怀玉方知他是李药师，父执相逢，不胜起敬。忽听见又是三声大炮，点鼓开船。秦母在那边舟中，不见了怀玉，放心不下，忙叫人请了过来，坐在身旁。船头上鼓乐齐鸣，一帆风挂起，齐齐整队而行。

连巨真见这许多光景，也觉心上疑惑，亏得夜间宿在徐义扶舟中，义扶向他备细说明，连巨真心中虽放宽了些，但嫌身心两地，只好付之无可如何。徐惠妃那夜见秦夫人多是端庄朴实的人，已在舟中，料难插翅飞去，只得将真情备细说与张氏夫人知

道。张氏夫人忙去述与婆婆得知。秦母只晓得先前楂树岗秦琼救了李渊之事，后边南牢设计放走李世民一段全然不知，亏得徐惠妃将前事一一提明：“因秦殿下念念不忘令郎将军之德，故此叫妾与父亲陛见后即定计来请太夫人”此时秦母与张氏夫人晓得相对说话的不是罗二夫人，乃是秦王一位妃子，重新又见起礼来。幸喜程母因多用了几杯酒，瞌睡在桌上。秦母道：“小儿愚劣，有辱殿垂青，但是那里知我家与罗总管是中表之亲？”徐惠妃道：“家父先朝曾任幽州别驾数年，罗帅府衙门中事并走差之人，无不熟识。”秦母道：“怪道尉迟南兄弟，扮得这般厮像。只是如今魏邦事势未衰，吾家儿子急切间怎能个就得归，唐夫人先须差人送一个信去方好。”徐惠妃道：“这个自然。但程太太跟前，万万不可说明。”

秦母众人在舟中住了两天，那日早起，只听见前哨报道：“头里有贼船三四十只。相近前来。”秦怀玉正睡在那边船楼上，听见，如飞披衣起来窥探。只见李靖在舱中，唤一将进来，那将是前日扮尉迟北的。李靖在案上取一面令旗，付与中军官，递将下来。那将跪下接着，李靖坐在上面分付道：“前哨报有贼船相近，你领兵去看来，不可杀害，好歹捆来见我。”那将应声去了。

不一时，只闻得大炮震天。呐喊之声不绝。小船上兵卒个个弓上弦，刀出鞘，把甲冑收束停当。未及两个时辰，鸣金三响，早见那员武将跪下道：“禀元帅爷缴令，贼船已获，头目现捆绑在船，专候元帅爷钧旨定夺。”李靖收了令箭，便问道：“贼船是何旗号？”那将答道：“打着魏家旗号。”李靖双眉一蹙道：“既是魏家的人，解进来。”那将应声而去。其时大小船俱停住不行。船头上众将排列，刀斧手、捆绑手明晃晃执着站立，好不威武。只

见战船里拖出一个长大汉子来。连巨真在后边船上望见，吃了一惊道：“这是我家贾润甫，为什么撞在这里，却被他们拿住？”忙要去报知秦怀玉，无奈船挤人多，急切间难到那边船上去。徐义扶又不见了，只得扒在船舷上，听他们发落。

只听见李靖问道：你是那一处人，叫甚么名字？”贾润甫答道：“我是魏邦人，叫做贾柳。”李靖道：“既是魏邦人，岂不见我大唐旗号出师在此，擅敢闯入队来！我且问你：你奉李密使令，差往那里去，今从何处来？”贾润甫道：“实因王世充去秋曾向我处借粮二万斛，不意我处今秋歉收，魏公着我去索取。”李靖道：“王世充残忍褊隘之人，刻刻在那里觊觎非望，以收渔人之利。你家李密却去济应他的粮草，何异虞之假道于晋，因以自敝乎？可知李密真一庸碌之夫！”贾润甫道：“天下扰攘，未知鹿死谁手，明公何出此言？”李靖拍案喝道：“李密手下多是一班愚庸之夫，所以前日秦王被囚于南牢，文静困辱于殿阶，我正要来问罪，你却撞来乱我军律。左右的，与我拿去斩讫报来！”众军校吆喝一声，把贾润甫捆绑出来。连巨真唬得魂飞魄散，如飞要去寻秦怀玉。何知秦怀玉被徐义扶说明，反不着忙。只见中军官又叫刽子手推贾润甫转来。李靖起身亲解其缚，喝左右：“取冠带过来，替贾爷穿好上前相见。”贾润甫拜谢道：“不才冒犯元帅虎威，重蒙格外宽宥，足见海涵。”李靖道：“适才不过试君之器量开，弟辈仰体秦王求贤之心，何敢妄戮一人！且叫足下相会几个朋友。”

话未说完，只见徐义扶、连巨真、秦怀玉多走到面前。贾润甫大骇，对徐义扶道：“你是放走了秦王与刘文静，该在这里的了。”对连巨真、秦怀玉道：“你们是住在瓦岗，为何却在此处？”徐义扶把始末备细说了一遍。贾润甫对徐义扶道：“你却同了秦

王高飞远举来了，累及徐军师、秦大哥、魏记室生禁南牢。”秦怀玉听见说他父亲囚禁南牢，放声大哭，忙向李靖说道：“乞老伯借二千兵与小侄，待小侄打进金墉，救取父亲。”

秦母在前船，闻知这个消息，亦差人来盘问。贾润甫道：“既是秦伯母在此，何不请过船来相见，听我说完，省得停回重新再说。”李靖便向怀玉道：“正是，贤侄去请祖母过来，听贾兄说完。”

不一时秦母走过船来，众人一一拜见了。秦母向贾润甫道：“小儿为何事逮罪南牢？”贾润甫道：“魏公降服凯公回来，闻报徐兄放走了秦王、刘文静，又迁怒于秦大哥、魏玄成、徐懋功，将他三人监禁南牢。我与罗士信再三苦谏不从。即差我往王世充处讨粮。因去秋王世充差官来要借粮四万斛，彼时我听见，如飞向魏公力止，极言不可借：‘世充乏食，天绝之也，何反与之？况我家虽有预备，积储几仓，亦当未雨绸缪，要防自己饥谨。况军因粮足，今相借与彼，是藉寇兵以资盗粮也，智者恐不为此。’无如魏公总不肯听，竟许其请，开仓付二万斛。那开仓之日，适值甲申日，有犯甲不开仓之禁忌。嗣后巩治各仓，仓官呈报鼠虫作耗，背生两翼，遍体鱼鳞，缘壁飞走，蜂拥而出，库中之粟，十食八九。魏公拜程知节为征猫都尉，下令国中每一户纳猫一只，赴仓交纳，无猫罚米十石。究竟多于猫，未能扑灭，猫与鼠不过同眠逐队而已，鼠患终不能息。魏公正在悔恨，近又萧铣缺饷，亦统兵来要借粮五万斛，如若不允，便要尽力厮拼。因此魏公着了急，将他三人在南牢救出，即差了秦大哥与罗士信领兵去征萧铣；徐懋功差往黎阳；魏玄成看守洛仓。目下又值禾稼湮没，秋收绝望，因此差我向王世充处取偿前日之粟。如今伯母既是秦王

命李元帅屈驾长安，定必胜似瓦岗，待我报与秦大哥晓得了，他毕竟也就来归唐。”又对连巨真道：“巨真兄，你还该回瓦岗去，众弟兄家眷尚多在寨，独剩一个尤员外在那里，倘有疏虞，是谁之咎？我因公干急迫，伯母请便。”即向众人告辞。

李靖见贾润甫人才议论大是可人，托徐义扶说他归唐。贾润甫道：“弟因愚劣，不能择主于始；今虽时势可知。还当善事于终。若以盛衰定去留，恐非吾辈所宜，后会有期。”即便别去。李靖深加叹服，连巨真因与秦叔宝义气深重，只得同到长安，看了下落，再回瓦岗。正是：

满地霜华连白草，不易离人义气深。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诗曰：

成败虽由天，良亦本人事。
宣尼惊暴虎，所戒在骄恣。
夫何器小夫，乘高肆其志。
一旦众情移，福兮祸所伺。
蛟螭失所居，遂为蝼蚁制。
噬脐徒空悲，贻笑满青史。

事到骑虎之势，家国所关，非真拨乱之才，一代伟人，总难立脚；何况庸碌之夫，小有才名，妄思非分，直到事败无成，才知噬脐无及。

今且不说秦母归唐。再说贾润甫别了李靖等来到洛阳，打探王世充大行操练兵马。润甫要进中军去见他，世充早知来意，偏不令润甫相见，也不发回书，叫人传话道：“这里自己正在缺饷，那时讨米来清偿你家？直等到淮上去收了稻子，就便来当面与魏公交割。”

贾润甫见他这样光景，明知他背德不肯清偿，也不等他回札，竟自回金墉来回复魏公道：“世充举动，不但昧心背德，且贼志反有来攻伐之意，明公不可不预防之。”李密怒道：“此贼吾亦不等其来，当自去问其罪矣。”择日兴师，点程知节、樊文超为前队，单雄信、王当仁为第二队，自与王伯当、裴仁基为后队，

望东都进发。

那边王世充早有哨马报知，心上要与李密厮并，只虑他人马众多，急切间不能取胜，闷坐军中。忽一小卒说道：“前年借粮军士回来。说李密仓粟却被鼠耗食尽，升贾润甫补征猫都尉，宫中又有许多灾异。金墉百姓多说是僭了周公的庙基，绝了他的香火，故此作祟。”郑主道：“只怕此言不真。”小卒道：“来人尽说有此怪异，为甚说谎？”郑主笑道：“若然，则吾计得矣；但必要一个伶俐的人，会得吾的意思，方为奇妙。”说了，呆看着那小卒，小卒低着头微笑不言。

到了明日，擂鼓聚将，大宴群臣，计议御敌之策。郑主问道：“李密金墉之地，还是隋朝故宫，还是他自己创造的？”张永通答道：“魏主宫室，原是周公神祠。李密谓周公庙宇当创建于鲁，此地非彼所宜，便撤去庙貌，改为宫阙。周公累次托梦于臣，臣未敢渎奏。”郑主拍案道：“怪道孤昨夜三更时分，梦见一尊冠冕神人，说：‘吾乃周文王之子姬公旦便是，蒙上界赐我为神，庙宇在金墉城内，被李密拆毁了，把基址改为宫殿，木料造了洛口仓，使我虎贲卫从漂泊无依。今李密气数将尽，运败时衰，东郑王你替我报仇做主。’”众臣道：“神人来助，足见明公威德所致，此番魏邦土地必归于明公矣。”郑主道：“富贵当与卿等共之，谅孤非敢独享也。”

正说时，目见三四个小车走上前来报道：“中军右哨旗丁陈龙，忽然被发跣足，若狂若痴，口中大叫道：‘我要见东郑王。’”郑主见说，笑逐颜开，对众臣道：“此卒素称诚朴，何忽有此举动？孤与卿等同去看他。”说了，齐上马来到教场中。军师桓法嗣纵马先到演武场，只见陈龙闭着双眼，挺挺的睡在桌上，高声

朗句的在那里诵大雅文王之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见郑主来，急跳起身，站在桌上，朝着外边道：“东郑主请了，吾周公旦附体在此。前宵嘱之言，何不举行？勿谓梦寐，或至遗忘。若汝等君臣同心协力，吾还要助汝阴兵三千，去败魏师，幸毋观望，火速进兵为上。吾去也！”说了，跳将下来，满厅舞蹈扬尘。此时王世充与众臣，早已齐齐跪拜道：“谨遵大王之命，我等敢不齐心讨贼，以复故宫，重修殿宇峥嵘？”大家忙起身，看那个陈龙，面色如灰，手足冰冷，直僵僵横在草地上。郑主叫人负了他回去。

自此郑家兵将个个胸中有个周公旦了。从来兵行诡道，王世充原是个奸狡多谋之人，兼那军师桓法嗣又是个旁门邪术之徒，恰好在乱离中逞志求荣，希图宝位，便有许多因邪入邪之事来凑他。郑王回朝，即便传旨军师桓法嗣，明日下演武场，点选彪形大汉三千，个个身長八尺，脚踏木屐一丈二尺，面上俱带鬼脸，身穿五色画就衣服。数日之内，演习停当。桓法嗣说：“此计只宜速行，攻其无备。”郑主准奏。

这不过是要收拾完一个李密，成全一个应世之主。若李密是个明智之士，见国中屡现灾异，便要安守金墉，悔改前愆，优恤臣下，犹可以为善国。无奈李密自恃才略高强，却忘了昔日死里逃生之苦，刻刻要想似汉高提着三尺剑无敌于天下。先把一个足智多谋的军师徐世勣调去黎阳。萧铣乃癣疥之疾，又把忠勇全备的秦叔宝、罗士信差他去拒守。贾润甫屡进奇谋不听，而置之洛口。酆醒元真贪利忘义小人，反置之左右。只剩单雄信、程知节等一班恃勇好斗之人，自统大兵前来。未及两日，何知王世充也拥着大队人马。在路上遇哨马报知，大家离着三四十里安营驻

扎。李密安营于翠屏川东山。王世充结寨于翠屏川西山，军师桓法嗣带领细作，随身兵马二三百，悄到镇东山顶，瞭望魏营，部伍整齐，如星辰磊落、看去杀气冲天，果是人惊鬼哭。

桓法嗣心中暗想：“吾虽练彪形高橈神兵，怎能够胜他人强马壮？”蹙着双眉，四下闲看，忽见东北方山角下，七八个大汉在那里采樵。桓法嗣看他们运斧弄斤。丁丁伐木，不觉怡然而笑道：“吾更有计矣！”悄悄唤一家将近前来，附耳几句，自己即便上马归营。到了明日，进大营对郑主道：“臣昨夜也梦见周公对臣说道：‘桓法嗣听我分付：明日我暗引一人来助你们擒贼，你快去催主人作速进征，以决胜负。’”又附郑主耳上说了几句。郑主大喜。桓法嗣又将木排多用红绿颜色画成兽形，列为方城，将兵马尽藏其中。郑主坐中军大寨，看军师桓法嗣调度。只见帐下军士道：“拿着了李密。”及至解进来时，见绑着的却是一群打柴的人，为首又是李密。郑主问道：“是那里拿来的？”军士答道：“小人们奉令巡逻，到山坳斜径遇着这干人，内中却有李密，小人们奋勇拿来请功。”郑主怒问，那为首喊叫冤枉道：“小人是国子监助教陆德明的家人，城中乏柴，着小人来樵采，说甚李密，现有同伴可证。”巡逻的道：“明是李密，假做采樵，窥探军情。”郑主又向众樵夫细问，果然是乡宦家人，差出来打柴的，郑主叫左右去了那干人的绑缚，对他们说道：“我晓得你们尽是平民，我如今正要用着你们。且问你众人里边，可有熟识北邙山幽僻路径的？”一个樵夫指道：“那个叫做满山飞金勇，那个叫做穿山甲庞元，他两个惯走山径，晓得路途。”郑主道：“妙”先叫那像李密的前来，赏他一个中军把总，那两个金勇、庞元赏他做了左右队长，多给衣帽战袍。又叫中军附耳分付了领去。众樵夫大喜，叩

谢出营，编入各队。看两边：

纷纷战血烟云洒，胜败存亡未可知。

再说李密前队程知节指望遇着了对头，爽利大杀一场，不意王世充的兵马反将横木为城，寂然不动。便督军马冲到城边，却又看见了木城上红绿兽形，即便调转马头，逃回转来。那单雄信领着第二队，亦凑着了，叫前队架起云梯炮石，向内攻打，竟不能被。魏主在后队结寨，时将举火，传令黑夜须防贼人行劫，各营务要小心，静听更筹。到了三更时分，魏营兵将耳边，只闻得四下里炮声隐隐不绝，心中惶惑。忽有巡逻夜不收到前寨来报道：“王世充木城已开，只是内中灯火俱无，人影不见，敢报老爷知道。”程知节因日间攻打了半天，正在那里心中烦躁，忽闻此报，安能忍耐！自己当先，领军马直到郑营。远远望去，只见木城大开，灯火齐举，照耀如同白日，并不见一兵在外。恼得程知节性起，把双斧高举，口中喊叫：“有胆气的随我来！”只见郑营寨中一声炮响，闪出一将，杀了十来合，败将下去。程知节趁势追赶约十来里。又听得郑营中一个轰天大炮，四下里即便接地连声，忽起一阵怪风，刮地里迎面吹来。

其时金鸡已报，天色已明。程知节正催促军马杀将下去，只见斜刺里赶出七八队，都是面蓝发赤，巨口狼牙，五色长袍，高踩橇脚，硝黄火药烘满半天，都执着砍刀，从第二队后边杀来，个个喊道：“天兵到了，你们要命的快须投降！”单雄信兵士见了，尽皆惊骇，要兜转马头杀奔回去，因那些战马，见了这班鬼脸长人，咆哮乱跳，反向前尽力嘶跳。单雄信只得大着胆，随着前队，往前杀去。两队人马接着王世充许多将士，绞作一团的乱杀。程知节正在酣战之时，听得喊道：“捣寨的兵拿了李密来了！”只见

一簇兵马拥着李密，锦袍金甲背剪在马上，喊叫不明道：“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已被这千人拥进阵里去。程知节看见，吃了一惊，对裨将樊文超进：“如今主分已没了，战也没用，散罢！”樊文超“东天也是佛，西天也是佛，散也没处去，倒是投降。”便传主将已没，情愿投降。部下听得，一齐抛戈弃甲跪倒。程知节忆着老母，却在乱军中卸去盔甲，寂然逃走。

单雄信与王当仁在第二队，见前边一齐跪倒，不识为甚缘由。却飞报的来说：“魏公已被拿去，前军已尽投降。”单雄信也是个猛夫，再不忖量李密怎样就可以拿得，心下反着了忙，对王当仁道：“魏公既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在此。杀也无益，不如我和你冲出去罢！”王当仁便道：“说得有理。”喊一声，领麾下努力杀了一里多路。无奈四围郑兵越杀越多。单雄信回转头来一看，王当仁已不见了，单雄信正要转身去寻，不提防郑将张永通飞马到面前。雄信忙举槊相迎。岂知郑营中几十把钩镰枪齐举，把单雄信坐马拖翻。雄信无奈，亦只得领众投降。

独有魏主还领着精锐心腹之士督战，见前队散乱，忙着裴仁基前来救应，亦被郑阵中镰钩套索捉去。魏主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后面山上，连声发喊，二队短刃步兵赶下山来，已在阵后乱砍。回望寨中，烟焰冲天，守寨军士四散逃走，投崖坠石。原来王世充着樵夫引导，黑夜领这支兵各带硝磺引火之物，乘他兵尽出战。焚他大寨。魏主平日却因自恃势盛，只道无人敢来窥伺，到处不立木栅，止设营房，所以这几百人，如入无人之境，烧了他寨，又杀将转来。此时李密要敌后军，前面王世充人马已到；要敌前军，后边步兵杀来，真是前后夹攻，腹背受敌。无可奈何，只得易服同众逃到洛口仓。

贾润甫闻知。远来接见，把善言相慰道：“汉高屡败，终得天下；项羽虽胜，卒遭夷灭。明公安心以图后举。”在洛口仓安歇了一夜。次日正欲与众将计议，只见程知节同了十来个士卒逃来相见。魏主大怒道：“我正要问你，那前面是怎么样光景，以至于此？”程知节道：“头里我们将他杀退了下去，已有六七里，何知起一阵怪风，冲出无数阴兵，这还大家尽力混杀，不意与他们阵里拥过一个锦袍金甲，与明公面貌无异，背剪在马上。我们军士，只认真是主帅被擒，军士都无心恋战。郑营四下军马如山倒海翻裹将拢来，裨将樊文超即便领众投降。我不得已卸甲逃走到仓城。岂知邴元真已将全城归降王世充，我故又赶到这里，幸喜明公无恙，多是贼人使用的诡计。”

话未说完，只见魏征一骑来到，魏公大骇，忙问道：“为什么你亦离了金墉，莫非亦有甚事么？”魏征道：“昨夜五更时分，有一起人马，叫喊开城。郑司马上城看时，只见灯火之下，果然是明公坐在马上。郑司马忙开城门出来迎接。只见喝道：‘诸将不行救应！’就叫手下捆缚。裴仁俨亦被擒下。我着了急。知中贼人之计，如飞着宫侍报知王娘娘同世子逃出了南门，恰好在路上遇着了王当仁，交付与他送上瓦岗去了。故此我特地寻来，恰好多在这里。刚才我在路上，听见逃回兵卒说：‘王世充大队人马。又追将下来。’”正说时，只见贾润甫手下巡逻走卒来报道：“虎牢关也失了。郑家大兵只离我们洛口三十里地，我们快走罢！”此时连魏征也没了主意。李密见王世充势大，量此洛口一隅怎能支撑？只得同众进守河阳。

河阳乃祖君彦所守地方，未及两日，巡卒又报偃师。洛口俱失。李密叹道：“谁料贼子弄这些诡计，失去这许多地方，又战

失了好几员名将！这都是孤自己大意，以至于此。如今方寸已乱，教孤如何是好？”王伯当道：“为今之计，只有南阻河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徐世勣为人忠义，不以成败利钝易心，且足智多谋，堪当一面，着他同守黎阳，移兵食以资河北。虽与世充相近，末将不才，愿为死守。明公身居太行，呼吸两地，身既在此，当时部曲必然来归，力薄则拒险而守，力足则相机而战，方是妙计。”李密道：“此计甚善。”问众将，多默默不语。李密又问，众将只得说道：“前日北邙一战，人心皆惊，一雄信投降，仁基、智略就缚，以致河阳疾破，仓城即降，偃师、洛口、虎牢地方接踵而失。将无固守之志，兵无敢死之心，人情趋利，比比皆然。今明公麾下尚有二万，恐再俄延，怕众人日散，公欲拒守，谁人相助？”

李密听了。不觉两行泪落道：“孤仗诸君戮力同心，首取洛口，又据黎阳，北抗世充，南破化及，不意今日一战，至于众叛亲离，欲守无人，欲归无地。要此七尺何为？”言罢，拔剑便欲自刎。伯当一把抱定，两泪交流道：“明公，你备经困苦，方能得成大业。今虽失利，安知不能复兴，何作此短见？”两人号哭连声，众将也齐泪下。李密哽咽了半日，才出得一声道：“罢，罢，我壮志不甘居人之下，今天丧我，无计可施，黎阳我断不去，诸君若不弃，同到关中归于唐主，诸君谅亦不失富贵。”众将齐声道：“愿随明公归唐主。”李密对王伯当道：“将军家室，多在瓦岗，今日入关，家室日远，恐必挂念。不若将军且回。”伯当道：“昔与明公共誓生死相依，安肯今日相弃？便分身原野，亦所甘心，何况家室哉？”这几句连同行的人都感动，没一个肯离散。独有程知节跳起身来说道：“不是兄弟无情，你们都去得，我却不

敢追随。”众人道：“这是为什么？”李密道：“我晓得了，尊堂尚在瓦岗，不去也罢了。”程知节道：“不是这话，老娘在瓦岗，尤大哥与我不比别的弟兄，时刻肯照顾我母亲，我可以放心无忧。当年李世民监禁在南牢百日，多是我程咬金陷他。”众人道：“这是公事，岂独罪你一人？”程知节道：“当日世民窥探金塘城，众臣只道他诡计，无人敢去拿他，独有我老程不怕死赶出城外。追至老君堂，见他躲在神柜里，我认他是个蟒蛇精，一斧几乎把他砍死。幸亏秦大哥止住了，说道：‘留活的拿去见魏公。’所以他君臣两个困陷这几时。如今的人，恩则便忘，怨则分明。我今去正中唐家的意，把咬金一刀两段，叫我老娘谁来照看？不去，不去！”说罢，竟一恭而去了。众人道：“此时各从其志，他不去，我们是随明公去便了。”

李密恐怕耽延有变，也不待秦叔宝回来，亦不去知会徐世勣，只带部下兵有二万人西行。先差元帅府掾柳玭赍表奏知唐帝。唐帝久知李密才略可用，况他河南、山东旧时部曲甚多，若收得他，即可以招来为我用，所以不胜大喜。先差将军段志玄来慰劳他，又差司法许敬宗来迎。只是李密想起当日希图作盟主，就是唐帝何等推尊，谁知一旦失利，却俯首为他臣子，心中无限不平，无限悒快，今事到其间，不得不为人下了。率领王伯当一千人进长安，朝见唐帝。

诸将拜舞毕，宣李密上殿。唐帝赐坐道：“贤弟，战争劳苦，当俟吾儿世民颍州回来，与贤弟共平东都，以雪弟仇。”就传旨授李密光禄卿上柱国，赐邢国公；王伯当左武卫将军；贾润甫右武卫将军；魏征为西府记室参军。其余将士，各各赐爵。李密等谢恩而出。唐帝又念他无家，将表妹独孤氏与他为妻。官职虽不

大，恩礼可谓隆矣。正是：

忆昔为龙螭，今乃作地鼠。

屈身伍绛灌，哽咽不得语。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词曰：

忆昔声名如哄，收拾群英相共。一旦失筹谋，泪洒青山可痛。如梦，如梦，赖有心交断送。

右调《如梦令》

古人云：知足不辱，苟不知足，辱亦随之。况又有个才字横于胸中，即使真正钟鸣漏尽，遇着老和尚当头棒喝，他亦不肯心死；何况尚在壮年，事在得为之际。

却说魏王李密进长安时，还想：当初曾附东都，皇泰主还授我太尉，都督内外诸军事；如今归唐，唐主毕竟不薄待我，若以我为弟，想李神通、李道玄都得封王，或者还与我一个王位，也未可知。不意爵仅光禄卿，心中甚是不平。殊不知这正是唐主爱惜他，保全他处。恐遽赐大官，在朝臣子要忌他。又因河南、山东未平，那两处部曲要他招来，如今官爵太盛了，后来无以加他，故暂使居其位，以笼络他，折磨他锐气。李密总不想自己无容人之量，当年秦王到金墉时，何等看待，如今自己归唐，唐主何等情分。还认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子，满怀多少不甘。

居未月余，秦王在陇西征平了薛举之子薛仁果，拔寨奏凯回朝。早有小校飞驰报捷长安。唐主宣李密入朝面谕，道：“卿自来此，与世民未曾见面，朕恐世民疑念往事，不利于卿。卿可远接，以尽人臣之礼。”李密领诺。其时魏征染病西府。李密同王

伯当等二十余人，离了长安，望北而行。直至豳州，哨马报说秦王人马已近。李密同祖君彦道：“秦王有问，教我如何对答？”君彦道：“不问则已，若问时，只说圣上教臣远接，即不敢加害于明公矣。”

二人正商议间，只见金鼓喧闹，炮声震地，锦衣队队，花帽鲜明，左右总管十人，剑戟排拥，戈矛耀日，前面数声喝道，一派乐宫，坝簾迭奏而来。李密只道来的就是世民，忙与众官分班立候。只见马上一将，大声呼道：“吾非秦王，乃长孙无忌与刘弘基也。殿下尚在后面，汝是何人。可立待之！”是时李密心中懊恨，明知秦王故意命诸将装作王子来羞辱他。如今若待不接，恐唐王见怪；若再去接，又觉羞辱难堪。

正在悔恨之时，又见一队人马排列而来。前面一对回避金牌高高擎起；中间旗分五色，剑戟森严；后面吆喝之声渐逼，望见輿从耀目，凤起蛟腾。李密暗想：“是必秦王也。”忙与众将俯躬向地打恭下去。只见马上二人笑道：“吾乃马三保、白显道也，前年我们到金墉来望你，今你亦到吾长安来。若要接殿下，后面保驾帷幔里高坐的便是，可小心向前迎接。”李密听见，满面羞惭，捶胸跌脚，仰天叹道：“大丈夫不能自立，屈于人下，耻辱至此，何面目再立于天地之间？”即欲拔剑自刎。王伯当急向前夺住道：“明公何如此短见？文王囚于羑里，勾践辱于会稽，后来俱成大业。还当忍气耐性，徐图后事。”正说时，忽见有人报道：“前面风卷出一面黄旗，绣着‘秦王’二字在上，今次来的必是秦王无疑。”李密无奈，只得侧立路旁。骤见一队人马到来，前导五色绣旗。甲士银鬃对对，彤弓壶矢，彩耀生光，宝驾雕鞍，辉煌眩目，力士前引，仪从后随。唐将史岳、陶武钦依队前进，王常、

邱士尹按辔徐行。原来四将认得是李密，各各在马上举手道：“魏王休怪，俺们失礼了。”李密诸将默然无语，不觉两泪交流。王伯当再三劝慰。

又见殷开山、洛阳史排列左右护卫，犹如天王之状。秦王冠带蟒服，高拱端坐幔中。李密看得真切，如飞向前俯伏道：“老拙有失远迎，望殿下恕责。”秦王见了李密，不觉怒发冲冠，手持雕弓，搭上一箭，兜满弓弦。唬得魏将王伯当、贾润甫、祖君彦、柳周臣诸路俯伏在地，面如土色。李密把两手捧住其脸战栗不已。秦王见众人在地下打作一团儿，犹如宿犬之状，到底是人君度量。即收了箭，以弓梢指定李密道：“匹夫也有今日！本待射你一箭，以报缙绶之仇，恐连累了众人，只道我不能容物，暂饶你性命！”大喝一声而过。这都是秦王晓得李密来接，故意装这十将来羞他。

其时秦王进朝拜见了唐帝。唐帝道：“皇儿征伐费心，鞍马劳苦。”秦王道：“托赖父王洪福，诸将用命，得以凯还，擒得薛仁杲、罗宗候等囚在槛车，专候父皇发落。”唐帝大喜，即命武士斩于市曹，悬首示众。因问秦王：“曾见李密否？”秦王答道：“臣儿曾见来。”唐帝道：“当时朕欲拒其降，因刘文静进言道：‘郑与魏境接壤，二邦犹如唇齿。今王世充灭了李密，未有虢亡而虞独存者，我处若不受其降，密必计穷，据兵而复投他国，又增一敌。劳吾心矣，乌乎可！’”秦王道：“为什么有恩于臣儿的这几个人反不见？”唐帝道：“魏征已在这里，朕知其有用之才，将他拨在你西府辨事；如今闻说他有病，故此想未有来接你。”说完，帝同秦王进宫去朝见了母后，谢恩出朝。

他原是个拨乱之主，求贤若渴。况当年有恩于彼，怎不关心？

一进西府，即问魏征下榻之处。魏征原没有病，因李密要与他同去接秦王，料必不妥，故此诈称有疾。今闻秦王来问他，如飞趋出来拜伏在地道：“臣偶抱微疴，不能远接，乞殿下恕臣之罪。”秦王一把拖住道：“先生与孤不比他人，何须行此礼？”忙扯来坐定。魏征道：“魏公失势来投，望殿下海函，勿念前愆。”秦王道：“孤承先生们厚爱，日夜佩德于心，今幸不弃，足慰生平。李密匹夫，孤顷见俯伏在地，几欲手刃之，因见众臣在内而止。然孤总不杀他，少不得有人杀他的日子。”因问：“叔宝、懋功二兄为何不来？”魏征道：“徐懋功尚守黎阳，他是个足智多谋之士，魏公自恃才高，与他言行不合，所以他甘守其地，亦无异志。秦叔宝往征萧铣未回。魏公此来，亦未去知会他。”秦王道：“他的令堂乃郎，孤多膳养在此。”魏征道：“他如今想必也晓得了，但是这人天性至孝，友谊亦要克全其义。单雄信已降王世充，恐还有些逗留。”秦王又问道：“那个粗莽贼子程知节，为什么不见？”魏征道：“他因昔日开罪于殿下，故不敢来，到瓦岗拜母去了。人虽粗鲁，事母甚孝，倒是个忠直之士。昨晤徐义扶，方知程母也在此，他还不晓得，若到瓦岗，知其母消息，是必奋不顾身入长安矣。倘来时，望殿下忘其射钩之仇而包容之。”于是秦王与魏征朝夕谈论，甚相亲爱，

如今且说程知节到了瓦岗，却不见了母亲，忙问尤俊达。尤俊达道：“尊堂陪秦伯母婆媳两个去会亲戚，不想被秦王设计赚入长安去了。”程知节见说，笑道：“尤大哥，你又来耍我。”尤俊达道：“程老弟，我几曾说谎起来？”便把当时踢去行径一一说出，又道：“当是这班人，原只要迎请秦伯母去，谁知令堂生生的要奉陪他走走，弟再三阻挡，他必不肯依，因此弟只得叫连巨

真兄送去。前日连巨真在长安回来，说尊堂与秦伯母在秦王那里甚是平安。兄如不信，到黎阳去问连巨真便知详细了。”程知节此时觉得神气沮丧，呆了半晌，喊道：“罢了，天杀的入娘贼，下这样绝户计！咱把这条性命与他罢！”过了一宿，也不辞别尤俊达，跟了两个伴当，竟进长安。可怜：

只念娘亲不惜躯，愿将遗体报亲恩。

程知节恐怕大路上有人认得，却走小路。晓行夜宿，未及一月不觉早到长安。进了府城，就在西府左首借了下处。先叫手下人把一揭供进去，只等帅府开门，秦王知程知节到来，传令将士装束威武，排列森严，粗细鼓乐，迭奏三通。秦王升殿，诸将参见过，捱班站立。只听得头门上守门官报道：“魏犯程知节进。”里边武卫接应一声，如春雷一般。秦王坐在上面，见个赤条条的长大汉子，背剪着，气昂昂走将进来。到了丹墀，直挺挺的立定。秦王仔细一看，认得是程知节，不觉怒气填胸，须眉直竖，击桌喝道：“你这贼子，今日也自来送死了！可记得当年孤逃在老君堂，几乎被你一斧砍死！孤今把你锅烹刀磔，方消此恨。”程知节哈哈大笑道：“咱当时但知有魏，不知有唐。大丈夫恩不望报，怨必求明。咱如怕死，也不进长安来，要砍就砍，何须动气。快快叫咱老娘来见一面，咱就把这颗头颅，结识与你罢。”秦王道：“你这贼到这地位还要口硬，且缓你须臾之死。军士们领他去见了你母亲，然后来受刑！”众军士不由分说，把知节拥出府门。

原来秦老夫人的下处，就在西府东首一所绝大的房子里头，与程母同居。秦母一到长安，秦王即拨一二十名妇女进来伺候，又拨排军二十名看守门户。不但供应日逐送进，每月还有许多帛帛馈赐。秦母与程母，礼必两副。所以这两个老人家，起居安稳，

甚感秦王之恩。当时众军士将程知节拥进秦母寓所，早有人进去报知。秦母与程母如飞走出堂来。程母见儿子这般行径。即上前抱头大哭，口里咿哩呜罗，不知哭许多什么，惹得众武士反笑起来。程知节焦躁道：“娘，你不要哭，儿子问你：你住在这里，身子可安稳么？可有人伺候么？”程母只是哭。那里对答的出一句，反是秦母替他说道，一到长安，秦王如何差人来伺候，每日如何供应，月月如何馈送，还要时常差妇女出来候安。“我与汝母亲蒙他恩典，相待一体，总无厚薄。”程知节问母亲道：“娘，可是这样的？”程母含着眼泪，点点头儿道：“是这样的。”又将手指身旁两个使女说道：“这两个就是秦殿下赐来服侍我的。”知节见说，便道：“娘，儿子差了，那晓得秦王这样一个好人，儿今去死在他台下，也是甘心的。娘，你不要念我了，你去伴秦伯母终了天年罢！”竟要撒开身子走出来，程母那里肯放。秦母对知节道：“你们不要忙乱，听我说：当时秦王因要我的琼儿归唐，故假作罗家来赚我，不意你母亲一团美意陪我出寨，竟入长安。如今魏公亦已降唐，吾家琼儿谅必早晚亦至。你家母亲岂可因我出门，反作无子之母？”便对伺候的说道：“取我的大衣服出来，待老身自进西府，去见秦王，求他宽宥。”

正说时，只见一个差官，跟着三四个校尉，手里托着冠带袍服，口中喝道：“殿下有旨，恕程知节无罪，着即冠带来相见。”说完，校尉如飞将程知节绑缚去了，要替他冠带。程母见说，如飞跪在地上，对天叩首道：“愿殿下太平一统，万寿无疆。”引得众人又笑起来。程知节着了衣服，穿好了袍带，便要拜母亲与秦伯母。程母止住道：“儿且不必拜我，快进西府去叩谢秦王，这样宽恩大度的明主，你须要尽忠去报他，老身就死也瞑目的了。”

知节见说，不敢违命，如飞的跟了差官来进西府。时秦王在集贤堂与众谋士谈兵议论，只见校尉来复命说道，秦叔宝母就要来见殿下，程知节母如何叩首谢祝。秦王笑向魏征与刘文静道：“幸是孤先差人去赦他，若秦母到来，就不见情了。”

话未说完，那差官进来，禀程知节在帅府门首候旨。秦王道：“叫他到西堂来。”西堂原是西府会宾之所。差官早引知节站在阶前伺候。只见秦王踱将出来，程知节如飞跪向前垂泪道：“臣有眼无瞳，以致当年不识英雄之主，获罪难逃。今虽蒙恩赦死，反觉生惭”。秦王自下阶来搀他起来道：“刚才试君之意耳，孤久知卿乃忠直之士，愿卿将来事唐如事魏足矣。”知节道：“臣蒙殿下蒙隆恩，敢不捐躯以报！”

秦王问起知节与王世充当日征战之事，知节备细述了一遍。秦王又问：“可曾见叔宝、懋功？”知节道：“臣自战败之后，见魏公降唐，臣即住瓦岗。一闻母信，星夜至此，实未曾会着秦、徐二友。今臣感殿下鸿恩，无由以报，臣有心腹部曲一二千，尚在北邙、偃师，待臣去招来，并偕秦、徐诸弟兄来归唐，未知殿下可容臣去否？”秦王见说，大喜道：“孤有何不容？如此足见卿之忠贞，但须朝见过了圣上，卿须奏明，着圣上旨意如何。”知节领诺。秦王即命差官引他进前面圣。

知节即便辞了秦王，出来朝见唐帝。唐帝见他相貌魁梧，言语爽直，即赐他为虎翼大将军，兼西府行军总管，所奏事宜，悉听秦王主裁。知节谢恩出朝，重新又到西府来，谢过了恩，忙到寓所拜见老母，并秦伯母及张氏夫人。秦怀玉也出来拜见了。一家欢聚。

过了一宿，明早知节便辞别了秦王，束装起行。前日进长安

时，九死一生；如今出长安，轻裘肥马。仆从随行，比前大不相同，一径往东都进发。这是：

因感新知己，来寻旧同盟。

如今再说李密自从被秦王羞辱之后，每日退归邢府，坐卧不安，忧形于色。左右报程知节到来，李密心上指望他来探望，访问一访问东都消息。岂料知节竟不来见。未及三四日，报说唐帝爵他虎翼将军，又差出长安去了。李密心中气闷，忙对王伯当与同来将士道：“想知节是孤旧臣，他到了两三日，竟不来看孤一面。人情之薄，一至于此。今唐主赐了他官爵，又出长安去了，想必他此去收拾旧时兵卒，以来助唐。我们在此闷坐守死，有何出头日子？”李密诸将士当时攻城掠地，倚着金帛来得易，也用得易，自入关来，也都资用不足，各不相安。今见李密有去志，大家计议道：“徐世勣现在黎阳；张善相在伊州；叔宝、士信想已平定萧铣，必归瓦岗；雄信诸人在洛。明公还可有为，何苦在此别人眼下讨气？”王伯当也道：“正当如此。”李密道：“还是奏知唐主，只说要往山东收故时部曲，还是各人私走到关外取齐？”贾润甫道：“此事不妥。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国家姓名著在图讖，天下终当一统。明公既已委质，复生异图，盛彦师、史万宝等雄守关外，此事朝发，彼必夕至。虽或出关，兵岂暇集？一称叛逆，谁复能容？为明公计，不若安守，徐思其便，可以万全。”

密怒道：“卿乃吾心腹，何言如是！不同心者，当斩而后行。”润甫泣道：“自翟司徒被戮之后，人皆为明公弃恩忘本，上下离心。今纵奔亡，谁肯复以所有之兵，拱手委公乎？柳荷恩殊厚，故敢深言不讳，愿明公熟思之。若明公有所措身，贾柳亦何辞就戮？”密大怒。拔剑欲击之。王伯当等力劝乃止。祖君彦道：“依

臣想来，不若通知了公主，潜出长安；秦王即知，差人来阻，公主在那里，谅难加害。此汉刘先主赚吴夫人归汉之计，未知明公以为何如？”

大家计议未定，李密含怒进内。独孤公主道：“大丈夫当襟怀磊落，妾见君家何多不豫之色？”李密道：“我有一言，欲与汝商酌，未知可否？”独孤公主道：“夫妇之间，有何避忌进避？”李密道：“吾欲背唐而行，只虑汝牵心，不忍相弃，意欲与汝同行，未知可否？”独孤公主道：“是何言欤？吾兄受汝之降，爵君上公，又念君无家，赐妾为婚，宠眷之思，可谓富贵极矣。今席尚未暖，不思报德，反有异志，苟有人心，必不至此。”

李密道：“主上恩宠虽厚，汝侄辱我太甚。今势不两立，且往山东收拾士卒，再图后举。况妇人之身，从夫为荣。汝心不允，莫非亦有异志么？”公主见说，即唾其面道：“吾以汝为好人，尽心报国，不意如此不忠不义，此生有何倚赖？”李密见说，登时杀气满面，幸喜旁边有个宫奴善伺人意，忙上前解说道：“驸马息怒，此亦吾家公主年轻，不知大义。古人说得好：夫唱妇随，无违夫子，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驸马既有此言，还当熟商，徐徐而行，岂可因一言之间，有伤伉俪之情？”李密见这宫奴说了这几句，把气消了一半，走出外来。

祖君彦问道：“明公刚才进去，可曾与公主商酌？”李密恨道：“适间我略谈几句，不贤之妇反责我不忠背德，我几欲手刃之，故走出来。”王伯当道：“风声已漏，不好了，祸将至矣！”李密道：“计将安出？”祖君彦道：“要去大家即便起身，如再迟延，即难离长安矣！”李密见说，忙将内门封锁，叫王伯当唤齐同来诸将，收拾行装器械，共有六十余人，不等天明，竟出北门而去。

门军忙来报知秦王。秦王大怒，如飞自到邢府中来看，只见内门重重封锁，忙叫人开了，见了独孤公主。公主将夜来之言述了一遍。秦王听见，咬牙切齿。如飞奏知唐帝。唐帝亦怒，即欲遣将追擒。刘文静道：“何必动兵？只消发虎牌传谕各地方总管，若李密领众过关，必须生擒解来正法，看他逃到哪里去？”唐帝称善，即发出虎牌来，星夜知会各关。

且说李密与王伯当众人带星而往，马不停蹄。不多几日，出了潼关，过了蓝田。李密对众人道：“吾们若要到伊州张善相处，须走小路便捷；若要往黎阳徐世勣处，须走大路。”贾润甫道：“前途愈加难行，据吾见识，吾们该匀两队走，一队走黎阳，一队走伊州。”李密道：“这也说得是。你与祖君彦走大路，往黎阳；吾与伯当走小路，往伊州。到了，大家差人知会便是。”因此贾润甫同祖君彦一二十人，走大路去了。

李密同王伯当三十余人又走了几日，到了桃林县地方。桃林县县官方正治是个贤能之士，见这些人乘夜要穿城过，心中疑惑，叫军士着实盘驳，必要检看行囊。李密手下偏将与众兵卒原是强盗出身，野性不改，见这小小一县这般严缉，大家不甘，登时性起，拔出刀来砍杀门军，一拥进城。王伯当忙要止住，那里禁止得住？吓得县官方正治逃熊州去了。魏家兵将进了城，见无人阻拦，囊资久虚，爽利把仓库劫掠一空，住了一宵，然后起身。

方正治一到熊州，把前事述与镇守将军史万宝知道。万宝惊惶无计，总管盛彦师道：“不难，我自有策。只须数十人马，自能取他首级。”史万宝再三问时，盛彦不肯说破。时李密以为官兵必截洛州，山路无人阻挡，骑着马领这干人缓行。恰到熊耳山南山下，一条路左傍高山，下临深溪。李密与王伯当策马先走，

不顾左右。只听得一声炮响，山上树丛里箭如飞蝗，进退不能，况身上又无甲冑，山谷里溪中，又有伏兵杀出截住前后，可怜伯当急不能敌，拼命抱住李密之身，百般遮护。二人竟死于乱箭之下。被伏兵枭了道级，收了尸骸，奏捷唐帝。唐帝大喜，命将两颗首级悬于竿首，市曹示众，携窃者夷三族。正是：

有才不善用，乃为才所使。

不及程与秦，芳名垂青史。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唁服军心

词曰：

淅淅凄风，问沙场，何使人英雄气夺？幸遇着知心将帅，忠肝义魄。危涧层峦真骇目，穿骨利镞犹存血。喜片言，挽得天心回，毋容戚。鸟啾啾，山寂寂。心耿耿，情脉脉。看王章炫熠，泉台生色。一杯浇破幽魂享，三军泪尽欢声出。忙收拾，荷恩游帝里，存亡结。

右调《满江红》

人到世乱，忠贞都丧，廉耻不明。今日臣此，明日就彼，人如旅客，处处可投，身如妓女，人人可事，虽属可羞。亦所不恤。只因世乱，盗贼横行，山林畎亩都不是安身之处。有本领的只得出来从军作将。却不能就遇着真主；或遭威劫势逼，也便改心易向。皆因当日从这人，也只草草相依，就为他死也不见得忠贞，徒与草木同腐，不若留身有为。这也不是为臣正局，只是在英雄不可不委曲以谅其心。

如今再说唐帝将李密与王伯当首级悬竿号令。魏征一见，悲恸不安，垂泪对秦王道：“为臣当忠，交友当义，未有能忠于君，而友非以义也。王伯当始与魏公为刎颈之交，继成君臣之分，不意魏公自矜己能。不从人谏，一败失势，归唐负德，死于刀锋之下。同事者一二十人，惟伯当乃能全忠尽义。臣思昔日魏公亦曾推心致腹于臣，相依三载，岂有生不能事其终，死又不能全其义

乎？目今尸骸暴露荒山，魂魄凭依异地，迎风叫月，对雨悲花。臣思至此，实为寒心。臣意欲求殿下宽假一月，到熊州熊耳山去，寻取伯当与李密尸骸，以安泉壤，庶几生安死慰，皆殿下之鸿慈也。”

秦王道：“孤正欲与先生朝夕谈论，岂可为此匹夫以离左右？”魏征道：“非此之论也。臣将来报殿下之日长，报魏之事止此而已。昔汉高与项羽鏖战数年，项羽一朝乌江自刎，汉高犹以王礼葬之，当时诸侯咸服其德。望殿下勿袭亡秦之法，而以尧舜为心。况今王法已彰，魏之将士正在徘徊观望之际，未有所瞩。殿下宜奏请朝廷，赦其眷属，恤其余孽。如此不特魏之将帅倾心来归，即郑、夏之士亦望风来归矣。臣此行非独完魏之事，实助唐之计也。愿殿下察之。”秦王道：“容孤思之。”

次日，秦王即将魏征之言奏知唐帝。唐帝称善，即发赦敕一道。“凡系李密、王伯当妻孥，以及魏之逃亡将士，赦其无罪，悉从其志，地方官毋得查缉。”因此魏征得了唐帝赦敕，即便辞了秦王，望熊州进发。

今且说徐世勣在黎民。闻知魏公兵败，带领将士投唐，逆料魏公事唐决不能终，必至败坏。我且死守其地，待秦叔宝回来再作区处。不多几月，叔宝与罗士信杀退了萧铣，奏凯回来。道经黎阳，懋功早差人来接。叔宝同士信进城去相见了。懋功把魏公败北归唐一段说了一遍。叔宝听了，跌足叹恨道：“魏公气满志昏，难道从亡诸臣皆不知利钝，而不进言，同去投唐？”懋功道：“魏公自恃才高，臣下或言之，总不肯听，将来必有事变。今兄将安归？”叔宝道：“家母处两三月没有信到，今急切要到瓦岗去。”懋功道：“弟正忘了，兄还不知么？尊堂、尊嫂、令郎俱被

秦王赚入长安去矣。”叔宝见说，神色顿变，道：“这是什么话来？”懋功道：“连巨真亲送了去回来的，兄去问他，便知明白。”叔宝便对士信道：“兄弟，你把兵马且驻扎在此，我到瓦岗去走遭来。”遂跟了三四个小校，来到瓦岗寨中。

尤俊达、连巨真相见了，叔宝就问：“秦王怎么样赚去老母？”连巨真道：“秦大哥，你且不要问我，且把弟带来的令堂手札与兄看了，然后叙话。”连巨真进内去了。尤俊达便把秦王命徐惠妃假作罗家夫人来赚伯母一段，说了一半，只见连巨真取出两封书来，一封是秦母的，一封是刘文静的，多递与叔宝。叔宝接在手，先将老母的信札来看，封面上写“琼儿开拆”。叔宝见了母亲的手迹，不觉两泪交流，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方才收了泪。又看了刘文静的书，问连巨真道：“兄住长安几日？”巨真道：“弟在长安住了四、五日。秦王隔了一日，即差人到尊府寓中来问候，徐惠妃夫人亦常差宫奴出来送东西。弟临行时，令堂老伯母再三嘱弟，说兄一回金墉，即便收拾归唐，这还是魏公未去之日。今魏公已为唐臣，兄可作速前去。”尤俊达忙将徐惠妃前日送来的礼物，交还叔宝。叔宝又问道：“程知节往何处去了？”巨真道：“他始初不肯随魏公归唐，一到瓦岗闻了母信。他就拼命连夜到长安去了。”

叔宝心中自思道“若魏公不与诸臣投唐，我为母而去到无他说；如今魏公又在彼，我去，唐主还是独加恩于我好，还是不加恩于我好？若将我如魏臣一般看待，秦王心上又觉不安；若以我为上卿，魏公心上只道我有心归唐。故使秦王先赚母入长安。如今事出两难。且到黎阳去与懋功商量，看他如何主张。”忙别了尤俊达与连巨真，如飞又赶到黎阳，见了徐懋功与罗士信，把如

何长短说了一番。懋功道：“若论伯母在彼，吾兄该接速而行；若论事势，则又不然。魏公投唐，决不能久，诸臣在彼，谅不相安。况秦王已归，即在早晚必有变故。俟他定局之后，兄去方为万全。”叔宝见说，深以为是，忙写一封家报与母亲，又写一封回启送刘文静，叫罗士信只带二三家僮，悄悄先进长安去安慰母亲。

到了次日，士信收拾行装，扮了走差的行径，别了懋功，跨上雕鞍。叔宝也骑了马，细细把话又叮咛了一番。送了二三里，然后带转马头回来。到署中，对徐懋功道：“懋功兄，单二哥在王世充处。决定不妥，如何是好？弟与他曾誓生死，今各投一主而事，岂不背了前盟？”懋功道：“弟与他同一体也，岂不念及？但是单二哥为人虽四海多情，但不识时务，执而无文，直而易欺，全不肯经权用事。他以唐公杀兄之仇，日夜在心，总有苏张之舌。难挽其志。如今我们投奔。就如妇人再醮一般，一误岂堪再误？若更失计，噬脐无及矣！”叔宝点头称善，虽常要想到私奔去看雄信，又恐反被雄信留住了，脱不得身，倒做了身心两地。因此耐心只得住在黎阳。

恰好贾润甫到来，秦、徐二人见了。惊问道：“魏公归唐何如？”润甫道：“不要说起。”把唐主赐爵赠婚一段。细细说了一遍。“至后背了公主逃走，因关津严察，魏公叫祖君彦同我走黎阳，他们走伊州。君彦遇见柳周臣，转抄出小路打听去了。刚才弟在路上，遇着单二哥家单全，他说他主人要我去一会，万不可迟。我如今且去走遭。若说得他重聚在一处，岂不是好？魏公遣人来知会，乞说知此意。”徐、秦二人道：“我们也在这一念他，兄去一会，大家放心。”过了一宵，贾润甫起身去了。

秦叔宝因心上烦闷，拉徐懋功往郊外打猎。只见一队素车白马的人前来，叔宝定睛一看，见是魏玄成，便对懋功道：“徐大哥，玄成兄来了！”大家下马，就在草地上拜见了。叔宝握手忙问道：“兄为何如此装束？”玄成道：“兄等还不知魏公与伯当兄，俱作故人矣！”叔宝见说，呼天大恸，徐懋功也泪如泉涌。叔宝因同玄成：“魏公与伯当在何处身故的？”玄成蹙着眉道：“一言难尽。”懋功道：“旷野间岂是久谈之所，快到署中去说。”于是各各上马进城。

到署中，恰好王簿等三、四将来问探消息。懋功引秦、魏众人到了书室中去坐定。玄成把魏公投唐始末，直到逃到熊州，死于万箭之下，细细述了一遍。叔宝大声浩叹道：“不出懋功兄所料，如今兄何为又来？”玄成道：“弟在秦王西府，一闻魏公之变，寸心如割，因求秦王告假月余，去寻魏、王二公尸骸。秦王准假，亦要弟来敦请二兄。便奏知唐帝，蒙唐帝隆恩，恐途中有阻，赐弟敕敕一道：凡在魏诸臣，谕弟请同归唐，即便擢用。”说了，玄成在报箱中忙取出敕文一道来。徐懋功与秦叔宝看了一遍。懋功道：“众人肯去不肯去，这且慢讲；只问兄可曾到熊州去寻取李、王二人骸骨？”玄成道：“弟前日到熊州熊耳山，那山高数丈，峭壁层峦，左旁茂林，右临深涧，中间有一路，止容二马。弟到此一望。了无踪迹，只得又往上边去探取。幸有一所小庵，庵内住一老僧，弟叩问之，却有一个道人认得小弟，乃是魏公亲随内丁，年纪五十有余，他当时同遇其难，天幸不死，在庵出家。晓得二公尸首所埋之处，引弟认之，却是一个小土堆，即命土人掘开。可怜二尸拌和泥中，身无寸甲，箭痕满体，一身袍服尽为血裹。英雄至此，令人酸鼻。弟速买二棺，草草入殓，权厝庵中，待会

过诸兄，然后好去成礼葬埋。但是两颗首级，尚悬在长安竿首，禁人不许窃携。弟前日即欲请埋，因唐帝盛怒之下，恐反有阻寻觅尸体之举。故此止请收尸。首级还要设计求之。”懋功道：“这个在弟身上。但是如今众弟兄，如不想再做一番事业，大家去会葬了魏公，散伙各从其志了。若有志气，还要建功立业，除秦王外无人。只是要去得好，不要如穷鸟投林，摇尾乞怜，使唐之君臣看魏之臣子俱是庸庸碌碌之辈，如草芥一般。”

叔宝诸人齐声道：“军师说得是。”懋功道：“我即今夜治装，明早就起身往长安去。瓦岗山寨弟兄且莫去通知他。为什么呢？一则我们此去，不知是祸是福，留此一席，以为小退步；二则单二哥家眷尚在寨中，单兄之意，决不肯归唐。如今众人还是带入长安去好。还是独剩他家眷在寨中好，且待我们定归后，再遣人送到王世充那里去，犹未为晚。”叔宝道：“此地作何去留？”懋功道：“此地前有世充，后有建德，魏公已亡，谅此弹丸之地亦难死守。今烦副将军王簿待我们起身之后，即将仓库散之小民，军饷给与军士，一应衣甲旗号，都用素缟，既在数日内，率领三千人马，星飞赶到熊州来送葬魏公，也见臣下忠义之心。”众人又齐声道：“军师处分得极是。”懋功分付停当。

过了一宵，明早起身，又对叔宝、玄成道：“二兄作速打点，换了衣甲旗号，如飞到熊耳山来，弟先去了。”便随了三四个家童望长安进发。叔宝连夜叫军士尽将衣甲旗号换了素缟。不多几日，料理停当。叔宝又分付王簿将大队人马作速前来，自与玄成亦望熊州进发。正是：

生前念知己，死后尽臣忠。

却说徐懋功离了黎阳，宵行夕赶，来到长安。进城下了寓所，

装了书生模样，叫家僮跟了，走到十字街来，见双竿竖起，悬挂匣中两颗头颅。徐懋功见了，心如刀割，望上拜了四拜，将手捧住双竿放声大哭。惊动众军校，上前来拿住，拥至朝门。其时因定阳刘武周僭称皇帝，差大将宋金刚发二万人马，差先锋虎将尉迟敬德杀奔并州而来。并州太原是齐王元吉留守，被敬德打翻了元吉手下猛将一二十员，星夜差人到长安来请教兵。唐帝差裴寂领兵一万，往太原去救援。是日秦王正在场中操练人马，唐帝见黄门官奏说有人抱竿而哭。天威大怒，叫绑进朝来。军校即便拥至驾前俯伏。

唐帝问道：“你是李密手下什么人？这般大胆，不遵号令，抱竿而哭？如不直言，斩讫报来。”徐世勣高声朗奏道：“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东晋时王经之死，向雄哭于东市，后雄又收葬钟会之尸，文帝未有加罪。董卓既诛，蔡邕伏尸而哭，魏祖信谗加刑，卒至享国不永。此数人者，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哭葬哉！今李密、王伯当，王诛既加，于法已备。臣感君臣之义，向竿吊哭，谅尧舜之主，亦所当客。若陛下仇枯骨而罪臣哭，将来贤者岂肯来归乎？”

唐帝见说，龙颜顿转，便道：“你姓甚名谁？”徐世勣道：“臣姓徐名世勣。”唐帝笑道：“原来是世民之恩人。你何不早说，朕日夜在这里念你们。卿请起来，衣冠朝见。”即敕旨叫军卫把李、王二首级放下来。世勣仍旧书生打扮，俯伏丹墀。唐帝即欲以冠带爵加世勣。世勣又笑道：“君思吠亩之臣，臣亦思事贤圣之君，未有事魏不忠，而事唐乃能尽节者也，今魏公尸首两地，臣见之实为痛心。既蒙皇恩浩荡，求陛下以二首级赐臣，臣将去以礼葬之。如此不特臣徐世勣一人感戴陛下，即魏之诸将士，无

不共乐尧天，来事陛下矣。”唐帝大悦，即命中书写敕旨一道：李来仍以原官品级以礼葬之。又对徐世勣道：“世民儿望卿日久，卿速去速来。”徐世勣便谢恩出朝，将二公首级用两口小棺木盛了，载上车儿，连夜离长安望熊州进发。

未及两三日，魏征亦来复命，说：“黎阳三千人马，副将王簿已经统领到熊州熊耳山驻扎，秦琼臣已偕来，今在熊耳山营葬。臣今复命，尚要起身去同他们料理完局，然后来事殿下。”秦王应允，时罗士信到长安见过了秦母，知叔宝已在熊州，也出长安去了。

再说程知节那日辞了秦王起身，行了几日，不意途中冒了风寒，大病起来，半月后方能行动。先差两个心腹小校，前去知会屯扎的人马。将到瓦岗，遇见了贾润甫车儿，载了家眷，跟了几个伴当前来。知节只认魏公尚在长安，今接家小去同住。彼此忙下马来相见了。贾润甫就叫车儿住了。忙问知节：“这一路来可曾听见魏公消息么？”知节道：“一路来没有什么消息。”润甫道：“闻得魏公与伯当在熊耳山遇难。军士说魏、徐二兄与诸将都到熊耳去殡葬魏公了。”知节听说，不觉泪洒征衣道：“魏公近来志气昏愤，自取灭亡；但是兄辈临事还该切谏他，或不至死。”润甫道：“说甚话来，那夜在邢府束装之时，弟以为此行必不妥，再三劝止。魏公以弟不与同心，登时变脸，反要加害于弟，幸亏伯当兄一力劝阻。”

知节道：“兄来曾会见懋功、叔宝么？”润甫道：“弟曾到黎阳会见，因单二哥要会弟，弟即到东都会了单二哥，我劝他归唐，他必不肯，嘱弟将他家眷同主管单全送到王世充军前去，会见雄信兄，交割明白，方才放心转来。”知节问道：“兄今投何处去？”

润甫道：“弟事魏无成，安望再投他处？求一山水之间，毕此余生，看兄辈奋翼鹏程耳。幸为弟致谢心交，毋以弟为念。”举手一拱，竟上马去了。

知节亦跨上马，心中想道：“大丈夫生此七尺之躯，非忠即孝。须做二个奇男子。吾一生感恩知己，诸弟兄中独尤员外最深，若无此人，吾老程还在斑鸠店卖柴扒。他今滞迹瓦岗山寨，未有显荣。吾如今趁这样好皇帝，弄他去做几年官，也算报他一场。”打算定当，忙赶到寨中与尤俊达、连巨真、王当仁说知魏公、伯当身故，王娘娘与王夫人闻知，放声大哭。知节叫他们把仓库粮饷收拾了，各家眷都拾掇上了路，连部下兵卒共有千余人，齐齐起行。

行了四五日，将到独杨岭。只见一起人马冲将出来。连巨真大惊，连忙叫人到后边去报知知节。知节骑马如飞赶来，望见旗号，知是自己屯扎在那里的二千人马。原来知节生成爽直，素得军心，当初与王世充战败逃走了时，他即收拾这干人马，屯扎在此。他要等魏公投唐安稳，自己打帐寻个所在，仍复旧业。今身心事唐了，便把这干人马带去。因向众军分付：“你们打头站进熊州，到熊耳山下驻扎。”对连巨真道：“这是我的人马，不必惊疑，快趲上前去。”

未及半月，已到熊州。祖君彦、柳周臣亦至，周到熊耳山下。早有许多白衣白甲的军马在此。徐懋功与秦叔宝接见了，徐懋功对尤俊达、连巨真道：“非是我们不来通知你寨中弟兄撇了来此，因不知事体是祸是福，故此不来知会。”程知节道：“连弟这些变故，那里晓得？幸亏在路遇着贾润甫兄送了单二哥家眷去了回来。”秦叔宝道：“单二哥家眷润甫兄送去完聚了。妙极妙极，他

如今怎么不见？”知节道：“他不肯再事他人，载了自己家小，寻山水之乐去矣。只是如今魏公家眷与伯当家眷，弟都带来，未知军师作何见教？”徐懋功喜道：“魏、王二公在天有灵，恰好家眷到来，尚未入土，此皆程兄之功也。叔宝兄，墓旁那三间卷棚甚是宽敞，兄去指引他家眷安顿在内。”尤俊达与程知节站定，将四围观看，乃是山下一块平阳旷地，后边挑起一个高高土山，山后白烁烁的石砌一条带围，围前搭起绝大五间草轩，轩中用石板凿深，参差二穴。穴上停着二棺，其中拜台甬道飨堂，俱是簇新构成，石人石马，排列如生。古柏苍松，葱葱并茂。外边华表冲天，石碑巍立，四围芦席轩亭，扎成不计其数。

尤俊达看了赞叹道：“秦、徐二兄，来得这几时，亏他们筑成这所坟墓，不愧魏公半世交结英雄。”忙同连巨真到后队来，与雪儿王娘娘母子并伯当家眷说知，叫他们俱换了孝服。魏玄成、徐懋功、秦叔宝率领了众将，前来接入幕中。王娘娘与伯当夫人抚棺大恸，幕外边又是王当仁双手摇着灵座哀号。诸将见此遗雏呱呱而泣，亦俱下泪。正在伤感之际，只见王娘娘走出幕来，朝着徐懋功、秦叔宝、魏玄成等拜将下去。秦、魏、徐三位忙亦跪下去，说道：“娘娘有话请说，不必如此。”王娘娘道：“妾今日此来，如在梦中，逢此意外之变，犹幸魏公尚未入土，得以一见，了结三生。既蒙皇恩浩荡，谅此遗孤，罪不重科，望三位将军俯念夙昔交情，六尺之孤全赖始终护持。妾从此同归泉壤，虽死犹生。”说罢，竟将身边佩刀，向项下一刎。王当仁在旁，如飞拉住，众将上前劝慰。正在忙乱之际，幕内王伯当夫人，也向那石上触去。幸亏尤夫人与连夫人扶定，得以幸免。程知节见内外忙乱定了，向秦叔宝道：“秦大哥，弟进长安去复命，两公家眷，仗

你好生照管。”魏玄成对程知节道：“兄去复命，弟有一札与徐义扶，见可带去。如有人来吊祭，兄可作速先来报知。”知节应诺，如飞赶进长安城，见了母亲与秦伯母，即到西府去见秦王。

其时秦王因刘武周差宋金刚、尉迟敬德杀败唐将，围了并州，齐王元吉慌了，画了尉迟敬德图像，带了妻孥，偷出北门，逃回长安。秦王正与唐帝同众大臣在太和殿看齐王带来敬德的画像，知节进朝去见了唐帝、秦王。唐帝问道：“卿前去带了多少部曲来归唐？”知节道：“臣自己名下只有二千步兵。瓦岗山寨有二臣，一名尤俊达，一名连明，亦有二三千甲士。徐世勣、秦琼与众将在黎阳带来马步兵将有四五千，共有一万多人马，今俱屯扎在熊州佛耳山，伺魏公入土后，诸将即便统众来归陛下。”唐帝大喜，问程知节道：“卿还去否？”知节道：“臣还要去送葬呢！然后即举部曲来归长安。”说了，即便辞朝出来，忙去会着了徐义扶，把魏玄成手札与他看了，书上只不过说李、王家眷如何贞烈，三军如何伤感，叫他令爱惠妃夫人念昔日王娘娘旧谊，辇掇秦王，在朝廷面前讨一坛御祭下来，以安众心。义扶会意，即便进西府去与惠妃夫人说知。

夫人常念王娘娘之情，遂与秦王说了，将魏征与父亲的书与秦王看了。秦王便向朝廷讨下御祭，要在礼部堂中差一员官去。秦王对众谋士道：“魏家兵卒共有准万，今齐赴熊州。那些将士孤晓得尽是能征惯战，若非孤自去慰吊，焉能使众军士心悦诚服？”众谋士诚恐褒尊，皆说未可。秦王道：“昔三国时，刘备与孙权共争天下，鏖战数番，孔明用计气死周瑜，孔明亲往吴邦，慰吊周郎，吴家兵将，为之感泣。今李密系隋之大臣后裔，门第既高，谋略又劲，非草泽英雄类比。只因他好为自用，不肯用人，

以至一败，矢志来归。今他已死，前仇已解，孤欲去吊者，为国家计也，岂真吊李密哉！诸君何不识权变，而昧于大义耶！”众谋士齐声道：“此皆殿下宽仁大度，虑出万全。”于是秦王定了旨意，带了西府许多谋臣武士，先命徐义扶持御祭旨意前行。惠妃夫人亦有私吊礼仪候问王娘娘，托父亲馈送。徐义扶同程知节连夜兼程先往熊州来报知。

魏之将士见说唐主赐了御祭，秦王又自来吊，各各欢欣。徐懋功把执事派定：魏征、秦琼管待西府谋臣；程知节、王当仁管待西府将士；尤俊达、连明管收来吊礼仪；王簿、柳周臣犒赏唐家兵卒。徐世勣又谕各将士，务须盔甲鲜明，旗号整齐，五里一营，十里一亭。一应各项，分付停当，点骑兵二十名，昼夜打探。

不多几日，秦王到了熊州，听见三声炮响，早有四五百白衣甲将士来接，手中拿了一揭，跪在地上禀道：“左哨千总苗梁，迎接千岁。”而过又行了四五里，又是许多白甲兵将，放炮递揭跪接，如此过了七八处。秦王坐在宝辇中，见那些兵马一个个盔甲鲜明，旗带整齐，心中转道：“魏之将帅经营，可称知礼知义矣。李密无成，真为可惜。”一路缓行，离熊耳山尚有数里，忽听得轰天三声大炮，鼓角齐鸣。徐世勣、魏征、秦琼率领许多将士，齐齐鞠躬站定，将到辇边，尽皆俯伏。秦王早已看见，忙在辇中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众位先生请起。”魏之将帅让辇过了，齐上马随着。一路里鼓乐引导，行伍簇拥，将到墓门，又是大炮三声。秦王停辇，众官揖进三间挂彩大卷棚内坐定。

秦王问徐义扶道：“朝廷御祭过了未曾？”徐义扶道：“已过了。”秦王即起身更衣，换了暗龙纯素绛袍，腰间束了蓝田碧玉带。徐世勣等忙到轩前，向秦王拜辞。秦王不允，必要进去一祭。

众宾僚陪着拥进墓门，魏家兵将又齐齐跪下，迎进墓去。到了拜亭，秦王站定，举眼一看，见墓外供着一个金字牌位，上写：唐故光禄卿上柱国驸马邢国公李讳密之位。侧首一个牌位上写：唐故右卫大将军王讳勇之位。左首徐世勣、魏征、秦琼、程知节四个将帅，俱著了麻衣衰经还礼；右首王当仁扶着三四岁的世子启运，亦是麻衣衰经，俯伏在地。墓内哭声震天。阴阳赞礼，秦王一头祭，一头想道，他当初在金墉时，何等气概，何等威风，多少威望，只此结局！只见邈邈遗雏，未满三尺，墓内哭声，哀号凄惨。秦王虽是英雄，见此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众官看见秦王如此，亦各哀号哭泣，惹得一军皆哭。

秦王祭毕上辇，回至宾馆棚内更衣。徐世勣拥了世子启运，同众将士上前叩谢。秦王扶起懋功等道：“众先生料理完了，作速进长安，以慰朝廷悬悬之望。”徐世勣道：“臣等不敢迟延，即在数日内，带领诸将前来面帝。”说了如飞归至墓前。西府文武宾僚无不备纸行吊。秦王起驾，魏将仍送至十里外转来。秦王祭礼外，又发犒赏军银五千两。众军士无不踊跃欢喜。徐懋功忙叫书记写成两道谢表，命柳周臣赍表随秦王先入长安，即择日将二枢下土安葬完了，料理起身。王娘娘与王伯当夫人，愿甘守墓，不肯随行。懋功等无奈，只得拨了三四十名军校，守在墓前，再作区处。大家统领管辖兵卒，陆续起行。

到了长安，先进西府谒了秦王，秦王率领魏家大小臣子，朝见唐帝。徐世勣把军士花名册籍呈上，唐帝看了大喜，即授徐世勣为左武卫大将军、秦琼为右武卫大将军、罗士信为马军总管、尤俊达左三统军、连明右四统军、王簿马步总管。王簿奏道：“臣不敢受职。”唐帝道：“为何？”王簿道：“臣此来一觐天颜，识

尧舜之君；一叩谢皇恩降故主之礼。臣冒死尚有一言上渎天听。”唐主道：“朕不罪汝，快奏来。”王簿道：“臣闻先王之政，敬老慈幼，罪人不孥，鰥寡孤独，时时矜恤。今故主怀德来归，蒙圣恩格外施仁，赦其过而隆其礼，以官爵之，以婚赐之，宠眷已极。不意故主李密一朝失志，自戕其命，众臣皆沐恩泽，独使孱弱之妻，几欲捐生；怀抱之孤，如同朝露。此果死者不足矜，而生者实可恤。若论子民，令则为唐家之子民也，若论伦理，岂非唐家之亲戚耶！今独孤公主尚居邢府，虽或伉俪未深，一经醮庙，即名之夫妇，岂不念彼之子，即伊之子也，忍使置之露宿野处之间，使神圣文武之君，致后世作史者摇唇鼓舌。何以令四方仰德耶！此臣所以愿为遗民，而不愿为廷臣也。”

唐帝听了大喜道：“卿乃武臣，何能辨析大义若此！魏之将帅，何多能也！”即命礼部，差官迎接王氏，并伊子启运，更名启心，及王勇之妻，到邢府与独孤公主赡养守孤，加赐王薄虎翼大将军。其余祖君彦、柳周臣等，各各赐爵。王簿同众人谢恩归班。

正在封赏之时，只见有晋阳涇州文书飞马来报，说刘武周围城紧迫，危在旦夕，伏乞陛下火速发兵报救援。唐帝道：“晋阳乃中原咽喉之所，岂可有失。但急切间少一个能将耳。”徐世勣奏道：“臣等归唐，骤蒙赐爵，愿竭犬马扫除武周，以报万一。”唐帝道：“朕久知卿足智多谋，有将帅之才，但恨宋金刚部下有一员将，名尉迟恭，骁勇绝伦，难以克敌。”因指壁间图像道：“此即尉迟羯奴之像也，卿等不妨视之。”秦王引徐世勣等一班众臣齐到画像边来细看，果是身長九尺，铁脸圆睛，横唇阔口，满嘴虾须，双鼻高耸，头戴铁幞头，身穿红勒甲，手持一根竹节钢

鞭，竟如黑煞天神之状。徐世勣道：“此不过一勇之丑奴，何足怪异？”秦琼对秦王道：“小卒丑奴，何堪图像，以褻大唐殿廷？乞陛下假笔与臣以涂抹之。”秦王即命左右取笔与叔宝，叔宝执笔在手，咬牙怒目，把像从上至下，尽加涂坏，俯伏奏道：“臣愿领兵三千，赶到晋阳，去灭此贼，如若不胜，愿甘法律。”唐帝大喜道：“恩卿肯去，必能奏功，朕何忧焉！”即敕徐世勣为讨虏大元帅、秦琼为讨虏大将军、王簿为正先锋、罗士信为副先锋、程知节为催粮总管，命秦王为监军大使灭虏都招讨，领唐将押后。各各辞帝，连夜领兵起行，望并州而去。正是：

若要攀龙树勋绩，还须血战上沙场。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灿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词曰：

枉自问天心，少女离魂，沙场有路叩迷津。只念劬劳恩切切，岂惜伶仃？ 旗鼓两相侵，拼死轻生，人
人有志立功勋。莫笑英雄曾下泪，且看前程。

右调《浪淘沙》

兵法云：兵骄必败。盖骄则恃己轻人，骄则逞己失众，失众无以御人，那得不败。隋亡时，据地称王者共有二、三十处，总皆草泽奸雄，如齐人乞食墦间，花子唱莲花落，止博片时饱腹，暂时变换行头，原不想做什么事业。怎如李密才干，结识得几十个豪杰，死后犹替他好好收拾。

如今再说徐懋功同秦王统领许多人马，出了长安。行了几日，来到汴州。懋功对秦王道：“臣等帅师去伐刘武周，只虑王世充在后，倘有举动，急切间难以救援。臣思朱灿近为淮南杨士林所逼，穷困来归，圣上封为楚王，屯驻菊潭。殿下该差人赍书去慰劳他，兼说王世充弑隋皇泰主，擅自夺位，乞足下统一旅之师，为唐讨弑君之贼，雪天下之恨，所得郑地，唐、楚共之。朱灿系食鄙之夫，见此书必然欣允。”秦王道：“此贼性好吃人，尝与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灭楚为宾客，阖家俱为所啖，凶恶异常，孤久欲击灭之，虽来归附，岂可与他和好？”懋功道：“非此之论。若朱灿肯去，殿下可分二、三千人马，遥为伐郑助

他，待郑、楚自相践踏起来，我这里好收渔人之利。如若不肯，我发兵去剿朱灿，牵动世充之势。世充知有南患，恐首尾不能相顾，必不敢动兵西向，此假虞灭虢之计，殿下以为何如？”学士段懋道：“臣与朱灿有一面之交，待臣持书去陈说利害，叫他起兵，事必谐妥矣。”秦王道：“闻卿贪饮，恐误军机。”段懋道：“军情大事，岂同儿戏，臣去即当戒酒。”秦王道：“如此孤才放心。”段懋即带了秦王书礼，来到菊潭。

原来朱灿在隋朝曾为亳州县吏，时与段懋为至交酒友，今闻段懋到此，如飞出来相见，分宾主坐定。朱灿道：“阔别数年有余，再不能相见，未知吾兄目下现归何处？”段懋道：“弟仕唐朝，滥叨学士之识。”朱灿道：“闻得李密被王世充杀败，带了许多将士前去投唐，未知确否？”段懋道：“怎么不确？如今兵马将士，又增了几十万，真正国富兵强。秦王闻知王世充弑隋皇泰主自立，气愤不平，欲与大王永为结好，发兵共讨弑君之贼。如得世充宝玉财物，让君独取，土地与君共之。”朱灿道：“秦王既有如此美意，又承故友见谕，弟敢不如命？明日即发兵去代郑，你们只消添助一、二千人马就够了。”分付手下摆酒，便问道：“兄近来的酒量，必定一发大了？”段懋道：“弟今已戒酒，有虚胜意。”朱灿道：“昔日与君连宵畅饮，今日知己相逢，岂有不饮之理？若说公事，弟已如命；若论交情，也该开怀相叙。”即便举杯坐定，美满香醪，斟在面前。

大凡贪饮的人，如好色的一般，随你嫖母、无盐，见了就有些动念。今段懋见此杯中之物，便觉流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两人谈笑颇浓，兕觥交错，段懋忘其所戒，吃一个不肯歇手。要知朱灿当初在隋时，因炀帝开浚千里汴河，连遇饥荒之岁，日以

人为食，如逢畅饮，即便两国通红。此时俱各沉酣，段悫笑对朱灿道：“大王，你当时喜欢吃人肉，今权重位尊，还常吃么？”朱灿见说，登时怒形于色，心中转道：“这狗才，我如今前非俱改，却在众人面前揭我短处！”便道：“我如今只喜吃读书人，读书人的皮肉细腻，其味不同；况啖醉人，如吃糟猪肉。”段悫怒道：“这就放屁了！你只好吃几个小卒，读书人那得与你吃！”朱灿道：“你道我放屁，我就吃你段学士何妨？”段悫道：“你敢吃我，你这颗头颅不要想在项上。”朱灿大恶，唤刀斧手：“快把段悫学士杀了，蒸来与孤下酒！”

可怜词翰名流客，如同鸡豕釜中亡。

唬得跟段悫的军士连夜逃回唐营，奏知秦王。

秦王大怒，正要起兵到菊潭来灭朱灿，以报段悫之仇。恰好李靖去征林士弘，路经伊州，趁便说张善相带领二三千人马来归唐，晓得秦王统兵到此，忙同张善相进大营来相见。秦王大喜，即便将朱灿醉烹段学士之事，述了一遍。李靖道：“殿下如今作何计较？”秦王道：“如此逆贼，孤欲自去讨之，以雪段悫泉下之忿。”李靖道：“此禽兽之徒，何劳工驾亲征。臣闻并州已失数县，涇州危在旦夕，殿下宜速去救援。菊潭朱灿，臣同张善相领兵去走遭，必擒此贼，来见殿下。”秦王道：“若足下前去，孤何忧焉。”即拨唐将四五员，领精兵一万，加李靖征楚大将军，张善相为马步总管，白显道为先锋。秦王道：“卿此去必得凯旋，当移兵于河南鸿沟界口。候孤伐了武周，即便来会，合兵去剿世充。”李靖应诺，随同张善相辞别秦王，拔寨起行。

却说刘武周结连了突厥曷娑那可汗，乃始毕可汗之弟，袭其兄位，而为西突厥，居于北地。见武周有礼来讲好，约他去侵犯

中国，曷娑那可汗即便招兵聚众。其时却弄出一个奇女子来。

那女子姓花，其父名弧，字乘之，拓拔魏河北人，为千夫长。续娶一妻袁氏，中原人。因外夸移一种木兰树，培养数年，不肯开花，因其女分娩时，此树忽然开花茂盛，故其父母即名其女曰木兰。后又生一女，名又兰。一男名天郎，尚在襁褓。又兰小木兰四岁，姿色都与那木兰无异。木兰生来眉清目秀，声音洪亮，迥与孩提觉异。花乘之尚未有儿时，将他竟如儿子一般，教他开弓射箭。到了十来岁，不肯去拈针弄线，偏喜识几个字儿，讲究兵法。其时突厥募召兵丁，木兰年已十七岁，长长得竟像一个汉子。此方人家，女工有限，弓马是家家备的，木兰时常骑着马，到旷野处去玩耍。父母见他长成，要替他配一个对头，木兰只是不允。

一日听见其父回来，咋着妻子说道：“目下曷娑那可汗召募军丁，我系军籍，为千夫长，恐怕免不得要去走遭。”妻子袁氏说道：“你今年纪已老，怎好去当这个门户？”花乘之道：“我又没有大些的儿子可以顶补，怎样可以免得？”袁氏道：“拼用几两银子，或可以求免。”花乘之道：“多是这样用了银子告退了，军丁从何处来？何况银子无处设法。”袁氏道：“不要说你年老难去冲锋破敌，就是家中这一窝儿老小，抛下怎么样过活？”花乘之道：“且到其间再处。”过了几日，军牌雪片下来，催促花弧去点卯。乘之无奈，只得随众去答应。

那晓得军情促迫，即发了行粮，限三日间即要起身，惹得一家万千忧闷。木兰心中想道：“当初战国时，吴与越交战，孙武子操练女兵，若然原可以女为之。吾观史书上边，有绣旗女将，隋初有锦伞夫人，皆称其杀敌捍患，血战成功。难道这些女子俱

是没有父母的？当时时势，也是逼于王事，勉强从征，反得名标青史。今我木兰之父如此高年，上无哥哥，下有弟妹，今若出门，倚靠何人？倘然战死沙场，骸骨何能载归乡里？莫若我改作男装，替他顶补前去，只要自己乖巧，定不败露，或者一二年之间，还有回乡之日，少报生身父母之恩，岂不是好？但不知我改了男人装束，可有些厮像。”忙在房中把父亲的盔甲行头穿扮起来。幸喜金莲不甚窄窄，靴子里裹了些脚带，行走毫无婀娜之态。便走到水缸边来，对着影儿只一照，叹道：“惭愧，照样看起来，不要说是千夫长，就是做将军也做得过。”

正在那里对着影儿摹拟，不提防其母走来，看见唬了一跳，说道：“这丫头好不作怪，为甚装这个形象？”花乘之听见，亦走进来，看了笑道：“这是什么缘故？”木兰道：“爹爹木兰今日这般打扮，可充得去么？”其父道：“这个模样，怎去不得？昨日点名时，军丁共有三千几百，那里有这般相貌身躯，但可惜你……”说了半句，止不住落下几点泪来。木兰看见，亦下泪问道：“爹爹，可惜什么？”花乘之道：“可惜你是个女子，若是个孩儿，做爹妈的何愁，还要想你出去于功立业，光宗耀祖哩！”木兰道：“爹妈不要愁烦，儿立主意明日就代父亲去顶补。”父母道：“你是个女儿家，说痴呆的话！”木兰道：“闻得人说，乱离之世，多少夫人公主，改妆逃避，无人识破。儿只要自己小心谨慎，包管无人看出破绽。”袁氏抚着木兰连声说道：“使不得，那有未出闺门的黄花女儿，到千军万马里头去觅活？”木兰道：“爹娘不要固执，拼我一身，方可保全弟妹，拼我一身，可使爹妈身安，难道忠臣孝子，偏是戴头巾的做得来？有志者事竟成，儿此去管教胜过那些脓包男子。只要爹妈放胆，休要啼哭，让孩子悄然出门，

不要使行伍中晓得我是个女子，料不出丑，回来惹人笑话。”父母见他执意要去，到弄得一家中哭哭啼啼，没有个主意。

过了一宵，到东方发白，忽听见外边叩门声急，在外喊道：“花老大，我们打伙儿去罢。”花乘之开门出来，却是三、四个同队的兵，正要开口，只见女儿木兰改了男装，扎扮停当，抢出来说道：“我父亲年老，我顶替他去。”那些人看见笑道：“花老大，我们不晓得你有这般大儿子，好一个汉子！”花乘之见了这般光景，不好说得别话，只得含着泪道：“正是。”这些人道：“有那样好儿子，正该替你老人家当差，让他去一刀一枪，博得个官儿回来，你一家子就荣耀了。”木兰扯父进去，拜别了父母，只说得一声：“爹妈保重，好生照管弟妹，我去了。”背了包裹，携了长枪，把手一摇，长扬的出门。花乘之只得忍着泪跟了，要送木兰到营中去，反是木兰严词厉色催逼转来。那些邻里晓得了，多走来埋怨他父母道：“你这两个老人家好没来由！把这个大女儿干这个道路，倘有些山高水低，如何是好！”还有那没志气的妇人私议道：“这大一个女儿，不思量去替他寻一个对头完娶，教他自往千万人队里，去拣可意的人儿快活，岂不是差的！”花乘之无奈，只做不听见，心上日夜忧煎。木兰出门之后。不上一年，乘之染成一病，竟呜呼哀哉了。其妻袁氏，拖着幼儿幼女，不能过活，只得改嫁同里一个姓魏的，这是后话。

今且说秦王同徐懋功统兵与刘武周交战，已恢复了五六处郡县。正在柏壁关，秦叔宝与尉迟恭对垒，战了四五阵，不分胜负。宋金刚因尉迟恭胜不得秦叔宝，疑有私心，着人督战。尉迟恭懊恨，只得又下关来与叔宝战了百余合，杀个平手。秦王在阵前观看，甚爱惜叔宝，又舍不得尉迟，日色已暮，恐怕有失，秦

王便叫鸣金，二将各归本寨。秦叔宝杀得性起，那里肯休，便叫军士，去点火把，前去夜战。秦王止之，叔宝那里肯听。

只听得刘阵里一声炮响，点得火把如同白昼。敬德在阵前大叫道：“快快出来厮杀！”叔宝听见笑道：“这羯奴到有同心。”快换了马匹，出阵前对敬德说道：“我今夜若杀你不得，暂不回营。”敬德道：“我今夜若不砍你的头颅，亦不还寨。”大家放出精神，各逞武艺，又战了百余合，那个肯输。敬德笑道：“惭愧，你我的手段已见，何足为意，你敢与我斗并力法么？”叔宝道：“何为并力法？”敬德道：“昔时孟贲夏育，能生拔牛角，伍子胥能举巨鼎，项羽力可拔山。我如今与你两个，明人不做暗事，使乖不足为奇，你先受我几鞭，我亦与你打几铜，以定强弱，此为并力法。”叔宝道：“你老大的人，说孩子家的耍话，牛是畜生，鼎是铁器，山是土堆，都是死的，人的皮肉是父母的遗体，不要说死，就是不死，岂可毁伤？宁可一刀一枪，倘有不测，也可扬名于后世。这样作耍的事，我不依你。”

敬德见说，想道：“这话也说得是。不要说这一鞭两铜打得死，就是打不死，也要做了一个残疾的人。”瞥眼见侧边两块大蛮石在傍，约有一、二千斤重，因对叔宝道：“这两块石头，可是一样的。我与你赌：大家用兵器打，如多打一下碎的，就算他输。”叔宝道：“你的兵器多少重？”敬德道：“我的鞭一百二十余斤。”叔宝道：“我的铜一根有六十四斤，两条算来，却也重不多几斤。”敬德：“我把你的双铜打，你把我的单鞭打，大家交换用力，若是你打输了，你归降我定阳；我若打输了，降顾你唐朝；只打三下，看谁强谁弱。”叔宝道：“就是这般。”

两人齐下马来，敬德先把战袍拽起，把鞭递与叔宝。叔宝也

把双铜与他。敬德怒目狰狞，用力打去，石上并无孔隙，又尽力一下，石上只陷得二三余寸深。敬德心上有些慌了，第三下用尽平生之力打将去，只见扑通一声，此石裂开，化为两半。敬德笑道：“何如？今该你打。”叔宝也把袍袖扎起，看着蛮石对天默祷道：“苍天在上，我秦琼与胡奴在此比试，全仗唐天子洪福。秦王得以一统天下，我秦琼该在此建功，不消三下，此石即为分开。”把双手举鞭，尽力打去，石已露痕，又用力一下，石已透底分开。叔宝笑道：“何如？石尚如此，若是人此刻已为肉泥矣！你三下，我只两鞭，还算你输。”敬德道：“我的兵器狠，你的铜轻。”两人正在那里争论，只见四五个小卒捧着一坛酒、一盘牛肉，跪在面前说道：“殿下恐二位将军用力太过，献此一樽，聊接神力。”敬德见了，说道：“谁要吃你家的东西，要厮杀再杀罢了！”两人换转兵器，再上马时，只听见唐阵里金声一响，叔宝只得拨转马头回寨去了。敬德亦自归营。此是秦叔宝与尉迟恭三铜换两鞭之事，实效三国时刘先主与吴大帝试剑砍石之法，何后世作者欲骇人耳目，言叔宝受三鞭，敬德换两铜，不亦谬乎！

今且不说叔宝归寨，再说敬德回营，有几个小卒高兴，把阵前赌赛之事，说与宋金刚得知。金刚怒道：“斗战危事，岂可阵前赌胜饮酒，如此戏耍！明系私通怠玩，漏泄军情。”即便奏知刘武周。武周大怒，忙叫左右：“与我把尉迟恭斩讫报来！”众将再三求免，武周便差寻相去守关，贬敬德到介休去看守粮草。

徐懋功打听得，心中甚喜。忽见沿路细作来报：曷娑那可汗起兵来助刘武周。徐懋功即向秦王附耳说了几句。秦王便差总管刘世让赍金珠前往曷娑那可汗营中去，用计止之。徐懋功便点起众将，分头打柏壁关。寻相久已有心归唐，今见唐家兵多将勇，

料此关不能守住，只得献关降唐。这些李密手下将士个个要想干功，直杀得宋金刚的人马，十停去了八停，止剩二三千人败将下去。刘武周慌了，也只得移兵转北。徐越功知尉迟敬德差往介休去护持粮草，便差罗士信与王簿用计先往介休；自与秦王大队人马，慢慢的来追赶。

却说尉迟敬德侥幸不杀，满面羞惭，带领一队人马离了柏壁关，遥向介休进发。行至安封地方，只见一起人夫押着粮草前来，敬德向前查点，粮计三千石，草有一万余束，车上各插小黄旗为号。时已日暮，即令守车军士将粮草围聚中间，众兵结成野营在外扎住。敬德不解衣甲，坐在营中，忽闻前途吵闹，军人报说：“有贼来动营了！”敬德遂提鞭跨马，行不上二三里，忽然间一声炮响，喊杀连天。敬德举头仰视，是夜月色微明，见一起人马为首一将，杀奔前来。敬德问道：“你是何处来的？”那将道：“我乃大唐徐元帅手下大将王簿，奉元帅将令，特来取你家的粮草应用。”敬德道：“泼贼，你认得我么？”王簿笑道：“我老爷怎不认得你这个杀不死的贼！”敬德大怒，忙举手中鞭，劈面砍来。王簿举枪来迎住。

两个一来一往，战了五六十合，王簿只顾败将下去。敬德紧赶不放，耳边忽闻喊声震天，往后一看，只见一派火光，上下通红。敬德撇了王簿，勒回马来一望，惟闻霹雳之声，霎时间大车小车，大束大束，三千粮米、准万稻草，被唐兵烧毁无存。原来烧粮草车的是罗士信，王簿赚了敬德去，他来放火烧毁。敬德见粮草烧尽，心中愈加烦闷，又恐王簿夺了介休城去，如飞连夜赶到介休，正遇见王簿与罗士信，又杀了一阵。他两个那里杀得过敬德，只得让他进介休城去，等待秦王与徐懋功大兵到来，把城

池四面用兵围绕。

秦王使寻相进城去说敬德。敬德道：“如要我降唐，且看刘武周下落，如若死了，我方再事他人。今若来逼，惟有死战而已！”寻相无奈，只得出城，以敬德之言回覆秦王。秦王听了，心中烦闷。忽报总管刘世让回来，秦王大喜，相见了，世让把刘武周与宋金刚的首级献上。秦王又惊又喜道：“此物何处得来？”世让道：“臣奉命而行，穿过并州，中途遇见曷娑那可汗领兵屯在万峰山下，臣打听得实，即往彼营中相见，把礼物表章献上，说：‘唐王要去伐郑国，讨弑隋皇泰主之罪，乞借大国之兵，同往征之。’曷娑那可汗大喜道：‘我正在这里恼恨武周，他要求我们来杀你家唐朝，不想他自先行。所破郡县，子女玉帛，尽被他取去，使我们殿后以为救援。如今既是你家唐主将礼物来和好，我就起兵来会，先去问了刘武周之罪，然后与你们去伐王世充便了。’事恰凑巧，臣住在他营中，未及两日，只听得说刘武周与宋金刚，被我这里人马杀败，势穷力尽，来投曷娑那可汗。曷娑那可汗大怒，用计杀了他二人，叫巨赍首级来，献与朝廷。”秦王见说，以手加额道：“此天赐我成功也！”即厚赏了刘世让。随差寻相将刘武周、宋金刚二颗首级，再进介休城，与敬德看了，好说他来归唐。

寻根奉命进城，敬德看见了两个首级，认得是真的，号天大恸，备礼祭献。随将首级用棺盛殓，安葬好了，遂开城降唐。秦王一见，爱敬如宾，即飞驰奏章。以报捷音。唐帝大喜，即赐尉迟恭为左府统将军，升刘世让为并州太守。其余将佐，各有升赏。正是：

山穷水未尽，石剖玉方新。

第五十七回

改书東突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诗曰：

伊洛汤汤绕帝城，隋家从此费经营。
斧斤未辍干戈起，丹漆方涂篡逆生。
南面井蛙称郑主，西来屯蚁聚唐兵。
兴衰瞬息如云幻，唯有邙山伴月明。

人的功业是天公注定的，再勉强不得。若说做皇帝，真是穷人思食熊掌，俗子想得西施，总不自猜。随你使尽奸谋，用尽诡计，止博得一场热闹，片刻欢娱，直到钟鸣梦醒，霎时间不但瓦解冰消，抑且身首异处，徒使孽鬼啼号，怨家唾骂。

如今再说曷娑那可汗杀了刘武周、宋金刚，把两颗首级与刘世让赍了来见，秦王许他助唐伐郑，拔寨要往河南进发。因见花木兰相貌魁伟，做人伶俐，就升他做了后队马军头领。几千人马到盐刚地方，缥缈山前，冲出一队军马来。曷娑那可汗看见，差人去问：“你是那里来的人马？”那将答道：“吾乃夏王窦建德手下大将范愿便是。”原来窦建德因勇安公主线娘要到华州西岳进香，差范愿领兵护驾同行。此时香已进过，转来恰逢这枝人马。

当时范愿一问，知是曷娑那可汗，便道：“你们是西突厥，到我中国来做什么？”曷娑那可汗道：“大唐请我们来助他伐郑。”范愿听见大怒道：“唐与郑俱是隋朝臣子，你们这些杀不尽的贼，守着北边的疆界罢了，为甚帮别人侵犯起来？”曷娑那可汗闻知怒

道：“你家窦建德是买私盐的贼子，窝着你们这班真强盗成得什么大事，还要饶舌！”范愿与手下这干将兵，真个是做强盗的，被曷娑那可汗道着了旧病，个个怒目狰狞，将曷娑那可汗的人马，一阵乱砍，杀得这些蛮兵，尽思夺路逃走。

曷娑那可汗正在危急之际，幸亏花木兰后队赶来。木兰看见在那里厮杀，身先士卒冲入阵中，救出曷娑那可汗，败回本阵。木兰叫本队军兵，把从人背上的穿云炮齐齐放起。范愿见那炮打人利害，亦即退去。木兰犹自领兵追赶，不提防斜刺里无数女兵，都是一手执着团牌，一手执着砍刀，见了马兵，尽皆就地一滚，如落叶翻风，花阶蝶舞。木兰忙要叫众兵退后，那些女兵早滚到马前。木兰的坐骑，被一兵砍倒，木兰颠翻下来，夏兵挠钩套索拖去。又一个长大将官见了，如飞挺枪来救，只听得弓弦一响，一个金丸把护心镜打得粉碎，忙侧身下去拾起那金丸时，亦被复兵所获。北兵见拖翻了两个去，大家掉转马头逃去了。

窦线娘带了木兰与那个将官，赶上范愿时，已日色西沉，前队已扎住行营。窦线娘亦便歇马，大家举火张灯。窦线娘心中想道：“刚才拿住这两个羯奴，留在营中不妥。”叫手下带过来。女兵听见，将木兰与那长大丑汉都拥到面前。那些女兵见木兰好一条汉子，到替他可怜，便对花木兰道：“我家公主爷军法最严，你须小心答应。”木兰只做不听见，走进帐房，只见公主坐在上面，众女兵喝道：“二囚跪下！”那丑汉睁着一双怪眼，怒目而视。线娘先把木兰一看，问道：“你那个白脸汉子，姓甚名谁？看你一貌堂堂，必非小卒终其身的。你若肯降顺我朝，我提拔你做一个将官。”花木兰道：“降便降你，只是我父母都在北方，要放我回去安顿了父母，再来替你家出力。”线娘怒道：“放屁，你肯降则

降，不肯降就砍了，何必饶舌！”木兰道：“我就降你，你是个女主，也不足为辱；你就砍我，我也是个女子，亦不足为荣。”线娘道：“难道你不是个男儿，到是个女子？”木兰道：“也差不多。”公主对着手下女兵道：“你们两个押他到后帐房去一验来回报。”两个女兵扯着木兰往后去了。线娘道：“你这个丑汉有何话说？”那汉道：“公主在上，我却不是女子，实是个男子，你们容我不得的。若是公主肯放了我，或者后日见时，相报厚情。”公主听了大怒道：“这羯奴一派胡言，与我拿去砍了罢！”五六个女兵如飞拥他转身，那汉口中喊道：“我老齐杀是不怕的，只可惜负了罗小将军之托，不曾见得孙安祖一面。”线娘听见，忙叫转来问道：“你那汉刚才讲什么？”那汉答道：“我没有讲什么。”线娘道：“我明明听见，你口中说什么罗小将军与孙安祖二人，问你那个孙安祖？”那汉道：“孙安祖只有一个，就在你家做官，那里还寻得出第二个来？”线娘便叫去了绑，赐他坐下，又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与我家孙司马是什么相知？”那汉道：“我姓齐，号国远，是山西人，与你家主上也是相知，孙司马是好朋友。前年承他有书寄来，叫我们弟兄两个去做官，我因有事没有来会他。”

原来齐国远与李如珪两个，当时因李密杀了翟让，遂去投奔柴嗣昌。正值唐公起义之时，柴郡主就留他两个为护军校卫团练使，嗣昌又带他两个出去帮唐家夺了几处郡县。嗣昌奏知唐帝，唐帝赐他两个为护军校尉，就在鄠县驻扎。为因幽州刺史张公谨五十寿诞，与柴嗣昌昔年曾为八拜之交，故特烦国远去走遭，恰好遇见幽州总管罗公之子罗成，常到公谨署中来饮酒，遂成相知。晓得他与秦叔宝，单雄信契厚，故此写书，附与国远，烦他寄与叔宝。

其时，线娘见说，便道：“足下既是我家孙司马的好友，又与父皇相聚过的，我这里正缺人才，待我回去奏过父皇，就在我家做官罢了。但是你刚才说什么罗小将军，是那里人？”国远道：“就是幽州总管罗艺之子。他与山东秦叔宝是中表之亲，他有什么婚事，要秦叔宝转求单雄信在内玉成，故此叫我去会他。不意撞着曷娑那可汗，被他拉来装了兵马，与你们厮杀。”线娘听了，顿了一顿道：“没有这事，岂有人的婚姻大事，托朋友千里奔求的。”齐国远道：“我老齐一生不会说谎，现有罗小将军书札在此。”站起身来解开战袍，胸前贴肉挂着一个招文袋，内许多油纸裹着，取出一封书递上。线娘叫左右接来一看，却用大红纸包好，上面写着两行大字：“幽州帅府罗烦寄至山东齐州秦将军字叔宝开拆。”线娘看罢，忙把书向自己靴子内塞了进去，对左右说道：“外巡着几个进来。”左右到帐房外去，唤四个男兵进来。线娘分付道：“你们点灯，送这位爷到前寨范帅那里去，说我旨意，叫他好好看待安顿了，不可怠慢。”又对齐国远道：“罗小将军的书暂留在此，候足下到我国会过了孙司马，然后缴还何如？”齐国远此时也没奈何，只得随了巡兵到范愿营中去了。

线娘见齐国远已去，站起身来，只见一个女兵打跪禀道：“那白脸的人，检验的真是女子，并非虚诳。”线娘道：“带进后帐房来。”坐下问道：“你既是个女人，姓甚何名，如何从军起来？实对我说。”木兰涕泣道：“妾姓花，名木兰，因父母年高，又无兄长，膝前止有孱弱弟妹，父亲出门，无人倚赖。妾深知男子中难得有忠臣孝子，故妾不借此躯，改装以应王命，虽军人莫知，而自顾实所耻也，望公主原情宥之。”说罢，禁不住泪如泉涌。线娘见这般情景，心下惻然道：“若如此说，是个孝女了。不意北

方强悍之地，反生此大孝之女，能干这样事，妾当拜下风矣！”请过来宾礼相见。木兰逊谢道：“公主乃金枝玉叶，妾乃裙布愚顽，既蒙宽宥，已出望外，岂敢与公主分庭抗礼？”线娘叹道：“名爵人所易得，纯孝女所难能，我自恨是个女子，不能与日月增光，不意汝具此心胸。我如今正少个闺中良友，竟与你结为姊妹，荣辱共之何如？”木兰道：“这一发不敢当。线娘道：“我意已定，汝不必过谦，未知尊庚多少？”木兰道：“痴长十七。”线娘道：“妾叨长三年，只得占先了。”大家对天拜了四拜，两人转身，又对拜了四拜。军旅之中，没有甚大筵席，止不过用些夜膳，线娘就留木兰在自己帐房中同寝。

线娘问木兰道：“贤妹曾许配良人否？”木兰摇首答道：“僻处荒隅，实难其人。妾虽承贤姐姐错爱，但恐归府时，驸马在那里，将妾置于何所？”线娘见说，双眉顿蹙，默然不语。木兰道：“姐姐標梅已过，难道尚无吉士，失过好逑？”线娘道：“后母虽贤，主持国政，父王东征西讨，料理军旅，何暇计及此事。”木兰道：“正是人世上可为之事甚多，何必屑拘于枕席之间。”又说了些闲话，昏昏的和衣睡去。

线娘悄悄起身，在靴子里取出罗小将军的书来，心中想道：“刚才齐国远说罗郎为什么姻事，要去央烦秦叔宝，不知属意何人，我且挑开来，看他写什么言语在上。”把小刀子轻轻的弄去封签，将书展开放在桌上，细细的玩读。前边不过通候的套语，念到后边，止不住双泪交流道：“哦，原来杨义臣死了。我说道罗郎怎不去求他，到央烦秦叔宝来。”从头至尾看完了，不胜浩叹道：“哎，罗郎，罗郎，你却有心注意于我，不求佳偶，可知我这里事出万难。如杨老将军不死，或者父皇还肯听他说话，今

杨义臣已亡，就是单二员外有书来，我父皇如何肯允？我若亲生母亲尚在，还好对他说，如今曹氏晚母虽是贤明，我做女孩儿的怎好启齿？”想到这个地位，免不得呜呜咽咽哭了一场，叹道：“罢了，这段姻缘只好结在来生了，何苦为了我，误男子汉的青春？我有个主意在此：当初我住在二贤庄，蒙单家爱莲小姐许多情义，我与他亦曾结为妹妹。今罗郎既要去求叔宝，莫若将他书中改了几句，竟叫叔宝去求单小姐的姻，单员外是必应允，一则报了单小姐昔日之情，二则完我之愿，岂不两全其美！”打算停当，忙叫起一个女书记来，将原书改了，另写一个副启，照旧封好，仍塞在靴子里头。

不觉晨鸡报晓，木兰醒来，起身梳洗。线娘将他也像自己装束。众军士都用了早膳，正在拔寨起行，只见四、五匹报马飞跑到帐前来，对着公主禀道：“千岁爷有令，差小将来请公主作速回国，因王世充被唐兵杀败，差人到我家来求救，千岁即欲自去救援，因此差小将前来。”线娘道：“我晓得了，你们去罢！”便叫手下唤昨夜送齐爷去的外巡进来。

不一时，外巡唤到，线娘在靴内取出书来，又是二十两一对程仪，对外巡道：“这书与银子你赍到前寨去，送与昨夜那位齐爷，说我因国中有事，不及再晤。”外巡接书与银子，收好去了。线娘把手下女兵调作前队，范愿做了后队，急急赶回。齐国远晓得夏国也要出兵，亦不去见孙安祖，竟投秦叔宝去了。正是：

将军休下马，各自赶前程。

今再说秦王同徐懋功灭了刘武周，降了尉迟敬德，军威甚盛。懋功对秦王道：“王世充自灭了魏公之后，得了许多地方，增了许多人马，声势非比昔日。今殿下若不除之，日后更难收拾。

当先差诸将，四路先去其爪牙，收其土地，绝其粮饷，然后四方攒逼拢来，使他外无救援，内难守御，方可渐次擒灭。譬如人取巨螯，先断其八足，虽双钳利害，何以横行哉！”秦王称善，把兵符册籍悉付懋功。懋功便差：“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县进兵取龙门一带地方；将军刘德威，自太行山取河内地方；上谷公王君廓，首洛口绝王世充粮道；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取洛城；大将屈突通、窦轨驻扎中路埋伏，接应各处缓急；王簿同程知节、尤俊达、连巨真等，往黎阳收复故魏土地；罗士信与寻相去取千金堡并虎牢地方；臣同殿下与叔宝、敬德进河南，向鸿沟界口与李靖会合。”诸将奉了元帅将令，分头领兵去了。秦王统领一班将士进河南。其时李靖已杀败了朱灿，朱灿势孤力尽，竟把菊潭屠了，拣肥的吃了几日，数骑逃入河南投王世充去了。李靖将兵马屯住在鸿沟界口，专望秦王来进兵。

未及月余，秦王已至，彼此相见了。秦王对李靖道：“朱灿狂奴，赖卿之力，得以去除逃遁，未知世充处声势如何？”李靖道：“臣已差人细细打听，他们已晓得我大唐统兵来征伐，各处分外严备，尽遣弟兄子侄把守：魏王王弘烈守襄阳；荆王王行本守虎牢；宋王王泰守怀州；齐王王世恇守南城；楚王王世伟守宝城；曜越王王君度守东城；汉王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王道御守曜仪城，弄得水泄不通，日夜巡警。”秦王笑道：“愚哉世充也，安有国家功业止使一门占尽，其子弟岂尽皆贤智哉，吾立见其败矣！”遂督将士直趋洛阳。

王世充晓得了，便点二万人马自方诸门出兵，逼着谷水扎住，与唐兵对阵。唐将营垒未立，怕他来攻击，各自惊惶。秦王平日惯以寡破众，以奇取胜，全不介意道：“贼临水结阵，是怕

我兵冲突，其志已馁。”即命叔宝、敬德，冲入世充前阵，自己带领程知节、罗士信、丘行恭、段志玄抄到世充阵背后去，数十精骑，奋力砍杀。郑将见秦王兵少，把马兵围裹拢来，史岳、王常等虽杀了几百兵卒，毕竟难出重围。正酣战时，秦王的坐骑一个前失，把秦王掀将下来。郑阵中二将，亡命挺枪刺将进来。史岳看见，大喝一声，把一将砍倒，夺马来与秦王骑时，那一将又被王常一箭射中咽喉，颠下马来。前边敬德、叔宝合着，又混杀了三四个时辰，王世充支撑不住才退，被唐将直追到城下，斩了郑兵七千多首级回兵。

次日，秦王同懋功在寨外闲玩，只见二三十百姓，多是张弓执矢，抬着网罗机械而走。秦王看见，叫手下唤这些人过来，问道：“你们往何处去的？作何勾当？”那些百姓跪下禀道：“有人传说，魏宣武陵上昨日有只凤鸟飞来，站在陵树，故此我们众猎户去拿他。”秦王道：“魏宣武陵有多少路？”猎户道：“只有一二十里地。”秦王道：“你们引我去看，若是真的，我有重赏。”徐懋功道：“不可，魏宣武陵逼近王世充后寨，倘有伏兵奈何？”秦王道：“世充两战大败，心胆俱丧，安敢出来挑战？”遂全身贯甲，引五百铁骑出寨。

行至榆窠，到一个平坦战地，周围广阔，山林远照，左有飞来峰，右有瀑涧泉，幽禽怪兽，充牣其中。昔黄帝遗下石室，魏宣武营造皇陵，真是胜地。秦王左顾右盼，称羡不已。正看时，听得众猎户喊道：“那飞来的不是凤鸟么？”秦王定睛一看，只见一只大鸟，后边随着七八十小禽，多站在一颗大树上。那鸟是长颈花冠，五色彩羽，日中耀目，愈觉奇异。秦王道：“这是海外的野鸾，错认他是灵凤。”众猎户正要张那网罗起来，只见内中

一人把手指道：“那边又有兵马来，不好了！”大众一哄而散。懋功如飞催促秦王转身。秦王忙取一枝箭，拽满弓，向那野鸾射去，正中其翅，带箭飞出谷口去了。

秦王纵马亦出谷口，见外边尽是郑国旗号。一将飞马前来，口中喊道：“李世民，我郑国大将燕伊来拿你了！”秦王一见，忙跑进涧去，便带住马，一箭正中燕伊咽喉，应弦而倒。秦王看那野鸾时，还在对涧树上整理羽毛。秦王见前面是断涧，后边是郑国兵马，徐懋功又落在后边，野鸾却在对岸鸡啼，如呼朋引类，只得加鞭纵马跳去，一个三四丈阔的深涧，被他跳过去了。野鸾见秦王来，又飞数十步，占在高枝上。秦王听见对岸金鼓之声鼎沸，心下着忙，对着野鸾说道：“灵鸟，灵鸟，你若是救得我难，你须向我啼叫三声。”那鸟便向秦王连叫三声。秦王看涧旁山路崎岖，便离鞍下马，把马系在树上，随鸟进山，攀藤附葛而行。

到了顶上，远望对岸一将凶煞神一般快马跑来。秦王认得是单雄信。后边又有一将，亦纵马赶来，乃是徐懋功。秦王正呆看时，只听得灵鸟又叫上一声，秦王忙转身想道：“灵鸟不去犹鸣，此山毕竟还有出路。”就随着那飞鸟走去，只见一个石室，外边立着一僧，光彩满目，相貌端严，把双手向灵鸟一招，那鸟即飞入老僧掌中，老僧便进石室去了。

秦王以为奇异，忙走进石室，只见那僧盘膝而坐。秦王问道：“和尚，你刚才取的那只灵鸟，拿来把了我。”那僧道：“灵鸟知是君王此刻有难，从大士前飞来，你要看他么？”在袖中取出来，箭犹在羽尾上，仔细一认，却变成一支白鹦鹉。那僧忙在尾上取下箭，递与秦王道：“箭归君王。”鸟向空中一掷，飞去了。秦王把箭收入壶内，知是圣僧，忙问道：“孤今此难得脱去否？”那僧

道：“难星只在此刻，君王快躲在贫僧背后稳睡，贫僧自有法退之。”秦王依他藏好，那僧捏成印诀，口里念了几句咒语，只见他顶上放出一毫白光，就把洞门封住。

郑国单雄信熟识此地，晓得此谷名为五虎谷，前涧名曰断魂涧，无有出路。单雄信见燕伊飞赶进去，恐他夺了头功，也赶进谷来。只见一匹空马，飞跑出来，燕伊早已射死在地。雄信看了大怒道：“不杀此贼以报燕伊，不为好汉。”因策马绕谷寻来，忽闻后边一骑马飞奔前来，高声叫道：“单二哥勿伤吾主，徐懋功在此！”忙赶向前，扯住雄信衣襟道：“单二哥别来无恙？前在魏公处，朝夕相依，多蒙教诲，深感厚谊。今日一见，弟正有要言欲商，幸勿窘迫吾主。”雄信道：“昔日与君相聚一处，即为兄弟，如今各事其主，即为仇敌。誓必诛灭世民，以报先兄之灵，以尽臣子之道。”懋功道：“兄不记昔日焚香设誓乎，我主即你主也，兄何不情之甚？”雄信道：“此乃国家之事，非雄信所敢私。此刻弟不忍加刃于兄者，尽弟一点同契之情耳，兄何必再为饶舌？”随拔佩刀割断衣襟，加鞭复去找寻。懋功见事势危急，如飞勒马奔回，大叫诸将：“主公有难！”

时尉迟敬德正在洛水湾中洗马，忽见东北角上一骑马飞奔前来。敬德定睛一看，见是懋功，听他口中喊道：“主公被郑将单雄信追逼至五虎谷口，快快去救！”敬德一听说，不及披挂，忙在水中，赤身露体，跨上秃马，执鞭飞赶前去。

时单雄信四下一望，并无踪迹，看见涧中泥水浮沉，浊泉泛滥，又听得那玉鬃马咆哮乱嘶，只得把坐骑一提，跳过涧来各处寻觅，又无影响，只见树下玉鬃马嘶鸣。雄信也就下马，走上山顶，往石洞边看去，却是一个斑斓猛虎蹲踞在内，见雄信来长啸

一声，涧谷为之震动。雄信吃了一惊，自思道：“这孩子想必被虎吃了，不知还是投在涧内死了，再到下面去看。”跨上自己的马，把秦王的马一手挽着。将到涧边，忽见山坡那边一员大将，面如浑铁，声若巨雷，大叫：“勿伤吾主，尉迟敬德在此！”也跳过涧来。雄信忙放了秦王的马，举槊来刺，被敬德把身一侧，一鞭打去，正中雄信手腕。敬德将鞭搁在鞍鞞，随趁势夺雄信手中槊。雄信虽勇，当不起敬德神力，四五扯，一条槊被敬德夺去，雄信只得退逃，仍过涧去了。

再说秦王横枝睡在石洞内和尚背后，看那和尚在座前弄神通。又见单雄信到洞门首探望了三四回，不知为甚，再不敢进洞来，耳边只听得一片杀声。和尚合掌念声：“阿弥陀佛，灾星已过，救兵已来，君王好出洞去了。”秦王起身谢道：“蒙圣僧法力救孤，孤回太原，当差官来敦请去供养，但不知圣僧是何法号？”和尚道：“贫僧叫做唐三藏。若说供养，自有山灵主之，但愿致治太平做一个好皇帝足矣！贫僧有偈言四句，须为年记。”乃曰：“建业唯存德，治世宜全孝。两好更难能，本源当推保。”说完，那和尚瞑目入定去了。

秦王然后捱下山来，转过溪坡，寻着了坐骑，跨上雕鞍。只见敬德飞马前来，见了秦王，说道：“好了，殿下没有受惊么？”秦王道：“没有，雄信这强徒呢？”敬德道：“被臣夺了他的槊，逃出谷外去了。此地不是久站之所，快同臣出谷去罢。”

两骑马纵过了涧溪，直至五虎谷口，遇郑将樊佑、陈智略，敬德更不打话，一鞭一个，二将多打伤下去。敬德杀开一条血路，奔出重围。只见秦叔宝、徐懋功领着诸将，正与王世充后队交战。敬德对李靖道：“你保殿下回寨，我再去杀贼来。”忙又赶到郑阵

中去奋勇大战。郑家兵将虽多，怎当得起叔宝、敬德两个一条鞭、两根铜，杀了郑国许多兵将。敬德在忙中猛抬头，见一人冲天翅、蟒袍玉带的，骑在马上在高阜处观战，便撒下众将，提鞭直奔前来，吓得王世充如飞勒马退逃，敬德同众军直追到新城，方才转来。

徐懋功叫鸣金收回人马，到秦王寨中来拜贺。秦王笑道：“若无敬德奋力向前，几为此贼所困。”遂以金银一筐赐敬德。自是秦王倍加信爱，敬德宠遇日隆。王世充见唐将利害，亦不敢出来对垒。

相持了数日，那日秦王正与众将商议破敌之策，见各处塘报雪片般飞递下来。懋功与秦王翻阅，知是荥州、汴州、洹州、华州多来归附；又有显州总管杨庆，他率领辖下二十五州县来投降；又有尉州刺史时德睿亦率领辖下杞、夏、随、陈、许、颍、魏七州来降；王薄与程知节亦有文书来说伊州、黎阳、仓城多已降唐。只有千金堡与虎牢闻得罗士信与寻相急切难下；又有中路大将屈突通在途巡缉，获着郑国细作两个，招称郑国差将潜往乐寿，向窦建德处请兵去了。徐懋功道：“郑国土地，赖天子洪福，三分已收其二，只是虎牢与千金堡系各州县咽喉之所，若二地不收，则所得亦难据守，须得臣自去走遭。”便辞了秦王，连夜带领自己精兵一千，望虎牢进发。正是：

待把干戈展经纬，只看谈笑弄兵锋。

第五十八回 竇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词曰：

磨牙两虎斗方酣，怒目炯眈眈。一朝国破委层岚，
千秋贻笑谈。

邂逅佳人心欲醉，随唱百年欢。王章有约话便便，
将军阍内专。

右调《阮郎归》

春秋时，卞庄子刺两虎，他何曾刺得两个？当两虎相斗时，小死大伤，那死的何消刺？只刺得一个伤的，这伤的又何须多大气力对付？这真是一举两得。王世充拾亡魏之余，推心置腹，以待群雄，藉其土地以强根本。秦王声势虽大，急切间亦难了事。不意世充反将要害之地尽托膏粱子弟，弄得东破西失，自己坐在洛阳无可奈何，只得赍了金珠，着长孙安世去求夏王竇建德，落得秦王以逸待劳，反客为主。

今说徐懋功恐王簿两个不能建功，自己带领一枝人马，赶到千金堡来。岂知罗士信已用计破了，城内军民，不分老弱，把他杀个一空，懋功深为叹息。王簿亦已到得虎牢，将精兵一千改扮了郑国旗号，夜间赚开城门，把一个王行本在睡梦中捆绑去了，早已占据了城。虎牢、洛阳险要二处俱为唐家占住，懋功不胜之喜，对王簿道：“此地虽定，但王世充差代王琬、长孙安世去求竇建德，未知建德可允发多少兵来助他，我且将二兄之功报知秦

王，看他作何计较。”

今说长孙安世奉了世充之命，赍了许多金帛，来到乐寿。先将宝物馈遗诸将。诸将俱已领惠，唯祭酒凌敬不肯收，大将曹旦亦差人把礼物壁还。次日，长孙安世清早来见夏王，呈上文书金帛。夏王道：“邻邦救援，本当应命，但我与唐久已修好，何又起兵端？况孤新破孟海公，凯旋未久，岂可又劳师动众？”长孙安世道：“郑与夏实唇齿之邦，唇亡而齿寒，理之必然。今夏不救郑，郑必灭亡。郑亡，恐夏亦随之。”夏王道：“足下且退，容孤与诸臣熟商。”长孙安世暂且辞出。

夏王与众公卿计议。夏将俱得了世充金帛，便窜掇道：“亡隋失国，天下分崩，关中归唐，河南归郑，河北归夏，共成鼎足。今唐伐郑，郑地被唐占去十之二三。倘郑力不足，必为唐破。郑破，唐必与夏为敌，敌则恐夏亦难独支，不如今发兵救郑，内外夹攻，可以取胜。倘能胜唐，威名在我，乘机图事，郑可取则取之；合两地之兵，以乘唐兵之疲老，关中可取，天下可平。”这几句话说得建德鼓掌称快道：“诸卿议论甚妙，但恐孤力不及耳！”

凌敬道：“主公之言，恐有未妥。目今唐家以重兵围困东都，大将据住虎牢，发多少兵去对付他好？莫若我今先发大兵济河，取怀州河阳，以重兵守之。然后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传檄郡县。进于壶口，以惊骇蒲津，收取河东之地，易如拾芥，此乃上策。且有三利：唐兵俱在洛阳，国内空虚，乘虚而入，师有万全，一也；拓土而得众，不费大力，二也；秦王知吾兵入境，必引兵还救，郑解围，三也。失此机会，滞疑不决，谚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主公详察。”

诸将道：“自来救兵如救火，若照依这样说，迂其途以取之，旷日持久，郑国急切间何由得解？万一被唐兵破了，拿了王世充去，真个弄得唇亡齿寒，只道主公失信于天下。”建德亦不答，走进宫去，只见屏后曹后接住说道：“刚才朝中所议何事？”建德将前事述了一遍，曹后道：“众臣议论皆非，独凌祭酒之计甚善，陛下当听之。”建德道：“此迂阔之论。”曹后道：“夫自洛口道乘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袭关中，唐必还师，郑国不救而自解，有甚迂阔？”建德道：“孤自主裁，毋劳国后费心。”

次日早朝，长孙安世又来哀求。夏王便差曹旦为先锋、刘黑闥为行军总管，自同孙安祖为后队。公主线娘因是那夜见了罗成的书，伤感成疾，便与凌敬、曹后等守国。起十五万人马，望虎牢进发。

早有细作报知秦王。诸将恐腹背受敌，深以为忧，独秦王大喜。李靖笑道：“不意殿下此番出师，一箭竟射双雕。”记室郭孝恪道：“洛阳破亡，只在目下，建德不量，远来相救，这是天意要殿下灭此两国。机会在此，不可轻失。”薛收道：“世充剧贼，部下又是江淮敢战之士，只因缺了粮饷，所以固守孤城，坐以待毙；若放竇建德来与之相合，建德以粮济助世充，则贼势愈强，不可为矣！”李靖道：“如今只宜分兵围住洛阳，殿下自领精锐，速据成皋，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出奇计，一鼓而即可破建德。建德既破，先声夺人，世充闻之，当不战而自缚麾下矣！”

秦王听了大喜道：“卿言实获我心，但此地重任，须仗将军谋画统辖。”李靖道：“不须殿下费心，大约建德完局，这里赖主公之力，世充自然可擒。”秦王道：“妙！”只带叔宝与尉迟敬德二将，其余将士，多叫屯住洛阳，统领自己玄甲兵五千，直赶到虎

牢。与懋功诸将相会了，懋功道：“臣知殿下必来，更得同二位将军到此，破贼在旦夕矣。”秦王道：“闻得夏兵共有十万前来，未知真假？”懋功道：“不要去问他多少兵，臣今夜只消三千人，吓他一个个心胆俱碎。”便向秦王耳边说了几句。秦王鼓掌道：“妙！”懋功取令箭一枝，对罗士信道：“将军同副将高甌生领一千人马，即刻起身，潜往南方鹊山埋伏。柬帖一个，付你持去预备，如法奏功。”又取令箭一枝、柬帖一个，对秦叔宝、副将梁建方道：“烦二位将军领一千兵，到汜水东北上一个土山埋伏，速去预备，如法奏功。”叔宝、建方领计去了。懋功又取令箭一枝、柬帖一个，对敬德与副将白士让道：“二位将军就在虎牢西角上，照依柬帖中行事。如杀到鹊山遇着了士信，不论胜败，即便杀将转来。”敬德、士让领计去了。

罗士信同高甌生归寨，把柬帖拆开一看，却是每一兵士要备小红灯一盏，马上须用铜铁响铃，听中军轰天第二炮杀出，合着火枪归阵。秦叔宝与梁建方回寨，也把柬帖拆开，只见上写道：“每兵要带火球一个，小锣一面，听第三个轰天大炮，即便杀出，合着火枪红灯，即便杀转。”懋功叫军士，在正南山竖起一个高竿，叫宇文士及合二千玄甲兵守护着。

再说夏国先锋曹旦到了虎牢，结营一、二十里，每日到唐寨边来挑战，无人应敌，只道唐家晓得他们统大兵来，不敢出头。夜间虽防来劫寨，到底兵士心上觉得懈弛。那夜方解甲安睡，只听得一声大炮，喊叫震天。曹旦忙跨马赶出寨来，见无数火枪，掩着一个黑脸大汉杀来。曹旦如飞举枪来刺，那将一鞭，早打进胸膛；曹旦忙把身子一侧，火枪早着脸上，把胡子尽行烧去，败入阵中。敬德领这一千兵，东冲西突，并无人来拦阻。直杀到将

近鹊山，忽闻第二个大炮，只见罗士信马上，尽是红灯响铃，好像有几千人马杀来。那夏阵第二队高雅贤如飞来接应，当不起罗士信这条枪如蛟龙出洞，逢着的便伤。士信在夏阵中各处冲杀。那高雅贤对刘黑闼道：“兄看那南山上红灯，必是唐家暗号，我与你射了他，那些兵马自然散乱了。”说罢，即便纵马前来。那刘黑闼扯足弓，射一箭去，正中红灯，落将下来，复又一灯扯上。高雅贤正要射时，只见一声大炮，无数火球半天里飞将下来，冲出一员大将，口喊道：“秦叔宝在此，叛贼看铜！”高雅贤如飞接住，被叔宝拨开枪，一铜打下马来。梁建方正欲去刺他，幸亏刘黑闼救了，退将下去。叔宝与敬德、士信会合了三千兵，竟似几万人马，东冲西砍，杀得一个落花流水。正在高兴时，唐阵上闻已鸣金，只得勒马回营。

秦王同徐懋功在寨中排了庆贺筵席，敬德与叔宝诸将归寨，检点三千人马，不曾伤失一个，秦王将羊酒银牌分赏了将士。徐懋功道：“今宵此举，不过送个信与他们，让夏兵晓得我唐朝将士的厉害。只是明日这一阵，诸君各要努力干功，成败只在此举。”秦王心挂洛阳，也要决一战以见雌雄。

却说建德因前阵军马来被唐兵搅扰了半夜，四鼓时候，就即传令催兵马造饭，将刘黑闼改为前队，曹旦改为中营，自板渚地方。来到牛口谷，分遣将士，北首到河，南首到鹊山，排了二十多里。建德见唐兵不动，先遣男卒三百渡了汜水。唐将士见夏兵威盛，也有些胆怯。秦王只不动心，同徐懋功上了一个高丘，立马遥望。懋功道：“这贼自山东起兵来，不过攻些小小贼寇，未逢大敌。今虽结成大阵，部伍不整，纪律不严，总属易破。”望见郑国代王琬，也自带了亲随兵马立在阵后监战。只见代王戴了

束发金冠，锦袍金甲，骑了隋炀帝向来坐骑大宛国进贡的青鬃马，在旗门后影来影去。秦王道：“这小将骑的好一匹良马！”尉迟敬德在侧说道：“殿下说此马好，待小将取来！”秦王道：“不可，不可！”敬德道：“不妨。”两支腿把马一夹，直奔进夏阵中去。旁边两个将官高甌生、梁建方怕敬德有失，也拍马随来。

代王琬按着缰在那里看战，只听得耳朵里喝一声：“那里走！”似捉小鸡一般被敬德捉过马去。这马正要走，被敬德靴尖钩住缰绳，高甌生已到，带了马一齐归阵。夏阵中见唐将在阵背后拿了代王琬去，吃了一惊，无心恋战，慌忙退回。徐懋功大声说道：“此时不趁势杀贼，更待何时！”自把军鼓大擂，唐将白士让、杨武威、王簿、陶武钦许多精兵，一拥而进。秦王带领轻骑，同敬德、叔宝、士信过汜水，打从夏阵背后直杀进去，扯起大唐旗号，前后夹攻。建德将士见了大惊，夏军只得且战且退。唐兵追赶了三十余里，斩了首级万余。

建德急退，忙脱去朝衣朝冠，改装与将士一般打扮，好来决战。却遇着柴绍夫妻领了一队娘子军，勇不可当。建德当先来战，早中了一枪，忙寻护驾将士，乱乱的多已逃散，要迎杀前去，又恐独力难支；倘再中一枪，可不了却性命？忽见牛口渚中，芦柴茂密，可以潜身，便提马往里一钻，那娘子军也不在意，反杀向前边去了。不提防建德身上这副金甲晃亮，动了人眼。唐军望见，知是一员将官逃在芦中，两个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纵马赶来，举浑铁槊往芦林中乱搠。窦建德在芦中要杀出来，身负重伤，恐厮杀不过；若在里边，又恐搠着，只得大叫道：“我便是夏王，将军若能相救，平分河北，富贵共享。”杨武威道：“只要出来，我等救你。”建德提马跳将出来，被他们一把抢来绑缚，把脚栓

在马上，恰好几个从兵已至，一齐簇拥回到大寨。只见敬德提了刘黑闼的首级，王簿提了范愿的首级，罗士信活捉了郑国使臣长孙安世，都在那里献功。可怜夏国几十万雄兵，杀伤死亡，一朝散尽，只进得一个孙安祖，带了随行二三十个小卒，奔回乐寿。

时秦王已在大寨，小校报说，拿得夏王窦建德来。众将不信，秦王亦不以为然。只见杨武威与白士让押了建德直至中军。众人看见，果是夏王建德。他也不跪，秦王见了笑道：“我自征讨王世充，与汝何干，却越境而来，犯我兵锋？”建德也没得说，说几句诨话道：“今不自来，恐烦远取。”秦王又笑了一笑，问杨、白二将：“如何便拿住了他？”白士让道：“到是柴郡马统率娘子军赶杀他来到牛口谷，柴郡马杀了前去。他就潜躲在芦苇中，被我们看见拿住，应了民间‘豆入牛口，势不能久’之谣。”秦王笑了一笑，叫监在后寨。

垂衣河北尽悠游，何事横戈浪结仇？

懊谏逞强谁与救，可怜束手作俘囚。

此时建德手下被拿的有五万余人。秦王道：“杀之可惜，不如放了，任他们回转乡里。”众将恐放还又与我为敌。徐懋功道：“窦建德也是草泽英雄，有众二十万，败亡至此，那一个还敢纠合来与我们战？放去正使他传殿下恩威，山东河北，可不战而自下了。”诸将皆心服其言。秦王心下转道：“柴绍夫妇既统兵到此，为甚不来相会，莫非被建德余党赚去？”忙差人问前队将士。有的说已往洛阳去了，秦王便不再问，因对懋功说道：“我在这里整顿军马；卿同诸将先往洛阳，烦到乐寿收拾了夏国图籍，安抚了郡县，火速到洛阳来会合。”懋功领命。到次日即便带领自己人马起身。

不一日到了乐寿。懋功即传令箭一枝与王簿，叫他晓谕军士：不许妄戮一人，不许搅扰百姓，违者立斩示众。乐寿城中百姓一闻夏王的凶信，只道唐兵来不知怎样扰害地方，岂知徐军师约法严明，抚慰黎庶，井井有条。因此市廛老幼，各各欢喜，迎于道路。懋功进城来将府库打开，查点明白，又将仓廩尽开，召几个耆老，叫他们报名给领官粮，赈济穷黎。那五、六个耆老伏地而泣道：“夏王治国，节用爱人，保护赤子，时沐恩泽。今彼一旦失国，我侪小民，如丧妣妣，又安忍分散其储蓄？今蒙将军到郡安抚黎民，秋毫无犯，实出望外；愿留此积蓄以充军饷，则乐寿虽不沾其惠，亦感将军之德矣。”懋功点头称善，便将仓库照旧封好。

来到建德宫中，只见朝堂一个纱帽红袍的官儿，面色如生，向西缢死在梁上，粉墙上有绝句一首道：

几年肝胆奉辛勤，一着全输事业倾。

早向泉台报知己，青山何处吊孤魂。

夏祭酒凌敬题

懋功读罢墙间之诗，不胜浩叹，忙叫军士去备棺木殓殓。又走到内宫来，只见宫中窗牖尽开，铺设宛然，面南一个凤冠龙帔的妇人，高高的悬梁缢在那里。两旁四个宫奴，姿色平常，亦缢死在侧。懋功知是曹后，忙叫人放下，亦备棺本好好盛殓。

搜索宫中，止不过十来个老宫奴。懋功想道：“闻得窦建德有个女儿，勇敢了得，为何不见？”询问宫奴。宫奴答道：“前日孙安祖回来，报知皇爷被擒，那夜公主同了花木兰就不知去向了。”徐懋功对王簿道：“窦建德外有良臣，内有贤助，齐家治国，颇称善全。无奈天命攸归，一朝擒灭，命也，数也，人何尤焉！”

当初隋炀帝传国玉玺并奇珍异宝，窦建德破了宇文化及，都归于夏国。懋功一一收拾，并图书册籍，装载停当。晓得有个左仆射齐善行，名望素著，养老致仕在家，请他出来，要他治守乐寿。齐善行辞道：“善行年迈病躯，与世久违，愿将军另选贤豪，放某乐睹升平。”懋功道：“眼前苦无其人，公何必苦辞？”齐善行道：“仆有一人，荐于麾下，必能胜其任。”懋功道：“请问何人？”善行道：“此人姓名不知，人只叫他是西贝生。闻他昔年曾在魏公麾下，为参谋之职，今隐居拳石村，卖卜为活，此人大有才干，屈其佐治，必得民心。”懋功道：“今屈尊驾暂为权摄，待我访西贝生来，兄即解任何如？”齐善行不得已，只得收了印信，权为料理。懋功整顿军马起行，因问土人：“拳石村在何处？”土人道：“过雷夏去三四里，就是拳石村。”懋功命前队王簿速速趲行。

不多几日，前队报说已到拳石村了。懋功把兵马寻一个大寺院歇下，自己易服扮作书生，跟了两个童子，进拳石村来。原来那村有二三百人家，是一个大市镇。到了市中，只见路上一面冲天的大招牌，上写道是：

西贝生术动王侯，卜惊神鬼，贫者来占，分文不取。

懋功问村人道：“这西贝生寓在那里？”村人把手望西一指道：“在西去巷内第三家便是。”懋功见说，忙进巷内，寻着第三家，只见门上有副对联，上写道：

深惭诸葛三分业，且诵文王八卦辞。

懋功知是这家，便推门进去。只见一个童子，出来说道：“贵人请坐，家师就出来。”懋功坐了片时，见一个方巾阔服的人掀帘走将出来。懋功定睛一看，不觉拍手笑道：“我说是谁，原来贾兄在此！”贾润甫笑道：“弟今早课中，已知军师必到此地，

故谢绝了占卦的，在此相候。”大家叙礼过，润甫携着懋功的手，到里边去，在读易轩中坐定。润甫道：“恭喜军师，功成名遂，将来唐家佐命功勋，第一个就要算军师了。”懋功道：“吾兄是旧交知己，说甚佐命功勋，不过完一生之志而已。”说了，茶罢，只见里边捧出酒肴来，懋功欣然不辞，即便把盏。润甫道：“军师军旅未闲，何暇到此荒村？”懋功将擒窦建德战阵之事，并齐善行举荐他去治理乐寿的话，说了一遍。

润甫微笑了一笑道：“弟自魏公变故，此心如同槁木死灰，久绝名利，满拟觅一山水之间，渔樵过活。不意逢一奇人，授以先天数学，奇验惊人。弟思此事原可济人利物，何妨借此以毕余生，不意又被兄访着。”懋功道：“正是兄的才识经济，弟素所佩服，但星数之学，未知何人传授，乞道其详。”润甫道：“兄请饮三大觥，待弟说来，兄也要羡慕。”懋功举杯，一连饮了三觥。润甫道：“当初有个隋朝老将杨义臣，他是个胸藏韬略，学究天人的一员宿将。因隋主昏乱，不肯出仕，隐居雷夏泽中。”懋功道：“这杨义臣弟先年也曾会过，曾蒙他教益，可是他传的么？”润甫道：“非也。他有个外甥女，姓袁名紫烟，隋时曾点入宫。那女子不事针线，从幼好观天象，一应天文经纬度数，无不明晓，因此隋主将他拜为贵人。后因化及弑逆，他使用计潜逃到母舅家。本要落发为尼。因杨义臣算他尚有贵人作匹配，享禄终身。前年弟偶卜居雷泽，与杨公比邻，朝夕周旋，贱内又与袁贵人亲爱莫逆，故此传其学术。”懋功道：“如今杨公在否？”润甫道：“杨公已于去岁仙游矣！袁贵人同杨公乃郎并如夫人，都在这里守墓。”懋功道：“墓在那里？”润甫推窗向西指道：“这茂林中，乃杨公窀穸之所，他家眷也住在里边。”懋功道：“杨公虽死，弟与他生

前亦有一面，今去墓前一吊，并求贵人一见，未识可否？”润甫道：“使得。”懋功就叫手下备楮仪一副，同贾润甫步行过去。

只见几亩荒丘，一抔浅土，虽然树木阴翳，难免狐兔杂沓。懋功叹道：“英雄结局，不过如此！”润甫忙过去通知了袁贵人，袁贵人就叫馨儿换了衰经，到墓前还礼。拜谢了，揖进飧堂中，懋功必要求见袁贵人，袁紫烟也是不怕人的，就是这样素妆淡服，出来拜见。懋功注目详视，见袁贵人端庄沉静，秀色可餐，毫无一点轻兆冶艳之态，不胜起敬道：“下官奉命来乐寿清理夏王宫室，昨见一个宫奴，名唤青琴，是隋帝旧宫人，云是夫人侍儿，甚称夫人才学阃范，在男子多所未见，下官欲遣青琴仍归夫人左右，未识可否？”袁紫烟道：“妾只道此奴落于悍卒之手，不意反在王宫。但妾亲从凋亡，茕茕一身，自顾难全，奚暇与从者谋食，有虚盛意。”说完，辞别进去。

懋功此时觉得心醉神飞，只得别了出来，对润甫道：“弟向来浪走江湖，因所志未遂，尚未谋及家室。今见此女，实为契合，欲求兄为之执柯，未知可肯为弟玉成否？”润甫道：“此系美事，弟何敢辞劳，管教成就。兄先到舍下去坐了，弟去即来覆命。”懋功慢慢的踱到润甫家中去。

坐了片时，只见润甫笑嘻嘻的走来说道：“袁贵人始初必欲守志终天，被弟再四解喻，方得允从，但是要依他三件事，谅兄亦易处的。”懋功道：“那三件事？”润甫道：“第一，要守满杨公之制，方许事兄；第二，要收领杨公之子馨儿子母两口，去抚养他上达成人；第三，有个女贞庵，系隋炀帝的四院夫人在内焚修，与袁贵人是异姓姊妹，当年杨公送四位夫人到彼出家，原许他们每年供膳，俱是杨公送去。今若连合朱陈，必须继杨公之志，以

全贵人昔日结拜之情。只此三事，倘肯俯从，即是兄的人了。”懋功大喜道：“不要说此三件，就再有几件，弟亦乐从。”就叫身边童子到前寨王将军处，取银二百两，采缎十表里，身上解佩玉一块，递与润甫道：“军中匆匆，不及备仪，聊以二物银两，权为定偶。”润甫忙叫手下并童子携夫，送与袁紫烟。说明依了三章之约，袁紫烟然后收了，将太乙混天球一个，在头上拔下连理金簪一枝，回答了。润甫同童子从人回来，付与懋功收讫。懋功道：“承兄成全弟家室，弟明日当有些薄敬，并管辖乐寿文书，一同送来，大家共佐明君，岂不为美！”润甫道：“闲话且莫讲，请问军师，王世充破在旦夕，单二哥如何收煞？”懋功皱眉叹道：“若提起单二哥，恐有些费手。”懋功又把前雄信追赶秦王一段，说了一遍。润甫跌足道：“若如此说，单二哥有些不妥，兄与秦大哥俱系昔年生死之交，还当竭力挽回方妙。”懋功道：“这个自然。”

正说时，天色已暮，只见许多车仗来接。懋功只得与润甫分手。明早做下署乐寿印信文书，并书帕银二百两，差官送与贾润甫，又命亲随小校两个，将小礼百金与宫奴青琴送归袁紫烟。二人去了，回来说道：“宫奴礼金，夫人处俱已收讫。”差官又禀：“贾爷处文书礼仪，门户钳封，人影俱无，只得持回。”懋功大惊道：“难道我昨日是见鬼？”忙骑了马，自己到拳石村来看，果然铁将军把门，问其邻里，说是昨夜五更起身，一家都往天台去进香了。懋功叹道：“贾兄何不情至此？”心上疑惑，忙又到杨公墓所来，袁紫烟叫馨儿换了服色出来拜送，懋功执手叮咛了几句，然后上马登程，往洛阳进发。正是：

陌路顿成骨肉，临行无限深情。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狂牢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词曰：

昔日龙潭凤窟，而今孽镜轮回。几年事业总成灰，
洛水滔滔无碍。

说甚唇亡齿寒，堪嗟绿尽荒苔。霎时撒下热尘埃，
只看月明常在。

右调《西江月》

天下事只靠得自己，如何靠得人？靠人不知他做得来做不来，有力量无力量；靠自己唯认定忠孝节义四字做去，随你凶神恶煞，铁石刚肠也要感动起来。

如今不说徐懋功往洛阳进发，且说王世充困守洛阳孤城，被李靖将兵马围得水泄不通。在城将士，日夜巡视，个个弄得神倦力疲，兼之粮草久缺，大半要思献城投降，只有一个单雄信梗住不肯，坚守南门。

一日黄昏时候，只见金鼓喧阗，有队兵马来到了城边，高声喊道：“快快开城，我们是夏王差来的勇安公主在此。”城上兵士忙报知雄信。雄信到城隅上往外一望，见无数女兵尽打着夏国旗号，中间拥着金装玉堆的一位公主，手持方天画戟，坐在马上。雄信道是窦建德的女儿，一面差人去报知王世充，随领着防守的禁兵来开城迎接。岂知是柴绍夫妻，统了娘子军来到洛阳关，会了李靖，假装勇安公主来赚开城门。那些女兵，个个团牌砍刀，

刚进城来，早把四五个门军砍翻。郑兵喊道：“不好了，贼进来了！”雄信如飞挺槊来战，逢着屈突通、殷开山、寻相一千大将，团团把雄信围住。雄信犹力敌诸将。当不起团牌女兵，忘命的滚到马前，砍翻了坐骑，可怜天挺英雄，只得束手就缚。好笑那吃人的朱灿，被李靖杀败，逃到王世充处，以为长城之靠，不意城破，亦被擒拿。柴绍夫妻忙要进宫去杀王世充，只见王世充捧了舆图国玺，背剪着步出宫来。李靖分付诸将，将王世充家小宗族，尽行搜缉出来，上了囚车，一面晓谕安民。

正在忙乱之时，小校前来报道：“秦王已到了。”李靖诸将并许多百姓，扶老携幼，接入城去，竟到郑王殿中。李靖同诸将上前参谒。秦王对李靖道：“孤前往虎牢时，卿许灭夏之后，郑亦随亡，不意果然。”李靖道：“王世充这贼奸诡百出，防守甚严，幸亏柴郡主来哄开城门，世充方自绑来投献。”秦王笑对世充道：“你当初以童子待我，随你奸计多谋，怎出得我几个名将的牢笼？”王世充在囚车内答道：“罪臣久思臣服归唐，因诸将犹豫未决，又知殿下不在寨中。故此直至今日来投献，只求开恩免死。”秦王笑了一笑，即命诸将去检点仓库，开放狱囚，已往后宫，与柴绍夫妻相见，收拾珍玩。

时窦建德与代王琬、长孙安世三个囚车与王世充、朱灿的几个囚车，尚隔一箭之地，众军校见秦王与诸将散去，便将囚车骨碌碌的推来，聚在一处。王世充见了，扑簌簌落下泪来，叫道：“夏王，夏王，是寡人误了你了！”窦建德闭着双眼，只是不开口。旁边代王琬又叫道：“叔父，可怜怎生救我便好？”王世充看见，一发泪如泉涌，道：“侄儿，我若救得你，我先自救了。”指着身旁车内太子玄应道：“你不见兄弟也囚在此，我与你尚在一搭儿，

不知宫中婢娘与诸姊妹，更作何状貌哩！”说了不禁大哭不止。窦建德看见这般光景，不觉厌憎起来，大声叹道：“咳，我那里晓得你们这一班脓包坯子！若早得知，我也不来救援了。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能流芳百世，即当遗臭万年，何苦学那些妇人女子之行径，毫无丈夫气概！”对旁边的小校道：“你把我的车儿扯到那边去些，省得他们饶舌，有污我耳。”那些众百姓站在两旁看见，有的指道：“那个夏王，闻他在乐寿，极爱惜百姓，为人清正，比我们的郑王，好十万倍；那皇后更加贤明，勤劳治国。今不意为了郑王，把一个江山弄失了，岂不可惜！”众百姓多在那里指手划脚的议论不题。

且说秦叔宝随秦王回来，在第二队，见洛阳城已破，心上因记着单雄信，如飞抢进城来，只见王世充弟男子侄多在囚车中。郑国廷臣累累锁在那里，未有发放，独不见雄信。查问军士，说是见过了秦王，程爷押他往东去了。叔宝忙又寻到东街来，遇着了程知节手下一个小卒，叔宝叫住来问道：“你们老爷呢？”那小卒低低说：“同单二爷在土地庙里。”叔宝叫他领到庙中，只见程知节同单雄信相对坐在一间屋里，项上带着锁练。叔宝见了，上前相抱而哭。雄信说道：“秦大哥何必悲伤，弟前日闻秦王来讨郑时，弟已把死生置之度外，今为亡国俘虏，安望瓦全？但不知夏王何故败绩如此之速？”叔宝道：“单二哥怎说这话？我们一干兄弟，原拟患难相认，死生相共，不意魏公、伯当先亡，其余散在四方。止我数人，昔为二国，今作一家，岂有不相顾之理？况且以兄之才力，若肯为唐建功，即是佐命之人。”叔宝又把窦建德如何战败，如何被擒说了一遍。只见外边一人推门进来，雄信定睛一看，却是单全，便说道：“你不在家中照顾，到此何干？莫

非家中亦有人下来么？”单全道：“今早五更时分润甫爷到来，说是老爷的主意，将夫人小姐立逼着起身，说要送往秦太太处去。因此小的来问老爷，晓得秦爷已到，再问个确信。”雄信对秦、程二人道：“润甫兄弟，我久已不曾相会，这话从何说起？”程知节道：“贾润甫兄是个有心人。他既说要送到秦伯母处，谅无疏虞。”叔宝亦道：“贾兄是个义气的人，尊嫂与令媛必替兄安顿妥当，且莫愁烦。”雄信对单全道：“你还该赶上去照管家眷。我这里有两个小校在此。”叔宝亦道：“主管，省得你老爷牵挂，你去寻着贾爷，看个下落，这里我自然着人伺候。”说了，单全拭泪而去。早有四、五个军士捱进门来，却是秦叔宝的亲随内丁。叔宝问道：“寓所寻下了么？”内丁道：“就在北街沿河一个叛臣张金童家，程老爷的行李也发在一处。今保和殿上已在那里摆宴，只恐王爷就有旨来，传二位老爷去上席。”程知节道：“我们一搭儿寓，绝妙的了！”叔宝对雄信道：“此地住不得，屈二哥到我那里去。”雄信道：“弟今是犯人，理合在此，兄们请便。”程知节直喊起来道：“什么贵人、犯人，单二哥你是个豪杰，为甚把我两个当做外人看待！”忙把雄信项上练子除下来，付与小校拿着，叔宝双手挽着雄信出了庙门，回到下处，分付内丁好好伺候。

知节与叔宝到保和殿来，只见李靖在那处分拨将士，把守城门，分管街市，大悬榜文，禁止军士掳掠，违者立斩。

秦王着记室房玄龄进中书门下省收拾图籍制诰；萧禹、窦轨封仓库；所有金帛，嘱柴嗣昌、宇文士及验数颁赐有功及从征将士。李靖见叔宝、知节，便道：“秦王有旨，烦二位将军明早运回洛仓余米，轸恤城中百姓。”叔宝道：“洛仓粮米，只消出一晓谕，着耆老率领穷黎到洛赈济，何必又要运回？”便分付书办出

去写示。只见屈突通奔进来，向叔宝说道：“秦将军，单雄信在何处？秦王有旨，点诸犯入狱，发兵看守，独不见了雄信。”叔宝问：“旨在何处？”屈突通在袖中取出来，叔宝接过来看，上写道：“段远、隋国大臣，助王世充篡位弑君；朱灿残杀不辜，杀唐使命；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张金童、郭善才一干，暂将锁系下狱，点兵看守，俟带回长安，候旨定夺。”叔宝蹙着眉头，尚未回答，程知节道：“屈将军，单雄信是我们两个的好弟兄，在我们下处，不必叫他入狱中去，候到长安，交还你一个单雄信就是了。”时齐国远，李如珪、尤俊达多在那里看慰雄信，李如珪看这光景，不胜忿怒道：“我们众兄弟在这里血战成功，难道一个人也担当不起？”屈突通道：“我也是奉王命来查，既是众位将军担当，我何妨用情？”说完去了，不提那夜宴享功臣之事。

到了次日，秦王先打发柴郡主统领娘子军起身。齐国远、李如珪只得匆匆别了叔宝，知节亦归鄠县去了。其时恰好徐懋功从乐寿回来。见了秦王，问乐寿如何料理，懋功说：“臣到乐寿时，祭酒凌敬已缢死朝堂。曹后同宫女四人缢死宫中，其余嫔妃不过粗蠢妇女一二十而已。但不见了他的女儿。那老幼黎民闻了建德被擒，无不嗟叹，臣开仓赈恤，俱不忍来领。顷见臣禁约军士，秋毫无犯，尽愿存积粟以充军饷；因此远近仕宦无不参谒臣服。臣就其中择一老成持重的齐善行权为管摄，未知可合殿下之意？”秦王点头称善，命淮阳王道玄同宇文士及、大将屈突通权且镇守洛阳，谕将士收拾班师。

徐懋功听见单雄信在叔宝下处，忙来相会，对雄信道：“弟昨日自乐寿回来，途遇一友，说见贾润甫兄护送二哥的宝眷在那里，想必他知秦王之命，这一干人犯，总要到长安候旨发落，润

甫先将兄家眷送到秦伯母处，亦为妥当。弟恐路上阻碍，忙拨一差官并军校二十名，发行粮三百两，叫他们赶上，盘缠众人到都，兄可放心无忧。”雄信道：“弟闻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弟今日处此地位，亦无言可善，亦难鸣可哀，承诸兄庇覆雄信家室，弟虽死犹生也。”叔宝叫人去雇一乘驴轿，安放单雄信坐了，自同秦王收拾起身。正是：

横戈顿令烽烟熄，金铎频敲唱凯回。

不一日到了长安，报马早已报知唐帝。唐帝命大臣并西府未随征的官僚出郭迎接。只见一队队鼓吹旗枪，前面几对宣令官、旗牌官，押着王世充、窦建德、朱灿并擒来的将相大臣、宗姓子侄，暨隋家乘舆法物，都列在前面。秦王锦袍金甲，骑着敬德夺的那匹骏马，后边许多将士，全装贯甲，簇拥着进城。先到太庙里献了俘，然后入朝。唐帝御门，秦王与各将士以次朝见。秦王即进宫去见母后。唐帝出旨：天色已晚，各将士鞍马劳顿，着光禄寺在太和殿赐宴奖赆，夏、郑、朱等囚俘，俱着大理寺收狱候旨定夺。时单雄信也不得不随行向狱中去。刑部里发了一张单儿，差十来个校尉押着众囚犯，来到狱门首，大声喝道：“禁子们，走几个出来！照儿点了进去。此系两国叛犯，须用心看守着。”众禁子道：“晓得。”一个个点将进去，领到一个矮门里，却是三间不大明亮的污秽密室。雄信此时觉得有些烦闷起来。建德看那两旁，先有一二十个披枷带锁的囚徒，也有坐的，也有卧的，多是鸠形鹄面，似人似鬼的在那里。建德此时雄心早已消磨了一半，幸亏还遇着个单雄信是旧知己，聚在一处诉别离情。

忽见一个彪形大汉，在门首望着里边说道：“那个是夏王，那个是单将军？”建德尚未开口，雄信此时一肚子焦躁，没好气，只

道是就要叫他出去完局，便走近前来道：“我就是单雄信，待怎么样？”原来那个是禁子头儿，便道：“请二位爷出来。”建德同雄信只得走出来，那汉引到左首一间洁房里。里边床帐台椅，摆设停当。那汉道：“方才小的在大堂上打听，见发下票子，如飞要回来照管。因徐老爷与秦老爷传去分付，故此归迟。众弟兄们不知头脑，都一窝儿送到后边去。”随指着一张有铺陈的床儿说道：“这是王爷的。”指着一张没铺陈的床儿说道：“这是单爷的。那铺陈秦老爷即刻差人送进来。”窦建德道：“单爷是众位老爷分付，我却从未有好处到你，为甚承你这般照顾？”那禁子道：“王爷说那里话来，三日前就有一位孙老爷来，再三叮嘱小的，蒙他赐小的东西，说如王爷发下来，他也要进来看王爷，所以预先打扫这间屋儿，在这里伺候。”建德想道：“难道孙安祖逃了回去，又来不成？”忽听外边嘈嘈杂杂，六七个小校，扛进行李与一坛酒，食盒中放着肴馔，对众禁子道：“这是单老爷的铺陈并现成酒肴，众位老爷说有公干在身，不能够进来看单爷。禁子们，叫你们好生伺候着。”说完出去了。众禁子手忙脚乱，铺设安排停当。窦、单二人原是豪杰胸襟，且把大事丢开，相对谈心细酌。

且说窦后见秦王回来，心中甚喜，夜宴过已有二更时分，不觉睡去。梦见一尊金身的罗汉，对窦后稽首说道：“汝儿已归，我有个徒弟，承他带来，快叫他披剃了，交还与我。”说完不见了。窦后醒来，把梦中之事，述与唐帝听。唐帝道：“昨晚世民回来，未曾问他详细，且等明日进朝，问他便了。”窦后辗转不寐，听更筹已交五鼓，忍耐不住，便叫内监传懿旨，宣秦王进宫。

时秦王在西府梳洗过，将要进朝，见有内侍来宣，忙同进宫。朝见过了，窦后道：“你把出都收两国之事，细细述与做娘的知

道。”秦王就把差段懋去和朱灿，被朱烂醉烹了段懋，直至宣武陵射中野鸾，几被单雄信擒获，幸遇石室中圣僧唐三藏施显神通，隐庇赠偈，得尉迟恭赶到救出……窦后听了，点头道：“儿，怪道夜来圣僧托梦，原来有这段缘故。”秦王道：“母后梦境如何？”窦后就把梦中之事述了一遍，又道：“据为母的猜详起来，囚俘里面，毕竟有个好人在内。”对秦王道：“刚才儿说那唐三藏赠的偈，录出来待我详察一详察。”秦王写了出来，大家正在那里揣摩，只见宇文昭仪走到面前，诸妃中唯此女窦后欢喜他，见了便对昭仪说道：“正好，你是极敏慧的，必定揣摩得出。”窦后述了自己梦中之言，并秦王录出遇见圣僧赠偈四句与昭仪看。昭仪道：“第一句是明白的，隐着夏主的名字在内；第二句想必此人也是个孝子；只有第三句，解说不出；那第四句，显而易见，没甚难解。”窦后道：“为何显而易见？”昭仪道：“娘娘姓窦，今建德也姓窦，水源木本，概而推之，如同一体，是要赦窦建德之罪也。”窦后点头称是。秦王道：“窦建德是个了得的汉子，譬如猛虎，纵之则易，缚之甚难。今邀九庙之灵，一朝为我擒获，倘若赦之；又为我患奈何？”唐帝道：“如今且不必拘泥。朱灿残虐不仁，理宜斩首；提出王世充来，待朕审问他的臣下，或者有个孝子在内，也未可知的。”秦王就差校尉到狱中去，提斩犯一名朱灿立决，又提斩犯一名王世充面圣。

时建德与雄信都睡在床上，听更筹已尽，在那里闲话。忽听见甬道内有许多人脚步走动，到后边去敲门。一回儿又听得那屋里头的枷锁铁链，一齐震动起来。原来后牢房里的众囚徒听见此时下来提犯，不知是那一案，那一个，俱担着干系，所以唬得个个战栗起来，把枷锁弄得叮叮当当，好似许多上阵兵马甲冑穿

响。建德如飞起身往门缝里一张，只见七八个红衣雉尾的刽子手，先赤绑着一人前来，仔细一看，却是朱灿；随后又绑着一人来，乃是王世充。建德对雄信道：“单二哥，我们也要来了，起身了罢！”雄信道：“由他。”正说时，只听得有人来叩门叫道：“单爷，家中有人在这里。”雄信见说，如飞扒起身来开门，却是单全。单全见了家主，捧住了跪在膝前大哭，雄信也忍不住落下泪来，便道：“你不须啼哭，起来问你，奶奶、小姐在何处？”单全站起来，附雄信耳上说了几句，雄信点点头儿道：“我的事早已料定，你只照管奶奶与小姐，就是爱主的忠心。我这里各位老爷分付，你不须牵挂，你若在此，反乱我的心曲。”单全犹目依依不舍，只见禁子头儿推门进来，对着窦建德说道：“夏王爷，孙爷来了。”建德尚未开口，孙安祖已走到面前。大家见了，此时三个人抱住了大哭。建德问道：“卿已回乐寿，为何又来？”安祖向建德耳边唧唧啾啾的说了许多话，却又快活起来，建德便蹙着双眉道：“人活百年，总是要死，何苦费许多周折。卿还该同公主回去，安葬了曹后娘娘并殉难的诸枢。”安祖却不肯。

如今且不说孙安祖要守定窦建德，再说朱灿绑缚了出来，已去市曹斩首。王世充亦绑着进朝面圣。唐帝责他篡位弑君一段，世充奸猾异常，反将事体多推在臣子身上。唐帝又责负固抗拒，城破才降，世充叩头道：“臣固当诛，但秦殿下已许臣不死，还望天恩保全首领。”唐帝因秦王之意，将他贬为庶人，兄弟子侄都安置朔方，世充谢恩出朝。唐帝又差人去拿窦建德见驾，只见黄门官前来奏道：“有两个女子，绑缚衔刀，跪于朝门外，要进朝见陛下。”唐帝见说，以为奇怪，忙叫押进来。

不一时，只见两个女子，裂帛缠胸，青衣露体，两腕如玉，

雪白的赤绑着，口中多衔着明晃晃的利刀一把，跪在丹墀里头。唐帝望去，虽非绝色，觉得皆有一种英秀之气，光彩撩人。唐帝便有几分矜怜之意，就叫近侍：“去了那两女子口中的刀，扶他上殿来见朕。”内侍忙下去摘掉了刀，簇拥着上来，却又是两对窄窄金莲挺挺的走上殿来跪下。唐帝便问道：“你两个女子是何处人氏？为何事这个样子来见朕？”窦线娘道：“臣妾窦氏，系叛臣窦建德之女。因妾父建德罪犯天条，似难宽宥，妾愿以身代受典刑，故敢冒死上渎天威。”唐帝道：“窦建德岂无臣子子侄，要你这个琐琐裙钗来替他？”线娘道：“忠臣良将，俱已尽节捐躯，若说子侄，宗支衰落，妾父止生妾一人，罔极深恩，在所必报。况王世充篡位弑君，尚邀恩赦，臣妾父虽据国自守，然当年会讨宇文化及，首为炀帝发丧；前在黎阳军旅之间，又曾以陛下御弟神通并同安公主送还，较之世充，不亦远乎？倘皇恩浩荡，准臣妾所请，赦父之罪，加之妾身，是亦国法之不弛，而隆恩之普照，则妾虽死而犹生矣！”唐帝道：“你刚才说窦建德止生得你，那一个又是你何人？”线娘未及回答，木兰便道：“臣妾姓花，名木兰，系河北花弧之女。”便将刘武周出兵，代父从军，直至与窦线娘结义一段说将出来。唐帝见他两个言词朗朗，不胜赞叹道：“奇哉两孝女！圣僧所谓‘两好更难能’也。”正说时，只见两个内监走来，跪下奏道：“娘娘有旨，宣殿下进宫。”秦王只得起身进宫去了。

时窦建德久已拿进朝，跪在丹墀下，听那两个女子对答，唐帝叫上来说道：“你助党为虐，本该斩首。今因你女儿甘以身代，朕体上天好生之德，何忍加诛，连你之罪，法外宥汝。”就叫侍卫去了建德的锁链绑缚，又对他说道：“朕赦便赦了你，只是你

也是一个豪杰，若是朕赐你之爵，你曾南面称孤道寡，岂肯屈居下人？朕若废你为庶民，你怎肯忘却锦绣江山？免不得又希图妄想。”建德叩首道：“臣蒙陛下法外施仁，贷臣不死，已出望外，安敢又生他念？臣自被逮之后，名利之念，雪化冰消，臣今万幸再生，情愿披剃入山，焚修来世，报答皇恩，不敢再入尘网矣！”唐帝见说，喜道：“你肯做和尚，妙极。朕到替你觅一个法师在那里，叫你去做他的徒弟；但恐你此心不真耳！”窦建德叹道：“臣闻屠刀一掷，六根即净，观眼前孽镜，总是雨后空花，有甚不真？”唐帝道：“你此心既坚，替你改名巨德，着礼部给赐度牒，工部颁发衣帽，即于殿前替你剃度。”秦王自宫中出来奏道：“母后知建德肯回心向道，欢喜不胜，要两孝女进宫会一见，父皇以为可否？”唐帝就叫内侍领两个女子进宫朝见。

窦后见了，欢喜得紧，就叫宫奴把两副衣服赐线娘与木兰穿好，又赐锦墩，叫他们坐下，问他们年齿，二人回答明白。窦后又问：“线娘，曾适人否？”线娘羞涩未及回答。木兰代奏道：“已许配幽州总管罗艺之子罗成。”窦后道：“罗艺归唐，屡建奇功，圣上已封他为燕郡王，赐国姓，镇守幽州。闻他一个儿子英雄了得，你若嫁他，终身有托了。你既明孝义，我也姓窦，你也姓窦，我就把你算做侄女儿，愈觉有光。”窦线娘也不敢推却，只得下去谢恩。窦后又问木兰履历，木兰一一陈奏。窦后亦深加奖叹，便分付内侍，取内库银二千两，彩缎百端，赠线娘为奁资；又取银一千两，彩缎四十端，赠赐木兰为父母养老送终之费，差内监送归乡里。二女便谢恩出宫。

时窦建德刚落了发，改了僧装，身披锦绣袈裟，头戴毗卢帽，正要望帝拜辞。只见二女易服出来，后边许多内侍扛了彩缎库

银。来到殿廷，内监放下礼物，将宫中懿旨一一奏闻。二女又向唐帝谢恩。唐帝对建德道：“不意卿女许配罗艺之子，又为娘娘侄女，孝女得此快婿，卿可免内顾矣。”建德并未知此事，只道窦后懿旨赐婚赐物，谢恩出朝。唐帝又差官一员，赏银二千两，布帛一笥，送至榆窠断魂涧内，隐灵岩中圣僧唐三藏处。

建德出了朝门，只见早有一僧挑着行李在那里伺候。建德定睛一看，却是孙安祖。建德大骇道：“我是恐天子注意，削发避入空门，你为何也做此行径？”孙安祖道：“主公，当初好好住在二贤庄，是我孙安祖劝主公出来起义，今事不成，自然也要在一处焚修。若说盛衰易志，非世之好男子也。”建德又对线娘道：“你既以身许事罗郎，又沐娘娘隆宠，嗣为侄女，终身有赖了。自今以后，你是干你的事，我是干我的事，不必留恋着我了。”线娘必要送父到山中去，那内监道：“咱们是奉娘娘懿旨，送公主到乐寿去，和尚自有官儿们奉陪，不消公主费心。”线娘没奈何，只得同出长安，大哭一场，分路而行。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词曰：

生离死别，甚来由，这般收煞。难忍处，热油灌顶，阴凤魄。天涯芳草尽成愁，关山明月徒存泣。叹金兰割股啖知心，情方毕。秦与晋，堪为匹。郑与楚，曾为敌。看他假假真真，寻寻觅觅。玉案琼珠在手，香山丹桂犹含色。漫驱驰寻访着郊原，朝金阙。

右调《满江红》

天地间是真似假，是假似真，往往有同胞兄弟，或因财帛上起见，或听妻妾挑唆，随你绝好兄弟，弄得情离心违。到是那班有义气的朋友，虽然是姓名不同，家乡各别，尽有可以托妻寄子，在情谊上赛过骨肉。所以当初管、鲍分金，桃园结义，千古传为美谈。

如今却说唐帝发放了窦建德，随将王世充一干臣下段达、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张金童、郭善才，着刑部派官押赴市曹斩决。时徐懋功、秦叔宝、程知节三人晓得了旨意，知秦王已出朝堂，如飞赶到西府来，要见秦王。

秦王出来，大家参拜过了，叔宝道：“末将等启上殿下：郑将单雄信，武艺出秦琼之上，尽堪驱使。前日不度天命，在宣武陵有犯大驾，今被擒拿，末将等俱与他有生死之交，立誓患难相救。今恳求殿下，开一生路，使他与末将一齐报效。”秦王道：

“前日宣武陵之事，臣各为主，我也不责备他。但此人心怀反覆，轻于去就，今虽投服，后必叛乱，不得不除。”程知节道：“殿下若疑他后有异心，小将等情愿将三家家口保他，他如谋逆，一起连坐。”秦王道：“军令已出，不可有违。”徐懋功道：“殿下招降纳叛，如小将辈俱自异国得侍左右，今日杀雄信，谁复有来降者？且春生秋杀，俱是殿下，可杀则杀，可生则生，何必拘执？”秦王道：“雄信必不为我用，断不可留，譬如猛虎在柙，不为驱除，待其咆哮，悔亦何及？”三将叩头哀求，愿纳还三人官诰，以赎其死。叔宝涕泣如雨，愿以身代死。秦王心中不说出，终究为宣武陵之事不快在心，道：“诸将军所请，终是私情，我这个国法，在所不废。既是恁说，传旨段达等都赴市曹斩首号令，其单雄信尸首听其收葬，家属免行流徙，余俱流岭外。”三人只得谢恩出府。徐懋功道：“叔宝兄，单二哥家眷是在尊府，兄作速回家，分付家里人不可走漏消息；烦老伯母与尊嫂窝伴着他，省得他晓得了寻死觅活。弟再去寻徐义扶，求他令媛惠妃，或者有回天之力，也未可知。知节兄，你去备一桌菜，一坛酒，到狱中去，先与雄信盘桓起来。我与叔宝就到狱中来了。”

却说单雄信在狱中见拿了王世充等去，雄信已知自己犯了死着，且放下愁烦，由他怎样摆布。只见知节叫人扛了酒肴进来，心中早料着三、四分了。知节让雄信坐了，便道：“昨晚弟同秦大哥就要来看二哥，因不得闲，故没有来。”雄信道：“弟夜来到亏窦建德在此叙谈。”知节叹道：“弟思想起来，反不如在山东时与众兄弟时常相聚，欢呼畅饮，此身到可由得自主。如今弄得几个弟兄七零八落，动不动朝廷的法度，好和歹皇家的律令，岂不闷人！”说了看着雄信，蓦地里落下泪来。此时雄信早已料着五

六分了，总不开口，只顾吃酒。

忽见秦叔宝亦走进来，说道：“程兄弟，我叫你先进来劝单二哥一杯酒，为甚默坐在此？”雄信道：“二兄俱有公务在身，何苦又进来看弟？”叔宝道：“二哥说甚话来，人生在世，相逢一刻也是难的。兄的事只恨弟辈难以身代，荷可替得，何惜此生。”说了，满满的斟上一大杯酒奉与雄信。叔宝眼眶里要落下泪来，雄信早已料着七八分了。

又见徐懋功喘吁吁的走进来坐下，知节对懋功道：“如何？”懋功摇摇头，忙起身敬二大杯酒与雄信。听得外边许多淅淅索索的人走出去，意中早已料着十分，便掀髯大笑道：“既承三位兄长的美情，取大碗来，待弟吃三大碗，兄们也饮三大杯。今日与兄们吃酒，明日要寻玄邃、伯当兄吃酒了！”叔宝道：“二哥说甚话来？”雄信道：“三兄不必瞒我，小弟的事早料定犯了死着。三兄看弟岂是个怕死的！自那日出二贤庄，首领已不望生全的了。”叔宝三人，一杯酒犹哽咽咽不下去，雄信已吃了四五碗了。

此时众禁子多捱进门来，站在面前，门首又有几个红头包巾的人在那里探望。雄信对两旁禁子道：“你们多是要伺候我的？”众禁子齐跪下道：“是。”雄信便道：“三兄去干你的事，我自干我的事罢！”叔宝与懋功、知节俱皆大恸起来。雄信止住道：“大丈夫视死如归，三兄不必作此儿女之态，贻笑于人。”叔宝叫那刽子手进来，分付道：“单爷不比别个，你们好好服事他。”众刽子齐声应道：“晓得。”懋功道：“叔宝兄，我们先到那里，叫他们铺设停当。”叔宝道：“有理。”知节道：“你二兄先去，弟同二哥来。”懋功与叔宝洒泪先出了狱门，上马来到法场；只见那段达等一千人犯，早已斩首，尸骸横地。两个卷棚，一个结采的，

一个却是不结采的。那结采的里边钻出个监刑官儿来相见了。懋功叫手下拣一个洁净的所在。叔宝叫人去取当时叔宝在潞州雄信赠他那用铺陈，铺设在地。

时秦太夫人与媳张氏夫人，因单全走了消息，爱莲小姐在家寻死觅活，要见父亲一面。太夫人放心不下，只得同张夫人陪着雄信家眷前来。叔宝就安顿他们在卷棚内。只见雄信也不绑缚，携着程知节的手，大踏步前来。一边在棚内放声大哭，徐懋功捧住在法场上大哭。秦太夫人叫人去请叔宝、知节过来说道：“单员外这一个有恩有义的，不意今日到这个地位，老身意欲到他跟前去拜他一拜，也见我们虽是女流，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叔宝道：“母亲年高的人，到来一送，已见情了。岂可到他跟前，见此光景？”秦母道：“你当初在潞州时，一场大病，又遭官事，若无单员外周旋，怎有今日？”知节道：“叔宝兄，既是伯母要如此，各人自尽其心。”如飞与雄信说了。秦太夫人与张氏夫人、雄信家眷，一总出来。叔宝扶了母亲，来到雄信跟前，垂泪说道：“单员外，你是个有恩有义的人，惟望你早早升天。”说了，即同张氏夫人跪将下去。雄信也忙跪下，爱莲女儿旁边还礼。拜完了，爱莲与母亲走上前，捧住了父亲，哭得一个天昏地惨。此时不要说秦、程、徐三人大恸，连那看的百姓、军校无不堕泪。雄信道：“秦大哥，烦你去请伯母与尊嫂同残荆小女回寓罢，省得在此乱我的方寸。”太夫人听见，忙叫四、五个跟随妇女，簇拥着单夫人与爱莲小姐，生巴巴将他拉上车儿回去了。

叔宝叫众人抬过火盆来，各人身边取出佩刀，轮流把自己股上肉割下来，在火上炙熟了，递与雄信吃，道：“弟兄们誓同生死，今日不能相从，倘异日食言，不能照顾兄的家属，当如此肉，

为人炮炙屠割。”雄信不辞，多接来吃了。秦叔宝垂泪叫道：“二哥，省得你放心不下，”叫怀玉儿子过来道。“你拜了岳父。”怀玉谨遵父命，恭恭敬敬朝着单雄信拜了四拜。雄信把眼睁了几睁，哈哈大笑道：“快哉，真吾佳婿也！吾去了，你们快动手！”便引颈受刑，众人又大哭起来。

只见人丛里钻出一人，蓬头垢面，捧着尸首大哭大喊道：“老爷慢去，我单全来送老爷了！”便向腰间取出一把刀，向项下自刎。幸亏程知节看见，如飞上前夺住，不曾伤损。徐懋功道：“你这个主管，何苦如此！还有许多殡葬大事，要你去做的，何必行此短见。”叔宝叫军校窝伴着他。

雄信首级，秦王已许不行号令，用线缝在颈上，抬棺木来，用冠带殡葬。正着人抬至城外寺中停泊，只见魏玄成、尤俊达、连巨真、罗士信同李玄邃的儿子启心，都来送殡；王伯当的妻子也差人来送纸。大家却又是一番伤感，然后簇拥丧车，齐到城外寺中安顿好了，徐懋功发军校二十名看守，大家回寓。可怜：

秦王虽说得中原，曾不推恩救命根。

四海英雄谁做主？千行血泪慰孤魂。

今说窦线娘哭别了父亲，同花木兰归到乐寿。署印刺史齐善行闻报，已知建德赦罪为僧，公主又蒙皇后认为侄女，差内监送来，到是热热闹闹，免得出郭迎接。幸喜徐懋功单收拾了夏国图籍国宝，寝宫中叫那一、二十个老宫奴封锁看守，尚未有动。窦线娘到了宫中，见了曹后的灵柩，并四个宫奴的棺木，又是一番大恸。

齐善行进朝参见了，把徐懋功要他权管乐寿之事，他又荐魏公旧臣贾润甫有才，“不意懋功会访，润甫又避去，因此不得已，

臣权为管摄这几时。今正好公主到来，另择良臣，实授其任，臣便告退。”窦线娘道：“徐军师是见识高广的，毕竟知卿之贤，故尔付托。况此地久已归唐，黜陟我安得而主之？卿做去便了，不必推辞。但皇后灵柩停在宫中，不是了局，卿可为我觅一善地，安葬了便好。”齐善行道：“乐寿地方土卑地湿。闻得杨公义臣葬于雷夏，那边高山峻岭，泥土丰厚，相去甚近，两三日可到，未知公主意下如何？”窦线娘道：“杨义臣生时，父皇实为契爱。若得彼地营葬甚妙，卿可为我访之，我这里厚价买他的便了。”线娘手下那些训练的女兵，原是个个有对头的，当其失国之时，俱四散逃去，今闻公主回来，又都来归附。线娘择其老成持重的收之，余尽遣去。

不多几日，齐善行差人到雷夏泽中，觅了一块善地。窦线娘到那里去起造一所大坟墓来，旁边又造了几带房屋，自己披麻执杖，葬了曹后，一家多迁到墓旁住了。即便做一道谢表，打发内监覆旨。

花木兰亦因出外日久，牵挂父母，要辞线娘回去。线娘不肯放他，因他是个孝女，不好勉强，只得差两名寡妇女兵，一个是金氏名铃，一个是吴氏名良，赠了他些盘费，叫木兰连父母，都迁到雷夏泽中来同居。临行时线娘又将书一封付与木兰道：“河北与幽州地方相近，此书烦贤妹寄与燕郡王之子罗郎。贤妹要他自出来，觐面见了，然后将书付他。倘若门上拒阻，有他当年赠我的没镞箭在此，带去叫他们上传达，罗郎自然出来见妹。”说罢，止不住数行珠泪。木兰道：“姊姊分付，妾岂敢有负尊命？是必取一个好音来回覆。”即便收拾好书信并那枝箭，连两个女兵都改了男装起行。窦线娘直送到二、三里外，又叮咛了一番，洒

泪分手。

木兰等晓行夜宿，不觉已到河北地方，细认门栏，已非昔时光景。有几个老邻走来，一看是花木兰，前日改装代父从军的，便道：“花姑娘，出去了这好几时，今日才回来。”扯到家里，木兰细问老邻，方知父亲已死，母亲已改嫁姓魏的人，住在前村，务农为活。木兰听了心伤，不觉泪如雨下，谢了邻里，如飞赶到前村。

恰好其母袁氏在井边汲水，木兰仔细一看，认得是自己母亲，忙叫道：“娘，我木兰回来了。”其母把眼一擦，见果是自己女儿，忙执手拖到家里去。母女姊妹拜见了，哭作一团。其时又兰年已十八，长成得好一个女子。其母将他父亲染病身死，以及改嫁一段，诉说了一遍。继父同天郎回来相见了，姊妹三个各诉衷肠，哭了一夜。次日木兰到父亲坟上去哭奠了。

过了几日，正要收拾往幽州去。不意曷裘那可汗闻知，感木兰前日解围之功，又爱木兰的姿色，差人要选入宫中去。木兰闻之，惊惶无主，夜间对又兰道：“我的衷肠事，细细与你说明。入宫之事，未知可能解脱，倘必不能，窦公主之托，我此生决不肯负。须烦贤妹像我一般，改装了往幽州走遭，停当了窦公主的姻缘，我死亦瞑目。”又兰道：“我从没有出门，恐怕去不得。”木兰道：“我看你这个光景，尽可去得，断不负我所托。”随把线娘的书与箭并盘缠银五十两交付明白。原来又兰到识得几个字，忙替他收藏好了。木兰又叫两个女兵，分付金铃，随又兰到幽州去。

到了明日，只见许多车骑仪从到门，其母因木兰归来不多几日，哭哭啼啼，不舍他入宫去。那木兰毫无难色，梳妆已毕，走出来对那些来人说道：“狼主之命，我们民户人家，怎敢有违？但

要载我到父亲坟上去拜别了，然后随你入宫。”那些仪从应允，木兰上了车子，叫吴良跟了父母，俱送至坟头。木兰对了荒坟拜了四拜，大哭一场，便自刎而死。差人慌忙回去覆旨，曷娑那可汗闻知，深为叹息。吴良也先回去见窦公主不题。木兰父母把他殓殓了，就葬于父旁。

又兰见阿姐回来，指望姊妹同住，做一番事业，不想狼主要娶他去，逼他这个结局。“倘或曷娑那可汗晓得他尚有妹子，也要娶起我来，难道我也学他轻生？到不如往幽州去，替窦公主干下这段姻事，或者我有出头的好日子得来，亦未可知。”主意已定，悄悄的对金铃说明，收拾了包裹，不通父母得知，两个妇女竟似走差打扮。又兰写几个字放在房中。四更时出门上路，天明落了客店，雇了牲口，一直到了幽州。

又兰进城寻了下处，问了店主人家燕郡王的衙门。又兰改了书生打扮，便同了金铃到王府门首来访问。那燕郡王做官清正，纪律严明，府门首整饬肃清，并不喧杂，凡投递文书柬帖的官吏，无不细细盘驳。金铃到底是随公主走过道路的，便与又兰商议道：“俺家公主这封书，不比寻常书札，不知里边写些什么在上，倘若混帐投下，那些官吏不知头脑，总递进去，燕郡王拆开一看，喜怒不测起来，如何是好？当初大姑娘在我那里起身时，公主原叫他把书靛面付与罗小将军，如今到此岂可胡乱投递。”又兰道：“据你说起来，怎能个见小将军之面？”金铃道：“不难，二姑娘你坐在对门茶坊里，俺在这里守一个知事的人出来托他，事方万全。”

又兰到对门茶肆中坐了半晌，只见金铃进来说道：“二爷，方爷来了。”又兰看那人好似旗牌模样，忙起身来相见了坐定。又

兰便问道：“亲翁上姓大名？”那人道：“学生姓方，字杏园，请问足下有何事见教？”又兰道：“话便有一句，请兄坐了。看酒来！”走堂的见说，如飞摆上酒肴。方杏园道：“亲翁有甚事，须见教明白，方好领情。”又兰一面斟酒，随即说道：“弟向年在河北，与王府小将军曾有一面，因有一件要紧物件，寄在敝友处，今此友托弟来送还小将军，未知小将军可能一见否？”方杏国道：“小将军除非是出猎打围赴宴，王爷方放出府，不然怎能个出来相见？或者有甚书札，待弟持去，付与小将军的亲随管家，传进里边，自然旨意出来。”又兰道：“书是必要靛面送的，除非是取那信物，烦兄传递了进去，小将军便知分晓。”方杏园道：“既如此，快取出来。弟还有勾当，恐怕里面传唤。”又兰忙向金铃身边，取出那枝没镞箭，递与方杏园。方杏园接来一看，却是一个绣囊，放着枝箭在内，取出一看，见有小将军的名字在上，不敢怠慢，忙出了店门。

进府去，走不多几步路，遇着公子身边一个得意的内丁叫做潘美，向他说了来因。潘美道：“你住着，候我回音。”把锦囊藏在衣襟里，到书房中。

罗公子自写书付与齐国远去寄与叙宝后，杳无音耗，心中时刻挂念，见潘美持箭进来说了缘故，不胜骇异，便问：“如今来人在何处？”潘美道：“方旗牌说，在府前对门茶坊里，还有书要递与公子的。”罗公子低头想了一想，便向潘美耳边说了几句。潘美出来，对方旗牌道：“公子说，叫你引那来人在东门外伺候着，公子就出来打围了。”方旗牌如飞赶到茶坊里来与又兰说了，又兰便向柜上算还了帐。三人大家站在府门首看，只见一队人马，拥出府门。公子珠冠扎额，金带紫袍，骑着高头骏马，又兰心中

想道：“这一个美貌英雄，怎不教窦公主想他？”也就在道旁雇了脚力，尾在后边。

罗公子原不要打围，因要见寄书人，故出城来，只在近处拣个山头占了，分付手下各自去纵鹰放犬，叫潘美请那个寄书人过来。公子见是一个美貌书生，忙下坐来相见。分宾主坐定，花又兰在靴子里取出书来，送与罗公子。公子接来一看，见红签上一行字道：“此信烦寄至燕郡王府中，罗小将军亲手开拆。”公子见眼前内丁甚多，不好意思，忙把书付与潘美收藏，便问：“吾兄尊姓？”又兰道：“小弟姓花，字又兰。”公子又道：“兄因甚与公主相知？”又兰答道：“与公主相知者非弟，乃先姊也。”就把曷娑那可汗起兵一段，直至与公主结义，细述出来。只见家将们多到，花又兰便缩住了口。公子问道：“尊寓今在何处？”金铃在后答道：“就在宪辕东首直街上张老二家。”公子道：“今日屈兄暂进敝府中去叙谈一宵，明早送兄归寓。”又兰再四推辞。公子道：“弟尚有许多衷曲问兄，兄不必固辞。”对潘美道：“分付方旗牌，叫他到花爷寓所去，说花爷已留进府中，一应行李，着店家好生看守，毋得有误。”说了，携了又兰的手起身，叫家将取一匹马与又兰骑了。潘美却同金铃骑了一匹马，大家一同进城。到了王府中，公子叫潘美领又兰、金铃两个到内书房去安顿好了。那内书房一共是三间，左边一间是公子的卧室，右边一间设过客的卧具在内。

公子向内宫来，罗太夫人对公子说道：“孩儿，你前日说那窦建德的女儿，到是有胆有智的。刚才你父亲说京报上，窦建德本该斩首，因其女线娘不避斧钺，愿以身代父行刑，故此朝廷将建德赦了，建德自愿削发为僧。其女线娘，太后娘娘认为侄女，

又赐了许多金帛，差内监两名送还乡里，如此说起来，竟是个大孝之女。昔为敌国，今作一家。你父亲说，趁今要差官去进贺表，便道即娶他来，与你成婚，也完了我两个老夫妇身上的事。”公子道：“刚才孩儿出城打猎，正遇一个乐寿来的人，孩儿细问他，方知是窦公主烦他来要下书与我的。”罗太夫人问道：“如今人在何处？”公子说：“人便孩儿留他在外书房，书付与潘美收着。”罗太夫人随叫左右向潘美取书进来。母子二人当时拆开一看，却是一幅鸾笺，上写道：

阵间话别，言犹在耳；马上订盟，君岂忘心？虽寒暑屡易，盛衰转丸；而泪沾襟袖。至今如昔也。但恨国破家亡，氤氲使已作故人，妾茕茕一身，宛如萍梗。谅郎君青年伟器，镇国令嗣，断不愿以齐大非耦，而以邹楚为匹也，云泥之别，莫问旧题，原赠附壁，非妾食言，亦盖镜之缘慳耳。衷肠托义妹备陈，临楮无任依依。

亡国难女窦氏线娘泣具

罗公子只道书中要他去成就姻眷，岂知到是绝婚的一幅书，不觉大恸起来，做出小孩子家身分，倒在罗老夫人怀里哭过不止。老夫人只生此子，把他爱过珍宝，见此光景，忙抱住了叫道：“孩儿你莫哭，那做媒的是何人？”公子带泪答道：“就是父亲的好友，义臣杨老将军。建德平昔最重他的人品，他叫孩儿去求他。几年来因四方多事，孩儿不曾去求他，那杨公又音信杳然，故此把这书来回绝孩儿，这是孩儿负他，非他负孩儿也。”说罢又哭起来，只见罗公进来问道：“为什么缘故？”老夫人把公子始初与窦线娘定婚，并今央人寄书来，细细说了一遍，就取案上的来书与罗公看了。罗公笑道：“痴儿，此事何难？目下正要差人去进

朝廷的贺表，待你为父的将你定婚始末，再附一道表章，皇后既认为侄女，决不肯令其许配庸人。天子见此表章必然欢喜。赐你为婚，那怕此女不肯，何必预为愁泣？但不知书中所云义妹备陈，为何如今来的反是一个男子？”公子见父母如此说，心上即便喜欢，忙答道：“这个孩儿还没有问他细情。”

那夜公子治酒在花厅上，又兰把线娘之事重新说起，说到窦公主如何要代父受刑，公子便惨然泪下；说到太后收进宫去，认为侄女，却又喜欢起来；说到迁居宁墓，却又悲伤。直至阿姊回来，曷娑那可汗要选他入宫，自刎于墓前，公子不觉击发叹道：“奇哉，令姊木兰也！我恨不能见其生前一面耳。”直说到更余，方大家安寝。

次日，又兰等公子出来，便道：“公主回书，还是付与小弟持去，还是公子到乐寿去回覆？弟今别了，好在寓中候旨。”公子道：“兄说那里话，公主的来书，家严昨已看过，即日就要差官进表到都，许弟同往。兄住在此间同到乐寿，烦兄作一冰人，成其美事，有何不可？”又兰道：“小弟行李都在店中。”公子执着又兰的手道：“行李已着人叫店家收好。”断不肯放。谁知金铃到看中意了潘美正在力壮勇猛之时，又兰亦见公子翩翩年少，毫无赳赳之气，心中到割舍不下。金铃便道：“二爷，既是大爷恁说，我去取了行李来何如？”公子道：“你这管家到知事。”叫左右随了金铃去。公子与又兰时刻相对，竟话得投机。大凡大家举动，尚不能个便捷，何况王家侯府？却又要作表章，撰疏稿，委官点差，倏忽四五日。

一夜，罗公子因起身得早，恐怕惊动了又兰，轻轻开门出去，只听得潘美和金铃在厢房内唧唧啾啾，似有欢笑之声。公子惊

疑，便站定了脚，侧耳而听。听得潘美口中说道：“你这样有趣，待我对大爷说明，替你家二爷讨来，做个长久夫妻。”金铃道：“扯淡，我是公主差我送他阿姊到家来的，又不是他家的人，你要我跟随了你，总由我主。”潘美道：“倘然我们大爷晓得你二爷是个女子，只怕亦未必肯放过。”金铃道：“晓得了，止不过也像我与你两个这等快活罢了。”正是隔舍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公子听得仔细，即心中转道：“奇怪，难道他主仆多是女人？”忙到内宫去问了安。出来恰好撞见潘美，公子叫他到僻静所在，穷究起来，方知都是女子。公子大喜。

夜间陪饮，说说笑笑，比前夜更觉有兴。指望灌醉了又兰，验其是非。当不起又兰立定主意不饮。公子自己开怀畅饮了几杯，大家起身，着从人收拾了杯盘，假装醉态，把手搭在又兰肩上道：“花兄，小弟今夜醉了，要与兄同榻，弟还有心话要请教。”又兰道：“有话请兄明日赐教，弟生平不喜与人同榻。”公子笑道：“难道日后娶尊嫂也要推却？”又兰亦笑道：“兄若是女子，弟就不辞了。”公子又笑道：“若兄果是个男子，弟亦不想同榻了。”又兰听了这句话，心上吃了一惊，一回儿脸上桃花瓣瓣红映出来。公子看了，愈觉可爱，见伺候的多不在眼前，把门忙闭上，走近前捧住又兰道：“我罗成几世上修，今日得逢贤妹。”又兰双手握住了道：“兄何狂醉若此，请尊重些。”公子道：“尊使与小童都递了口供认状，卿还要赖到那里去？”又兰正色道：“君请坐了，待我说来，若说得不是，凭君所欲。”公子只得放手。

两个并肩坐下。又兰道：“妾虽茅茨下贱，僻处荒隅，然愚姊妹颇明礼义，深慕志行。今日不顾羞耻，跋涉关山而来者，一来要完先姊的遗言，二来要成全奚公主与君百年姻眷，非自图欢

乐也。今见郎君年少英雄，才兼文武，妾实敬爱，但男女之欲，还须以礼以正，方使神人共钦，若勒逼着一时苟合，与强梁何异？”公子听了大笑道：“卿何处学这些迂腐之谈？从古以来，月下佳期，桑间偶合，人人以为美谈。请问卿为男子，当此佳丽在前，能忍之乎？”又兰道：“大丈夫能忍人所不能忍，方为豪杰。君但知濮上桑间，此辈贪淫之徒，独不记柳下惠之坐怀，秦君昭之同宿，始终不乱，乃称厚德。妾承君不弃，援手促膝者四五日矣，妾终身断不敢更事他人，求郎君放妾到乐寿，见了窦公主一面，明白了先姊与妾身的心迹，使日后同事君家，亦有光彩。今且权忍几时，候与君同上长安，那时凭君去取何如？若今如此，决难从命。”公子见他言词侃侃，料难成事，便道：“既是贤妹如此说，小生亦不敢相犯，但求如秦君昭足矣。不然，何以为情？”又兰叹道：“总是来的不是。”便同上床，不脱里衣，惟相偎相抱而已。

过了几日，罗公将表章奏疏弥封停当，便委刺史张公谨，托他照管公子，又差游击、守备二人，尉迟南、尉迟北陪伴公子上路。公子拜别了父母，即同又兰等一行带领人马，出离了幽州，往长安进发。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窦线娘飞章弄美

词曰：

晓风残月，为他人驱驰南北，忍着清贞空偎贴。情言心语，两两低低说。沉醉海棠方见切，惊看彼此真难得。封章直上九重阙，甘心退逊，香透梅花峡。

右调《一斛珠》。

世间尽有做不来的事体，独情深义至之人，不论男女，偏做得来；人到极难容忍的地位，惟情深义至之人，不论男女偏能谨守。为什么缘故？情深好义者，明心见性，至公无私，所以守经从权，事事合宜，不似庸愚只顾眼前，不思日后。

今说罗成同花又兰、张公谨、尉迟南、尉迟北一行人，出了幽州地方，花又兰在路与罗公子私议道：“郎君还是先到雷夏窦后墓所，还是竟到长安？”罗公子道：“我意竟到长安上疏后，待旨意下来，然后到雷夏去岂不是好。”又兰道：“不是这等说。窦公主是个有心人，当初与君马上定姻之时，原非易许，以后四方多事，君无暇去寻媒践盟，彼亦未必怪君情薄。不意国破家亡，上无父母之命，下无媒约之言，还是叫他俯就君家好，还是叫他无媒苟合好？是以写札，托先姊面达，以探君家之意，返箭以窥君家之志。以情揆之，是郎君之薄情，非公主之负心也。今漫然以御旨邀婚，是非使彼感君之恩，益增彼之怒，挟势掠情之举，不要说公主所不愿，即贱妾草茅亦所不甘也。郎君乃钟情之人，

何虑不及此？”说到这个地位，罗公子止不住落下泪来，双手执住又兰的手道：“然则贤卿何以教我？”又兰道：“依妾愚见，今该先以吊丧为名，一以看彼之举动，一以探彼之志行。畴昔知己几年阔别，尚思渴欲一见，何况郎君之意中人乎？倘彼言词推托，力不可回，然后以纶音加之，使彼知郎君之不得已，感君之心，是必强而后可。”公子听了说道：“贤卿之心，可谓曲尽人情矣！”即分付张公谨等竟向乐寿进发不题。

再说窦线娘自从闻花木兰刎死之后，鸿稀雁绝，灯前月下，虽自偷泣，亦只付之无可如何；幸有邻居袁紫烟与杨小夫人母子时常闲话，连女贞庵中狄、秦、夏、李四位夫人，闻线娘是个大孝女子，亦因紫烟心交，也常过来叙谈，稍解岑寂。线娘又把窦太后赠的奁资，营葬费了些，剩下的多托贾润甫就在附近买了几亩祭田，叫旧时军卒耕种。家政肃清，阖人三尺之童不敢放入。

一日与袁紫烟在室中闲话，只见一个军丁打扮掀幕进来，袁紫烟吃了一惊，公主定睛一看，见是金铃，便道：“好呀，你回来了，为甚么花姑娘这样变故？你同何人到来？”金铃跪下去叩了一叩，起来说道：“前日吴良起身回来之时，奴妇已同花二娘一般改装了，到幽州罗小将军处，见了书札信物，悲痛不胜，就款留二姑娘进府，住在书房室中半月。幸喜罗郡王晓得公子与公主联姻，趁着差官贡表进京，便打发公子一同来，经过乐寿，刺史齐善行晓得了，接入城去，明日必到墓所来吊唁娘娘并求完姻的意思。今花二姑娘现在门首，他是个有才干的女子，公主还该优礼待他，去迎他进来，便知详细。”

公主听了，三四个宫女跟了出来。金铃如飞到门首，引花又兰到草堂中。公主举眼望去，面貌装束竟像当年罗成在身上的光

景，心中老大狐疑；及至走近身前，见其眉儿曲曲，眼儿鲜鲜，方知非是，乃一个俊俏佳人。又兰见了公主，便要行礼，公主笑道：“既承贤姐姐不弃光降，请到室中换了妆，然后好相见。”就同进里边来，叫宫奴簇拥又兰到偏室中去，将一套新鲜色衣与他换了出来。公主看时，却比其姊更觉秀美，便指着袁紫烟对花又兰道：“此是隋朝袁夫人，与妾结义过的。当年木兰令姊到来，安曾与他结为异姓姊妹，二姐姐如不弃，续令先姊之盟，闺中知己，常相聚首，未识二姐姐以为可否？”花又兰道：“公主所论，实切愿怀；但恐蒲柳之质，难与国英雁行。”公主道：“说甚话来！”便叫左右铺毡，袁夫人年纪居长，公主次之，又兰第三，大家拜了四拜，自后俱姊妹称呼，宫奴就请入席饮酒。

线娘便道：“前日吴良回来报说令姊惨变，使妾心胆俱裂，可惜好个孝义之女，捐躯成志，真古今罕有；但贤妹素昧平生，何敢又劳枉驾去见罗郎？”又兰道：“愚姊妹虽属女流，颇重然诺。先姊领姐姐之托，变出意外，妹亦遵先姊之命，安敢惮劳，有负姐姐之意？幸喜罗公子天性钟情，一见姐姐信物手书，涕泗捧读，不忍释手，花前月下，刻不忘情。所以燕郡王知他之意，趁差官赍表朝贺，并遣公子前来求亲。”线娘总是默默不语。袁紫烟道：“这段姻缘，真是女中丈夫恰配着人中龙虎；况罗郎来俯就，妾妹该速允从。”线娘笑道：“且待送姐姐出阁后，愚妹自有定局。”紫烟道：“是何言欤？妾若非太仆遗言，孤嫠失恃，不遇徐郎再四强求，妾亦甘心守志，安敢复有他望？”线娘道：“若说守志二字，实惬素怀，姊从其权，妾守其经，事无不可。”又微哂道：“但可惜花二妹一片热肠，驰驱南北，付之东流而已。”又兰听说，心中想道：“看看说到我身上来了，殊不知我与罗郎虽同床共寝

两月，而此身从未沾染，此心可对天日。”便道：“窦姐姐所云守志固妙，惟在难守之中而坚守之，方可云志。”又兰原是好量，因向来与罗公子共处，恐酒后被他点污，假说天性不饮。今到此地，尽是女流，竟安心乐意，”便开怀畅饮，不觉酩酊，伏在案上。紫烟即便告别归家。线娘竟叫侍女扶又兰到自己床上睡。

线娘随叫那金铃过来盘问，金铃道：“小将军起初不知，后来风声有些走露，就有捉弄花姑娘的意思。听见着实哀求，花姑娘指天发誓，立志不从，听见他说，‘待奴见过窦公主之后，明了心迹，公主成了花烛，然后从君之愿。’如此说的，不知后边可曾着体。”线娘心中想道：岂有此理！千古以来，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怀不乱，鲁男子即不及也。安有艳女美男，移干柴以近烈火而竟不燃？我不信也。进房来，移灯看花又兰时，只见玉山醉倒，云护香封，真令人可爱。便向镜台上卸了妆，上床脱去里衣。细细替又兰去了外衣，见他睡思正浓，便大着胆将手探其下体，果然豆蕴含葩，花房蕊裹；不胜浩叹道：“奇哉，罗郎真君子也，又兰真义女也！我窦氏设身处地，恐未能如此。彼既以守身让我，我当以罗郎报之，全其双美。趁罗郎本章未到，先将衷曲奏明皇后，皇后是必鉴我之心矣！”忙起身在灯下草就奏章，叫女书记写好封固，又写一礼送与宇文昭仪，收拾一副大礼进呈皇后；一到小礼送与昭仪。当初孙安祖与线娘要救建德时，曾将金珠结交于宇文昭仪，今亦烦他转达皇后，料他必能善全。

明日绝早，即将盘缠付与吴良、金铃，赍本与礼物往京进发。那金铃因放潘美不下，晓得公子要到贾润甫处，便跑过去细细与贾润甫说明就里，并上本与皇后的话，叫润甫作速报知公子，归来即收拾与吴良上路去了。

今说罗公子到了乐寿，齐善行迎进城，接风饮酒。张公谨问齐善行窦公主消息。齐善行道：“窦公主不特才能孝行，兼之治家严肃，深有曹后之风范，今迁居雷夏墓所。平日最服的一个邻居隐士贾润甫，外庭之事，惟润甫之言是听。”张公谨见说，大喜道：“润甫住在何处？”齐善行道：“就住在雷夏泽中拳石村，秦王屡次要他去做官，他不乐于仕宦，隐居于彼。”尉迟南道：“我们还是当年拜秦母的寿，寓在他家数日，极是有才情的朋友；海内英豪，多愿与他结纳。公子趁便该去拜访他。”罗公子吩咐手下备一副吊仪，去吊杨太仆；又备一副猪羊祭礼，去祭曹皇后；随即起身，齐善行陪了，出了乐寿，往贾润甫家来。

时贾润甫因金铃来说了备细，又因窦公主央他，叫人墓前搭起两个卷棚，张幕设位，安排停当。只见一行车马来到门首，润甫接入草庐中，行礼坐定，各人叙了寒温，罗公子就把来求窦公主完姻一事说了。贾润甫道：“别的女子，可以捉摸得着，惟窦公主心灵智巧，最难测度。只据他晓得公子来求婚，连夜写成奏章，今早五更时，已打发人往长安先去上闻皇后，这种才智，岂寻常女子所能及？”罗公子见说，吃了一惊。张公谨道：“我们的本未上，他到先去了，我们该作速超过他头里去才好。”贾润甫道：“前后总是一般，公子且去吊唁过，火速进呈未迟。”

贾润甫同齐善行陪了罗公子与众人，先到杨公坟上来。杨馨儿早已站在墓旁还礼，众人吊唁后，馨儿向众人各各叩谢了，即同到曹后墓前来。见两个卷棚内，早有许多白衣从者，伺候在那里。一个老军丁跪下禀道：“家公主叫小的禀上罗爷说，皇爷在山中，无人还礼，公子远来，已见盛情，不必到墓前行礼了。”罗公子道：“烦你去多多致意公主，说我连年因军事匆忙，不及来

候问，今日到此，岂有不拜之礼；况自家骨肉，何必答礼？”老军丁去说了，只见坟旁小小一门，四五个宫女，扶着窦公主出来，衰经孝服，比当年在马上时更觉娇艳惊人，扶入幕中去了。罗公子更了衣服，到灵前拜奠了，窦公主即走出幕外一步，铺毡叩谢，泪如泉涌，罗公子亦忍不住落下泪来。拜完了，正打帐上前要说几句正经话，窦公主却掩面大恸，即转到墓边，扶入小门里去了。罗公子只得出来，卸下素服。张公谨与尉迟南、尉迟北，也要到灵前一拜，贾润甫道：“夏王又不在此，公子吊奠，公主还礼，礼之所宜；若兄等进吊，无人答礼，反觉不安。”

正说时，一个家丁走近来禀道：“请各位爷到草堂中去用饭。”贾润甫拉众人步进草堂中来，见摆下四席酒，第一席是罗公子；第二席是张公谨、齐善行；尉迟南、尉迟北告过罗公子，坐了第三席；贾润甫与杨馨儿坐了末席。酒过三巡，有几个军丁，抬了两口鲜猪，两口肥羊，四罐老酒，赏钱三十千，跪下禀道：“公主说村酒羔羊，聊以犒从者，望公子勿以为鄙褻，给赐劳之。”罗公子笑道：“总是自己军卒，何必又费公主的心。”随分付手下军卒，到内庭去谢赏；许多从者忙要到里边来，只见一个女兵走出来说道：“公主说不消了，免了罢！”罗家一个军卒笑指道：“这位大姐姐，好像前日在阵前的快嘴女兵，你可认得我么？”那女兵见说，也笑道：“老娘却不认得你这个柳树精。”大家笑了，出来领赏去分。

罗公子又分付手下将银五十两赏窦家人；窦公主亦叫家人出来叩谢了。罗公子即起身向窦家人说道：“管家，烦你进去上覆公主，说我此来一为吊唁太后，二为公主的婚事，即在早晚送礼仪过来，望公主万分珍重，毋自悲伤。”家人进去了一回，出

来说道：“公主说有慢各位老爷，至于婚姻大事，自有当今皇后与家皇爷主张，公主难以应命。”罗公子还要说些话出来，张公谨道：“既是彼此俱有下情上闻，此时不必提起。”贾润甫道：“佳期未远，谅亦只在月中。”罗公子心中焦躁道：“公主之意，我已晓得，此时料难强；但是那同来的花二爷，前日原许陪伴我到长安去的，今若公主肯许相容，乞请出来，同我上路。”

家人又进去对公主说了，线娘向又兰道：“花妹，罗郎情极了，说妹许他同往长安，今逼勒着要贤妹去，你主意如何？”又兰道：“前言戏之耳，从权之事，侥幸只好一次，焉可尝试？”线娘道：“如今怎样回他，愚姊只好自谋，难为君计。”又兰道：“不难。”便向妆台上写下十六字，折成方胜，付家人道：“你与我出去，悄悄将字送与罗公子，说我多多致意公子，二姑娘是不出来的了，后会有期，望公子善自保重。”窦家人出来，如命将字付与罗公子说了，公子取开一看，上写道：

来可同来，去难同去。花香有期，慢留车骑。

罗公子看了微笑道：“既如此，我少不得再来。管家，烦你替我对公主说，花二姑娘是放他回去不得的，公主也须自保重。”即同众人出门，因日子局促，不到润甫家中去叙话，便上马赶路。

窦家人忙去回覆了公主，公主亦笑而不言。恰好女贞庵秦、狄、夏、李四位夫人到来，公主忙同紫烟、又兰出来接了进去，叙了姊妹之礼，坐定，线娘道：“四位贤姐姐，今日甚风吹得到此？”秦夫人道：“春色满林，香闻数里，岂有不来道窦妹之喜，兼来拜见花家姐姐，并欲识荆新郎一面。”线娘道：“此言说着花二妹，妾恐未必然，如不信，现有不语先生为证。”就拿前日的疏稿出来与四位夫人看，狄夫人道：“若如此说，花家姊姊先替

奚妹为之先容矣。”线娘道：“连城之璧，至今浑然，莫要诬他。”紫烟道：“若非奚妹详述，我也不信，花妹志向真个难得。”四位夫人便扯紧烟到侧边去细问，紫烟把花又兰一路行踪，并那夜线娘探验，一一说了。李夫人道：“照依这样说，花家姐姐真守志之忍心人，奚家妹妹真闺阁中之有心人，罗家公子真钟情之中厚德长者，三人举动使人可羨而敬。”四位夫人重新与又兰结为姊妹，欢聚一宵。明日起身，对奚公主说道：“我们去了，改日再来。”素夫人执着花又兰的手道：“花妹得暇，千万同袁家妹妹到小庵随喜随喜。”又兰道：“是必准来奉候。”四位夫人即出门登车而去。

却说罗公子同张公谨的一行人，恐怕奚公主的本章先到了，连夜兼程进发，不上二十日，已赶到长安。罗公子叫家人先进城去报知秦爷。秦叔宝听说罗公子与张公谨到来，忙分付家中整治酒席，自同儿子怀玉骑马来接。未及里许，恰好罗公子等到来，遂同至家中。铺毡叙利毕，罗公子要进去拜见秦母太夫人，叔宝便陪到房中。公子见了舅姑，拜了四拜。秦母见了甥儿，欢喜不胜，便问道：“姑娘与姑夫身子康健么？”又对罗公子说道：“甥儿，你前日托齐国远寄书来，因你表兄军旅倥偬，尚未曾来回覆你。”叔宝道：“正是，前日表弟尊札托我去求单小姐之姻，奈弟是时正与王世充对垒，世充大败投降，单二哥亦被擒获，朝廷不肯赦单兄之罪，弟念昔年与他有生死之盟，就将怀玉儿子许他为婿，与彼爱莲小姐为配，单二哥方才放心受戮。弟想姑夫声势赫赫，表弟青年矫矫，怕没有公侯大族坦腹东床，两日正欲写书奉覆，幸喜表弟到来，可以面陈心迹，恕弟之罪。”

罗公子见说，便道：“弟何尝烦表兄去求单家小姐？”就把当

年与窦公主马上定姻一段说了，又道：“弟知建德昔年曾住在二贤庄年余，毕竟与单员外相好，又知单员外与表兄是心交，故托表兄鼎言，转致单员外要他玉成姻事；若说单家小姐，真风马牛不相及。”叔宝道：“尊札上是要我去求单小姐的，难道我说谎？”便起身去取出罗公子的原书来，公子接来一看道：“这又奇了，并非小弟笔迹。弟当时写了，当面交与齐国远的，难道他捉弄我不成？”叔宝道：“不难，我去请齐国远来便知就里。”忙叫人去请齐国远、李如珪、程知节、连巨真来相会。罗公子道：“齐国远在鄆县柴嗣昌那里，如何在此？”叔宝道：“齐李二兄，因柴嗣昌之力，国远已升大理寺评事，如珪升做銮仪卫冠军使。”罗公子道：“闻得表兄有位义弟罗士信，年少英雄，为何不见？”叔宝道：“圣上差往定州去了。”

正说时，家人进来报道：“四位爷多请到了。”叔宝同罗公子出来相见过，坐定，罗公子说起寄书一事，齐国远对罗公子道：“弟与兄别后，在路恰值刘武周作乱，被他劫去冲锋，遇着窦建德的女儿，好个狠丫头，被他杀败了许多蛮兵，把我虏去。其时还有姓花的后生，那建德的女儿问了他几句，看见他貌好，要留他做将军，他说是个女子，竟牵他到寨后去了；及叫弟上去，我只道亦有些好处，不想把弟竟要短起一截来。幸喜弟有急智，只得喊出吾兄大名，并他家有司马孙安祖来。窦家女儿听见，忙喝手下放了绑，叫我坐了，他竟像与兄认得的光景，便问兄近日行止，并身体可好。又盘问我字寄到那里去。弟平生不肯道谎，只得实实与他说。那窦公主讨兄的书出来接去一看，那丫头想是个不识字的，仔细看了一回，呆了半晌，就塞在靴子里去了，对弟说道：‘此书暂留在此，伺起身时缴还。’恰好明日，其父有信

来催他起身，差人送二十两程仪并原书还弟，也还算有情的。”

罗公子忙叫家人在枕箱内取出窦公主与花又兰寄来的原书对验，笔迹无二，方知此书是窦公主所改的。叔宝道：“这样看起来，此女子多智多能，正好与表弟为配。”张公谨道：“不特此也。”就将前日罗公子吊唁如何款待，公主又连行修本去上皇后，金铃如何报信，各各称羨。李如珪大笑道：“若如此说，窦公主是罗兄的尊阍了，刚才齐兄口里夹七夹八的乱言，岂不是唐突罗兄。”国远见说，忙上前陪礼道：“小弟实不知其中委曲，只算弟乱道，望兄勿罪。”众人鼓掌大笑。长班进来禀说：“昨日皇爷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坐朝。”叔宝向罗公子道：“既如此，把姑夫的贺表奏章，并你们职名封付通政史，先传进去何如？”罗公子道：“悉听表兄主裁。”说罢，即入席饮酒。

今说吴良、金铃奉了窦公主之命，赍本赶到京中，忙到宇文士及家来，把礼札传进，说了来意。士及因窦线娘是皇后认过侄女，不敢怠慢，忙出来，看见金铃、吴良，问明了始末根由，自己写书一封，叫家人去请一个的当的内监出来，把送皇后的大礼本章与送他妹子昭仪的小礼，一一交付明白，叫他传进宫去，送与昭仪。昭仪收了自己的小礼，即袖了本章，叫宫奴捧了礼物到正宫来。

正值唐帝龙体欠安，不曾视朝，与窦后在寝宫弈棋。昭仪上前朝见过，就把线娘启禀呈上。窦后看了仪单上皆是珍珠玩好之物，便道：“他一个单身只女，何苦又费他的心来孝顺我？”唐帝在旁说道：“他有什么本章？”宫奴忙呈在龙案之上，展开来看，只见上写道：

题为直陈愚衷，以隆盛治事。窃惟道成男女，愿有室家；

礼重婚姻，必从父母。若使睽情吴楚，赤绳来月下之缘；而抱恨潘杨，皇骏少结缡之好。浪传石上之盟，不畏桑中之约。蓬门弱质，犹畏多言；亡国孱躯，敢辱先志？臣妾窦氏，酷罹悯凶，幸沐圣恩，得延喘息。繁华梦断，谁吟麦黍之歌；怙恃情深，独饮蓼莪之泣。臣妾初心，本欲保全亲命，何意同宽斧钺，更蒙附籍天潢，此亦人生之至幸矣。但臣父奉旨弃俗，白云长往，红树凄凉，国破人离，形只影单。臣妾与罗成初为敌国，视若同仇，假令覲面怜才，尚难允从谐好；若不闻择配，骤许朱陈，情以义伸，未见其可。况臣妾初许原令求媒，磋跼至今，伊谁之咎？曩日俨然家国，罗成尚未诚求，岂今蒲柳风霜，堪为侯门箕帚？自今以往，臣妾当束发裹足，阅历天涯，求亲将息，同修净土，臣妾幸而生，必欲与父相见，不幸而死，亦乐与母相依。时异事殊，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臣妾更有请者，前陛见时，义妹花木兰同蒙慈宥，木兰本代父从军，守身全孝，随臣妾归恩，即欲旋访故园。臣妾令军婢追随，囑以空函，还成旧贄，乃曷娑那可汗稔知才貌，妄拟占巢，木兰义不受辱，自刎全身，孝纯义至，可为世风。尤足异者，木兰未亡之先，恐臣妾羽化，托妹又兰如己改妆，赴燕取答；而又兰一承姊命，勉与臣妾婢相依，羞赧驰往，返命之日，臣妾访军婢，知又兰曾为罗成所识，义不苟合，桃羞笙同处，豆蔻仍含。臣始奇而未然，继乃信而争羨，不意天壤之间，有此联璧。伏维兴朝首重人伦，此等裙衩，堪为世表。在否妾则志不可夺，在又兰则情有可矜；况又兰与罗成连床共语，不无瓜李之嫌。援手执经，堪被桃夭之化。万祈国母慈思转达圣聪，旌木兰之孝义，奖

又兰之芳洁，宽臣妾之罪，鉴臣妾之言。腐草之年，长与山鹿野麋同衔雨露于不朽矣！臣妾无任瞻天仰圣惶悚待命之至。

窦后道：“窦女前日陛见时，原议许配罗成，为甚至今不娶他去？”唐帝道：“想是罗艺嫌他是亡国之女，别定良缘，亦未可知。”宇文昭仪道：“婚姻大事，一言为定，岂可以盛衰易心，难道叫此女终身不嫁？况娘娘已经认为侄女，也不玷辱了他。”窦后道：“陛下该赐婚，方使此女有光。”唐帝道：“窦女纯孝忠勇，朕甚嘉之；但可惜那花木兰代父从军的一个孝女，守节自刎，真堪旌表；至其妹花又兰，代姊全信，与罗成同床不乱，更为难得。”宇文昭仪道：“妾闻徐世勣所定隋朝贵人袁索烟与窦线娘住在一处，此本做得风华得体，或出其手，亦未可知。”只见有一个掌娘宫的太监，手捧着许多奏章呈上，唐帝从头揭看，是罗艺的贺表，便道：“刚才说罗艺要赖婚，如今已有本进呈。”忙展开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题为直陈愚悃，请旨矜全事。窃惟王政以仁治为本，人道以家室为先，从古圣明治世，未有不恤四民而使之茕独无依者也。臣艺本一介武夫，荷蒙圣眷，不鄙愚忠，授以重镇，敢不竭力抚绥，是虽诸丑跳梁，幸赖天威天尽。但前叛臣窦建德，因饮侵掠西陲，统兵犯境；臣因边寇出师，臣男成即提兵与窦建德截杀；夏国将帅，俱已败北，独建德之女名线娘者，素称骁勇，不意一见臣男，即不以干戈相向，反愿系足赤绳，马上一言，百年已定。此果儿女私情，本不敢秽渎天听，今臣儿年已二十四矣，向因四方多事，无暇议及室家；建德已臣服归唐，超然世外，闻此女曾愿身代父刑，志行可

嘉，又蒙天后宠眷特隆，而茕茕少女，待字闺中；臣男冠缨已久，而赳赳武夫，子身阉外。臣思夫妇为伦礼所关，男女以信义为重，恐舍此女，臣男难其妇；若非臣男，此女亦不得其偶。臣系藩镇重臣，倘行止乖违，自取罪戾，姑敢冒昧上闻，伏望圣心裁定，永合良缘。臣不胜惶悚之至。

唐帝看完笑道：“恰好幽州府丞张公谨与罗成到来，明日待朕亲自问他，便知备细。”只见秦王进宫来问安，唐帝将二本与秦王看了。秦王道：“建德之女，有文武之才，已是奇了；更奇在花家二女，一以全忠孝，一以全信义，木兰之守节目刎，或者是真；又兰之同床不乱，似难遽信。”唐帝道：“刚才宇文妃子说，窦女本章，疑是徐世勣之妻袁紫烟所作，未知确否？徐既聘袁，为何尚未成婚？”秦王道：“世勣因紫烟是隋朝宫人，不便私纳，尚要题请，然后去娶。”唐帝道：“隋时十六院女子尽是名姬，不知何故，一个也不见？”秦王道：“窦建德讨灭宇文化及，萧后多带了回去，众妃想必在彼居多。今趁罗成配合，莫若连徐世勣案袁紫烟亦召入宫廷赐婚，就可问诸妃消息。”唐帝称然，就差宇文士及并两个老太监，奉旨召窦线娘、花又兰、袁紫烟三女到京面圣。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词曰：

亭亭正妙年，惯跃青骢马。只为种情人，诉说灯前话。春色九重来，香遍梅花树。共沐唱随恩，对着惊姝。

右调《生查子》

天地间好名尚义之事，惟在女子的柔肠认得真，看得切；更在海内英豪不惜己做得出，不是这班假道学伪君子，矫情强为，被人容易窥其底里。

今说罗公子、张公谨等住在秦叔宝家，清早起身，晓得朝廷不视大朝，收拾了礼仪，打帐用了早膳，同叔宝进西府去谒见秦王。只见潘美走到跟前，对罗公子说道：“朝廷昨晚传旨，差鸿胪寺正卿宇文士及并两名内监，到雷夏去特召窦公主、花二姑娘进京面圣。”罗公子道：“此信恐未必确。”潘美道：“刚才窦公主家金铃问到门上来，寻着小的，报知他今已起身回去通报了。”叔宝道：“既如此，我们便道先到徐懋功兄处，探探消息何如？”张公谨道：“弟正欲去拜他。”

一行人来到懋功门首，阍人说道：“已进西府去了。”众人忙到西府来，向门官报了名。把礼物传了进去。尉迟南、尉迟北两个官卑职小，只投下一个禀揭回寓去了。见堂候官走出来说道：“王爷在崇政堂，众官员请进去相见。”叔宝即领张公谨、罗

公子进崇政堂来。叔宝先上台阶，只见秦王坐在胡床上，西府宾僚一二十人列坐两旁，独不见徐懋功。秦王见了叔宝，忙站起来说道：“不必行礼，坐了。”叔宝道：“幽州府丞张公谨，并燕郡王罗艺之子罗成，在下面要参谒殿下。”秦王便分付着他进来，左右出来把手一招，张公谨同罗成忙走上台阶，手执揭帖跪下，官儿忙在两人手里取去呈上看了。

秦王见张公谨仪表不凡，罗公子人才出众，甚加优礼，即便赐坐。张公谨同罗公子与众僚叙礼坐定，秦王对公谨道：“久闻张卿才能，恨未一见，今日到此，可慰夙怀。”张公谨道：“臣承燕郡王谬荐之力，殿下提拔之恩，臣有何能，敢蒙殿下盼赏。”秦王又对罗公子道：“汝父功业伟然，不意卿又生得这般英奇卓犖，今更配这文武全才之女，将来事业正未可量。”罗公子道：“臣本一介武夫，得荷天子与殿下宠眷，臣愚父子日夕竭忠，难报万一。”秦王道：“孤昨夜在宫中览窦女奉章，做得婉转入情，但未知其详，卿为孤细细述来。”罗公子便将始末直陈了一回，秦王叹道：“闺中贤女见了知己，犹彼此怜惜推让；何况豪杰英雄，一朝相遇，能不爱敬？”

正说时，只见徐懋功走进来，参见了秦王，各各叙礼坐定。秦王笑对懋功道：“佳期在即，卿好打帐做新郎了。”懋功道：“昨承宇文兄差长班来叫臣去面会，方知此旨，真皇恩浩荡，因罗兄佳偶亦及臣耳！”秦王道：“孤昨日在宫，父皇说，窦女奏章，疑出自尊阉之手，因问孤，为何卿尚未成婚，孤奏说卿恐先朝宫人，不便私纳，尚要题请，故父皇趁便代卿召来完娶。”懋功如飞离坐谢道：“皆赖殿下包容。”秦王就留张公谨、罗公子、懋功、叔宝到后苑，赐以便宴，按下不题。

再说花又兰住在窦线娘家，时值春和景明，柳舒花放，袁紫烟叫青琴跟了，与花又兰同车到女贞庵来。贞定报知，四位夫人出来接了进去，促膝谈心。秦夫人道：“我们这几个姊妹，时常聚在一块，只恐将来聚少离多，叫我们如何消遣？”袁紫烟道：“花、窦二妹纶音一下，势必就要起身，我却在此。”狄夫人笑道：“袁妹说甚话来？徐郎见在京师，见罗郎上表求婚，徐郎非负心人，自然见猎心喜，亦必就来娶你。”花又兰道：“窦家姐姐量无推敲，我却无人管束，当伴四位贤姊妹焚香灌花，消磨岁月。”夏夫人道：“前日疏上，已见窦妹深心退让之意，我猜度窦妹还有推托，你却先定在正案上了。”花又兰道：“为何？”夏夫人道：“窦妹天性至孝，他父亲在山时，常差人送衣服东西去问候，怎肯轻易抛撒了，随罗郎到幽州去？设有圣旨下来，他若无严父之命，必不肯苟从，还要变出许多话来。”袁紫烟道：“这话也猜度得是的。”花又兰问道：“这隐灵山从这里去，有多少路？”李夫人道：“我庵中香工张老儿是那里出身，停回妹夫问他，便知端的。”

过了一宵，众夫人多起身，独不见了花又兰。原来又兰听众人说，窦线娘必要父命，方肯光从，他便把几钱银子赏与香工，自己打扮走差的模样，五更起身，同香工往隐灵山去了。众夫人四下找寻，人影俱无，忙寻香工，也不见了。袁紫烟道：“是了，同你的香工到山中去见窦建德了。”李夫人道：“他这般装束，如何去得？”紫烟道：“你们不晓得他，他常对我说，我这副行头，行动带在身边的，焉知他昨日没有带来？”众人忙到内房查看，只见衣包内一副女衣并花朵云鬓，多收拾在内，众人见了，各各称奇道：“不意他小小年纪，这般胆智，敢作敢为。”袁紫烟心中着

了急，忙回去报知窦线娘。

再说花又兰同香工张老儿走了几日，来到隐灵山，见一个长大和尚在那里锄地。张老儿便问道：“师父，可晓得巨德和尚可在洞中么？”那和尚放下锄头，抬头一看，便问道：“你是那里来的？”那老儿答道：“是雷夏来的。”那和尚道：“想是我家公主差来的么？”花又兰忙答道：“我们是贾润甫爷差来的，有话要见王爷。”那和尚道：“既如此，你们随我来。”原来那僧就是孙安祖，法号巨能，随他到石室中来，见后面三间大殿，两旁六七间草庐。孙安祖先进去说了，窦建德出来，俨然是一个善知识的模样。花又兰见了，忙要打一半跪下去，建德如飞上前搀住道：“不必行此礼，贾爷近况好么？烦你来有何话说？”又兰道：“家爷托赖，今因幽州燕郡王之子到雷夏来，一为吊唁曹娘娘，二为公主婚事，要来行礼娶去。公主因未曾禀明王爷，立志不肯允从，自便草疏上达当今国母去了。家爷恐公主是个孝女，倘或圣旨下来，一时不肯从权，故家爷不及写书，只叫小的持公主的本稿来呈与王爷看，求王爷的法驾，速归墓庐，分付一句，方得事妥。”建德接疏稿去看了一遍道：“我已出家弃俗，家中之事，公主自为主之，我何苦又去管他？”花又兰道：“公主能于九重前，犯颜进谏，归来营葬守庐，茕茕一女，可谓明于孝义矣。今婚姻大事，还须王爷主之；王爷一日不归，则公主终身一日不完。况如此孝义之女，忍使终老空闺，令彼叹红颜薄命乎？此愚贱之不可解者也！”建德见说，双眉顿蹙，便道：“既如此说，也罢，足下在这里用了素斋，先去回覆贾爷，我同小徒下山来便了。”花又兰想道：“和尚庵中，可是女子过得夜的？”便道：“饭是我们在山下店中用过，不敢有费香积。如今我们先去了，王爷作速来罢，万

万不可迟误。”建德道：“当初我尚不肯轻诺，何况今日焚修戒行，怎肯打一诳语？明日就下山便了。”又兰见说，即辞别下山，赶到店中，雇了脚力，晓行夜宿，不觉又是三四日。

那日在路天色傍晚，只见濛濛细雨飘将下来，又兰道：“天雨了，我们赶不及客店安歇，就在这里借一个人家歇了罢。”张香工把手指道：“前面那烟起处，就是人家，我们赶上一步就是。”两个赶到村中，这村虽是荒凉，却有二三十家人户，耳边闻得小学子读书之声。二人下了牲口。系好了，香工便推进那门里去，只见七八个蒙童，居中有一个三十左右的俊俏妇人，面南而坐，在那里教书。那妇人看见，站身来说道：“老人家进我门来，有何话说？”香工道：“我们是探亲回去的，因天雨欲借尊府权宿一宵。”那妇人道：“我们一家多是寡居，不便留客，请往别家去罢。”又兰在门外听见，心中甚喜，忙推进门来说道：“奶奶不必见拒，妾亦是女流。”那妇人见是一个标致后生，便变脸发话道：“你这个人钻进来，说甚混话，快些出去便休；不然，我叫地方来把你送到官府那边去，叫你不好意思。”

正说时，只见又走出两个娉娉的妇人来，花又兰见了，忙将靴子脱下，露出一对金莲，众妇人方信是真，便请到里面去叙礼坐定，彼此说明来历。

原来这三个妇人，就是隋宫降阳院贾、迎晖院罗、和明院江三位夫人，当隋亡之时，他们三个合伴逃走出来，恰好这里遇着贾夫人的寡嫂殷氏，因此江、罗二夫人，亦附居于此。可怜当时受用繁华，今日忍着凄凉景况，江、罗以针指度日，贾夫人深通翰墨，训几个蒙童，到也无甚烦恼。今日恰逢花又兰说来，亦是同调中人，自古说：惺惺惜惺惺，一朝遇合，遂成知己。过了一

宵，明早花又兰要辞别起行，三位夫人那里肯放。贾夫人笑道：“佳期未促，何欲去之速？再求屈住一两天，我们送你到女贞庵去，会一会四位夫人，亦见当年姊妹相叙之情。”又兰没奈何，只得先打发香工回庵去。

却说窦线娘因袁紫烟归来，说花又兰到隐灵山去了，心中想道：“花妹为我驰驱道路，真情实义，可谓深矣尽矣！但不知我父亲主意如何，莫要连他走往别处去了，把这担子让我一个人挑。”心中甚是狐疑。忽一日，只见吴良、金铃回来，报说：“疏礼已托鸿胪正卿宇文爷转送昭仪，呈上窦娘娘收讫。恰好罗公子随后到来，虽尚未面圣，本章已上，朝廷即差宇文爷同两个内监来召公主与花姑娘进京见驾赐婚，故此我们先赶回来，差官只怕明后日要到了，公主也须打点打点。”窦线娘道：“前日花姑娘到庵里去拜望四位夫人，不知为甚反同香工到山中王爷那里去了？”吴良道：“倘然明日天使到来，要两位出去接旨，花姑娘不回，怎样回答他们？”又见门上进来禀道：“贾爷刚才来说，天使明后日必到雷夏，叫公主作速收拾行装，省得临期忙迫。”线娘道：“若无父命，即对天廷亦有推敲。”

正说时，又见一个女兵忙跑进来报说道：“王爷回来了。”公主见说，喜出望外，忙出去接了进来，直至内房，公主跪倒膝前，放声大哭；建德亦觉伤心泪下，便双手捧住道：“吾儿起来，亏你孝义多谋，使汝父得以放心在山焚修。今日若不为你终身大事，焉肯再入城市？你起来坐了，我还有话问你。”线娘拭了泪坐下，建德道：“前日圣上到晓得你许配罗郎，使我一时难于措词，不知此姻从何而起。”线娘将马上定姻前后情由，直陈了一遍。

建德道：“这也罢了，罗艺原是先朝大将，其子罗成，年少英豪，将来袭父之职，你是一品夫人，亦不辱没你；但可惜花木兰好一个女子，前日亏他同你到京西圣，不意尽节而亡；但其妹又兰，为什么也肯替你奔驰，不知怎样个女子？”线娘道：“他已到山中来了，难道父亲没有见他？”建德道：“何尝有什么女子来？只有贾润甫差来的一个伶俐小后生并一个老头儿，也没有书札，止有你的上闻疏稿把与我看了，我方信是真的。”线娘道：“怪道儿的疏稿放在减装内不见了，原来是他有心取去，改装了来见父亲。”建德道：“我说役使之人，那能有这样言词温雅，情意恳切？”线娘道：“如今他想是同父亲来了，怎么不见？”建德道：“他到山中见了我一面，就回来的，怎说不见？”线娘道：“想必他又到庵中去了。”叫金铃：“你到庵中去，快些接了花姑娘回来。”建德恐孙安祖在外面去了，忙走出来。线娘又叫人去请了贾润甫来，陪父亲与孙安祖闲谈。

到了黄昏时候，只见金铃回来说道：“花姑娘与香工总没有归庵。”线娘见说，甚是愁烦。到了明日晚间，村中人喧传朝廷差官下来，要召公主去，想必明日就有官儿到村中来了。果然后日午牌时候，齐善行陪了宇文士及与两个太监，皆穿了吉服，吆吆喝喝，来到墓所。建德与孙安祖不好出去相见，躲在一室。线娘忙请贾润甫接进中堂，齐善行分付役从快排香案，一位老太监对着齐善行道：“齐先生，诏书上有三位夫人，还是总住在这里一块儿，还是另居？”贾润甫问道：“不知是那三位？”那中年的太监答道：“第一名是当今娘娘认为侄女的公主窦线娘；第二名是花又兰；第三名是徐元帅的夫人袁紫烟。”贾润甫见说，心中转道：“懋功兄也是朝廷赐他完婚了。”便答道：“袁紫烟就住在

间壁，不妨请过来一同开读便了。”即叫金铃去请袁夫人到来。紫烟晓得，忙打扮停当，从墓旁小门里进去，青琴替线娘除去素衣，换装好了，妇女们拥着出来。他两个住过宫中的，那些体统仪制，多是晓得的。宇文士及请圣旨出来开读了，紫烟与线娘起来，谢了官儿们。那老太监把袁紫烟仔细一看，笑道：“咱说那里有这样同名同姓的，原来就是袁贵人夫人。”袁紫烟也把两个内监一认。却是当年承奉显仁宫的老太监，姓张，那一个是承值花萼楼的小太监，姓李。袁紫烟道：“二位公公一向纳福，如今新皇帝是必宠眷。”张太监答道：“托赖粗安。夫人是晓得咱们两个是老实人，不会鬼混，故此新皇爷亦甚青目。今袁夫人归了徐老先，正好通家往来。”齐善行道：“老公公，那徐老先也是个四海多情的呢！”张太监笑道：“齐先儿，你不晓得，咱们内官儿到人家去，好像出家的和尚道士，承这些太太们总不避忌。”李太监道：“圣旨上面有三位夫人，刚才先进去的想是娘娘认为侄女的窦公主了，怎么花夫人不见？”宇文士及道：“正是，在这里也该出来同接旨意才是。”袁紫烟只得答道：“花夫人是去望一亲戚，想必也就回来。”说完走了进去。

从人摆下酒席，众官儿坐了，吃了一回酒，将要撤席，只听得外面窦家的人说道：“好了，香工回来了，花姑娘呢？”张香工道：“他还有一两日回来，我来覆声公主。”众家人道：“你这老人家好不晓事，众官府坐在这里，立等他接旨，你却这样说自在话儿。”贾润甫听见，对家人说道：“可是张香工回来了？你去叫他进来，待我问他。”从人忙去扯那香工进来。贾润甫道：“你同花姑娘出门，为何独自回家？”香工道：“前日下山转来，那日傍晚，忽遇天雨难行，借一个殷寡妇家歇宿。他家有三个女人，叫

什么夫人的，死命留住，叫我先回，过两三日他们送花姑娘归庵。”张太监见说，便道：“就是这个老头子同花夫人出门的么？”从人答道：“正是。”张太监道：“你这老头子好不晓事，这是朝廷的一位钦召夫人，你却是骗他到那里去了，还在这里说这样没要紧的话。孩子们与我好生带着，待咱们同他去缉访，如找不着，那老儿就是该死。”三四个小太监，把张香工一条链子扣了出去。那老儿吓得鼻涕眼泪的哭起来。线娘见得了，便叫吴良将五钱银子，赏与香工，又将一两银子，付他做盘缠，叫吴良同香工吃了饭，作速起身，去接取花姑娘回来。张太监道：“宇文老先，你同齐先儿到县里寓中去，咱同那老儿去寻花夫人。”宇文士及道：“花夫人自然这里去接回，何劳大驾同往？”那老太监向宇文士及耳上说了几句，士及点点头儿，即同善行先别起身。张、李二太监同香工出门，线娘又把十两银子付与吴良一路盘费，各各上马而行。

且说花又兰在殷寡妇家住了两三日，恐怕朝廷有旨意下来，心中甚是牵挂，要辞别起身，无奈三位夫人留住不放。那日正要辞了上路，只听得外面马嘶声响，乱打进来，把几个蒙童多吓散了，贾夫人忙出来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这般放肆？”那香工忙走进来道：“夫人，花姑娘住在这里几日，累我受了多少气，快请出来去里！”贾夫人道：“花姑娘在这里，你们好好的接他回去便了，为甚这般罗唆起来？”那二太监早已看见便道：“又不是不认得的，原来众夫人多在这里，妙极妙极。”贾夫人认得是张、李二太监，一时躲避不及，只得上前相见，大家诉说衷肠，贾夫人不觉垂泪悲泣。张太监道：“如今几位夫人在此？”贾夫人道：“单是罗夫人、江夫人连我，共姊妹三人，在此过活。”张太监道：

“极好的了，当今万岁爷有密旨，着咱们寻访十六院夫人。今日三位夫人造化，恰好遇着，快快收拾，同咱们进京去罢，那二位夫人也请出来相见。”吴良在旁说道：“花姑娘亦烦夫人说声，出来一同见了两位公公。”

不一时，江、罗二夫人同花又兰出来见了，大家叙了寒温，随即进房私议道：“我们住在这里，总不了局，不如趁这颜色未衰，再去混他几年，何苦在这里受这些凄风苦雨。”主意已定，即收拾了细软，雇了两个车儿，三位夫人并花又兰，大家别了殷寡妇。同二太监登程。

行了三四日，将近雷夏，两太监带着江、罗、贾三夫人到齐善行署中去了，吴良与香工另觅车儿，跟花又兰到窦公主家收拾停当，袁紫烟安慰好了杨小夫人与馨儿，亦到公主家来。齐善行又差人来催促了起程。线娘嘱父亲与孙安祖料理家事，回山中去，叫吴良、金铃跟了，哭别出门。女贞庵四位夫人，闻知内监有江、罗、贾三夫人之事，不敢来送别，只差香工来致意。那边宇文士及与两内监并江、罗、贾三夫人，亦起身在路取齐。齐善行预备下五六乘驴轿，跟随的多是牲口。

不上一月，将近长安。张公谨同罗公子、尉迟南兄弟，住在秦叔宝家，打听窦公主们到来，正要差人去接，只见徐懋功进来说道：“叔宝兄，罗兄宝眷与贱眷快到了，还是弄一个公馆让他们住，还是各人竟接入自己家里？”叔宝道：“窦公主当年住在单二哥家里，与儿媳爱莲小姐曾结为姊妹，今亲母单二嫂又在弟家，他们数年阔别，巴不能够相叙片时，何不同尊闾一齐接来，不过一两天，就要面圣完婚，何必又去寻什么公馆？”懋功见说，忙别了到家，即差几十名家将，一乘大轿，妇女数人，叫他们上

去伺候。罗公子亦同张公谨、尉迟南、尉迟北、秦怀玉许多从人，一路去迎接。

宇文士及同二太监载了许多妇女，到了十里长亭，只见许多轿马来迎，便叫前后车辆停住。罗公子与张公谨等上前来慰劳了一番。张公谨说：“城外难停车骑，两家家眷暂借秦叔宝兄华居，权宿一宵，明日面圣后，两家各自迎娶。”宇文士及点头唯唯。时金铃、潘美站在一处，说了许多话，金铃就请公主与又兰在驴轿里出来。线娘见罗公子远远在马上站着，好一个人品，心中转道：“惭愧，我窦线娘得配此子，也算不辱没的了。”比前推让之心，便觉相反。上了一乘大轿，花又兰也坐了一乘官轿，许多人跟随如飞的去了。徐家家将也接着了袁夫人，三四个妇女如飞上前扶出来，坐了官轿，簇拥着去了。

两太监道：“那三位夫人，暂停在驿馆中，待咱们进宫复命了，然后来请你们去。”说了，即同宇文士及入城，途遇秦王，秦王问了些话，因王世充徙蜀，刚至定州复叛，正要面圣，便同三人进朝。晓得唐帝同窦娘娘、张、尹二妃、宇文昭仪在御苑中玩花，齐到苑中，四人上前朝见了。张太监将窦线娘、袁紫烟行藏，直找寻至花又兰，却遇着隋朝的江、罗、贾三位夫人，一一奏闻。唐帝见说，喜动天颜，便问道：“那三个宫妃，年纪多少？”窦后道：“此皆亡隋之物，陛下叫他们弄来，欲何所之？”张太监见窦后话头不好，便随口答道：“当年许廷辅选他们进宫，都只十六七岁，如今算上正三旬左右，但是这三个比那几院颜色，略觉次之。”张妃笑道：“今陛下召他们来，也须造起一座西苑来，安放在里边，才得畅意。”唐帝见他们词色上面有些醋意，便改口道：“你们不消费心，朕此举非为自己，有个主意在此。”因问秦王：

“在廷诸臣，那几个没有妻室的？”秦王答道：“臣儿但知魏征、罗士信、尉迟恭、程知节，皆未曾娶过妻室的。”窦后问二太监道：“窦家女儿与花又兰、袁紫烟今在那里？”张太监道：“这三个俱在秦琼家，那三个是在驿中。”宇文昭仪道：“窦线娘既为娘娘侄女，何不先召他们三个进苑来见？”唐帝就命李太监，立召窦、花、袁三女见驾，那李太监承办去了。

秦王将王世充在定州复叛奏闻，唐帝道：“逆贼负恩若此，即着彼处总管征剿。”不一时，只见李太监领着三个女子进来，俯伏阶下朝见了，唐帝叫他们平身。线娘又走近窦后身边，要拜将下去，窦后叫宫奴搀了起来道：“刚才朝见过了，何必又要多礼？”唐帝看那三个女子，俱是端庄沉静，仪度安闲，便道：“你们三个，一是孝女，一是义女，一是才女，与众不同。”叫宫人取三个锦墩来。赐他们坐了。窦后对线娘道：“前日又承你送礼物来，我正要寻些东西来赐你，因万岁就有旨召你们到京，故此未曾。”线娘道：“鄙褻之物，何足当圣母挂齿？”窦后道：“你的孝勇，久已著名，不意奏章又如此才华。”唐帝笑道：“但是你疏上边，逊让他人，能无矫情乎？”线娘跪下奏道：“臣妾实出本怀，安敢矫情？当年罗成初次写书与秦琼，央单雄信与臣父求亲，被臣妾窥见，即将原书改荐单雄信女爱莲与罗成，不意单女已许配秦琼之子怀玉，故使罗成复寻旧盟。”唐帝道：“这也罢了。只是你说花又兰与罗成联床共席，身未沾染，恐难尽信。”线娘道：“此是何等事，敢在至尊前乱道，惟望万岁娘娘命宫人验之，便明二人心迹矣。”窦后道：“这也不难。”就对宫奴说道：“取我的辨玉珠来。”

不一时宫奴取到，窦后叫花又兰近身，将圆溜溜光灿灿的一件东西，向又兰眉间熨了三四熨；又兰眉毛紧结，无一毫散乱。

窦后叹道：“真闺女也！”唐帝对花又兰叹道：“你这妮子到是个忍心人，幸亏罗成是君子；若他人恐难瓦全，今以两佳人归之，亦不枉矣。”又兰见说，如飞走下来谢恩，惹得窦后、秦王与众宫人多笑起来。唐帝又对袁紫烟道：“袁妃子擅天人之学，今归徐卿，阖内阖外，皆可为国家之一助。”因差张太监速到驿中，宣隋宫三妃子；又差内监速召魏征、徐世勣、尉迟恭、程知书进苑；又差李内监去宣罗成、秦琼，并伊子怀玉、媳单爱莲见驾；又分付礼部官，速备花红十三付，鼓乐六班。分付毕，唐帝即同秦主到偏殿坐下，只见魏征、徐世勣、尉迟恭、程知节四臣先进殿来朝见了，唐帝道：“徐卿室人已召来了。朕思文王之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予独何人，而使有功大臣尚中馈久虚耶！故差内监觅隋宫三位丽人，趁今日良辰，三臣各人拈阄，天缘自定。魏征、尉迟恭、程知节齐跪下去道：“臣等一身努力，难报皇恩万一；况四海未靖，何敢念及室家？”唐帝道：“圣经云：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秦王道：“这是父王教化无私，与众偕乐之意，诸卿无得因辞。”唐帝叫宫人取一个宝瓶，将江、罗、贾三位名字写在纸上，团成圆儿，放在瓶内，叫魏、程、尉迟三臣，对天祷祝。将银箸揭起，恰好魏征拈了贾夫人，尉迟恭拈了罗夫人，程知节拈了江夫人，三臣各谢恩。只见张太监领了三位夫人进来朝见，唐帝问道：“那个是贾素贞？那个是罗小玉？那个是江涛？”三夫人各上前应了，唐帝对三臣道：“这三个佳人，虽非国色。而体态幽妍，三卿勿遽忽之。三妃且进内见了娘娘出来，同谐花烛。”宫人领三位夫人进去了。

又见秦琼领了儿子怀玉、媳妇爱莲，上前来朝见。时唐帝见了秦琼，分外优礼，便道：“爱卿父子平身。”因指爱莲道：“就

是你媳妇单氏，可曾结缡否？”叔宝应道：“尚未。”唐帝见此女梨花白面，杨柳纤腰，香尘稳重，居然大家，便赞道：“好个女子。”即叫近侍亦引去见窦后，又对叔宝道：“刚才窦线娘说，曾与汝媳结为姊妹，先有书荐此女与罗成，此言有之乎？”叔宝答道：“当初窦女改了罗成的书附来，臣儿已许婚单氏，因臣与单雄信有生死之交，不敢背盟，故以子许之。”唐帝道：“卿子得配此女，可称佳儿佳妇矣，为何尚未成婚？”叔宝答道：“因儿媳单爱莲，立意要归家营葬父亲，然后完婚。”唐帝道：“这也难得，朕今做主，趁众缘齐偶，赐汝子完婚，满月后赐归殡葬其父。”对近侍道：“窦线娘给二品冠带，诸女俱给四品冠带，快去宣他们出来，莫负良辰，好去共谐花烛。”

近侍进去领了七个女子出来，唐帝先叫魏征、徐世勣、尉迟恭、程知节同袁、江、贾、罗四夫人成对站定，赐了花红。四对夫妇谢了恩，就有鼓乐迎出苑去；第二起就是秦怀玉与单爱莲，谢恩，迎送出去；第三起却是罗成，两旁站着窦线娘、花又兰，谢恩下去。唐帝笑道：“罗成，太便宜了你，也亏你当时老成，今宵却有联璧相亲。”罗成同二佳人跪下说道：“圣恩浩荡无涯，使小臣亦沐洪麻；但臣妻线娘，既为圣母国戚，臣礼合同去谢恩，陛下可容臣叩谢否？”唐帝道：“这个使得。”遂起身退朝，同罗成夫妻三人，到后苑拜见窦后。窦后深喜罗成年少知礼，赐宫奴二名，内监二名，并许多金珠衣饰，又将温车一乘，赐与二女坐了，命撤御前金莲烛并鼓乐送出苑来，惹得满京城军民人等，拥挤观看，无不欣羨。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剪寇建功

词曰：

驕馬玉鞭馳驟，同調堅貞永昼。提携一處可相留，
莫把眉兒皺。

如雪剛腸希覩，一擊疾誅雙丑。矢心誓日生死安，
若輩真奇友。

右調《誤佳期》

古人云：唯婦人之言不可聽。書亦戒曰：唯婦言是聽。似乎婦人再開口不得的。殊不知婦人中智慧見識盡有勝過男子。如明朝宸濠謀逆，其妃姜氏泣諫，濠不從，卒至擒滅，謂然嘆曰：“昔紂聽婦人之言失天下，朕不聽婦人之言亡國。”故知婦人之言足聽不足聽，惟在男子看其志向以從違耳。當時唐帝叫太監弄這幾個隋宮妃子來，原打帳要自己受用，只因竇后一言，便成就了幾對夫婦，省了多少精神；若是蕭后，就要逢迎上意，成君之過。唐帝亂點鴛鴦的把幾個女子賜與眾臣配偶，不但男女稱意，感戴皇恩，即唐帝亦覺處分得暢快，進宮來述與諸妃聽。說到單女亦欲葬父完婚，竇后嘆道：“不意孝義之女，多出在草莽。”只見宇文昭儀葬下淚來，唐帝駭問道：“妃子何故悲伤？”昭儀答道：“妾母靈柩尚在洛陽，妾兄士及未曾將他入土。”唐帝道：“明日汝兄進朝，待朕問他。”

且說張公謹在秦叔寶家，因羅公子新婚，不好催促，又因諸

王妃与公侯诸大夫，皆因窦后认为侄女，又慕窦、花二位夫人孝义，争相结纳，日夕称贺。因此张公谨恐本地方有事，只得先上朝辞圣。秦王因爱公谨之才，不肯放他去，奏过唐帝，即将张公谨留授司马兼督捕司之职，幽州郡守改着罗成权署。旨意一下，张公谨留任长安，只得写禀启差人去回覆燕郡王，并接家眷到京。罗公子亦因圣旨擢他代张公谨之职，又牵挂父母，等不及满月，便去辞了唐帝、窦后，至西府拜辞秦王，与众官僚话别了。因线娘嘱说，又到宇文士及家去谢别，见士及家车骑列庭，正在那里束装，罗公子进去相见了，便问道：“尊驾有何荣行，在此束装？”士及道：“弟因先母之柩未葬，告假两月，将往洛阳整理坟茔，此刻就要起身，恐不及送兄台荣归了。”罗公子道：“弟亦在明后日就要动身。”说了出门。罗公子归来，连夜收拾，与窦公主、花又兰拜别了秦母、叔宝与张氏夫人，怀玉夫妻亦出来拜别，护送出门。尉迟南、尉迟北并太后赐的两名太监，及随来潘美等做了前队；罗公子与窦公主、花夫人并宫人妇女，及金铃、吴良等做了后队。徐惠妃差西府内监。袁紫烟亦差青琴、江、罗、贾三夫人俱差人来送别。时冠盖饯别，塞满道路，送一二十里，各自归家。

罗公子急忙要赶到雷夏墓所，迎请窦建德到幽州去，分付日夕赶行。不多几日，已出潼关，将至陕州界口一个大村镇上。那日起身得早，尚未朝食，前队尉迟南兄弟正要寻一个大宽展的饭店，急切间再寻不出，又去了里许，只见一个酒帘挑出街心，上写一联道：暂停车马客，权歇利名公。尉迟南众人看见了，就下马，把马系好进店去，看房屋宽大，更喜来得早，无人歇下。尉迟南忙分付主人，打扫洁净，整治酒肴，又出店来盼望后队。只

见街坊上来来往往，许多人挤在间壁一个庵院门首，尉迟南问土人为着何事，答道：“不晓得，你们自进庵里去看便知。”尉迟兄弟忙挤进庵来，只见门前一间供伽蓝的，进去三间佛堂，门户窗棂，台桌器皿，多打得齏粉，三四个老尼坐在一块儿涕泣。尉迟南问着老尼，老尼也只顾下泪未答。只闻得耳边嘈嘈杂杂的，地方上人议论道：“那个公主也是个金枝玉叶，不意国亡家破，被那官儿欺负。”尉迟兄弟未及细问，恐怕罗公子后队到了，即便抽身出来，恰好罗公子与众人驴马一哄而至，这旁窈公主与花夫人便下了驴轿，进店去了。

罗公子下马，见街坊上热闹，叫尉迟兄弟进去，问地方上为着何事。尉迟南把土人的言语与庵中的光景说了。窈公主见说，心中想道：“莫非郑、魏后人流落在这里？”便叫左右去唤那个老尼来，那吴良、金铃出外，到底是军人打扮，他两个是好事生风的，忙出店走进庵来，对老尼说道：“我家公主与小王爷，唤你师父快去。”那老尼见说，忙站起来问道：“是那个王爷，又是什么公主？”金铃道：“你过去便知明白。”老尼没奈何，只得一头走，一头向众人问明来历。

来到店中，见了公主、公子，打了几个稽首。窈公主问道：“你庵中被何人罗唆？有那朝公主在里边？”老尼答道：“当初隋朝有个南阳公主，少寡守节，有一子名曰禅师，因夏王讨宇文文化及时，夏将于士澄见公主美貌欲娶，公主不从，士澄诬禅师与化及同党，竟坐杀之。公主向夏王哀请为尼，暂寓洛阳，因山寇窃发，回长安访亲，中途又被贼劫，故此投到小庵来住。昨晚有一官府宇文士及在此下店，不知被那个多嘴的说了，那宇文官府走过庵来，必要请见南阳公主。公主再三不肯相见，那宇文官府立

于户外说道：‘公主寡居，下官丧偶，中馈尚虚，公主若肯俯从，下官当以金屋贮之。’论来这样青年大官府随了他去，也完了终身，不想南阳公主听说，不但不肯从他，反大怒起来，在内发话道：‘我与汝本系仇家，今所以不忍加刃汝首，因谋逆之日，察汝不预知耳；今若相逼，有死而已。’宇文官府知不可屈，即便去了。他手下道我窝顿了亡隋眷属，逼勒着要诈我们银子，我们没有，故此打得这般模样。”

窦公主道：“宇文士及当初杨太仆知他有品行的，故此遗计教他投唐，以妹子进献，方得宠眷；不意他渔色改行，以至于此，可见这班咬文嚼字之人，盖棺后方可定论。”遂叫左右三四个妇女，即同老尼进庵去，请南阳公主到来一见。

众妇女去不多时。拥着南阳公主到店来；但见一个云裳羽衣，未滿三旬的佳人，窦公主同花夫人忙出来接见了，逊礼坐定。窦公主道：“刚才老尼说姐姐要往长安探亲，未知何人？”南阳公主道：“唐光禄大夫刘文静系妾亡夫至亲，今为唐家开国元勋，意欲往长安依附他，以毕余生。不想闻得刘公与裴监不睦，诬以他事，竟遭惨戮，国家殄灭，亲戚凋亡，故使狂夫得以侵辱。”说罢，泪下数行。窦公主见了这般光景，不胜怜恤道：“既是姐姐欲皈依三宝，此地非止足之所，愚妹到有个所在，未知尊重可否？”南阳公主道：“敢求公主指引。”窦公主道：“雷夏有个女贞庵，现有炀帝十六院中秦、狄、夏、李四位夫人在内守志焚修；若姐姐肯去，谅必志同道合。”南阳公主道：“若得公主提携，妾当朝夕顶礼慈悲，以祝公主景福。”窦公主道：“我们也要到雷夏，若尊意已允，快去收拾，便同起身。”南阳公主大喜，即起身去草草收拾停当，谢了众尼，又到店中。窦公主把十两银子赏了老

尼，又叫手下雇了一乘驴轿与南阳公主坐了，一同起行。

潘美与金铃往柜上去会钞，只见柜内站着一个方面大耳、一部虬髯的人笑道：“钞且慢会，敢问方才上车的，可就是夏王窦建德之女么？”潘美答道：“正是。”又问道：“那个小王爷又是谁？”金铃道：“就是幽州罗燕郡王之子讳成，如今皇爷赐婚与他的。”那汉又问道：“当初夏王的臣子孙安祖，未知如今可在否？”金铃答道：“现从我们王爷在山中修行。”那汉点头说道：“可惜单员外的家眷，如今不知怎样着落？”潘美道：“单将军的女儿，前日皇爷已与我家窦公主同日赐婚，配与秦叔宝之子小将军，皇爷赐他扶柩殡葬父亲，即日要回潞州去了。”那汉见说，拍手大笑道：“快活快活，这才是个明主。”潘美忙要称还饭钱，催他算帐，那汉道：“夏王与孙安祖俱系我们昔年好友，今足下们偶然赐顾一饭，何足介意。”潘美取银子称与他，那汉坚决不肯收，推住道：“不要小气，请收了；但不知足下说的那单员外的灵柩即日要回潞州，此言可真否？”金铃道：“怎么不真，早晚也要动身了。”那汉道：“好，请便吧！”潘美问他姓名，那汉不肯说，拱拱手反踱进去了。潘、金二人只得收了银子，跨上马望前赶去。

看官们，你道那店中的大汉是谁？也是江湖上一个有名的好汉，姓关名大刀，辽东人，昔年曾贩私盐，做强盗，无所不为的。他天性鄙薄仕宦，不肯依傍人寻讨出身，近见李密、单雄信等俱遭惨戮，他便收心在这里开一个大饭店，遇着了贪官污吏，他便不肯放过，必要罄囊打橐，方才住手。好处不肯杀人，不肯做官，他道我祖上关公，是个正值天神，我岂可妄杀人？”又道：“关公当日不肯降曹。我今亦不去投唐。”因此四方的豪杰人多敬服他。正是：

海内英雄不易识，肺肠自与庸愚别。

可笑之乎者也人，虚邀声气张其说。

今说窦公主要他父亲一同到幽州来，先打发又兰同众官人到雷夏，自与罗公子到隐灵山要接父亲起身；无奈窦建德与三藏和尚朝夕讲论，看破尘网，再不肯下山，公主只得哭别了，仍旧到雷夏来。贾润甫与齐善行俱来接见。女贞庵四位夫人，是时又兰早已接到家中，各各相见。杨义臣如夫人与馨儿，徐懋功先已差人接去了。公主祭奠了曹后，墓上田产交托两个老家人看管，收拾行装。差人送南阳公主与四位夫人到女贞庵去，便同罗公子、花又兰往北进发。贾润甫送公子起身之后。晓得单雄信家眷扶柩回潞州，因想：“雄信当初许多情谊，多少人受了他的厚惠，我曾与他为生死之交。雄信临刑时，秦、徐诸人，割股定姻，报他的恩德，我贾润甫也是个有心肠的，尚未酬其万一。今日闻得他女儿女婿扶柩归葬，焉有不迎上去，至灵前一拜之理？”便收拾行囊，拉了附近受过单雄信恩惠的豪杰，竟奔长安不题。

且说秦怀玉与爱莲小姐满月后，辞了祖母、父母起身，叔宝差四名家将，点四五十营兵护送。怀玉因他父亲的功勋，唐帝已擢为殿前护卫右千牛之职，时众官辈亦来送行，怀玉各各辞别，拥着丧车起身。

行了几日，已出长安，天将傍晚，众家将加鞭去寻宿店。只见七八个长大汉子，俱是白布短衣，罗帕缠头，向前问道：“马上大哥，借问一声，那二贤庄单员外的丧车，可到这里来么？”家将停着马答道：“就在后面来了。”那几个大汉听见，如飞去了。家将见那几个大汉已去，心上疑惑起来，恐是歹人，忙兜转马头，追赶那几个大汉。

赶了里许，只见尘烟起处，一队车马头导，两面“奉旨赐葬”金字牌，中间一副大红金字铭旌，上写“故将军雄信单公之柩”，冲天的招摇而来。众好汉看见，齐拍手道：“好了，来了！”齐到柩前扒在地下，拍地呼天的大哭起来。家将见了，知不是歹人，秦怀玉忙跳下马还礼。单夫人听见，推开轿门，细认七人个人中，只有一个姓赵，绰号叫做莽男儿，当初杀了人，亏雄信藏他在家，费了银子解救，其余多不认得，想必多是受过恩的。单夫人不觉伤感大哭起来。众好汉也哭了一回，磕了几个响头，站起来问道：“那一个是单员外的姑爷秦小将军？”秦怀玉答道：“在下就是。”一个大汉走上前来，执着秦怀玉的手，看了说道：“好个单二哥的女婿！”那一个又道：“秦大哥好个儿子！”赞了几声，又问道：“令岳母与尊夫人可曾同来？”怀玉指道：“就在后车。”那汉便道：“众兄弟，我们去见了单二嫂。”

众人齐到车前，单夫人尚未下车，众好汉七上八落的在下叩头，单夫人如飞下车还礼。众人起来说道：“二嫂，我们闻得二哥被戮，众兄弟时常挂念，只是不好来问候；如今你老人家好了，招了这个好女婿，终身有靠了。”单夫人道：“先夫不幸，有累公等费心。”莽男儿道：“天色晚了，把车推到店中去罢，贾兄们在那里候久了！”怀玉道：“那个贾兄？”众人道：“就是开鞭杖行头贾润甫，他晓得令岳的丧车回来，便拉了十来个兄弟们在那里等候。”说了，便赶开护兵，七八个好汉用力拥着丧车，风雷闪电的去了。原来贾润甫拉齐众好汉，恰好也投在关大刀店中，当时见丧车将近，便同众人迎到柩前，又是一番哭拜。单夫人同秦怀玉各各叩谢了，关大刀同众人把丧车推在一间空屋里去。

贾润甫领秦怀玉与单夫人、爱莲小姐，到后边三四间屋里

去，说道：“这几间，他们说还是前日窦公主到他店里来歇宿，打扫洁净在此，二嫂、姑娘们正好安寝，尊从就住在外边两旁住了罢。”单夫人问贾润甫：“贾叔叔，那班豪杰那里晓得我们来，却聚在此？”贾润甫道：“头里那一起，是关兄弟先打听着实，知会了聚在此的，后边这一路，是我一路迎来说起，欣然同来的。这班人都是先年受过单兄恩惠的，所以如此。”说了即同怀玉出来，只见堂中正南一席，上边供着一个纸牌，写着“义友雄信单公之位”。关大刀把盏，领众好友朝上叩首下去，秦怀玉如飞还礼。关大刀把杯箸放在雄信纸位面前，然后起来说道：“贾大哥，第二位就该秦姑爷了。”贾润甫道：“这使不得。他令岳在上，也不好对坐；二来他令岳也会与众兄弟相与，怎好僭坐？不如弟与秦姑爷坐在单二哥两旁，众兄弟入席，挨次而坐。乃见我们止以义气为重，不以名爵为尊，才是江湖上的坐法。”众人齐声道：“说得是。”

大家入席坐定，关大刀举杯大声说道：“单二哥，今夜各路众兄弟屈你家令坦，在小店奉陪，二哥须要开怀畅饮一杯。”一堂的人，大杯巨觥，交错鲸吞，都诉说当年与雄信相交的旧话，也有说到得意之处，狂歌起舞；也有说到伤心之处，出位向灵前捶胸跌足哭起来。只听见莽男儿叫道：“秦姑爷，我记得那年九月间，令祖母六十华诞，令岳差人传绿林弓箭到我们地方来，我们那时不比于今本分，正在外横行的日子，不便陪众登堂，”把手指道：“只得同那三个弟兄凑成五六百金，来到齐州，日里又不敢造宅，直守至二更时分，寻着了尊府，后门跳进来，把银子放在蒲包内，丢在兄家内房院子里头。这事想必令尊也曾与兄说过。”秦怀玉道：“家母曾道来。”正说得高兴，只听得外面叩门

声急，关大刀如飞赶出来，开门一看，便道：“原来是单主管，来得正好，你们主儿的丧车，与太太、姑爷、姑娘多在里面。”

原来单全当时随雄信在京，见家主惨变后，即便辞了单夫人要回乡里。秦叔宝、徐懋功知他是个义仆，要抬举他，弄一个小前程与他做，他必不从，径归二贤庄。喜的单雄信平昔做人好，没有一个不苦惜他，所以这些房屋田产，尽有人照管在那里，见单全一到，多交付与他。单全毫无私心，田产利息，悉登册籍，今闻夫人们扶柩回乡，连夜兼程赶来，在路上打听，晓得投在关家店里，故此赶来。当时关大刀闭上门，领单全到堂中来，贾润甫见了喜道：“单主管，你也来了。”单全见上边供着主人牌位，先上去叩了四叩，又要向众人行礼下去。众好汉大家推住道：“闻得你也是有义气的男子，岂可如此！”单全只得止向秦怀玉叩首，怀玉连忙扶起。众人道：“主管快来坐了，我们好吃酒了。”单全道：“各位爷请便，我家太太不知下在那一房，我去见了来。”说时早有妇女领了进去，不移时出来坐了。

贾润甫道：“单主管，我们众兄弟，念你主人生前之德，齐来扶他灵柩还乡，到那里还要盘桓几日，但不知你庄上如何光景？”单全道：“庄上我已一色停当，但未择地耳；只是如今王世充在定州，纠合了邴元真复叛，罗士信被他用计杀害，占了三四个城池，前日闻他已到潞安，如今将到平阳来，只恐路上难行奈何？”贾润甫道：“当初我家魏公与伯当好好住在金墉，被他用计送死，单二哥又被他累及身亡，几个好弟兄，皆因他弄得七零八落。今士信兄弟又被他杀害。我若遇着他，必手刃之，方快我心。”

秦怀玉见说士信被杀，便垂泪道：“士信叔叔与父亲结为兄弟，小侄与他相聚数年，今一旦惨亡，家父闻知，是必请兵剿灭

此贼，以报罗叔叔之仇。”单全道：“我昨夜在七星岗过夜，三更时分，梦见我家先老爷，叫了我姓名说道：‘我回去了，可恨王世充杀我好友义弟，又是我同起手的心交，我知此贼命数已绝，你去叫姑爷灭了他，干了这场功。’”关大刀道：“我们众兄弟同去除了这贼，替罗家兄弟报了仇何如？”贾润甫道：“若诸兄肯齐心，管叫此贼必灭。”众人道：“计将安出？”贾润甫道：“计策自有，必须临期着便，今且慢说；但必要关兄去方好，只是没人替他开店。”关大刀道：“店中生意就歇两日何妨？但要留单主管在此。”单全道：“我是要随太太回去的。”贾润甫道：“太太姑娘，权屈在店中住几日，仗单二哥之灵，我们去干了这场功，回店扶柩去未迟。”众好汉踊跃应道：“好。”

单夫人在内听见，忙叫人请贾润甫进去说道：“小婿年少，恐怕未逢大敌，还是打听他过了再走罢。”贾润甫道：“二嫂但放心，干事皆是众兄弟去，我与今坦止不过在途中接应，总在我身上无妨。”说了出来。对众人说道：“既是明早大家要去干正经，我们早些安寝罢！”过了一宵，五更时分，关大刀向贾润甫耳上说了几句，又叮嘱了单全一番，先与众好汉悄然出门而去；贾润甫同秦怀玉率领了家将，亦离店去了。

却说关大刀同莽男儿一班，走了两三日，将到解州地方，恰遇着了王世充的前站，见了一二十个穿白衣服的人来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百姓？”众人道：“我们是迎单将军的柩回去的。”马上将官问：“那个单将军？”众好汉答道：“就是单雄信。”那将官道：“单雄信是我家的勇将，被唐朝杀的，你们都是他什么人，去扶他灵柩？”众好汉道：“我们俱是他当年管辖的兵卒，感他的恩德，故此不惮路途而来，爷们可是守这里地方的？”那将官道：

“不是，郑王爷就在后面来了，你们站一回儿，便知分晓。”

正说时，只见后面尘头起处，一簇人马行近前来，众好汉看了，拍手喜道：“正是我家的旧王爷。”那将官带了一千好汉，到王世充面前说了。王世充问道：“单将军的灵柩，你们扶他到那里？”众人道：“到二贤庄。”邴元真在旁边马上说道：“只怕是奸细。”叫人各人身上收检，众人神色不变，便不疑惑。王世充道：“你们都是行伍出身，何不去投唐图个出身？”众人道：“唐家既不肯赦我们的恩主，我们安肯背义从唐？”王世充道：“你们既是我家旧兵卒，我这里正少人，何不就住在我帐下效用，当初你们是步兵还是马兵？”众好汉道：“当时是马兵。”王世充问了各人姓名，叫书记上了册槽，给付马匹衣甲器械，派入第二队。

今说贾润甫同秦怀玉与两个家将一行人等，慢慢的已行了三日。将近解州，贾润甫叫秦怀玉差一个伶俐小卒，假装了乞丐，前去打听，自己守在一个关王庙里。隔了两日，只见差去的小卒归来报道：“小的初去打听，我们这几位爷被王世充信任收用，已派入第二队。昨夜他们已破平阳，今要进解州，一路百姓多逃避一空，只剩房屋，他们下寨在猫儿村，不知为甚，四更时分，只听见军中喧哗喊道，有贼，故此小的忙来报知。”贾润甫见说，忙起一课，大喜道：“众兄弟成功了，快备马我们迎上去。”秦怀玉即便领二家将，跨马前行。

未及一二里，早望见一二十个白衣的人，头里那人却是莽男儿，提着两个首级，飞奔前来，叫道：“贾大哥，王世充、邴元真二人首级在此，后面追兵来了，快去帮他们厮杀。”贾润甫叫人把首级挑在枪杆上，同莽男儿飞赶去，只见众好汉在一个山前与王家兵马正在那里厮杀。莽男儿跑向前大声喊道：“我家大唐

兵马来了！”秦怀玉扯满弓，一连射死了两三个。贾润甫叫道：“王世充、邴元真两个逆贼，首级已梟在此，你们何苦自来送死！”王家兵将见了，即便败将下去。秦怀玉与众人直追至猫儿村，贼兵只得弃了輜重，各自逃生。贾润甫将贼兵掳掠遗弃之物，装载了几车，尚恐怕余贼未散，又追赶三四十里，然后转来。早有人来报道：“单二爷丧车已被二贤庄许多庄户，赶到关家店里，载进潞州去了。”众好汉此时不是步行了，俱骑地方官员晓得秦叔宝名位俱尊，其子怀玉现公子道：“弟亦在明后日就要动身。”说了出门。罗公子归来，连夜收拾，与窦公主、花又任千牛之职，目下又建奇功，多要想来吊侯。贾润甫在庄前择一块丰厚之地，定了主穴。关大刀对贾润甫道：“贾大哥，我们这场功皆仗单二哥的阴灵，得以万全，为什么呢？弟前夜与赵兄弟两个，乘王世充、邴元真酒醉熟睡时，潜踪入幕，盗了两人的首级，众兄弟齐上马出来，惊动了帐房内，只道是劫营的，齐起身来追赶。时天尚昏黑，众弟兄因记不出路径，只见黑暗中隐隐一人骑着马领路，众弟兄认是我，又不好高声相问，只得随着他走了三四里，天将发白，那前头骑马的倏然不见了，岂不是单二哥阴灵护佑我们？如今把这些衣饰银钱，分做两堆，一堆赠与姑爷为殡葬之资；一堆取与二贤庄左右邻居小民，念他们往日看守房屋，今又远来迎柩营葬，少酬其劳。”贾润甫与众好汉齐声道：“关大哥说得是。”秦怀玉道：“岂有此理，这些东西，诸君取之，自该诸君剖之，我则不敢当，何况敝邻。”

正在推让时，只见潞州官府抬了猪羊到灵前来吊唁，秦怀玉同贾润甫出来接住，引到灵前去拜过，见院中罗列着两堆银钱衣饰，问是何故。贾润甫答道：“有几个商贾朋友，是昔年曾与单

公知交，今来迎丧，恰逢王世充逆贼临阵，众友推爱，齐上前用为剿灭，贼掳之物，遗弃而去。这些东西，理合众友收领，不意众友仗义不从、反欲赐惠小民。”那个郡守笑道：“这也算一班义士了。但是小民无功，岂可收领逆赃？既云好义，何不寄之官库，题请了，替单公建祠立碑，以为世守，亦是美事。”那衙官见说，心中想道：“我们做了一个官儿，要百姓们一两三钱的书帕，尚费许多唇舌，今这主大财，那班人反不肯收，不知是何肺肠？”官儿们挨了一回，见秦怀玉不言语，只得别过去了。众好汉便招地方上这些看的穷人，近前来说道：“这一堆东西，是秦姑爷赐你们的，以当酬劳之意。你们领去从公分惠，不许因些微之物，争竞起来，到官府责罚。自今以后，你们待秦姑爷如待单员外一般便了。”众邻里齐跪下去，欢呼拜谢，领了出去。

关大刀对贾润甫说道：“贾大哥，我们的事已毕，去罢！”又对秦怀玉道：“众弟兄不及拜别令岳母了！”大家拱拱手欲别，秦怀玉道：“这发利不好，有污诸公志行，请各乘骑而去如何？”众好汉道：“我们如此而来，自当如此而去。”尽皆岸然不顾而行，看的人无不啧啧称羨。

秦怀玉督手下造完了坟墓，择了吉日，安葬好了丈人，又见主管单全忠心爱主，就劝单夫人把他作为养子，以继单氏的宗祧，将二贤庄田产，尽付单全收管，以供春秋祭扫；自同单夫人与爱莲小姐，束装起身。家将们带领了王世充、邴元真二人首级，忙进长安不题。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词曰：

寂寂江天锦绣明，凌波空步绕花荫。一枝蓦地闲相
逅，惹得狂蜂空丧身。 逞乐意，对芳樽，腰围玉
带暗藏针。片词题破惊疑事，喋血他年逼禁门。

右调《鹧鸪天》

天地间填不满处不足的惟妇人之心，非妇人之心真有不满足之地，止因其所好不得不然，故借此以消遣耳。

今且慢说秦怀玉剿灭了王世充、邴元真回来，将二人首级献功，唐帝赏劳。再说武德七年间，四方诸丑，亏了世民击灭将完，时唐皇晚年，总多内宠，生儿者二十余人，无子者不计其数，靡不思迭寻宠爱，各献奇功？然其间好事生风敢作敢为的，无如张、尹二妃。他本是隋文帝宠用过的，忽然间唐帝又把他两个弄起手来，今幸一统天下，虽不能做正位中宫，却也言听计从，无欲不遂；更值窦皇后福祿不均，先已驾崩，因此两人的心肠更大了些。但唐帝因宫中年少佳丽甚多，便在他两个身上也就平淡；何知妇人家这节事如竹帘破败，能有几个自悔检束的，但看时势之逆与顺耳。

时值唐帝身子不爽，在丹霄宫中静养。相戒诸嫔妃，非宣召不得进来，因此那些环佩袅娜之人，皆在宫中静守。惟有那张、尹二夫人，年纪却在三旬之外，谗浪意味，愈老愈佳；平日虽与

建成、元吉，眉来眼去，情意往来，恨无处可以相承款曲。

那日恰好尹夫人差侍儿小莺，去请杨夫人蹴球耍子，只见建成、元吉与两个小宫监跟了走来。小莺见了，笑逐颜开问道：“二位王爷在何处来？”建成、元吉认得小莺是尹夫人的丫环，便道：“我两个特来寻你们二位夫人说句话儿，你到何处去？”小莺笑着摇头道：“不是二位王爷是丹青宫中出来，如今回去快活，为什么寻我们夫人起来；若有正经要会，何不在前日昨日，今却说这样话来骗我？”建成听见，欢喜不胜道：“为什么该在前日昨日来？”小莺笑道：“罢了，有人来撞见，又要搭出是非来，请各便罢，我要去干正经了。”就要走动，当不起建成是个酒色之徒，见那小环说话伶俐，一把扯到侧首一个花槛内，叫小监门首站着，执着小莺双手道：“小妮子，你从实说与我们听了，我把东西来送你。”小莺笑道：“东西我不敢领，既承二位王爷下问，待我对你说了罢。前日初十，是张夫人诞日；昨日十三，是我家尹夫人诞日。这两天被众夫人闹得好厌，今日甚是清闲，张夫人又道无聊，约了我家夫人，叫我去请杨夫人来蹴球耍子，故此我说二位王爷既有话要会二位夫人，何不也在前两日来，大家相聚，岂不是一场胜会？”元吉道：“众夫人拜寿，我们怎好来亲热孝顺？今日无事，正好来补贺，岂不是两便？”建成道：“说得有理，我们弟兄两个回去备了礼物就来，你与我们说声。”小莺道：“二位王爷认真要来，我也不去请杨夫人了，在宫专候驾到；但恐不准，叫我那里当得起？”建成、元吉道：“岂有此理！你道我虚言么，我们先将来一物与你取去，送二夫人收了如何？”小莺道：“若得如此，方好相候。”二位王爷各在身上解下一条八宝十锦合欢丝鸾带，付与小莺收了，又道：“我们现今不能用情赠你，少顷到

官来，断不虚你的盛情。”小莺道：“恁说快去了来，竟到后宰门走进，更觉近些。”三人别去。正是：

慢夸富贵三春景，且放梅梢玩月明。

不说小莺去通知张、尹二夫人，且说建成、元吉，听见小莺之言，欢喜不胜，疾忙赶到府中，收拾了珍珠美玉，把两个金龙盒子盛了，叫宫监捧着，一同忙到后宰门来。门官见是二位殿下，忙把门开了。二王跨下马，叫人牵了在外面伺候，小宫监捧着礼物，二王走到分宫楼，只见小莺咬着指头，站在门首悬望，见了二王喜道：“王爷们来了。”建成道：“小莺，你可曾与二夫人说知？”小莺点点头儿，引二王进去，到中堂坐下，叫两三个宫奴，把礼物收了进去。

一盏茶时，只见张、尹二位夫人跟着三四个宫娥，轻移莲步，走将出来。二王如飞叫人把毯子铺下，要行大礼。二位夫人那里肯受，自己忙走近身来拖住。张夫人道：“二王怎么要行起这个礼来，岂不要折杀我们？”元吉道：“二位夫人，如同母子，焉有圣寿不行恭拜之礼？”尹夫人道：“求二位以常礼相见，我们两个心上方安。”二王没奈何，只得顺从了。张夫人道：“屈二王到楼上去坐坐，省得这里不便。”尹夫人道：“姐姐主张不差。”

大家同到楼上来，二王看那三间楼的景致，宛如曲江开宴赏，玉峡映繁华。二王坐定，用点心茶膳，彼此细陈款由。张夫人道：“向蒙二王时常照拂，使我二姊妹梦寐不能去怀，不意复承厚赐，叫我两个何以克当？”元吉笑道：“张夫人说甚话来？骨肉之间，不能时刻来孝顺，这就是我们的罪了，怎说那个话来？”建成道：“我们心里时常要来奉候，一来恐怕父皇撞见，不好意思；二来又恐夫人见罪，不当稳便，故此今日慢慢的走来，恰好

遇着小莺，叫他先来通知，方才放心。”尹夫人道：“我家张姐姐常常对我说，三位殿下都是万岁所生，不知为甚秦王见了我们，一揖之外，毫无一些好处。他倚着父皇宠爱，骄矜强悍，意气难堪。故此前日皇上要他迁居洛阳，幸得二位王爷叫人来说了，被我姊妹两个在万岁爷面前再四说了，方才中止。”张夫人道：“总是有我四人一块儿做事，不怕秦王飞上天去。”元吉道：“若得二位如此留心，真是我们的母后了。”两夫人多笑起来。时绮席珍馐，雕盘异果，无所不有；四人猜谜行令，说说笑笑。英、齐二王都是酒色中人，起初还循些礼貌，到后来各人有了些酒，谗浪欢呼，无所不至。古人云：酒是色之媒。二王酒量原是好的，只因身边各有个千娇百媚的女子相对话言，眉眼传情，他们醉翁之意俱不在酒，便假装醉态。元吉道：“我们酒是有了。求二位夫人消停一会儿何如？”

二夫人见了这两个俊俏后生，狎邪旖旎，无所不至，那里描写得完？少顷两对精魂联臂出来，建成笑对元吉说道：“清风玉磬，音响余箏，正如巫山云梦，难以言传。”元吉也笑道：“风牌月阵，莺啼猿吟，总是我粗浅之人也学不出。”自此英、齐二王满心畅快，打发宫监与外面伺候的回去了，便同二妃欢呼弹唱不题。

再说秦王因唐帝在丹霄宫养病，他就不回西府，晨昏定省，每日调奉汤药，整顿了六七日。时日色已暝，月上花枝，唐帝身子略已痊可，便对秦王道：“吾病今日稍觉安稳，你依朕回府去看看。”秦王不敢推却，只得领了父皇旨意，辞驾出宫。

行至分宫楼，忽听见弹箏歌唱，轻一声高一声，韵致悠扬。秦王站了一回，见是张、尹二妃寝宫，便道：“他晓父皇有病，正

该忧郁沉思，为甚歌唱起来？”就要行动，忽听见里面喊道：“这一大杯该是大哥饮的，我却先干了！”秦王道：“他们弟兄两个，平昔有人在我跟前说许多话，我尚猜疑；不意如今这时候，还在这里吹弹歌倡，不特不念父皇之疾，反来淫乱宫闱，理实难容。我若敲门进去，对他训论上番，也是正理；倘然父皇晓得，又增起病来，反为不美。”停足想了一回道：“也罢，暂将我的腰间玉带，解下来挂在他宫门上，待他们出来见了，好叫他痛改前非。”打算停当，即将腰间玉带解来挂在蟠龙彩凤之门，自即挪步而出。

却说英、齐二王，五更时忙起身来，收拾完备了；夭夭、小莺，各送上汤点。建成对二妃道：“我二人承你二位如此恩情，时刻不能去怀；倘秦王这事稍可下手，我们外边必传进来。替你二夫人说，如里边有什么机会，也须差人报与我们得知。”张、尹二妃道：“秦王这事，总是你我四人身上之事，不必叮咛；但是离多会少，叫我二人如何排遣？”建成犹执着二妃子之手，哽咽难言。元吉道：“你们不必愁烦，我与大兄倘一得便，即赶来奉陪。”

张、尹二妃拭泪，直送至玉宫门首，开出来猛见守门宫监，将玉带呈上，云：“是昨夜不知何人挂在宫门上的。”建成忙取来一认，却是秦王身上的，二王吓得神色俱变，便道：“这是秦王之物，毕竟昨夜他回去，在此经过，晓得我们在内玩耍，故留此以为记念，如今怎样好？”张艳雪说道：“不必慌张。秦王既有如此贼智，拼我一口硬咬着他，这罪名看他逃到那里去？”便向建成耳上说了几句，建成欢喜放心，即与元吉勉强散别归府。张、尹二妃忙进宫去打扮停当，将秦王玉带边镶四围割断了几处。跟

了天天。小莺齐上玉辇，同到丹霄宫来朝见唐帝。

唐帝吃了一惊，便问道：“朕没有来宣你们，何故特然而来？”二妃道：“一来妾等挂念龙体，可能万安；二来有不得已事，要来见驾。”唐帝道：“有何事必要来见朕？”张、尹二妃不觉流泪道：“妾等昨夜更深，忽然秦王大醉，闯进妾宫中来，许多甜言蜜语，强要淫污，妾等不从，要扯他来见陛下，奈力不能支，被他走脱，只把他一条玉带扯落在此，请陛下详看，以定其罪。”唐帝道：“世民这几日时刻在此侍奉，昨因朕病体小愈，故黄昏时候叫他回府将息，何曾用过酒来，说甚大醉？”将玉带细看，又是秦王之物，便道：“玉带虽是他的，其中必有缘故，或者是他走急了，撩在何处，你们宫奴拾了便将来诬陷他，这是使不得的呢！”尹瑟瑟道：“妾等几年侍奉陛下，何曾诬陷他人，说这样话来。”两个装出许多妖态，满面流泪，挨近身旁，哀哭不止。唐帝不得已。只得说道：“既然如此，二妃且回，待朕着人去问他。”即写几字着内监传旨，命御史李纲去向秦王闯宫情由、明白奏闻。因此张、尹二妃只得谢恩回宫。

却说秦王夜间挂带之后，忙归府中。心中着恼，那里睡得着？绝早起身，把家政料理了一番，便要进宫去问侯。只见左右报道：“御史李纲在外要见王爷。”秦王只道是要问父皇病体，便出来相见，参谒后坐定。李纲道：“圣上龙体如何？”秦王道：“孤昨夜回来，身子已觉好些，不知今日如何，正要定省。”李纲道：“今早有个内监传出旨意，发到臣处，要臣来请问殿下，故昌不得不来臣渎。”秦王忙叫左右摆着香案来开读了。此时秦王颜色惨淡，便想道：“昨夜我一时听见，故借此以警他们将来，不意他们却反来诬陷我！”即对李纲道：“孤昨夜在父皇宫中回来，楼前偶有

所闻，故将玉带系挂于宫门，使彼以儆将来，况此系孤等家事，亦难明白诉卿。只问先生，孤何如人也，而欲以涅作淄乎？”李纲道：“殿下功高望重，岂臣下所敢措辞；今只具一情节来，封付臣去回覆圣旨，便可豁然矣！”秦王道：“说得有理。”便写了几句，封好付与李纲，李纲袖了，便辞出府去，回复了圣旨。

唐帝忙叫内臣扶出，便殿坐下。李纲朝拜已毕，叩问了圣体，然后将秦王所封之书呈上。唐帝展开来一看，只见上写道：

家鸡野鸟各离巢，丑态何须次第敲。

难说当时情与景，言明恐惹圣心焦。

唐帝看了一遍道：“这是一首绝句，叫朕那里晓得？”李纲道：“秦王秉性忠正严烈，陛下素知，此词必不敢空写。闻玉带挂于宫门，谅必有故。陛下龙体初安，且放在那里，慢慢详察，自然明白。”唐帝道：“既如此，卿且去，待朕思之。”李纲不敢复奏，辞帝而出。

当初汉萧何治律云：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这样事体必要亲身看见，无所推敲，方可定案；若听别人刁唆，总难拟断。且大人家一日尚有许多事体纠缠，何况朝廷。当时唐帝见李纲出宫去了，正要将此诗揣摩，只见宇文昭仪同刘婕妤出来朝见。唐帝道：“奇怪，你们二妃子为甚也出来，莫非亦有什么事体？”二妃笑道：“刚才晓得张、尹二夫人出来奉候，故此妾等亦走来定省。今日龙体想已万安，还该寻些什么乐事，排遣排遣才是。”唐帝见说，微叹不言。

宇文昭仪瞥见了那张字纸在龙案上，便道：“此诗亦郑卫之音，陛下书此何用？”唐帝道：“妃子何以知其是郑卫？”宇文昭仪道：“陛下岂不看他四句字头上，列着‘家丑难言’四字，明

白书陈，为甚不是？”唐帝到底是老实好人，便将张、尹二妃出来告诉，以至叫李纲去问秦王，故此秦王写这几个字来回覆，成了一遍。宇文昭仪道：“这样事体岂可乱谈，必须亲自撞见，方可定案。张、尹二人在隋如此胡乱朝政，他亦能甘忍。这几年秦王四海纵横，岂无一女胜于此者，何今日特然驾言污及？况前月陛下差秦王平定洛阳，又差妾等阅选隋宫美人，收府库珍奇，娇艳数千，秦王从不一顾，至于资财或者有之。陛下可记得：当时妾与张、尹二夫人等，曾请各给田数十顷，与妾父母为业，已蒙陛下手敕赐与，秦王竟与淮安王神通，封还诏敕，不肯给田。以此看来，贤王等皆是惜财轻色之人，安能如陛下钟情骄怯者也。张、尹二夫人或者犹以此记怀，未能释然耶？”刘婕妤道：“三十六宫，四十八院，粉黛数千，娇娥盈列，并无三尺之童在内，何苦以此吹毛求疵，能不免动太穆皇后泉下之悲乎？”这句话打动了唐帝的隐情，便道：“我也未必就去推问，二妃且莫论他。”

正说时，有个内监进来报道：“平阳公主薨。”唐帝叹道：“公主当初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至有今日。不意反不克享，先我而亡。”说了不觉泪下。宇文、刘二夫人道：“陛下切念公主，尤宜善视三王；况龙体初安，诸事总系大数，陛下还宜调护。”唐帝点头。二妃正要扶唐帝到丹霞宫去，忽兵部传本进来，说夷寇吐谷浑结连突厥可汗，直犯岷州，请师救援。唐帝想了想，援笔批道：“着驸马兵部总管柴绍火速料理丧事后，率领精兵一万前往岷州会同燕郡刺史罗成，征剿二逆，毋得延误。”即叫内监传旨出去，回到丹霞宫，颐养起居，龙体平复。

一日，在苑囿间玩，英、齐二王在那里驰马试剑，秦王亦率领西府诸臣见驾。言论间，英、齐二王与秦王各说武艺超群，唐

帝对尉迟敬德道：“本领高低各人练习，若说膂力刚强，单鞭驽马，人所难能，不意敬德独擅，真古今罕有。”齐王挺身说道：“敬德听言，恐皆虚诞，他道满朝将士，尽是木偶，故此夸口，已知我众不能使槊，今儿与他较一胜负何如？”唐帝道：“儿与敬德比试，何所取意？”敬德道：“臣自幼学习十八般枪马之法，并无虚发，但以理论之，殿下是君主，恭乃臣下，岂可比试使槊？”元吉道：“不妨，此刻不论品秩贵贱，只较槊法，暂试何害？”原来元吉亦喜马上使槊，一闻敬德夸口，必要与他较一胜负：“便请二哥全装贯甲，一如榆窠败走之状，自假单雄信飞马来追，看你单鞭驽马能夺我槊否？”敬德道：“愿赦臣死罪，恭贱手颇重，恐有伤损，只以木槊去其锋刃，虚意相拒，独让殿下加刃来迎，臣自有避刃之法。”

元吉大怒，私与部下一将黄太岁说了几句，便上马持大杆铁槊大呼道：“敢与我较槊么？”秦王听见，便挺枪勒马而走；元吉持槊追赶，将有里许，举槊要刺秦王。敬德乘马赶上，喊道：“敬德在此，勿伤吾主！”元吉遂弃了秦王，挺槊来战敬德，被敬德扭住，夺过槊来，元吉坠马而走。只见黄太岁直赶过了元吉，挺槊来刺秦王，秦王奋不顾身而斗，将要败时，敬德飞马赶来，黄太岁忙把槊来刺敬德，敬德把身一侧，忙举手中鞭打去，恰好那条槊又到面前，敬德夺过槊来一刺，可怜那黄太岁坠马而死。

敬德忙去回奏唐帝道：“黄太岁欲害秦王，故臣杀之。”元吉向前奏道：“秦王故令敬德杀我爱将，有违圣旨，乞斩敬德，以偿太岁之命。”秦王道：“眼见你使太岁来害我，如此饰词抵罪，敬德不杀太岁，吾命亦丧于太岁之手矣！”唐帝道：“黄太岁朕未尝使之，何得擅自提槊追逐秦王。敬德有救主之功，朕甚惜之。

况且你要他比槩，宜赦其罪，以旌忠义之心。汝弟兄当自相亲爱，患难相扶，庶不失友于之意，使吾父寸心窃喜，胜于汝等定省多矣。”说了，即便散朝不题。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词曰：

世事不可极，极则无忌之。试看花开烂漫，是送春时。况复巫山顶上，岂堪携云握雨，逞力更驱驰莫倚月如镜，须防风折枝。百恩爱，千缱绻，万相思。急弦易断，谁能系此长命丝？触我一腔幽恨，打破五更热梦，此际冷飕飕。无意常如此，人情更可知。

古调《水调歌头》

谚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不要说男子处逆境有怨天尤人，即使妇人亦多嗟叹，一日之间，就有无穷怨尤，总是难与人说的。

这回且不说唐宫秦王兄弟夺槊之事，再说隋宫萧后与沙夫人、薛冶儿、韩俊娥、雅娘住在突厥可汗那里。那可汗虽是个勇敢忠厚的蛮王，政治之外，并无丝竹管弦之乐，惟裙带下那一答儿是他消遣的事。年近五旬，已弄成病了。不想萧后到来，又看上了眼。惟沙夫人与薛冶儿凛不可犯，萧后与韩俊娥、雅娘早已刮上了手。他们又是久旷的人，突厥可汗便增了几贴劫药，就一旦弄死。韩俊娥、雅娘住了年余，水土不服，先已病亡。义成公主见丈夫死了，抑郁抱病，年余亦死。王义的妻子姜亭亭又因产身亡。沙夫人把薛冶儿赠与王义为继室。罗罗虽然大了赵王五六年，却也端庄沉静，又且知书识礼，沙夫人竟将罗罗配与赵王。

那突厥死后无嗣，赵王便袭了可汗之位，号为正统，踞守龙虎关，智勇兼备，政令肃清，退朝闲暇时，奉沙夫人等后苑游玩，曲尽孝道。

一日交秋时候，萧后独自闲行，伫立回廊绿杨底下，见苑外马厰中有个后生马夫，在那里铡草上料，闲观那马吃草。萧后看他相貌，好像中国人，因唤近前来，问：“你姓甚名谁，是何处人？”马夫道：“小生扬州人，姓尤名永。”萧后道：“我说像中国人，你有妻小么？为何来到此处？”马夫道：“小的向随王世充出征，因流落聊城，与一个相知周逢春同住，不期遇着宇文文化及宫中三个女人，说是隋朝晨光院周夫人、积珍院樊夫人、明霞院杨夫人。那周夫人说起来，原来就是周逢春的族妹，因此逢春便叫周夫人嫁了小的，那樊夫人与杨夫人都嫁了周逢春。”萧后惊讶道：“有这等事！如今三位夫人呢？”马夫道：“周氏随了小的年余，因难产死了，那樊夫人也害弱症死了，只有杨夫人还随着周逢春在临清鸳鸯镇上，开招商客店，”萧后道：“你既与周逢春同住，为何又独自来到这里？”马夫道：“小的因周氏已死，孤身漂泊，同伍中拉来这里投军，因羁留在此。”萧后又问：“你今年几岁了？”马夫道：“小的三十岁。”萧后想了一想，说道：“我就是隋朝萧后，我怜你也是中国人，又看周夫人面上，要照顾你，且还有话要细问，只是日间在此不便说得，待夜间我着人来唤你。”马夫叩头应诺而去。是夜萧后正欲唤那尤永进去，不想被人知觉，传与赵王知道。赵王疑有私情勾当，勃然大怒，立将尤永处死，正言规谏了萧后一番，严谕宫奴伺察其出入。萧后十分的纳闷，正是：

只因数句闲言语，致令人亡己受惭。

今说柴绍领了圣旨，随即发文书着令部下游击李如珪提兵一千去知会罗成，叫他：“先领兵去到岷州，抵住吐谷浑，我却提师来剪灭二寇。”不一日，李如珪到了幽州，见了罗成，罗成拆开文书看了，即奏知郡王。罗艺道：“岷州远，突厥可汗那里去近；况突厥可汗已死，今嗣子正统可汗系隋朝沙夫人之子赵王，闻得萧后也在那里，王义又在那里做了大臣，俱是我们先朝的旧人。你今只消领一枝兵去，与他讲明了，吐谷浑不见正统可汗助兵来，也就罢了。”罗成道：“父王之言甚善。”便归到署中。与窦线娘说了。线娘道：“萧后当初曾到我家，见他好一个人材，闻沙夫人是一个有志女子，我要见他，同你去走一遭。”罗成道：“若是夫人同去，尤为威武。”花又兰道：“妾也同二儿去上上父母的坟。”原来窦线娘已养了一个儿子，叫阿大；花又兰亦养了一个儿子，叫阿二，差得半月，各有八岁了。随叫金铃、吴良大家收拾，辞别了燕郡王起身。

行不多时，已到岛口。正统可汗得了信息，忙与沙夫人商议道：“吐谷浑约我国助兵，同到中原去骚扰，两日正在这里选将，不想唐朝到差燕郡王之子罗成来问罪，如今怎么样好？”沙夫人道：“罗艺原是我先帝的重臣，其子罗成，因他勇敢，就做了唐家的大臣；况还有个窦建德的女儿线娘，赐与他为妻，他夫妻二人原是能征惯战之将，不可小觑了他。”萧后道：“不是这句话；若是他人夺了我们天下去，不要说他来征伐，就不来也要合伙儿去征剿一番。如今这李渊，你们不知，他与我家有中表之亲，他家太穆窦皇后与我家先太后是同胞姊妹，岂不是亲戚？况窦线娘我也认得，是一个袅娜之人，只是嘴头子利害些，不见他什么本事，他若来此，我也要去会他。”

正统可汗听了，忙出去与王义商议，使他先领一支兵出去，自己慢慢的摆第二队出城。李如珪要抢头功，做了先锋，被王义用计杀输了，败将下去。窦线娘第二队已冲上来，见前面尘头起处，好像败下来的光景；线娘挺着方天画戟，直赶向前，见战将那条枪离李如珪后心不远，着了忙，便拔壶中箭，拽满弓射去，正中战将枪头上。那将着了一惊，只见王义妻子薛冶儿舞着双刀迎将上来。线娘把方天画戟招架，两个斗上一二十合，薛冶儿气力不加，便纵马跳出圈子外来问道：“你可是勇安公主么？”窦线娘道：“你既知我名何苦来寻死？”薛冶儿道：“你可认得萧娘娘么？”线娘道：“那个萧娘娘？”薛冶儿道：“就是先朝炀帝的正宫娘娘。”线娘道：“我们父皇曾与他诛讨逆贼宇文化及。萧后曾到我国来一次。”薛冶儿道：“即如此，我也不来杀你，我家可汗来了！”窦线娘笑道：“我也不来擒你，我家做官用也来了。”各自归阵。

不说薛冶儿归阵与赵王说知。窦线娘兜转马头，行不多几步，只见罗成飞马而来，线娘把杀阵与他说了。罗成道：“既是赵王领兵出来，我自去对付他。”忙到阵前，叫小卒：“去报知阵中，快请正统可汗出来，俺家主帅有话问他。”小卒进去说了，赵王忙叫兵卒摆队伍出来。正是：

冲天软翅映龙袍，扎紫貂珰影自招。

宝带腰围紧绣甲，金枪手腕动明标。

白面光涵凝北极，乌睛摇曳定蛮蛟。

何以玉龙修未稳，一方管掌协人曹。

罗成见了举手道：“尊驾可就是先帝幼子赵王么？”赵王道：“然也，你可是燕郡王之子罗成？”罗成道：“正是。昔为君臣，今

为秦楚，奈为上命所逼，不得不一问，不知何故要助吐谷浑来侵唐？”赵王道：“这句话系是吐谷浑借来长威，实在我没有发兵；况唐之得天下，得之宇文文化及之手，并未得罪于父皇，气数使然，我亦不恨他。今母后萧娘娘尚在此，汝令正奚公主，想必也在这里，烦尊夫人进宫一会，便知端的。”罗成道：“还有一位义士王义，可在这里？”赵王指着后面一个金盔的战将说道：“这个就是。”王义在马上鞠躬道：“小将军请了。”罗成道：“请殿下先回，臣愚夫妇同王兄进城来便了。”赵王见说，便率兵先自回宫。罗成使李如珪督理军马在城外，王义使夫人薛冶儿来迎接奚线娘，自同罗成摆队进城。

罗成夫妇一进城来，见人居稠密，市镇辘辘，那些民家多是张灯挂绣，蜀彩叮咭，把那驼狮象齿叫不出的奇珍古玩，摆列门庭。罗成夫妇在马上看了，称羨不已。说赵王进宫见了萧后与沙夫人，即将王义如何与他对寨厮杀，他们败了下去，薛冶儿与奚线娘又如何较量，冶儿乖巧，他要输了，幸我出去得快，罗成也到，大家说了一番，罗成肯同线娘进宫来见萧母后。萧后道：“他们既要入宫，你快分付御膳所好好备宴，每事齐整些。”赵王道：“这个晓得。”出去叫文武宾僚点二千兵把守各处，直到宫门内，明枪亮刀摆设齐整；又叫城中百姓，张灯结彩迎天使；又对两个小蛮分付道：“你两个快快到城外去对王爷说，如奚公主进宫，命薛夫人送至宫中。”

小蛮去了不多几时，只见四个内监进来报道：“天使到了。”赵王因罗成是个天使差官，只得到二门上接了进去，罗国后也跟二宫奴接了奚线娘，薛冶儿随了进去。萧后、沙夫人与奚线娘见过了礼。罗成到了龙升殿，见有香案在内，就把赤符诰命供在上

面，赵王朝拜了。罗成道：“殿下请进问声萧娘娘，可要出来接旨？”赵玉如飞进去与萧后说知。萧后想了一想，叹口气道：“嗟，当初人拜我，如今我拜人，天下原不是他夺的，况又是亲戚，做了一统之主，如今俨然朝命纶音，便去参谒也罢，只是没有朝服在此奈何？”赵王道：“当初公主的法服尚在筐中，何不取来穿上，岂不是好。”赵王叫宫奴取出，替萧后穿好，与寻常绚彩迥别，出来拜了圣旨。罗成要请萧后上坐朝拜，萧后垂泪道：“国灭家亡，今非昔比，何云讲礼，请小将军不必。”赵王、王义皆劝常礼，罗成见说，只得常礼相见了。

萧后进去，也请线娘上坐入席。萧后对线娘道：“我当初乱亡之日，曾到过上宫，那时公主年方二九，于今有三旬内外了，不知有几位令郎？”线娘道：“妾痴长三十一岁了；两个小犬俱是八岁，一个是妾所生，一个是花二娘所生。”沙夫人道：“正是，还有个花木兰的妹子又兰，闻得也是个有义气的女子，想是伴着两个小相公住家里么？”窦线娘道：“那两儿顽劣，见我出来，他怎肯住在家。如今随着二娘也在寨中。”萧后道：“既如此，何不请到宫中一会？”沙、罗二夫人忙叫人进来，差他拿两个宝辇，到罗老爷大寨去请花夫人同二位小相公进来。小蛮领命而去。窦线娘亦叫金铃出去对罗成说知，叫他着人回寨保送进来。

萧后道：“普天下混乱之时，不意你们这些若男若女，自立经济，各得其所；但不知女贞庵内四位夫人可安否？”窦线娘道：“娘娘不知，他四位夫人，起初只有杨、徐、秦三家供膳，如今因江惊波赐与程知节；贾林云赐与魏征，罗佩声赐与尉迟敬德，这三家都是徐、秦通家好弟兄，各出己财，替他置买田地，供养他安逸得紧。”沙夫人道：“三位夫人在何处，得以朝廷宠赐？”线

娘就把又兰到女贞阁回来遇雨，住在殷寡妇家，遇了三位夫人，钦差太监知是江、罗、贾三位，同至京中，细细述了一遍。沙夫人道：“江、罗、贾三位夫人该享厚福，若是当初同我们走出，如今也在一处，因他命中该招贵夫，故此不幸中得了宠幸。”罗国母道：“如今这四位钦赐夫人可好么？”线娘道：“想比当时更说得意些。袁紫烟生了一子，闻要聘贾林云的女儿；江惊波生了一女，闻许配罗佩声的儿子，都是相爱相敬的。”萧后道：“我也常在此相念，巴不能中国有人来，同我回家去，看看先帝的坟墓。如今好了，我同你们回去，死也死在中国。”

正说时，只见一个小蛮进来报道：“花二夫人到了！”沙夫人同罗国母迎了上去，奚线娘见了说道：“小大、小二，快同做娘的来拜见了萧娘娘三位。”花又兰忙请萧后上去坐了见礼，萧后不肯，道：“快请常礼见了，我们讲话。”花又兰道：“草茅贱质，有辱娘娘赐召。”萧后道：“说那里话来，璠珣共载，何妨倚壁侵光？”又兰与沙夫人、罗国母及薛冶儿见了礼，萧后见两个孩子恭恭敬敬，也在那里作揖，忙叫抱来，双手搵了两个坐在膝上，道：“何物双珠，生此宁馨联璧？”线娘道：“娘娘可放那两个小犬到殿上去见了殿下。”罗国母道：“妾同二位相公去看如何见礼。”萧后说：“我们大家去走走。”

到了外面，正在那里坐席，赵王看见了，甚是欢喜，就叫把椅儿来坐了，众夫人亦进来饮酒。萧后看线娘面貌，不要说人材端正，兼之倜傥风浪，更自可人；看又兰体段，与线娘差不多，那肌肤的白怯，真似柔荑瓠犀，但觉楚腰宽褪了些。萧后叫宫奴取日来看一看，说道：“后日是出行日期，老身便同公主夫人回中原去走遭。”线娘笑道：“娘娘若到了中原去，恐怕中原人不

肯放娘娘转来奈何？”萧后道：“除非是我先帝九泉回阳，或者可以做得些主。”停回吃完了酒，赵王领了罗家两个孩子进来，萧后对赵王说了要回南去看先帝的坟墓，沙夫人再三不肯。赵王等萧后陪了线娘去说话，便对沙夫人道：“母后好不凑趣，这里有母后足矣，他在这里也无干，既要回去，由他回去。”说了出来，如飞与王义说知。王义道：“娘娘要去看先帝坟墓，极是有志的事，臣亦要同去拜哭先帝。”

赵王进来，恰好窦线娘等要辞别起行，赵王道：“家母后终是后日要回南去，公主请住在这里一两天，同行如何？”萧后、沙夫人亦再三挽留。线娘住在萧后宫中，萧后对线娘道：“当初我见公主外边军律精严，闺中行动规矩，凛然不可犯，为甚如今这般温柔和软，使人可爱可敬？”线娘道：“当初妄随母后的时节，母后治家严肃，言笑不苟，不知为甚跟了罗郎之后，被他提醒了几句，便觉温和敬爱，时刻为主，喜笑怒骂别有文章。”萧后道：“如此说，你们燕婉之情想笃的了。”因不觉堕下泪来道：“先皇帝当年与我亦是如此，他撇我在此，弄得如槁木死灰，老景难堪。”线娘道：“我闻得当今唐天子一统山河。也喜快活的了，不多几时，选了几个美人进去。”萧后点点头儿，分付宫奴打点行装。

倏忽过了两日，罗成已先差潘美写文书去关会柴绍了。自同线娘做了前队，李如珪与王义夫妇做了后队，指拨停当，便谢别起行。萧后与沙夫人、罗国母亦各大哭一场上辇。罗成在路上换了赵王的旗号，如接应吐谷浑的光景不题。

再说柴绍得了旨意，忙完了丧葬，即点兵起程，到了岷州，将地图摆列着看了一遍，叫土人询问一番，毫无虚谬，即便进征。

那吐谷浑晓得了，也便择一个高山，名曰五姑山，那山有许多好处。但见：

层峦掩映，青松郁郁。连绵叠石萦回。翠柏森森乱舞。云间风寂，喧天雷鼓居中；日脚霞封，震地鸣锣成吼。说甚盔缨五色，一派长戈利刃，犹如踏碎雷车；不过驼马八方，许多杀气寒烟，宛似掣开闪电。正是交兵不暇挥长剑，难退英雄几万师。

柴郡马与此山止远一二箭地，扎住营寨。又暗调许多将士，将一个胡床坐了，呆看那山峰高叠翠，果然好景。那吐谷浑蛮兵，见他这般举动，恐怕柴绍是个劲敌，倏忽间要冲上山来，便飞箭如雨攒将下来。柴郡马将士毫无惊惶之意，按阵站定，箭至面前，一步不移，口衔手掉，各各擒拿，绝无一个损伤，柴绍叫两个女子，年方十七八，娇姿妙态，手拨琵琶，长短轻喉，相对歌舞。吐谷浑见了大骇，各停戈细看那一对翻江倒海，蝶乱花飞，歌舞好一回，又一对上场，愈出愈奇的装演撮弄，赛过弋阳女子，走索佳人，将有了两三个时辰；只听得五姑山后一声炮音，忽然四下呐喊。柴郡马知罗成率领人马已到，忙率精兵杀上山来，前后夹攻，虏众大溃退去。柴、罗二军追至三四十里，方才报捷班师。王义见了柴绍，说是送萧后回南。柴绍亦见了萧后，一队儿同行。柴绍恐怕朝廷疑忌，即于奏捷疏中说起萧后要回南省墓，预差李如珪速行上闻，自因要去会齐国远，在山东做官，故与罗成同走；窦线娘要到雷夏拜墓，一同起行。

一日行至临清，天色傍晚，萧后问王义道：“可到鸳鸯镇过么？”左右回道：“这是必由之路。”萧后道：“闻得鸳鸯镇有个周家饭店，我们在那里去歇罢。”众人应声，赶到前面，见一个招

牌，写道：“周逢春招商客店。”众人歇了。柴绍、罗成恐怕一个店里住不下，各寻一店歇了。萧后坐在轿中，看见店外站着一个大汉，约有三旬之外。柜内坐着一个好妇人，仔细一看，正是明霞院杨翩翩，见他对着那大汉说道：“当家的，你去问他谁家宝眷，接了进来。”那时薛冶儿先下马来，把杨夫人定眼一看，便失声道：“这是杨夫人，为什么在此？”杨夫人见说，忙走出一看，见是薛夫人，忙各相见道：“一向在那里？今同那个来？前面是谁？”薛冶儿道：“就是萧后娘娘。”杨翩翩对外喊道：“走堂的，把萧娘娘行李接到关的那一间屋里去！”

萧后下轿来，杨翩翩接了萧后、薛冶儿进去，到堂屋内，要拜见萧后，萧后不要，常礼见了，执着那翩翩手道：“我只道梦里与你相会，不意这里遇着！”大家慰问一番，萧后道：“我进门来，见那柜外站的，可是你丈夫么？”翩翩道：“正是。他原是一个武弁出身，妾随他有六、七年了。”萧后假意问道：“你独自一个出来的，还有别个？”翩翩道：“还有周夫人、樊夫人。”萧后道：“他两个如今在那里？”翩翩道：“樊夫人与我同住，染病而亡；周夫人嫁了尤永，一二年就死了。”萧后道：“你房做在那里？”翩翩手向前指道：“就是这一间里。”听见外面丈夫叫，就走了出去。

萧后追思往昔，不胜伤感，落下泪来，再睡不着；不想明日火炭般发起热来，女眷们拥着问候。柴、罗忙叫人请医生看治。住了两日，萧后胸中塞紧，尚行动不得；柴绍闻得递报，说宫中许多不睦，随与罗成话别，先起身覆旨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宫嫔妃交讐 玄武门兄弟相残

词曰：

喜杀佳期，欢爱里，情深意热。幸青春未老，鸳鸯蝴蝶。百和香匀连理枝，三星气暖同心结。问苍天何事慢追求？肝肠咽。眉间恨，峰重叠。心下事，星明灭。看抹绿残红，江山改色。却望一朝龙虎会，岂知长乐雨云歇？叹今宵此恨最难明，凭谁说？

右调《满江红》

人生最难是以家为国，父子群雄振起一时，使谋定计，张兵挺刃，传呼斩斫，不知废了多少谋画，担了无数惊惶，命中该是他任受，随你四方振动，诸丑跳梁，不久终归殄灭。至于内廷诸事，谅无他变，断不去运筹处置。可知这节事总是命缘天巧，气数使然。不要说建成、元吉疾世民功高望重，与张、尹二妃共为奸谋，就再有几个有才干的，亦难曲挽天心。

今慢说萧后在周喜店中害病，且说秦王当时以玉带挂于张、尹二妃宫门，原是要他们知警改过，各各正道为人。不意唐帝误信谗言，反差李纲去问他。若说父子不过是情理，若说朝廷却有律法，那时怎么个部分？亏得李纲教秦王书一词以覆奏，幸亏唐帝宽宏大度，一则是有功嫔妃；一则是嫡亲瓜葛，又亏宇文、刘二妃，平昔受过英、齐二王的东西，便轻轻淡淡把这件事说得冰冷，唐帝把此事也就抹杀。秦王见父皇不来究问，也便不提。

建成、元吉竟结纳了嫔妃，以通消息。张、尹二妃晓得平阳公主会葬，宗戚大臣尽要去护送，便透消息出来，叫英、齐二王行事。那建成、元吉是个丧心病狂之人，得此机会，送了公主之葬，便在途中普救禅院相候着了，假意殷勤团聚在一处，疾忙摆下筵席。秦王是个豁达之主，只道他们警醒，毫不介意，被英、齐二王以鸩酒相劝。刚饮半杯，只见梁间乳燕呢喃，飞鸣而过，遗秽杯中，沾污秦王袍服。秦王起身更衣，便觉心疼腹痛，疾忙回府，终宵泄泻，呕血数升，几乎不免。西府群臣闻知，都来问安，力劝早除二王。

其时上宫中，秦王亦有心腹，唆与唐帝晓得了，吃了一惊，念江山人物，都是他的功劳，如飞驾幸西宫问疾。唐帝执手问道：“儿自有生以来，从无此疾，何今突发，莫非此中有故么？”秦王眼中垂泪，就把昨日送葬，中途遇着英、齐二王，同至寺中饮酒，细细述了一遍，不觉喟然长叹道：“六宫喧笑，三井传呼，日丽风和，花香酒热，彼此夺枣争梨，岂非友于欢爱，奚羨汉家长枕，姜氏大被？岂意变起仓卒，心碎血奔！儿数该如此，则天乎已酷，人也奚辜；但恐其中未必然耳。今幸赖父皇高厚之福，圣母在天之灵，得以无恙，庶可仰慰皇恩矣。”说了，洒下泪来。

唐帝见了这般光景，心亦觉不安，因对秦王道：“朕昔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当时原欲立汝为嗣，汝又固辞。今建成年已及长，为嗣日久，朕不忍夺之。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如若同处京邑，必有争竞，当遣汝建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汝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可也。”秦王垂泪辞道：“父子相依，人伦佳况，岂可远离膝下，有违定省？”唐帝道：“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朕若思汝，即往汝处一见，又

何悲哀？”说罢，便上辇回宫。

秦王眷属宾僚听见此言，以为脱离火坑，无不踊跃欢喜。建成晓得了，只道去此荆棘，可以无忧，忙去报与元吉知道。元吉听了，跌脚道：“罢了，此旨若下，我辈俱不得生矣！”建成大骇道：“何故？”元吉道：“秦王功大谋勇，府中文武备足，一有举动，四方响应；如今在此家庭相聚，彼虽多谋，只好痴守，英雄无用武之地；若使居洛阳，建天子旗号，妄自尊大起来，土地已广，粮饷又足，凡彼提拔荐引将士，大半陕东之人，倘若谋为不轨，不要说大兄践位，即父皇治事，亦当拱手让之。那时你我俱为几上之肉，尚敢与之挫抑乎？”建成道：“弟论甚当，今作何计以止之？”元吉道：“如今大哥作速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悦，观其志趣，恐不复来；更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我与大哥如飞到内宫去，叫他们日夜谮诉世民于上，则上意自然中止，仍旧将他留于长安，如同一匹夫何异。然后定计罪他，岂不容易？”建成听说，笑道：“吾弟之言，妙极妙极。”于是两个人便去差人做事不题。正是：

采薪已断峰前路，栖亩空怀郭外林。

世间随你英雄好汉都知妇人之言不可听；不知席上枕边偏是妇人之言入耳，说来婉婉曲曲，觉得有着落又有疼热，任力能举鼎，才可冠军，到此不知不觉，做了肉消骨化，只得默默忍受；倘若更改，偏生许多烦恼，弄得耳根不静。唐帝此时因年纪高大，亦喜安居尊重，恣受他们许多莺言燕语。更兼太子齐王买通他们刁唆谋画，把一个绝好旨意，竟成冰消瓦解，还要虚诬驾陷，要唐帝杀害秦王。幸得唐帝仁慈，便不提起。那些秦王僚属，无不专候明旨。

时天气炎热，秦王绝早在院子里赏兰，只见杜如晦、长孙无忌排闥而入，秦王惊问道：“二卿有何事，触热而至？”如晦尚未开口，无忌皱着双眉说道：“殿下可知东宫图谋，势不容缓，恐臣等不能终事殿下奈何？”秦王道：“何所见而云然？”如晦道：“前东宫差使内史到楚中，招引了二三十个亡命之徒，早养入府中去了；又有河州刺史卢士良，送东宫长大汉子二十余人，这是月初的事，我在驿前目见的。昨夜黄昏时候，又有三、四十个人，说是关外人，要投东宫去的。殿下试思，他又不掌禁兵，又不习武征辽，又不募勇故国，巍巍掖廷要此等人何用？”秦王正要答话，又见徐义扶同程知节、尉迟敬德进来见礼过了，知节把扇子摇着身体说道：“天气炎热，人情急迫，闯墙之衅，祸及柴门，殿下何尚安然而不为备耶！”秦王道：“刚才如晦也在这里对吾议论，但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旦夕，意欲俟其先发，然后以义讨之，庶罪不在我。”敬德道：“殿下之言，恐未尽善。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供奉殿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殿下犹若罔闻，殿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殿下不用臣之言，臣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束手受戮也。”无忌道：“殿下不从敬德之言，事大败矣；倘敬德等不能仰体于殿下，即无忌亦相随而去，不能复事殿下矣！”

秦王道：“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容更图之。”知节道：“今早臣家小奴程元在熟面铺里，看见公座边七八个人在那里吃面，都是长大强汉。程元挤在一个厢房里边，听他内中有个人说，大王爷怎么样待我们好。那几个道，大王爷如何怎样厚典。又有个人道，就是二王爷，也甚慷慨多恩。正说话得高兴，只见一人走进来说道：‘叫咱各处找寻，你们却在这里用面饭。王爷起身了，快

些去罢。’众人留他吃面，那人面也不要吃，大家一哄出门。小厮认得那人，是世子府中买办的王克杀，归家与臣说知。臣看此行径，火延旦夕，岂容稍缓。”徐义扶道：“二王平昔寻故貽害殿下，已非一次，只看他将金银一车赠与护军尉迟，尉迟幸赖不从；又以金帛赐段志元，志元却之；又谮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幸知节抵死不去。这几个人都是殿下股肱翼羽，至死不易，倘有不测，其何以堪？”说了，禁不住涕泗交流。秦王道：“既如此说，你同知节火速到徐世珪处，长孙无忌与杜如晦到李靖那里去，把那些话备细述与他们听，看他们两个的议论如何。”众人听了，即便起身。

且不说徐义扶同程知节到徐懋功处。且说长孙无忌与杜如晦都是书生打扮，跟了两个能干家人，星夜来到安州大都督李药师处。药师见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自己相聚，惧的是二公易服而至。忙留他们到书房中去，杯酒促膝谈心。杜如晦忙把朝里头的事体，细细述与药师听了。药师道：“军国重务，我们外廷之臣尚好少参未议；况有明主在上，臣等亦不敢措词。至于家庭之事，秦王功盖天下，勋满山河，将来富贵正未可量，可值阅墙小衅，自能权衡从事，何必要问外臣？烦二兄为弟婉言覆之。”无忌、如晦再三恳求，李但微笑谢罪而已。如晦没奈何，只得住了一宵，将近五更，恐怕朝中有变，写一字留于案上，同无忌悄悄出门。

走了四五十里，绝好一个天气，只见山脚底下推起一阵乌云上山，一霎时四面狂风骤起。无忌道：“天光变了，我们寻一个人家去歇息一回方好。”如晦的家人杜增说道：“二位老爷紧赶一步，不止二三里转进去，就是徐老爷的住居了。”如晦道：“正是，

我们快赶一步。”无忌问：“那个徐老爷？”如晦道：“就是徐德言，他的妻子就是我家表姊乐昌公主。”无忌道：“哦，原来就是破镜重圆的，这人为什么不做官，住在这里？”如晦道：“他不乐于仕宦，愿甘林泉自隐。”无忌道：“这夫妻两个是有意思的人，我们正好去拜望他们。”

大家加鞭纵马赶到村前，只见一湾绿水淙淙，声拂清流；几带垂杨袅袅，风回桥畔。远望去，好一座大庄房，共有四、五百人家，在田畴间耕耘不止。一行人过桥来，到了门首便下了牲口，门上人就出来问道：“爷们是那里？”杜增应道：“我们是长安杜老爷，因到安州，在此经过，故来拜望老爷。”那门上人道：“我家老爷今早前村人家接去了。”杜如晦道：“你同我家人进去禀知公主，说我杜如晦在此，公主自然明白。”就对杜增道：“你进去看见公主，说我要进来拜见。”门人应声，同杜增进去了一回。只见开了一二重门出来，请如晦、无忌到中堂坐下。少顷，见两个垂髫女子，请如晦进内室中去。只见公主：

雅耽铅槩，酷嗜缥缃。妆成下蔡，纱偏泥泥似阳和；人如初日，容映纷纷似流影。好个天装艳色，皴成双阙之红，岫抹云蓝，滴作万家之翠。真是画眉楼畔即是书林，傅粉房中便为家塾。

如晦见了，要拜将下去。乐昌公主曰：“天气炎热，表弟请常礼罢。”如晦揖毕，坐了问道：“姊姊，姊夫往那里去了？”公主道：“这里村巷，每三七之期，有许多躬耕子弟，邀请当家的去讲学，申明孝悌忠信之义，因此同我宁儿前去。我已差人去请了，想必也就回来。”两个又问了些家事，公主便道：“闻得表弟在秦王府中做官，为何事出来奔走？莫非朝中又有什么缘故么？”

如晦道：“姊姊真神仙中人也。”遂将秦王与建成、元吉之事，细细述了一遍。公主道：“这事我已略知一二，今表弟又欲何往？”如晦皱眉道：“秦王叫我二臣往安州都督李药师处，问他以决行止，不意他却一言不发，你道可恨否？”公主道：“依愚姊看来，此是药师深得大臣之体，何恨之有？况药师的张夫人，前日曾差人来问候，因说药师惟以国事为忧，亦言早晚朝中必有举动。”如晦道：“姊姊识见高敏，何知药师深得大臣之体？为甚先已略知一二？”公主道：“当初我在杨府中，张、尹二夫人曾慕我之名，与我礼尚往来，今稍稀疏。其嫔妃中尚有昔年与我结为姊妹，一个是徐王元礼之母郭婕妤；一个是道王元霸之母刘婕妤，他两个与我甚是情密。刘夫人前日差人来送东西与我，我曾问他朝政，他说张、尹二夫人与英、齐二王如何要害秦王，把金银买嘱了有儿子的夫人，在朝廷面前窜唆。我家郭、刘二妹还好些，那张、尹与这班都紧趁着帮衬他，晓得秦府智略之士，心腹可惮者，如李靖、徐懋功之俦，皆置之外地；房玄龄与弟、长孙无忌等，今皆日夕讐之于上，而思逐之。倘一朝尽去，独剩一秦王在彼，如摧枯拉朽，诚何所用。况吾弟朝夕居其第，食其禄，不思尽忠，代为筹画，以尽臣职，反东奔西走，难道徐、李真有田光之智么？”

如晦尚要分辩，只见家人报道：“老爷回来了。”徐德言忙进来见了礼，便问道：“老舅久违了，外面何人？”如晦道：“是长孙无忌。”徐德言道：“他从没有到我这里，岂可让他独坐在外，弟同老舅到厅上去。”便对公主道：“快收拾便饭来。”

大家到厅上来，徐德言与无忌相见了，真是英雄欢聚，非比泛常。一会儿摆出酒饭来，大家入席。无忌将二王之事，述与徐德言听。德言道：“这是家事，不比国政。常人尚有经纬从权处

之，何况天挺雄豪，又有许多名贤辅佐，何患不能成事？不知令姊如何教兄？”如晦将公主之言述了一遍。德言道：“此言不差，但我前日看见报上说，突厥郁射将数万骑屯河北，此事只怕早晚就要出兵，更变你们了。”无忌听了，心上觉得要紧，忙吃完了饭，见雨阵已过，如飞催促如晦起身。德言道：“本该留二公在此宽待几日，只是此时非闲聚之日，二兄返长安，每事还当着紧，迟则有变矣！”如晦进房去谢了公主，即同无忌等出门，跨马而行。

不则一日，来到长安，进见秦王，无忌将李靖之言说了，又说起遇见了如晦姊丈徐德言。秦王道：“乐昌公主与徐德言也是个不凡的人，他夫妇怎么说？”如晦将公主之言及德言之话说了。秦王道：“正是，燕王罗艺因突厥郁射凶勇，在此请兵，英、齐二王特将我西府士臣要荐一半去。前日义扶与知节回来，述徐世勣之言，亦与李靖无二；但甚称张公谨龟卜如神，孤叫敬德去召他，想此刻就来。”

正说时，只见张公谨到来，见了秦王，便问道：“殿下召臣何事？”秦王即将建成、元吉淫乱宫中之言说了一遍，又将众臣欲靖宫秽之愆也说完了，便指着香案上道：“灵龟在此，望卿一卜以决之。”张公谨大笑，以龟投地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倘卜而不吉，庸得已乎？况此事外臣已知，如转静养宫秽成何体统！”李淳风等亦极言相劝。秦王道：“既如此孤意已决明日朝参时，即当帅兵去问二人之罪矣！”时张公谨已为都捕，守玄武门，对秦王道：“殿下，臣等虽系腹心，每事须当谨密。明日早朝时，臣自有方略应候。”说了便出府而去。

却说李如珪奉了柴绍的将令，行了月余，已到长安，将柴郡

马本章传进。唐帝看了，即宣如珪进去，朝拜了。唐帝问了些战阵军旅并萧后回南之事，如珪一一对答了，唐帝道：“你助战有功，就在此补一缺罢。”如珪谢恩出朝。

时当己未，太白复又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唐帝以其状密授秦王。秦王便奏建成、元吉淫乱宫闱，且言：“臣于兄弟，无丝毫有负，今欲杀臣，以为李密、世充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亦密奏上。”唐帝览之愕然，批道：“明当鞠问，汝宜早参。”秦王便将柬帖几封，叫人驰付西府僚属，打点明早行事。

张、尹二夫人窃知秦王表章之意，忙遣人与建成、元吉说知。建成速召元吉计议，元吉以为宜勒宫府精兵，托疾不朝，以观动静。建成道：“我们兵备已严，怕他什么，明早当与弟入朝面质。”

时已庚申，将到四更时候，秦王内甲外袍，同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内皆裹甲，带了兵器，将要出门，秦王道：“且慢，有个信符在此，叫家将快些放起三个炮来。”那个花炮是征外国带来的，大有五六寸，响彻云泥，一连放了三个信炮。只听见四下里就有三四个照应放起来。走过了两、三条街，远远望见一队人马将近，杜如晦叫把号炮放起一个来，那边也放一个来接应，原来是程知节、尤俊达、连巨真等几人；斜刺里又有一队人马，放一个炮出来，却是于志宁、白显道、史大奈、陆德明一行人；只听见又有一个信炮放将起来，竟不见有人，未知何故。

众人都静悄悄集在天策门楼停住。只见西府两个小卒来报，东府也有四五百人来了，秦王急把袍服卸下，单穿锦甲，执剑先向前迎。敬德纵马说道：“不须主动手。”便带十来骑杀向前去，与这班敢死之士大斗起来。那些死士怎斗得这些虎将过，被敬德

先搠翻了三四个，就都败将下去。刚到临湖殿，秦王一骑马赶上建成，建成连发三矢，射秦王不中。秦王亦发一矢，却中建成后心，翻身落将下来。长孙无忌如飞抢上前来，一刀斩讫。元吉着了忙，骑着马往后乱跑，秦王紧赶。只听见一声信炮，趲出一个小将军，喝道：“逆贼到那里去？”一枪刺着，元吉把马一侧，掀将下来。秦王如飞赶上斩了。秦王看那小将，却是秦怀玉，把元吉的头与怀玉拿了，便道：“刚才听见信炮之声，隐隐相近，又不来会齐，我正不解；只是你家父亲又不在家，你那里晓得我行事，在这里相候？”秦怀玉道：“这是昨夜程知节老伯来与我说的。”秦王听了，带转马头，对敬德、知节说道：“二贼已诛，诸公无妄杀戮。”因此众人让东府兵力退了下去。

时翊卫军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信，叹曰：“岂有生受其恩，两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方叔帅东宫齐府精兵一千，驰骤玄武门，正值张公谨与云麾将军敬君弘、中郎将吕世衡相持厮杀。张公谨把吕世衡搠死，又值冯立军来时，公谨又把冯立射亡，独闭关拒绝，彼军虽众则不得入。

时唐帝方泛舟海池，闻宫外人乱，正召裴寂、萧瑀议事，恰好秦王使尉迟敬德入宿卫侍，持矛擐甲，直至天子面前。唐帝大惊，问道：“今日乱者是谁，卿来此何为？”敬德道：“秦王以太子与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唐帝道：“英、齐二子安在？”敬德道：“俱被秦王殄灭矣！”唐帝拍案大哭，对裴寂等道：“不图今日乃见此事！”裴寂、萧瑀道：“英、齐二王本不豫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陛下不必伤悲。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若

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虑矣。”唐帝道：“这原是朕的夙心。”敬德请降手敕，合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唐帝即使裴寂同敬德出去晓谕诸将。

时秦兵尚与东府乱杀，裴寂、敬德竟到玄武门来晓谕了，薛万彻等即解兵逃遁。秦府诸将欲尽诛余党，敬德固争道：“罪在二凶，既伏其辜，可以休矣；若滥及羽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唐帝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众，一无所问，立秦王为皇太子，委以军国庶事，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